武俠世界



$2.00

714

· 特別介紹 ·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罌粟大軍 馬雲·著



鐵拐俠盜呂偉崑唯一的愛徒阿生，自客串破了「特務學院」一案後，深獲有關當局賞識，力邀加入「特警組」這世界性的安全組織，到底阿生是否答應加入？請看鐵拐俠盜故事之「罌粟大軍」，自會明白。是期刊出，敬請垂注。

督印人：羅輯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鄺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皇后大道中
振邦大廈904室
電話二五三一九一號

武俠世界
第714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長篇俠情超穎故事

獨孤紅・文
盧令・圖

神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江山被南宮海天暗算，身中劇毒，跳江圖逃，幸得不值南宮家所作所為而悄然携女遠走，命女隨母姓的南宮海天胞妹蕭棲梧救起，慨贈解藥，未幾，南宮海天率衆追至，蕭棲梧不惜反臉力護江山，南宮海天悻然而去，江山得蕭棲梧悉心調理，經過一日一夜後，身中劇毒已盡祛清，江山把身負血仇，及此行目的地，告知蕭棲梧後，黯然別去，蕭棲梧目送江山遠去，俏立船頭，芳心黯然，婢女翠吟怨她不向江山示意，蕭棲梧正欲答話，忽然一個清朗話聲傳來，說姑娘這番心意恐要白費了——

圖報反催死　絕境又逢生

蕭棲梧與翠吟霍地轉眼望去，只見左後方靠船尾地方不知道甚麼時候站着個人，一個唇紅齒白，俊俏異常的白衣少年，這白衣少年是够俊俏的，只是眉宇間帶着迫人的冷意！

翠吟雙眉一揚說道：「你這個人怎麼鬼鬼祟祟的……」

蕭棲梧輕叱道：「翠吟不要無禮！」

目光一凝，望着那白衣少年道：「你剛才說——」

白衣少年冷冷說道：「我說姑娘妳這番心意恐怕要白費了！」

翠吟道：「你這話甚麼意思！」

白衣少年抬手往江山逝去方向一指道：「他叫江山是不！」

翠吟微微一愕說道：「你認識他？」

白衣少年道：「我何止認識他，我跟他的關係還不淺呢！」

翠吟輕「哦」一聲，說道：「那你是他的……」

白衣少年道：「我妹妹是他的未婚妻，妳說我是他甚麼人？」

蕭棲梧微微一怔。

翠吟却臉上變了色，叫道：「怎麼說，你妹妹是他的，他……他訂過親的？」

白衣少年道：「訂過親有甚麼稀罕，也值得這麼大驚小怪的，在我們那兒像他這個歲數早為人父了。」

翠吟轉過臉來道：「姑娘，他怎麼沒告訴……」

蕭棲梧嫣然笑道：「傻丫頭，他告訴這個幹甚麼，那不是交淺言深麼？」

翠吟道：「交淺言深，你……」

只聽那白衣少年冷冷道：「我不管妳跟他是甚麼交情，一大早他從這條船上下來却難免瓜田李下之嫌，我告訴妳，從現在起妳跟他一刀兩斷則還罷了，如若不然我頭一個不會答應！」

他一抬手，船板上「噗！」地一聲，船身也震動了一下，隨見他飛身掠起，往江山逝去方向飛射而去。

翠吟厲聲喝叫道：「站住，你給我站住。」

她要追，但她身軀才動便被蕭棲梧攔了，翠吟可氣白了臉，道：「姑娘，你還

容他，你聽聽他說的是甚麼，誰稀罕他這個妹夫……」

「他稀罕，」蕭棲梧平靜地道：「這是人之常情，翠吟，他沒說錯，江相公一大早從咱們這條船上下去，難免會招人動疑，換轉我是他，我也會打翻醋罐。」

翠吟道：「你怎麼還替他……」

忽地一怔，道：「你怎麼說，換了你是他，你也會打翻醋罐子，他吃的那門子醋！」

蕭棲梧微微一笑道：「她瞞過了妳，却沒能瞞過我，她也是個紅粉女兒身。」

翠吟為之一怔，詫聲說道：「你怎麼說，剛才那個，她是個紅粉女兒！」

蕭棲梧道：「她的五官，她的手，還有她扎的耳孔，這都瞞不了我。」

翠吟兩眼發了直，道：「嗯，聽你這說婢子也……」

兩眼猛地一睜道：「姑娘，這麼說她就是江相公的……」

蕭棲梧道：「她是個紅粉女兒是沒錯，是不是江相公的未婚妻恐怕還不一定，江相公告訴過我，他沒有家，也沒有親人，我相信他不會騙我！」

翠吟道：「那這個丫頭是……」

蕭棲梧道：「這還用問了，是怎麼事想想也就知道了！」

翠吟兩眼又自一睜，道：「婢子明白了，原來……這個不要臉的皮厚丫頭，姑娘，你就這麼讓她……」

蕭棲梧神色忽然一黯道：「翠吟，咱們出來的時候，谷主是怎麼交待的，難道妳忘了，我要沒有點頭答應，咱們能出來麼？」

翠吟眉梢兒微揚，還待再說。

蕭棲梧道：「不要再說甚麼了，把船搖開吧！」

轉身進艙而去。

× ×

紅日啣山，霞光萬道！

長江岸，那峻拔千丈，奇陡如削的「赤壁」上，衣袂飄飄站着個人，一身白衣，俊逸挺拔，是江山。

江山站在「赤壁」上下望，滾滾長江東逝水，帆影來往，盡在腳下。

他看見了，赤壁下確有個洞，以整座「赤壁」的高度看，那個洞的所在地離江面有三分之一，離壁頂却有三分之二，這三分之二約莫有四五十丈高低，沒有樹，沒有籐，更沒有路往下去。

洞口下方有一點凸出，但那一塊凸出不過尺餘，要想從上頭跳下去踏上那一塊凸出的地方，希望恐怕只有百分之一，萬一失足非掉進波濤洶湧的大江中不可。

以江山的輕功造詣，他有十成把握從那處洞口掠上來，但他却沒有一成把握從上頭跳下去落在洞口那塊凸出的石頭上。

江山站在「赤壁」上往下看了一陣之後，他皺了眉，眉鋒皺得深深的。

他後悔沒帶根繩子來，當然，縣城裏到處可以買到繩子，可是江山不願意跑個來回，他急着到洞裏去見那個可能是他離奇失蹤多年的父摯的殘廢老人。

那怎麼辦呢，這一帶連個繩子頭也找不到。

江山回過了身，眼前幾丈處是一片矮樹林，江山飛身掠了過去，他砍下了十幾棵小樹，把那十幾棵小樹的樹皮全削了下來，把那削下來的一條條皮接起來，赫然就是一條「繩子」！

當然，要是常人單憑這麼一條「繩子」是禁不住的，可是江山有一身高絕的輕功造詣，只有一綫可資攀緣的東西，他就能墜下百丈「赤壁」！

江山掠了回來，把「繩子」一頭綁在一塊巨石上，把另一頭擲了下去，然後他抓着「繩子」縱身躍下，只在石壁上蹬了兩三蹬，他便落在洞口下方凸出石塊上。

這個洞穴洞口處只有半人高，江山凝目往裏看，洞裏黑黝黝的，難以見底，再凝神聽聽，洞裏甚麼動靜也沒有！

他提一口氣凝功護住週身重穴，矮身鑽了進去。

江山腳下放得異常緩慢，一步一步地往裏走，走了約莫三四丈遠近，洞勢忽然變高，而且逐漸下降。

往下走了約莫五六丈，忽然一陣嘩嘩水聲傳入耳中，江山畧一辨別，立刻聽的出水聲是來自下方，就在聽見水聲的同時，一陣腥味鑽入鼻中，腥味之中，還帶點臭。

江山心頭震動了一下，加快步履往下行去，走沒兩步，下方居然騰起一條光亮，就在這時候，一縷勁風破空襲到，這縷勁風來勢極速，而且相當強勁，風中還帶着適才那股小腥臭。

江山早防着了，身子往石壁上一貼，那縷勁風帶着一絲輕微的異嘯從面前射過，「叭」地一聲打在丈餘外石壁上，然後落了地。

江山沒心情去思忖那是甚麼暗器，他現在心裏泛起了一陣激動，剛才他聞見了那股強烈的腥臭，他以為他要找的人已然陳屍洞底，現在既然有這麼一宗暗器迎面襲來，那就證明洞中是有活人，也就是說他要找的人還在人世。

江山這種胸中剛泛起激動，又聽洞底方向傳來一陣息索異響，很短促的一陣，旋即就歸於寂然，如今能聽見的只有那不絕於耳的嘩嘩水聲。

江山畧一凝神傾聽，突然揚聲發話說道：「容我請教，洞底可是齊九臯齊老人家。」

洞中響起陣陣嗡嗡回音，但却聽不見有任何反應。

江山提氣又道：「齊伯伯，我是雲秋，你還記得小秋麼？」

這句話剛說完，洞底忽然傳來一聲驚呼，緊接着一個蒼老話聲急急說道：「你是誰，是小秋！」

江山猛然一陣激動，不覺全身熱血往上一湧，他閃身撲了下去。

撲下兩三丈，眼前大亮，他看見了，洞底又是一個洞穴，內寬外窄，窄處通壁外，江水陣陣內湧，光綫也是從那個既窄又低的洞口中射進來的。

這個洞，不但內寬外窄，而且也內高外低，江水湧進來五六尺遠近，便又退了回去。

被江水衝來過的地方，石色發黑，扔滿了魚骨魚刺，還有一堆堆既腥又臭的死魚。

就在那堆堆死魚之中，靠着石壁，坐着一個長髮披散，衣衫破爆幾幾難蔽體的老人。

這長髮老人混身上下，除了那張臉之外，到處都是傷痕，幾幾乎沒有一寸完膚，兩條胳膊還是好的，但兩條腿齊膝以下全沒了，那張臉，色呈慘白，白得沒有一點血色，長眉，鳳目，想當初必是位不凡的俊朗人物。

此刻只見他右手一指指着心窩，似乎蓄勁待發，兩隻眼直瞪着江山。

江山心中瞭然，忙收住撲勢道：「齊伯伯，眞是我，小秋，你看看！」

那長髮人右手緩緩垂了下去，瘦弱的身軀突然泛起了一陣顫抖，只見他嘴張了幾張，顫聲說道：「小秋，眞是你……」

江山一步跨到長髮老人跟前，曲一膝跪了下去，伸手抓住了長髮老人一雙皮包骨而且滿是疤痕的胳膊，急急說道：「齊伯伯，你怎麼會在這兒，你怎麼會這個樣子，是誰……」

長髮老人抬起慘白而青筋畢露還帶着顫抖的雙手，反抓住江山的胳膊，啞聲說道：「小秋，先別問這些了，沒想到齊伯伯還能見着你，竟會在這個鬼地方見着你，雖然現在你已經長大成人了，但是齊伯伯從你臉上還能找出你小時候的模樣，先告訴我，你怎麼會知道我在這兒！」

江山匆匆忙忙地把他邂逅郭桐夫婦的經過說了一遍，然後急不可待地道：「齊伯伯，你……」

長髮老人嘆了口氣，打斷了江山的話，道：「原來是這麼回事，沒想到我一把匕首遞出去，竟把你給招來了，這也許是天意……」

江山忍不住道：「齊伯伯……」

長髮老人倏然而笑，笑得悽楚，道：「你的性子怎麼這麼急，好吧，讓我告訴你我怎麼會……」

突然想起了甚麼，一推江山忙道：「小秋，離我遠一點兒，我一身都是腥臭，我自己聞了都噁心！」

江山抓着長髮老人的一雙胳膊沒鬆手，道：「齊伯伯，你這是甚麼話，我還怕這個！」

長髮老人道：「小秋，聽我的……」

江山截口說道：「齊伯伯，你是我的父摯，可是在我眼裏你就是我的親人，今天要是換了我是你，你會不會嫌我！」

長髮老人嘆了口氣道：「你這孩子，還是跟小時候一樣扭，你總不能老這麼半跪半蹲的聽我說話啊，後頭有塊乾淨地兒，你過去坐着吧，也好讓你齊伯伯安心慢慢的說！」

江山遲疑了一下，之後鬆了長髮老人退向後去坐在一塊石頭上。

他坐定，長髮老人看了看他，搖搖頭說：「沒想到你已經長這麼大了，我在這個鬼地方，一直覺得渡日如年，現在竟然覺得日子過得並不慢，小秋，你今年多大了！」

江山道：「算了，齊伯伯，你……」

長髮老人抬手攔住了江山的話，道：「記得我最後見着你的時候你才十五歲，咱們已經有五年沒見了，嗯，五年，我在這個鬼地方已經待了五年了，這段日子可眞不短……」

日光一凝，望着江山道：「小秋，你問我為甚麼會在這兒，為甚麼會變成這個樣子，是麼？」

江山忙點頭道：「是的。」

長髮老人道：「沒人告訴你麼？」

江山一怔道：「沒人告訴我，誰會告訴我，你這話……」

長髮老人哼哼一笑道：「看起來我這番心意是白費了，不，我不該怪他，這是我答應他的，他不這樣怎麼能騙得過他們，嗯，他沒有錯。」

江山詫然說道：「齊伯伯，你說甚麼，啊，你不該怪誰，你答應誰……」

長髮老人笑笑搖頭說道：「沒甚麼，我是說我一個朋友，不提他了，小秋，這些年來你爸可好，他知道你到這兒來找我麼？」

江山心中一黯道：「齊伯伯，你不知道，我爸已經過去了……」

長髮老人兩眼一睜道：「怎麼說，你爸已經……這是甚麼時候的事！」

江山道：「五年前，就在你失蹤後不久，他老人家就是在這個地方遭人圍攻，身中亂刀之後從上頭掉在了江裏。」

長髮老人兩眼睜得老大，半晌才道：「你怎麼說，小秋，你爸是在『赤壁』上遭人圍攻，身中亂刀之後掉下來摔在了江裏？」

江山悲痛地點了點頭道：「是的。」

長髮老人兩眼發直，喃喃說道：「竟會有這種事，竟會有這種事，看來我這番心意的確是白費了，他仍沒能逃過他們的毒手！」

江山道：「我爹當初的情形您是知道的，那些白道上的俠義怎麼會放過他？」

長髮老人突然向着自己腿上猛擊一拳道：「只怪你爹他自己也太不小心了，為甚麼還讓他們找到他。」

江山道：「我爹的脾氣別人不知道，您還不淸楚麼？他老人家根本就沒躲，沒避的打算，當天晚上只交待了我幾句之後就去赴約了，其實您是知道的，他們既然找上了我爹，也不容我爹躲避！」

長髮老人忽然間滿腔詫異之色，望着江山道：「你怎麼說，小秋，當天晚上你爹交待了你幾句之後就去赴約了，那一天晚上，你可記得那是那一天晚上？」

江山點了點頭道：「我記得，我不會忘記那一天的，那是七月十五晚上。」

長髮老人為之一怔，道：「七月十五晚上，你爹到『赤壁』之上赴約！」

江山點頭道：「是的，齊伯伯。」

長髮老人的臉色變了，詫異欲絕地道：「有這種事，有這種事，先聽你說你爹遭了他們毒手，我還當他們後來又找上你爹了呢，如今看來……這不對啊，你爹要是在七月十五夜到『赤壁』來赴約，我怎會不知道，再說，當初他要是打算赴約，又怎麼會沒去找我，這，這究竟是——」

江山道：「齊伯伯，您這話……我爹在赴約之前去找過您，他當初沒有打算赴約……」

長髮老人日光一凝道：「小秋，這件事離奇，我本不打算讓你知道，可是現在咱們倆勢必得對一對不可了，你說你爹根

本沒有躲的打算，當天晚上交待了你幾句之後就到『赤壁』來赴約了！」

江山道：「是啊！」

長髮老人道：「後來你爹就身中亂刀，從『赤壁』上掉進了江裏！」

江山道：「是的，難道……」

「別打岔！」長髮老人道：「我問你，你是怎麼知道你爹身中亂刀，從『赤壁』上掉進了江裏的。」

江山道：「是有位前輩到家裏去告訴我的，他還把我帶到『赤壁』上來燒過紙呢。這位前輩自稱『世間傷心人』……」

長髮老人道：「『世間傷心人』？他沒告訴你他姓甚麼，叫甚麼？」

江山道：「沒有，我問過他，可是他不肯說！」

長髮老人皺眉沉吟說道：「這是誰，這是武林中的那一個……？」

抬眼望向江山：「小秋，把這位『世間傷心人』的樣貌描述一遍我聽聽！」

江山道：「他有四十多歲，長眉，鳳目，人很清癯，也很俊朗，是個相當不凡的人物，個子跟我差不多高……」

長髮老人道：「說話甚麼地方口音，可有甚麼特徵？」

江山想了想道：「江南口音，好像是江浙一帶，至於特徵，我不記得他有甚麼特徵。」

長髮老人道：「江南口音，江浙一帶，我怎麼想不出這是誰，我怎麼想不出江浙一帶有這麼個人！」

江山道：「齊伯伯，您想知道這位前輩是……」

長髮老人目光一凝道：「這件事咱們待會兒再說，小秋，你可知道，你齊伯伯也是在五年前七月十五那天晚上，在『赤壁』上遭一些白道俠義圍攻，身中亂刀，從上面掉進長江的！」

江山爲之一怔，道：「怎麼說，齊伯伯，您也是……這，這是怎麼回事？」

長髮老人道：「先別問我是怎麼回事，聽我說，你可知道，你爹在赴約的前一天，也就是七月十四跑到我那兒去找我，在我面前流着淚說他很害怕，他不願意去赴約，他想帶着你遠走高飛，隱名埋姓躲往別處——」

江山霍地站了起來，道：「齊伯伯，您這話……」

長髮老人道：「小秋，我不是誣蔑你爹，也沒有誣蔑你爹，事實上你爹那種怕並不是眞怕，而是夫妻，父子之情絆住了他。他說得很明白，他說你媽臨終的時候一再叮囑他無論如何要把你撫養長大成人，他也親口答應過你娘，在你沒長大成人之前絕不遠離你一步，所以他並不是怕死，而是不能死，你明白了麼？」

江山道：「可是後來——」

「後來？」長髮老人悽然一笑道，「後來我答應第二天晚上代你爹到『赤壁』來赴約，他甚麼都沒有說，給我磕了頭就走了！」

江山雙眉陡揚，道：「齊伯伯，恕我直言一句，我爹不是那種人，縱然他老人家是爲了我不能死，可是他絕不會讓您代他赴約，讓您替他死！」

長髮老人道：「你錯了，小秋，這沒甚麼不對，你爹是有你這麼一個兒子，他把你看得重於他的一切，他已經走錯了一步路，他絕不能讓你在沒人照顧的情形下，在險惡的江湖中可能誤入歧途……」

江山搖頭道：「不，齊伯伯，我不能相信，怎麼說他也不能讓您……」

「小秋，」長髮老人道：「你看看，眼前的齊伯伯，是騙你的麼？」

江山一怔，臉色大變，他低下了頭，他身軀泛起了顫抖，他心如刀割。

眼前這位長髮老人是鐵證，這就很夠了！」

江山的父親五年前沒來「赤壁」赴約，來赴約的是這位長髮老人，江山並不怪他的父親，因爲他的父親是爲了他，他是自責！

突然，江山撲過去跪倒在地！

長髮老人一怔忙道：「小秋，你這是幹甚麼？」

江山淚下，悲聲說道：「齊伯伯，小秋罪重，小秋該死！」

長髮老人忙扶住了他道：「沒這一說，快起來，快起來！」

江山抬起了頭，道：「不，齊伯伯，您代我爹受了這一切，您是楚家的大恩人，請您受我……」

長髮老人正色說道：「小秋，你這是甚麼話，你爹是我的生死交，我們倆比親兄弟還要親，從來就沒有分過彼此，他的事跟我的事沒甚麼兩樣，他找上我是看得起我這個朋友，信賴我這個朋友，知道是有我這個朋友才能在生死關頭給他幫助，士爲知己者死，我有這麼一個朋友，夫復何求？小秋，這是我的光采，你懂麼？」

他說他的，江山，竟還是給他磕了三個頭才站了起來！

長髮老人急得直拍腿，道：「唉，你這孩子，好吧，我受了，冲着我跟你爹的交情，我受你三個頭也不爲過！」

江山望着他道：「齊伯伯，照您這麼說，我爹根本就沒來赴約，那位前輩所說身中亂刀掉下長江的是您而不是我爹？」

長髮老人道：「應該是這樣！」

江山道：「可是我爹並沒有回家，七月十五晚上他告訴我要到『赤壁』來赴約，出門之後就沒再回去！」

長髮老人皺眉說道：「這個剛才我就聽出來了，所以我說這件事離奇，你爹既沒來赴約，也沒回去接你，他一個人上那兒去了？」

江山道：「我不知道，我先以爲他老人家已經……」

他住口不言，沒說下去。

長髮老人道：「你爹所以沒來『赤壁』赴約，就是爲了你，他絕不會丢下你不管，一個人躲了，對了，小秋，七月十五以後，你有沒有再聽到甚麼？」

江山道：「沒有，七月十五之後武林中很平靜了一陣。」

長髮老人道：「那就表示你爹沒出甚麼事，怪了，眞是奇怪了，你爹會……」

江山道：「頭一天他去找您的時候，有沒有告訴您……」

「沒有，」長髮老人搖頭道：「他是告訴我他害怕，他不願赴約，他打算帶你遠走高飛躲起來。別的沒說甚麼！」

江山道：「那他老人家究竟……」

長髮老人道：「小秋，這個謎一時不容易解開，用不着再費腦筋了。你只知道你爹當初並沒有來『赤壁』赴約，如今他可能還在人世就行了，慢慢的找吧，總會找出個端倪來的。」

話鋒微頓，略一沉吟接着又道：「倒是你說的這個『世間傷心人』讓我……聽你描述他的像貌，他並不在圍攻我的那些人之列，當時也沒有別人在場，他怎麼會知道『神手書生』楚凌霄身中亂刀掉進了江裏，又爲甚麼特意跑到你家去告訴你，還帶你到這兒來燒紙？」

江山兩眼猛地一睜，說道：「齊伯伯，您看他會不會是……是個經過易容化裝的人……」

長髮老人道：「我懂你的意思，我也想過了，不可能，你爹不擅此道，當世之中除了你齊伯伯這個『千面神君』之外，還沒有一個人能易容化裝不露一點破綻的，不然你齊伯伯也不會瞞過那些人，讓他們眞把我當成『神手書生』楚凌霄了，再說你爹所以不赴約爲的就是你，他既然回去了，焉有不帶你走的道理。」

江山道：「我記得那位前輩說，他跟我爹雖未謀過面，但神交已久——」

長髮老人道：「那就不對了，既是這樣，他明知道你爹已傷在人手，你成了個沒家沒親的孩子。他就該把你帶走……」

江山道：「您錯怪那位前輩了，那位前輩也提過，可是他說他有不得已的苦衷，以他那時的處境，不允許他帶個孩子在身邊，我曾經問過他是不是知道圍攻我爹的人都是誰，他說他知道，可是他說我不應該找圍攻我爹的那些人，因爲我爹的所作所爲已經天怒人怨，他們若不聯手對付我爹，我爹的殺孽，武林刧數將永無休止，他說我應該找那誘使我，加入『殘缺門』，習『殘缺門』那左手刀法的人。才是罪魁禍首，他們才是殺我爹的眞兇。」

長髮老人截口說道：「怎麼說，你爹當初加入『殘缺門』，不是他自己去找的，而是有人誘使他加入的？」

江山道：「那位前輩是這麼說的！」



江山跪在地上向齊伯伯叩頭謝恩。

長髮老人一點頭道：「嘿，此人的想法倒跟我不謀而合，別看我在這個鬼地方一待五年，靠這些臭魚爛蝦苟延殘喘，受盡了痛苦熬煎，我並不恨圍攻我的那些人，因為他們是以殺止殺，他們是為救這個武林，要是當初你爹加入『殘缺門』，眞是有人蠱惑你爹的話，這些人確眞是罪魁禍首，殺你爹的眞兇，只是這位世間傷心人，他知道這些人是誰麼？」

江山點頭道：「他知道，當時我就問了他，可是他沒告訴我，是因為那時候我年紀小，所學也有限，他說他不能讓我去白送一條命，他給了一面『百花城』的信符，讓我去投名師下苦功，若是有成，五年後可以到『百花城』去找他，到時候他自會告訴我……」

「那兒？」長髮老人訝然道：「『百花城』，『百花城』是個甚麼地方？我怎沒聽說過世上有這麼一座『百花城』！」

江山道：「據我所知，『百花城』是一個神秘人物創建的，沒人知道他的來歷，也沒人見過他的眞面目，自從武林中人知道『雲夢』有這麼座『百花城』以後，不過短短幾年工夫，它的聲威已凌駕於諸大派之上……」

接着他就把去「百花城」參加「賽刀會」，以及見「百花城主」的經過說了一遍。

靜靜聽畢，長髮老人沉聲說道：「照這麼看來這座『百花城』該是才崛起武林不久，要不然我不可能連聽也沒聽過『百花城』這三個字，這位『百花城主』確也夠刁的，讓別人替他找的甚麼仇人，萬一你替他找到他這個仇人之後，那位『世間傷心人』已不在人世了呢，你豈不是白給他找了！」

江山道：「蒼天對楚家不會那麼苛刻吧。」

長髮老人道：「但願如此了，唉，沒想到不過三數年工夫，武林之中竟會有這麼大的變化，這位『百花城主』又不知道是當今武林中的那一位了，像這麼雄才大略的人物倒不多見，唉，提起來我又想起你爹了，憑他『神手書生』在武林中已是數一數二的聲威，要是走正道好好幹，三五年後的今天，他不照樣也是個領袖羣倫，聲威凌駕於諸門派之上的英雄翹楚，而今……唉，不談也吧，小秋，我不知道你是從當今那位人物學的藝，我也沒見過你的身手，不過從你能從『赤壁』上下來，到這兒找我這一點來看，你的身手足列一流，天下去得了……」

江山道：「您誇獎了，我是剝下樹皮當繩子墜下來的。」

長髮老人道：「這個我知道，打古至今除了一葦渡江的達摩之外，恐怕還沒有人能夠甚麼都不藉從上頭跳下來，用繩子墜到這兒來，那身手已屬難得了！」

江山道：「對了，齊伯伯，您是怎麼到這兒來的……」

這時候想必天已經黑透了，下頭那個通長江的洞已不見光亮了，但江山一直在這兒待着，加以他目力超人，他仍能看得見長髮老人的一舉一動，只見長髮老人一指下頭那個洞口，說道：「憑我已斷的兩條腿，跟當時混身的傷，我怎麼也沒有辦法從江面躍到上頭那個洞裏，我是從這兒爬進來！」

江山道：「這些年來您為楚家受盡了罪，吃盡了苦了，現在總算讓我找到您了，我要好好的孝順您……」

只聽長髮老人道：「你要好好的孝順我，小秋，你打算幹甚麼？」

江山道：「這您還用問？自然我是要把您帶出去……」

「慢着，小秋，」長髮老人忙道：「你有這個心就夠了，你可千萬別有把我帶出去的念頭，我不願意出去。」

江山呆了一呆忙道：「您不願意出去？這是為甚麼？」

長髮老人道：「你不知道，小秋，我雖然詛咒這個鬼地方，可是這麼多年來我已經過慣了，甚至有點甘之若飴，而且仔細想想這個地方有很多外頭比不上的好處，第一，這地方隱密，誰也不會想到這兒來，武林中的血腥厮殺永遠轉不到我頭上來，也不會有俗人跑到這兒來打擾我，第二，這地方不愁吃，不愁喝，只要長江在這世上一天，我的吃喝就不虞斷絕，用不着我掉了老命去掙去賺了，這地方更不必為穿發愁，在外頭穿的寒傖人家會笑你，會瞧不起你，在這兒我就是光着身子也沒人笑……」

長髮老人這幾句話很趣，可是江山沒笑，反之他倒想哭！江山明白，長髮老人的話有一半顯示他的豁達，可是此時此地這種豁達讓人難受，另一半也因為他知道江山是個沒家沒親人的人，江山還有很多事要辦，他不願給江山添他這麼個累贅。

是故，長髮老人話說到這兒，江山立即截口說道：「齊伯伯，你的意思我懂，我明白，可是不管你怎麼說，我絕不能讓你在這種地方再待下去……」

「不，小秋，」長髮老人忙道：「你要帶我出去不是為我好，你是害我……」

江山道：「齊伯伯，你不用再說甚麼了，我剛說過，你的心意我明白，現在我就要把您帶出去，外頭天已經黑了，您不用怕甚麼。」

他邁步要走過去。

只聽長髮老人沉聲道：「好吧，你帶吧。」

隨聽他悶哼一聲，身子跟着就泛起了顫抖！

江山看得清清楚楚，他大驚失色，心胆欲裂，急急一步跨過去抓住了長髮老人，叫道：「齊伯伯，您怎麼能……」

長髮老人嘴角流下一縷鮮血，抬起顫抖的手指了指自己，又指了指地，身子一軟，頭一低，不動了！

江山心如刀割，兩行熱淚倏然奪眶，他叫道：「齊伯伯，您這是為甚麼，您大難未死，這麼多年來雖然受盡了罪，受盡了苦，可是你仍是健在，而我跑到這兒來找你反倒成了你的催命符，齊伯伯，楚家欠您的您叫楚家怎麼報答，您叫楚家怎麼報答……」

英雄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處，難怪江山難過，此情此景，就是鐵石人兒也會潸然淚下。

老半天，江山緩緩站了起來，長髮老人臨終指指自己又指指地，這，他明白，

那是說長髮老人願意長眠此處。

我不殺伯仁，伯仁却由我而死，長髮老人所以會突然咬舌自絕，就是因為他要帶長髮老人出去，如今他怎麼能再違背長髮老人的意思。

望望長髮老人的遺體，江山突然抬起手，運指如飛在長髮老人身後石壁上寫了二十四個大字，他寫的是：「頂天立地一俠義，振古鑠今此完人，『千面神君』齊九臯埋骨處。」然後，他仰面一聲悲愴長嘯，震得石洞嗡嗡作响，聲如悶雷，嘯聲中，他轉身撲了出去。

出了洞，銀輝當頭，四野無聲，陣陣江風拂面，江山猛吸一口氣，轉身往洞中投下最後一瞥，抓住那條繩子騰身而起。

他攀緣上升，剛上去約莫二十丈，忽聽上頭傳下一個帶着得意的熟悉話聲：「姓江的，我這個故人恭候多時了，你怎麼不上來？」

是南宮海天。

江山心頭猛震，馬上停止了攀升，而且馬上開始思忖對策。

他知道，眼前的情勢對他極為不利，他完全處於挨打的地位，別說還手了，連個照面的機會都沒有。

他這裏心念閃電轉動，只聽上頭南宮海天又說道：「姓江的，你聽見我說話沒有？」

江山道：「南宮海天，你可眞是陰魂不散啊。」

南宮海天嘿嘿一笑道：「我南宮某人就是這個脾氣，我要是想要一樣東西，不到手絕不甘休，我也有這個能耐，你跑到那兒我也能找到你，現在咱們廢話少說，書歸正傳，你知道我要甚麼，我現在另放下一條繩子，你乖乖地把我要的東西給我綁在這條繩子上，要不然我拿刀割斷你這條樹皮，你不是姓江麼？我就讓你到江裏去。」

跟南宮海天說話時也好，聽南宮海天說話時也好，江山絕不放過任何一刻可以思忖對策的機會，然而他沒有想出一個辦法，除非他趕快再墜下去，回到那處洞口去，可是南宮海天在上頭把繩子一收，他要不從下頭那個洞裏鑽出去碰運氣，就得跟齊九臯一樣在洞裏待下去，不知道待到何年何月，而南宮海天會不會容他再墮回那處洞口去還是個問題，這條樹皮只動一動，在上頭的南宮海天就會發覺，南宮海天一旦發現自己沒希望得着那三招「軒轅刀法」，十九會一刀割斷這根樹皮。

他這裏正自思忖，一條細小的蔴繩已墮到眼前，隨聽南宮海天道：「姓江的，看見這條蔴繩了麼，以你的身手騰出一隻手來綁綁東西應該不是難事，快點兒吧，別讓我等待不耐煩了，也別打甚麼主意，你知道你現在是怎麼個處境。」

江山也知道，不要那三招「軒轅刀法」在他身上一刻，南宮海天就絕不會割斷這根樹皮，他若是聽南宮海天的話把那頁「軒轅刀法」綁在這條細蔴繩上，交給了南宮海天，那可就很難說了。

他這裏沒動，也沒說話。

南宮海天在上頭陰笑又道：「姓江的，你可千萬別以為那頁『軒轅刀法』在你身上，我就不會割斷你這根樹皮，我不妨告訴你，我在下游已經派好了幾條船，等你掉進江裏去，我一樣可以截住你得到那頁『軒轅刀法』，不過要眞到那時候你就要把條命賠上了，你年紀還沒我大呢，那多划不來，是不是？」

江山道：「我要是把東西交給你，就不賠上這條命了？」

南宮海天道：「那當然，你放心，這是我們幹這一行的規矩，要財不傷命，傷命不要財，這你總該聽說過吧！」

江山知道，這確是南宮家幹的那一行裏的規矩，可是這規矩不適於南宮家的人，他現在不能死，也不能讓這「軒轅刀法」落進南宮海天手裏，他悄悄橫心咬牙，就打算冒掉進長江之險，再墮回那處洞口去。

就在這時候，忽聽南宮海天發出一聲驚叫：「是誰……」

只聽一個清朗的冰冷話聲說道：「我，我認識你，你不認識我。」

一頓緊接着又道：「下頭的，這個機會可能稍縱即逝，你要把握住它。」

旋聽南宮海天又一聲驚叫。

江山心頭一陣猛跳，提一口氣如飛升了上去。

如今江山攀升的速度奇快，轉眼工夫離崖頂已只剩五六丈，只見一個黑衣漢子揮刀向着那根樹皮砍下。

江山猛吸一口氣，大喝聲中鬆了那根樹皮騰身拔起，就在他騰起的那一刹那，那根樹皮應刀而斷。

江山看得雙眉陡揚，人在半空中雙手齊發，數縷凌厲指風彈了出去，只聽那黑衣大漢慘呼一聲，張口噴血，往後便倒。

就在這時候，一片白影飛了過來，耳邊並聽得一聲朗喝：「抓住。」

江山無暇多想，也無暇多看，伸手抓住那片白影，白影入握，他立即覺出那是塊綢緞，他抓住那片白影，白影猛地往回一帶，就藉這一帶之力，他落在了崖上。

夠險的！

抬眼看，崖上躺着三個黑衣漢子，站着一個人，赫然是「血無痕」黃君，南宮海天却已不見了影兒。

江山呆了一呆道：「是妳？」

握在黃君手裏的，是她那襲雪白長衫，此刻她披衣上身，一邊穿衣裳一邊道：「怎麼，不行麼？」

江山定定神一抱拳道：「大恩不敢言謝，姑娘……」

「哎喲，」黃君皺眉輕叫：「酸死了，我還是欣賞你在『百花城』那種玩世不恭，甚麼都不在乎的樣子。」

江山赧然強笑道：「人總該有個正經的時候！」

黃君穿好衣裳，一擺手道：「好了，不提了，大黑夜裏你跑到『赤壁』下幹甚麼去了，尋寶麼？」

江山遲疑了一下道：「我不瞞姑娘，但請姑娘為我保守此一秘密。」

他告訴黃君，他聽說「赤壁」下那個在洞裏住着一個殘廢老人，他懷疑這殘廢老人是他失踪多年的父摯，所以他到「赤壁」來下去看看，他見着那個殘廢老人，果是他那位失踪多年的父摯，不過那殘廢老人在他沒來之前已死了！

（未完）

武俠長篇小說

霧中花

東方玉・著
盧　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石中英回到闊別十年的家，拜見父親六合劍石松齡，獲知乃父已榮膺武林盟主寶座，並認了華山掌門人祝景雲愛女祝琪芬為義女，石中英在祝琪芬的照料下，被安置在涵春閣中居住。翌日，他父親傳給了他六合劍譜，要他自行修練，因彼身為武林盟主，百務羈身，無暇教導，祝琪芬曾試探他此次回來是否與武林中一年一聚之事有關，石中英記起師父嚴囑，極力否認，祝琪芬乃引他往見祝景雲及高翔生、趙玄極等，趙玄極贈奉劍公子外號，合座笑讚，祝琪芬也要她爹給他一個外號——

＊＊＊＊＊＊＊＊＊＊＊＊＊＊＊＊＊＊＊

撲朔迷離夢　怪誕生死謎

祝景雲大笑道：「妳這丫頭，方才爹說妳被盟主嬌縱慣了，這話沒錯吧？外號還要武林大家公認的，妳怎的自己討起封來了？劍甚麼？妳叫劍丫頭，只怕還不配？」

祝琪芬小嘴一噘，不依道：「爹，我不來啦。」

石松齡一手撚鬚，含笑道：「對了，琪兒，妳前些日子，纏着乾爹，要學『六合劍法』，乾爹只教了妳幾手，就沒時間再教，擱了下來，如今英兒回來了，乾爹昨天已把劍譜，交與英兒，你們兄妹正好一起練習。」

祝琪芬想起昨晚說過，「傳媳不傳女」的話來，一時粉臉驀地飛起兩片紅雲，扭扭頭道：「女兒才不想練啦。」

正說之間，只見總管屈長貴匆匆走入，躬身道：「啓禀盟主，方才據報，長江龍門幫李幫主，距咱們莊子已不到三里了。」

石松齡微微頷首，朝祝景雲相視一笑，站起身道：「諸位請坐，兄弟去去就來。」一面回頭朝石中英道：「英兒，你在此陪幾位伯父聊聊。」

舉步朝外行去。

屈長貴緊隨盟主身後，亦步亦趨的跟着出去。

祝景雲含笑朝石中英道：「賢侄，別老站着，你也坐下。」

石中英道：「諸位伯父面前，小侄站着並不累。」

祝琪芬道：「大哥，爹叫你坐，你就坐下來咯，乾爹不在，你就是主人了，別婆婆嫣嫣的好不？」

祝景雲看了女兒一眼，笑道：「妳該跟大哥學學才是，妳瞧，中英賢侄少年老成，有多斯文？誰像妳，這麼野！」

祝琪芬撒嬌道：「爹，你就是要稱讚大哥，也別儘編排女兒呀。」

百步神拳鄧錫侯笑道：「祝兄有這樣一位如花似玉的千金，眞是福氣，兄弟倒覺得女孩子，也不能太荏弱了，尤其咱們武林兒女，巾幗猶勝鬚眉，以其荏弱，倒不如野一點的好。」

祝景雲笑道：「鄧兄這麼一說，這丫頭就更振振有詞了，女孩兒家，年紀大起來了，還是文靜些好的，就拿中英賢侄來說吧，從前兄弟每次到石家莊來，他一見到我，就要從兄弟的膝蓋上往肩頭爬，現在你看文質彬彬，多有禮貌？」

石中英想起兒時的情景，祝伯伯確是時常抱着自己坐在他膝蓋上，但自己從未爬過祝伯伯的肩頭。

也許自己年紀小的時候爬過，只見事隔多年，已經想不起來了。

祝琪芬道：「爹喜歡大哥，又斯文，又禮貌，那你就要大哥做你的女兒吧。」

她覺得這句話很好笑，不覺「咭」的笑出聲來。

祝景雲微微一笑道：「眞是孩子話，妳大哥怎能做為父的女兒，但他將來倒可以做為父的……」

祝琪芬粉臉驟然一紅，沒待爹說下去，搶着說道：「爹，這是要收大哥做徒弟了，這就好，爹教大哥『流雲劍法』，女兒跟乾爹學『六合劍法』，我和大哥不是都可身兼兩家之長了麼？」

她自然知道爹要說甚麼，但這一接口，就輕輕岔了過去。

祝景雲一手拂着黑鬚，笑道：「只要中英賢侄要學，爹還會不肯麼？」

祝琪芬眼睛一亮，欣然道：「眞的？」

祝景雲笑道：「爹幾時說了不算？」

祝琪芬瞟了石中英一眼，喜孜孜的道：「大哥，爹答應傳你『流雲劍法』了，其實，爹也沒時間教你，這樣吧，從明天起，

我教你『流雲劍法』，你教我『六合劍法』，咱們交換着練好了。」

華山「流雲劍法」，石中英早學會。

他一直懷疑教自己華山派武學「流雲劍法」和「穿雲指」的那位「師父」，極可能就是祝伯伯，只是聲音不對，但後來學會易容之術，才知一個人的聲音也可以改變的。

他不敢確定，但又不敢問，別說當着這許多人，就是只有祝伯伯一個人，他也不敢。

這是師父再三叮囑的，自己練武一節，卽使親若父子，也不能吐露不准多問。

因為這是一件十分秘密的事。為什麼要守秘密呢？他就一無所知，但師父說的話，總是不會錯的了。

不然，他們這九位老人家為甚麼要化十年工夫，教自己練各門各派的武功？

他心中想着，一面望望祝琪芬，紅着臉道：「我才學了幾招，還不如妹子呢，爹方才不是說過，要我們一起習練？等我學會了『六合劍』，妹子再教我好了。」

祝琪芬道：「你不學『流雲劍法』，我也不學『六合劍法』。」

只聽走廊上傳來石松齡的笑聲，說道：「李兄難得光臨，而且也來的正好，兄弟幾位友好，都在書房裏，大家約定了每年集會一次，趁機叙叙，盤桓上十天半月再走。」

另一個洪亮的聲音說道：「兄弟那有這許多時間好耽擱？」

這說話的，不用說自然是長江龍門幫幫主獨角龍王李天衍了。

石松齡大笑道：「李兄既然來了，那可由不得李兄了，再說，咱們都已漸入老境，朋友愈來愈少，大家還能聚在一起，實在是一件難能可貴之事。」

洪亮聲音道：「盟主說的也是。」

兩人話聲漸近，屈長貴搶在面前，替兩人掀起門帘。

石松齡走到門口，腳下一停，抬抬手道：「李兄請。」

洪亮聲音道：「自然盟主請先。」

石松齡爽朗的笑道：「李兄遠來是客，何況還是第一次光臨寒舍，請，請。」

門口出現一個高大人影，洪笑道：「恭敬不如從命，兄弟有僭了。」

舉步跨入書房。

獨角龍王李天衍，是長江流域首屈一指的龍門幫幫主，也可以說是南七省的總瓢把子，在江湖上聲望極隆，一言九鼎。

他一步跨進書房，自有他的氣勢，屋內坐着幾位掌門人，已經紛紛站起身來。

石中英打量來人，只見這位龍門幫主，年約六旬開外，高大身材，腰背微駝，生得眉如臥蠶，目若丹鳳，鼻直口方，紅臉蒼髯，穿着一襲青緞長袍，虎步龍行，威儀懾人。

石松齡貌相清癯，舉止安詳，在先前衆人之間，儼然是群龍之首，不失為武林盟主之尊。

但如今和獨角龍王李天衍走在一起，氣魄，風度，全被人家所奪！

一個像八面威風的大將軍！

一個只是落第的秀才罷了！

祝景雲迎上一步，拱手道：「李幫主久違了。」

獨角龍王亘目一掄，呵呵笑道：「原來祝，高二位護法，藍掌門人，鄧兄，趙道兄全在這裏，盛會，盛會，哈哈，無怪主人非要兄弟盤桓些時日再走不可了。」

崆峒掌門藍純青含笑道：「李幫主第一次來，自該盤桓些時日再走了，連兄弟遠處邊陲的人，都要一年一次，兼程趕來呢！」

石松齡招呼道：「李兄請上坐。」

原來祝景雲早已讓開了上首的座位。

獨角龍王李天衍如論江湖聲望，並不在六合劍石松齡之下，他畧為謙讓就在上首賓位落座，一面拱手道：「諸位老哥，都是一派掌教，這位子小弟如何能坐？」

他口中雖說如何能坐？其實早已坐了下去。

高翔生笑道：「這叫做後來居上，咱們聽說李幫主要來，早就虛左以待了。」

說話之時，一名青衣使女端上香茗。

獨角龍王李天衍目光落到石中英的身上，不覺問道：「這位小兄弟，是那一位的高足？」

石松齡忙道：「他是小兒中英。」

一面喝道：「英兒還不快來見過李伯父。」

石中英走上一步，作了個長揖道：「小姪叩見李伯父！」

獨角龍王還了一禮，洪笑道：「盟主令郎，果然是家學淵源，武林後起英秀，一表人材，凌霄聳壑，他日不可限量。」

石松齡道：「李兄謬獎，小兒愧不敢當。」

獨角龍王正容道：「兄弟畧諳鑑人之術，自信兩老眼還不昏花，令郎前程如錦，不出十年，定當名揚天下，雛鳳淸於老鳳聲也。」

這時祝琪芬輕盈走上幾步，襝衽道：「李伯伯，侄女替你叩頭，你老看看我如何呢？」

獨角龍王忙道：「姑娘少禮。」

祝景雲道：「李幫主，她是小女。」

獨角龍王一手捋鬚，呵呵笑道：「祝兄千金，秀外慧中，也是武林中一朵奇葩，哈哈，這叫做長江後浪推前浪，看來不出十年，就是他們的天下了。」

石松齡在他們說話之時，緩緩從大袖中取出一個信封，朝祝景雲遞了過去，說道：「景雲兄，你看看這封信。」

祝景雲似乎感到意外，問道：「盟主，這是……」

口中問着，已經伸手接了過去。

石松齡笑了笑，並未回答。

祝景雲低頭看去，只見信封上寫着：「送呈李幫主親啓石門山石緘」字樣，不覺目光一抬，望着石松齡，奇道：「這是盟主的信？」

石松齡點點頭，說道：「你先看了再說。」

祝景雲依言抽出一張信箋，上首入眼就是一行橫書的朱紅小篆：「武林盟主用箋」。

接着是八行一筆不苟的正楷，鐵劃銀鈎，字體方正，寫着：

「書奉天衍幫主仁兄大人道鑒：睽違仁字，數載於玆，弟碌碌奔馳，覓便

無從，致疏箋候，暮雲春樹，企念殊殷，比維　威望遠鎭，景福駢臻，葛勝忭禱！月之望日，為至友一年小聚之期，玆有要事，須與　閣下面叙磋商，薄具小酌，務冀　雲旌光降，弟當掃榻以待，倘荷　俯諾，豈僅蓬蓽增輝已哉？謹此佈臆，恕不一一，弟石松齡頓首再拜。」

祝景雲看完書信，不覺笑道：「原來李幫主是盟主邀約來的，咱們每年一次小聚，今後有李幫主參加，眞是好極了。」

石松齡點頭道：「咱們一年小聚一次，兄弟當然也歡迎李兄惠臨參加，尤其對南七省的武林同道而言，自是十分需要之事……」

祝景雲身為一派掌門，江湖經驗，自極豐富，聞言不覺微微一楞，愕然道：「盟主之意，是說……」

他不便說盟主之意，是說並未邀請李幫主了？因此說到一半，便自住口。

石松齡微笑道：「景雲兄難道還沒看出來麼？」

祝景雲更覺詫異，說道：「盟主何所指而言？」

「太像了！」石松齡微微吸一了口氣，說道：「就是兄弟本人，也感到眞僞莫辨！」

祝景雲聳然動容道：「盟主是說這封信，並非盟主的手筆？」

他此話一出，在座衆人，莫不齊齊一怔！

江湖上居然會有人敢假冒盟主名義，去賺獨角龍王！

大家的目光不約而同的朝祝景雲手上那張信箋望去。

石松齡徐徐說道：「此人寫這封信的動機何在？實在令人費解；但這封信，不僅紙張和兄弟平常用的完全一樣，就是這筆字，也摹倣的極為神似，幾乎和兄弟寫的難以分辨！」

八卦掌門高翔生臉色微凜，沉哼道：「此人胆敢冒盟主之名，可說胆大妄為已極，盟主把此事交給兄弟來查辦，非查個水落石出不可。」

他是和武林盟主同時由各門各派公擧出來的兩大護法門派之一。

（兩大護法門派，卽華山派，和八卦門）

盟主手下，設立兩大護法門派，卽是襄助盟主，協助武林事宜。

高翔生是八卦門掌門人，只要盟主交辦，他就可展開偵查。

石松齡點點頭，一面沉吟道：「兄弟懷疑此人，假冒兄弟之名，把李兄賺來，可能有甚麼陰謀，此事確實須要加以澈查，那就請高兄偏勞吧！」

高翔生道：「兄弟敬領盟主金令。」

祝景雲立卽把信封信箋，一齊遞給了高翔生。

高翔生仔細的把信箋摺好，放入信封之中，揣入懷裏。

獨角龍王皺起濃眉，說道：「兄弟覺得此人把兄弟賺來，必然另有用心，也許敝幫會發生甚麼事故，盟主若是別無見教，兄弟還是及早趕回去的好。」

說的也是沒錯，他獨角龍王雄霸長江上下流域，威鎭江湖三十年，難免和人結下嫌隙，他身繫龍門幫安危，自然放不下心。

這叫做事不關己，關己則亂。

石松齡聞言不覺呵呵大笑道：「貴幫高手如雲，威鎭長江，就是李兄不在，又有誰敢輕捋虎鬚？李兄難得光降，自該盤桓幾日再走，李兄要是不放心，不妨先修書一封，說明原委，要耿副幫主暗中加以注意，高兄偵查此案，並請予以方便，兄弟要屈總管立時派人專程送去，這樣，李兄總可以放心了吧？」

高翔生接口說道：「盟主說的極是，李幫主難得來一趟，自該多住幾天再走，再說，盟主已把此事，交給兄弟查辦，李幫主但請寬心，若有差錯，一切唯兄弟是問。」

祝景雲也插口道：「李幫主修書一封，派人送去，倒是確有必要，順便也可告訴耿副幫主，李幫主要在這裏盤桓幾日，才能回去，好教大家安心。」

獨角龍王一則礙着盟主一再挽留，盛情難卻。

二則也覺得幫中高手如雲，副幫主耿承德機智過人，武功極高，就是自己坐鎭幫中，大小事情，也有一半是他作主的，想來也不可能會發生甚麼意外之事。

當下就點頭道：「盟主盛情，兄弟那就恭敬不如從命。」

起身走到書案，拿起筆來，寫了一封書信。

石松齡擧手擊了兩掌，抬頭叫道：「屈總管。」

屈長貴應了聲：「屬下在。」急步趁入，躬身道：「盟主有何吩咐？」

石松齡拿起獨角龍王的書信，遞了過去，說道：「你立卽派人把這封信送到龍門幫總舵耿副幫主。」

屈長貴雙手接過，應了聲「是」，便自退去。

這時只見一名青衣使女掀簾走入，躬身道：「啓稟莊主，花廳上已經擺好筵席，可以開席了。」

石松齡微微頷首，站起身，含笑道：「諸位老哥，請到花廳入席了。」

大家跟着紛紛站起。

獨角龍王李天衍呵呵一笑道：「叨擾，叨擾，幾時盟主和諸位老哥駕臨敝幫，也讓兄弟作個東道主才好。」

祝景雲接着笑道：「李幫主寵邀，兄弟等人那得不去？」

高翔生道：「正是，咱們叨擾了盟主，就全班人馬，去叨擾李幫主幾天。」

獨角龍王為人豪放，一生好客，聞言不覺大是高興，洪笑道：「一言為定，兄弟能請到盟主和諸位老哥，光降敝幫，眞是兄弟無上的榮寵。」

石松齡微微一笑道：「李兄好說，請，請。」

大家互相謙讓了一陣，才步出書房，踏上長廊。

石中英和祝琪芬走在最後，祝琪芬悄悄的道：「大哥，你會不會喝酒？」

石中英搖搖頭道：「我從沒喝過。」

祝琪芬道：「今天這席酒，你是小輩，每個人都得敬酒。」

石中英聳聳肩道：「那我就非喝醉不

可。」

× × ×

石中英眞的喝醉了！

他醒來的時候，自己已經四平八穩的躺在床上。

頭還有點昏，但神志已經完全淸醒過來。

他只記得席終的時候，脚步有些踉蹌，是爹要總管屈長貴扶着自己回來的。

當然，還有祝琪芬，她好像不放心，一直陪着自己，大概看自己睡着了才走。

但在迷糊之中，好像有人在自己身上搜索，那也許是夢魘！

自己身上，根本甚麼也沒有。

坐起身上，發現床前一張小几上，還沏了一壺濃茶，他覺得有些口渴，拿起茶壺，湊着嘴，喝了幾口。

茶已經涼了，它有着淸新的香氣，也有着苦澀的味道，但它却能解酒。

石中英喝下幾口冰冷的茶水，使他神氣爲之一爽。

抬眼看看窗外，夕陽已斜，差不多是酉牌時光了。

穿好靴子，舉步走出房門，春嬌就站在門外伺候，看到石中英起來，慌忙躬身道：「公子醒了，小婢給你打臉水去。」

石中英一擺手道：「不用了。」

春嬌爲難的道：「這是小姐吩咐的，公子起來了，要小婢小心伺候，給公子準備熱水，洗一把臉……」

石中英舉手在臉上抹了一把，笑道：「算了，我想到林中走走，吸口淸鮮空氣，妳不用伺候。」

說着，走出小樓，仰天舒了口氣，不覺踏着花間小徑，信步走去。

花林間一片啁啾鳥聲，這是鳥雀歸巢的時候！

石中英不禁想起了逖谷！

想起了逖谷中翠綠可愛，鳴聲特別淸脆的搗藥鳥！

那裏雖然不是自己的家；但自己是在那裏長大的。

在逖谷的時候，並不覺得如何，一旦離開了逖谷，就覺得對它有着份特別的感情。

如今雖然回到家裏，但一想到逖谷，就使他有無限的留戀，好像這個家，還不如逖谷來的親切。

無他，因爲這個家，一切都使他感到陌生！

人、事，和眼前的環境。

母親在自己懂事的時候，就去世了！

只有爹，是他最親的人。

但爹當了武林盟主，終日有許多人找他，許多事，要他處理，無形中，剝奪了他們父子之間的感情。

除了爹，家裏這許多人中，只有一個阿榮伯，是從小帶着他長大的人。

他突然想起了阿榮伯，只有自己回來那一天，見到過，這三天，都沒看到他的人。

想起阿榮伯，就想立時要去找他。

石中英折回原路，匆匆的朝東院門走去。

剛到門口，就見一名園丁，正從裏面走出。

突然想到自己不知阿榮伯住在那裏，正要找人問問，這就脚下一停，問道：「你知道阿榮伯住在那裏？」

那園丁聽的一楞，接着陪笑道：「公子問誰？咱們這裏沒有阿榮伯。」

石中英聽的又好氣，又好笑，阿榮伯是家裏唯一的老人，他居然會不知道！

對了，那天兩個護院的都叫阿榮伯「老管家」，阿榮伯是自己叫的，他怎會知道？

心念轉動，又道：「我說的就是老管家石榮。」

那園丁「哦」了一聲，道：「公子是找老管家石榮，他就住在後院。」

石中英問道：「後院如何走法？」

那園丁道：「後院，就是在第三進後面。」

石中英點點頭，舉步跨進東院門，循着長廊，往後進走去。

穿過三進院落，他忽然覺得眼前的景物，對他十分熟悉！

這裏是一個很幽僻的小園，十幾棵森森古樹，都是一百年以上之物，樹身高大，枝葉離地少說也有三數丈高，圍着一道矮牆。

靠西首有一道角門，牆上爬滿綠色藤蔓，連這道角門都有一大半被藤蔓遮住。

地上草也長得很高，一條通向角門的石板路，也全被叢草所掩沒。

好像已有很久沒人通行了！

這是從前的後院！

偌大一座石家莊院，只有這裏沒有改變！依然保持着十年前的老樣子。

石中英記得小時候，時常和阿榮伯在這裏捉迷藏。

阿榮伯輕功雖然並不高明，自己時常纏着他爬上樹去抓小鳥，他兩手抓了兩隻小鳥，從離地三丈高的樹幹上一躍而下，自己就非常羡慕他。

好像除了爹，他的本領，就是天下第二了。

石中英眼前，浮起了一幕幕兒時的景象，一個人只是怔怔的站着，過了半晌，才回頭朝角門看去。



石中英在石榮屍體旁邊蹲下，檢視傷處。

他還記得那角門外面，有三間小屋，原是堆置雜物的地方。

十年前，已破舊了，阿榮伯怎會住在那裡的呢？

他舉步朝角門走去，伸手拉開木門，一排三間小屋，已經呈現在眼前，那和自己小時候看到的，並沒有兩樣。

只是破舊的，更破舊了。

這和前面三進華麗的屋宇，簡直不能相比！

前面如果是華厦，那麼這裏只能說是鷄籠！

阿榮伯從小追隨着爹，幾十年來，忠心耿耿，一生的歲月，都耗在石家。如今家裏只有他一個老人了，爹怎會令他住在這樣一個聊蔽風雨的小屋子裏？

他心頭感到大是不平，同時也有些激動，口中叫了聲：「阿榮伯。」

脚下不由自主的循着石子小徑，奔了過去。

越過一片菜畦，門是虛掩着。

石中英推門而入，中間是一間隘仄的小客堂，黃泥地，除了一張破舊的方桌，一把木櫈，邊上靠牆角處，還放着幾把鋤犂的農具。

屋中沒有人。石中英幾乎不敢相信這是石府老管家住的地方！他呆得一呆，又大聲叫道：「阿榮伯。」

這回，有人答應了，那正是阿榮伯的聲音：「誰，是少爺。」

他已經聽出來的是少爺，三脚兩步，從屋後奔了出來，雙手在衣上抹了抹，迎着喜道：「唉，眞是少爺，你怎麼找到這裏來了，這……裏地方髒得很，少爺……你連坐的地方都沒有。」

他端過僅有的一張木櫈，用手抹着，又道：「少爺，你坐。」

石中英並沒有坐。

他當然不是爲了櫈子髒，一面關切的問道：「阿榮伯，你在做甚麼？」

石榮陪着笑道：「天快黑了，老奴一個人，在後面做飯，吃過飯，天也黑了，就上床睡覺。」

石中英頗感意外，問道：「你自己做飯？不跟大夥一起吃麼？」

石榮道：「人老了，貪圖淸靜，一個人種種菜，燒兩餐飯，正好打發日子。」

石中英道：「你還種菜？前面菜畦裏的白菜，就是你種的？你這是幹甚麼？還要這樣辛苦？」

石榮苦澀的笑了笑，說道：「這也沒有甚麼？老爺就是因爲老奴上了年紀，咱們家裏的事，不用老奴再做，老奴閒着沒事，這片園地，荒着也是荒着，就種些菜，一個人也儘够吃了，吃不完的，還可以醃起來……」

石中英心頭一陣難過，問道：「是爹叫你住到這裏來的？咱們前面不是有很多房屋麼？你也不用住到這裏來呀！再說，你跟了爹這許多年，就是上了年紀，享享淸福，也是應該的。」

石榮目中含了一包淚水，笑着道：「少爺，老奴住在這裏，又有甚麼不好？」

石中英道：「阿榮伯，我去跟爹說，你怎能住在這裏？你在我們石家，已經辛苦了一輩子，不能再讓你太勞動了。」

石榮眼淚再也忍不住，奪眶而出，說道：「少爺，你別跟老爺去說，老爺當上了武林盟主，天下武林的大事，已經夠操心的了，老奴這樣很好，有你少爺這樣關心，老奴已經夠高興了。」

石中英道：「阿榮伯，你不是在做飯麼？我跟你進去瞧瞧。」

石榮連忙搖手道：「不，不，後面髒的很，少爺來了，老奴待一回再做，也沒關係。」

石中英道：「不，阿榮伯，我也沒有吃飯，我要吃你親手做的菜，我陪你一起吃。」

石榮急道：「那怎麼成？少爺沒用過飯，那就快回去。」

他沒待石榮說話，舉步往裏就走。石中英道：「不，我要進去看你做飯。」

石榮更急，跟在後面道：「少爺，你不能進去，裏面實在太髒了。」

裏面是一間又黑又小的廚房，石榮打掃的雖然乾淨，但仍是亂糟糟的。

土灶上放着一小鍋飯，已經有些焦味，灶旁只有一盤炒好了的青菜。菜是他親手種的，自然很新鮮；但却看不到油。

石中英眼中突然湧出了淚水，他眞沒想到阿榮伯還是石家的「老管家」，竟然過着如此清苦的生活！

他聲音有些哽咽，說道：「阿榮伯，我一定要跟爹去說，你今天就搬到前面去住，我家不能這樣對待你，我想，你這樣的生活，爹恐怕也不會知道的，你說，這是誰的主意？」

石榮道：「少爺，快別如此，老奴苦一點不要緊，少爺回來了，老奴倒正有一件事，要告訴你……」

石中英道：「阿榮伯，你有甚麼委屈，只管說。」

石榮笑道：「老奴不是說了麼？老奴年紀雖然老了，還健朗的很，住在這裏，倒也淸靜，那有甚麼委屈？」

石中英道：「你要告訴我甚麼事？」

石榮輕輕吁了口氣，才道：「這事說來話長，從前老爺經常說：要治國，必先齊家，老爺治家一向謹嚴，但自從老爺當了武林盟主，也許在外面的事情多了，莊上用的人手，也比從前多了許多，這幾年來，笑面虎引進了不少人來，老奴……」

「笑面虎？」石中英截着他的話頭，問道：「阿榮伯，你說的笑面虎是誰？」

石榮憤慨的道：「還有誰？他終日裏堆着笑臉，不是笑面虎還是甚麼？」

石中英明白了！阿榮伯說的笑面虎，自然就是總管屈長貴；一面問道：「他爲人如何？」

石榮道：「老奴跟隨老爺這麼多年，江湖上的事兒，老奴聽也聽的多，看也看的多了，這幾年，咱們莊上……」

「嘿！」一聲森冷的沉嘿，打斷了石榮的話聲。

那聲沉嘿似是從前面傳進來的。

石榮目光一抬問道：「是甚麼人？」

石中英覺得奇怪，此人居然敢偸聽自己和阿榮伯說話，居然還敢嘿然冷笑，這就接口道：「我出去看看。」

這不過是一句話的工夫，隘仄的小客堂裏，根本沒有人影。

石中英心頭不禁有氣，一個箭步，掠出門外，天色已經有些昏暗下來，但菜畦間靜悄悄的，依然沒見人影。

那一聲冷嘿，明明有人在屋裏偸聽了阿榮伯說的話而發！

那麼人呢？他不可能在一轉眼之間，就走得無影無蹤！

除非他會飛！石中英在逖谷九易名師十年苦練，他相信此人身法最快，也逃不過自己的眼睛。

他暗暗覺得奇怪，心中忖道：「此人冷笑出聲之後，莫非就躲了起來？但這是爲甚麼呢？他既要躲起來，又何用發這聲冷笑？」

他總究經過九位名師的嚴格訓練，江湖經驗縱然不足；但十年之中，從九位師父口中，聽到的事情，可不算少！

心頭驀然一動，急忙回身往裏走去，口中隨着叫了聲：「阿榮伯。」

石榮沒有作聲。

但石中英已經奔進廚房，目光一注，他一顆心不覺直往下沉！

石榮直挺挺的撲臥在地上，一縷殷紅的鮮血，正從後腦緩緩的流出來。

石中英一下掠到石榮身旁，急忙俯下身去，仔細察看了傷處。

那是被一種歹毒的指功所傷，後腦骨已被洞穿，人已經沒有救了。

石中英忍不住淚水奪眶而出！

阿榮伯被害，顯然是爲了要告訴自己一件事，那人怕他說出甚麼話來，才殺以滅口。

他噙着兩行淚水，緩緩站起身子，咽聲道：「阿榮伯，是我害了你，我一定會找出兇手來的。」

咬着牙，轉身衝出小屋，一路朝前進奔去。

天色已經昏暗，他一路奔行，沒人看到他的臉色，他臉上神色悲憤激動，鐵靑的怕人！

他衝進書房，書房裏燈光明亮，但却靜悄悄的，沒有人聲。

只有一名伺候茶水的使女，在那裏彎腰打掃，看到了石中英，慌忙叫了聲：「公子。」

石中英問道：「爹呢？」

那使女回道：「老爺和幾位貴賓，都在花廳入席了，小婢方才聽莊主曾要總管去請公子呢！」

石中英沒待她說完，已經轉身衝出書房。

× ×

花廳裏，燈光輝煌，老遠就可聽到獨角龍王李天衍洪亮的笑聲。

總管屈長貴就站在走廊上，老遠就看到石中英，立卽滿臉堆笑的迎了上來，叫道：「公子，方才……」

他臉上永遠帶着笑容，難怪石榮叫他「笑面虎」！

石中英沒理他，加快腳步，像一陣風般衝進花廳。

廳上酒筵方開，兩名靑衣使女正在執壺斟酒。

祝琪芬坐在下首，她邊上還空着一個位子。

她聽到腳步聲，立卽站了起來，嬌聲道：「大哥，你到那裏去了？屈總管說你不在房裏，快坐下來咯！」

石中英根本沒聽淸祝琪芬的話，他一直走到爹身邊，口中叫了聲：「爹！」目中突然掛下兩行淚水。

他這舉動，使得席上諸人齊齊爲之一怔。

石松齡手中還拿着酒杯，正準備和崆峒掌門藍純靑乾杯。

看到石中英神色不對，不覺愕然道：「英兒，你怎麼了？」

石中英垂淚道：「阿榮伯死了。」

石松齡放下酒杯，注目問道：「石榮死了？你怎麼知道的？」

石中英道：「孩兒方才去找阿榮伯，他正在自己做飯……」

石松齡訝然道：「不對呀，爲父因他上了年紀，不用做事，阿榮是個懷舊的人，咱們莊上，只有後院沒有改建，他堅持要住到那裏去，但他一日三餐，都是廚房裏送去的。」

石中英憤憤的道：「爹大概還不知道，阿榮伯生活淸苦，不但自己做飯，而且還自己種菜，他除了一鍋糙米飯，菜餚只有一盤自己種的白菜……」

石松齡不信的道：「這不可能，爲父也去看過他，那小園裏有一片空地，他種了菜，爲父還說過他，他說鎭日沒有事做，種菜鋤土，可以鬆鬆筋骨，但一日三餐，何用他自己燒？」

一面朝屈總管問道：「屈總管，老管家的伙食，是不是大廚房送去的？」

屈長貴連忙回道：「是，是，這些年都是由廚房打雜的姜老七送去的。」

石松齡點點頭，又朝石中英問道：「石榮是被誰害死的？」

石中英就把當時的經過情形，說了一遍。

他除了沒說出笑面虎的話，其餘都說了實話。

石松齡雙眉微蹙，說道：「他說有話要告訴你，但却沒有說出來？」

石中英點頭道：「是的，孩兒懷疑這是殺人滅口。」

石松齡撚鬚道：「不會有這麼嚴重，唔，你聽到一聲冷嘿，就趕了出去，那是沒看到兇手是誰了？」

石中英應道：「是的。」

石松齡道：「此人敢在咱們石家莊逞兇，胆子可算不小！」

回頭朝祝景雲道：「景雲兄，這裏你代兄弟敬大家幾杯，石榮隨我多年，兄弟親自去看看。」

祝景雲道：「盟主只管請便。」

石松齡站起身道：「英兒，你隨爲父去。」

祝琪芬跟着站起身來，搶着道：「乾爹，女兒也去。」

石松齡未置可否，當先舉步，走了出去。

石中英緊隨爹的身後，祝琪芬搶了上去，和他走成並肩。

總管屈長貴不待吩咐，跟在三人身後，亦步亦趨的相隨而行。

出了花廳，屈長貴從一名莊丁的手中，接過一盞紗燈，搶在前面引路，大家逕往後院而來。

家人們看到莊主一臉凝重的朝後進走去，他身後還跟着公子，小姐，一時不知後進發生了甚麼事故？但却沒有一個人敢問。

後院，樹木陰森，一片黝黑！

六合劍石松齡內功精湛，黑夜之中，雙目神光烱烱，他目光一瞥，不覺皺皺眉道：「這裏怎麼已有好久沒人打掃？」

屈長貴連忙陪笑道：「是，是，屬下這幾天忙着照料前面，疏於督促，他們就偸懶了，屬下明天就要人來打掃。」

說着，搶前幾步，伸手拉開角門。

石中英記得自己進來之時，這扇角門並沒有關，不知是誰關上的？

跨出角門，就可以看到一片菜畦，和三間小屋。

小屋中，已經點上了燈，一扇板門，也已關上，燈光是從木格子窗裏透射出來的。

石中英覺得奇怪，忍不住低低的道：「爹，孩兒來的時候，屋裏並沒有燈。」

石松齡只是擺了擺手，並未作聲。

一行人穿過菜畦，很快走到簷下，屈長貴一手提着燈籠，走在前面，左手一推，木門呀然開啓！

這一刹那，石中英不禁呆住了！

那一間隘仄的小客堂裏，桌上點着一盞油檠，燈光雖然不太亮；但大家看的淸楚！

一個身穿藍布大褂的老蒼頭，正坐在木椅上吃飯！

那人不是「老管家」石榮還有誰？

他被突然而來的有人推開木門，也不由的一怔，急忙放下飯碗，站起身來。

屈長貴推開木門，立卽站到邊上，那自然是讓盟主進屋。

石榮一眼看到石松齡，一張滿佈皺紋的老臉上，登時現出惶恐之色，連連躬身道：「是……老爺，你……老這時候怎麼會到老奴這裏來的。」

石中英好像遇上了鬼魅！

他明明看到阿榮伯仆倒地上，自己仔細的察看過，他後腦，是被一種歹毒的指力洞穿，殷紅的鮮血，從耳後流到地上！

人死決不可能復生！

他心頭機伶一顫，急步奔了上去，一把抓住石榮肩頭，驚喜的叫道：「阿榮伯，你沒有受傷？」

人活生生的站在面前，他當然不能說「死」。

他雖然沒有江湖經驗，但當他看到阿榮伯後腦被指力洞穿而死的人，依然活着，心頭已經感到事情大有蹊蹺。

因爲他在逖谷曾經一位名師學過易容之術，他抓住石榮的肩頭，兩人自然面對着面。

如此人臉上，經過易容，當然瞞不過他的眼睛，但在他凝注之下，他失望了！

阿榮伯臉上，絲毫找不出易容的痕迹，竟是如假包換的阿榮伯！

石榮被他抓着肩頭，驚異的道：「少爺，你說甚麼？老奴負了傷？老奴好好的，怎會受傷？」

連聲音都一點不假！

（未完）

一月完新派俠情中篇

孫玉鑫·文
盧令·圖

鬼船（六）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金湯成府戚姥姥，調兵遣將，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直薄天毒冥府總府費家山窪的黑石獄，第一隊人馬由老陰伯、冷成冰、伍仇僞作信義鏢局押鏢上路，抵達費家山窪，老陰伯等把天毒冥府派爲第一線哨探的七人擺平，直抵童家店，童家店是天毒冥府設在費家山窪的中樞，僞裝掌櫃的竟是淫賊人屠戶李丹陽，老陰伯曾四周找尋他們的下落，要爲一忘年交報仇，此次寃家路狹，意外相逢，老陰伯着冷成冰和伍仇把全店上下人等掃數殲滅後，擒下李丹陽，說要遵守昔日誓言將李丹陽抽筋點天燈——

血洗童家店　倒翻天毒府

老陰伯說着話，他奔了出去，再回來，赫！一手提着個大木桶，滿桶的花生油，另一隻手挾掖着不少喜慶宴上鋪桌的大紅桌布，肩上橫掛着一條手指般粗的長鐵索，腰上斜插一把薄片長條的鋒利無倫的「片肉刀」，這不怪老陰伯會找傢伙，只是這店房，什麼全現成。

李丹陽臉上的肌肉全揪在一塊兒了，直發抖，顫慄着聲音說道：「前輩，陰大俠，你……你老當眞……當眞……是抽……抽筋……」

「不假，生生的抽你的兩條筋，少一條我就對不住那死去的好朋友！」

「陰爺，你行行好，行行好，我知錯了……」

「等我抽完你兩條筋，點好了天燈之後，假如我也有些認爲可能是過份的話，我也認錯！」

「我×你親娘帶你妹子，李老子好話說盡，又沒玩了你老婆，也沒摔死你的孩子，你個老王八旦……」

「駡的好，陰老子年紀活了這麼大，吃米吃麵難道還吃不下你狗種這兩句話，你想激怒老子一生氣宰了你，李丹陽，活狗蛋，那叫白費事。」

手伸出，抖動索繩，李丹陽被摔下地來，嘭的一聲，左腿足踝生生折斷，痛的直叫！

「現在就喊痛啊？早呢姓李的，你眼睛睜大點，瞧瞧陰老子這種神刀仙技的抽筋手法！」

老陰伯抄起片肉刀，刀尖一挺，李丹陽那條好好的右腿就動彈不得，刀鋒微偏，找上腿踝骨右外側半寸地方，尖兒一挑，撕嘶聲響，褲管兒一劃中分由脚踝直裂到大腿根上！

別看僅僅是褲腿兒撕裂聲響，李丹陽已經狂喊「哎喲媽，」不止，除了那條不聽使喚的右腿外，全身沒有一個地方不在哆哆抖顫！

老陰伯下刀了，眞狠，刀尖兒輕探，入肉三分，刷！自膝下到足踝，皮裂肉綻鮮血崩流！

怪，李丹陽竟毫無痛楚的感覺，只是目睹血流如泉心寒胆顫。

老陰伯笑了，說道：「不痛是吧？嘿嘿！」

兩聲嘿嘿，老陰伯刀把兒猛敲關穴，壞了，李丹陽頓時恢復了右腿的感覺，奇痛如骨狂號連聲！

老陰伯刀把又一敲，李丹陽腰間知覺卽無，於是乎他因爲腰部關係，全身都像癱散了似的無法活動，但痛楚非但未減，反而痛到了心肝。

「李丹陽，你叫人屠戶，可見慣以殺人爲樂，不過陰老子相信你還不會活抽人筋，來，上眼瞧，學學，學會了說不定到了閻老五那裏，可以仗以爲生！」

老陰伯說話時，已下了手，用刀尖部份的背面，挑進肉中，很慢很慢，那下面刀鋒旋，側，轉，劃的小腿肉，像專門收買牛鎖骨，跨骨的小販，在以牛耳尖刀挑，剔貽骨肉般，散碎作一團一塊的掉落下來，痛的李丹陽親娘好爸祖宗爺的狂嘷不已，老陰伯却像「割骨」名醫，正診治重病而行刀術似的，眉頭不皺，聚精會神，一點一滴的有板有眼的割劃挑挖開了連筋的肉，剎那，血筋已現，正索索直抖！

李丹陽狂吼一聲昏死過去，老陰伯刀把猛敲又把他給點醒過來，這次老陰伯用了手，左手拇指二指由碎肉縫中揑住了血筋，薄刀在指後三分地方一削，血筋中斷，立卽收縮，整個的人竟也跟着弓縮起來了。

老陰伯二指以六成內力夾緊，硬生生的拉拖，血筋由本來的尺餘，拉成兩尺掛零，李丹陽殘慘痛疼中外帶奇酸蟻痲，號叫悲呼狂喊聲如原始猛獸嘶吼，傳入店堂中，令人羣不禁毛髮寒慄！

薄刀上移到了膝下寸許地方，鋒刃一旋，血筋削斷，李丹陽全身猛地彈起，一聲鬼哭般怪叫，昏死於空平摔地上。

老陰伯刀把順處，又點醒了李丹陽，李丹陽上氣難接下氣，痛汗如雨淋洒，吐聲像臨終病患，道：「陰……陰爺爺……一……一刀，給我……我一刀，你是……是我親……親爹，一刀，一刀啊……」

「不錯，你還差我那朋友一刀，這一刀是照顧你的左臂！」

老陰伯眞挑選的好，右腿配左臂，不偏誰也不害誰。

他說着話又動手，人影一閃，冷成冰到了面前，老陰伯一抬頭，已知冷成冰的來意和要說的話，立卽肅色道：「黑小子你不用開口，免得我老頭子和你紅臉，你不忍了，那號叫聲太過凄慘，喔？哼！你閉上眼想一想，好朋友，是可以過命的好朋友，被綑在床脚下，床上，心愛妻子正狂叫喚自己去解救她，免遭淫賊的侮辱，但，終於淫賊得手，那得意的淫笑聲，那喘息聲，妻子的哼咳呻咽掙扎聲，聲聲入耳……」

人影已失，冷成冰又回到了店堂中，也不知他那來的火氣，也不知道他在對誰發脾氣，厲吼道：「誰不忍聽，聽不慣的，用驢毛堵上耳朵！」

誰也沒來得及眞堵耳朵，那慘嘷聲又起，別人不說銀龍三友幾幾乎嚇飛了魂魄，杜紫莊也不禁顫抖難止，他們是眞的由心底往上直冒冷氣！

慘號聲總算停了，半天仍沒見老陰伯出來，隔約兩三盞茶的工夫，出來了，老陰伯出來了，好傢伙，一條紅布扭成的長油繩，拖着個以紅布裹三層外三層除頭臉外裹的緊又緊的個油人，包紮人的紅布，輕按都能出油，長繩亦然。

拖人的是老陰伯，被拖的自是李丹陽，李丹陽沒死，也沒昏，十分清醒，老陰伯拖到店前，不必現打樁，有現成的竹竿，丈八長，碗口粗，吊担一個人是毫無問題，老陰伯把紅油布人頭上脚上的吊上竹竿頭，拴了個結結實實，油繩一大圈又一圈的間隔着盤於地上，冷着一張臉，走進去拿出來燃燒着的火把。

適時，戚姥姥率衆駕到，一瞧這個樣兒已心裏有了數，召近老陰伯道：「宰了這個東西豈不省事，天燈一點，十里以外都能看到火烟，天毒門下在黑石獄的峯頂瞭望哨，焉有不見之理，有經驗的或身藏『指南』的高手，很容易推算出來方向地區，這樣勢將打草驚蛇，使强敵有備而誤我大事！」

老陰伯笑着搖頭道：「姥姥，我用脖子上的這顆『八斤半』（指人頭而言）來作保，天毒門下非但發現烟火後不會碍我大事，並將無心助我成事！」

姥姥哦了一聲道：「你已有安排？」

「是有了計算。」老陰伯壓低些聲音道：「自此地直搗黑石獄，路爲十一里多些，這些油紅繩索，要燒到半個時辰之後才能波及天燈，那時我們早已到了目的之地，天毒門下看到突起烟火，定然一面派人查看，一面飛報天毒娘子，我則尾隨其人之後，正可乘虛直入！」

老陰伯說的有理，冷成冰接話道：「最好還是留下一位，晚上片刻再點油索更好。」

老陰伯頷首道：「這自然是萬無一失，此事我當仁不讓，姥姥您儘管率衆先請，我會疾行趕上。」

戚姥姥穩坐雙馬轎中，沉思刹那，說道：「還不忙，等桑二姑消息傳到再走不遲。」

話鋒一頓，肅色面對老陰伯道：「陰大俠，到達黑石獄，請以公仇爲重。」

老陰伯頷首爲應，戚姥姥手揮處，潔，瑩二女及二十四高手飛身離鞍，迅捷的相助動手弄好吃食及水，打過尖，驀聽雲空金鈴聲動，抬頭望，一點黑影如星丸般直投而下落於戚姥姥轎前横桿上面，是一頭異種金鷹，也正是桑二姑娘調教訓練好的「九鷹之首」，桑二姑娘叫它「金鷹王」，是隻雄的。

金鷹王並沒有帶來任何消息，可是戚姥姥却已知道金鷹王飛來的用意，一聲令下，紛紛上馬，仍以冷成冰這一隊爲前鋒，撤去了信義鏢局的一切，先站而下，費家山窪童家店，只剩下老陰伯一個人。

老陰伯怒滿胸膛之下，仍未忘記應有的享受，廚下有的是現成酒菜，動手煎炒，醬味切盤，自飲自斟，他計算的巧妙，壺中酒乾，盤中肉空，正是時候，是點上天燈的時候。

壺中酒將盡，打尖客上門，一位望之道貌岸然的老者，黑髯飄胸，腰佩玉鎖金縺古斑的紅鞘劍，劍長及寬超乎常規，一襲月白長衫，暗透百壽字紋，一條紫紅鑲玉的寬帶，顯得威嚴富貴，左手按於劍柄之上，右手牽着一騎雪白玉駒，蹄揚赤霞，通紅，好馬，好一匹世間罕得一見的「火雲玉龍」！

老陰伯並沒有注意人，却被直進店堂的馬蹄聲所驚，微斜目，心神變凜，人，他不認識，從未見過，但這匹馬，他太熟了，熟到比對兒孫還要熟上幾分，人驚凜，色自變，牽馬直入店堂的老者，看的分明，也許是讀書人涵養深，形色不變。

店堂裏只有老陰伯一個人，老者牽馬目注老陰伯，未語先笑頷首爲禮道：「看來童家店要關門了。」

老陰伯答話乾脆，道：「不知道。」

「閣下桌上的酒肉……」

「後面多的很！」

「若是無主之物，閣下先到就是物主，在下飢渴難忍，可能也到後進尋些吃食水酒？」

「請便。」

老者再次含笑點頭爲禮，馬兒拴於店堂柱上，緩步踱向後進，步履剛剛踏上通入後進的甬道，老陰伯突然開口道：「好馬！」

老者並未停步，但不失禮，答了聲「承讚」。

老陰伯暗哼一聲，霍地站起，重新點燃火把，遙隔數丈投向油索，刹那，油索着火，燒燃並不甚快，緩緩的燒個不停。

老陰伯鋼牙一咬，目光移向後進，畧以沉思，十分鄭重的自布靴筒裏，拔出來他已很久沒有使用的「旱烟袋鍋」兒。

拔出旱烟袋，順手輕輕一抖，叭叭兩响，長僅尺半的旱烟袋，變作四尺，那大似「肥城」桃兒般的烟鍋兒沒變，老陰伯臉上神情肅穆至極，他，臨富貴舫獨力支大厦時，也未曾如此愼重，眞不知道他爲了甚麼。

別看這支旱烟袋已很久沒用，但烟鍋兒仍然擦的雪亮，紫銅的，厚有五分，就這樣中間空檔仍有「銀杏」般大，他烟絲現成，掏取出來壓緊鍋內，使烟袋恢復尺半長短，火現成，點上烟一蹺二郎腿，緩緩吞吐起來。

老者回來了，用木盤托着一壺酒，兩碟菜，杯筷在內，放置間隔老陰伯坐處丈遠的一副座頭上，又對老陰伯一笑道：「閣下有興緻共飲幾杯？」

老陰伯答話乾脆，道：「沒有這個興緻！」

老者一笑道：「閣下似乎盛怒未消，打人該九九，莫非還意有未盡？」

老陰伯冷哼一聲，突然道：「你要去天毒冥府？」

老者笑了笑，道：「像嗎？閣下幻想太多！」

「也許，但看到的總是不假！」

「看到的？閣下看到了些甚麼？」

「此時此地，我看到了你！」

「又怎樣？」

「這是山窪，前途是石獄，窮山僻壤，十里無人，可是你却來了，巧的是又在今天，難道不是有所爲？」

「是，又怎樣？」

老陰伯道：「那只怕要報個名姓，說個來歷了！」

「憑甚麼？」

「你來時已經說過了，此地那個先來就是主人，老夫來早一步，就憑這個要問個明白。」

「有道理，老夫來查案的，姓米，滿意了嗎？」

「不滿意，老夫從未聽說過有米姓官差，你騙不過人的！」

「閣下再查，去成都府，要直接問到『布政使司』，他會告訴你老夫一切！」

「你這樣似乎是可以相信了，祗可惜成都太遠，布政使司的官太大，而你的話，哈哈……太假？」

「假？哼！米某身畔有可証身份的憑件捕文！」

「更假了朋友，第一，你對那位衣食父母的布政使司，在稱呼上忘記了尊卑主奴，第二，既然整個布政使司轄區，除通天一人外，別無人知你是幹吏名捕，朋友，你又何須身懷甚麼憑件捕文，光棍眼强過夾剪，說老實的吧，或許有個商量！」

「厲害！哈……朋友你眞够厲害！」

老者被老陰伯拆穿謊言，半絲不現愧羞，反而侃侃說道：「不錯，成都府沒有米姓名捕，所以老夫並不姓米，因爲閣下也非官役，則老夫沒這份義務必須回答那些話，現在你滿意嗎？」

話鋒停後，不待老陰伯接口，卡簧輕响，巨劍出鞘，如一池碧水，寒光電虹，劍尖遙指老陰伯，人未動，劍未展，劍煞殺氣業已籠罩老陰伯頭頂！

老陰伯並沒有輕視老者，早有準備，所以微笑相待決不妄動，老者看來仁慈如同宿儒的臉上，變作猙獰可怖，冷凛的說道：「因爲閣下問的太多，因爲閣下太過聰明，老夫相信若是今朝放過你去，你會很容易的打聽出老夫是誰……」

「不必打聽，老夫早就知道了你是那個！」

「啊！」老者驚駭出聲，說道：「當眞！」

「老夫不是頑童，多此一問！」

「未必，你若眞的知道老夫是誰，又怎敢還留在此處，並嘮叨不休？」

「你當老夫拿你當個人物？哼！」

「對了，你自覺獨力可毁却這童家店，攻殺了天毒一派數十高手，甚至連『人屠戶』也被你點了天燈，就認定老夫未必是你敵手……」

「廢話太多，其實你不含乎，三五個『人屠戶』加在一起，祗怕也沒你那多心機，那多險詐和惡毒！」

「哦，這樣說你眞的是早已知道老夫是誰了，嗯？」

「動手吧，這一戰可能是你最後的一次搏鬥，動任何心機全沒用處。」

「老夫已想殺你，你呢也不會放過老夫，所以這一戰自是難免，不過老夫心有所疑，不問究竟十分難過，喂，你是怎樣認出老夫來的？」

老陰伯不屑的掃了老者一眼，老者會錯了意，搖頭道：「騙不過老夫的，老夫早已藏起眞正面目！」

老陰伯心中一動，目光又盯注老者劍上，老者笑道：「不錯，這柄劍確實是老夫行道三十年來，慣用而寸步不離的兵刄，但是也經僞裝，你不會認出來的！」

老陰伯暗中唸佛，先前他僅是由馬而斷人，毫無把握，如今不會錯了，老者業已自吐秘密，所差的只是再經單刀直入般的一試，於是老陰伯手指那匹「火雲玉龍」駒道：「還有牠！」

老者一楞，接着哈哈大笑道：「你更錯的厲害，『火雲玉龍』世上共有五匹，你能知道老夫是五人中的那一個？」

老陰伯實情已得，强壓下心頭的狂怒極恨，才能以平靜的聲調道：「本來天毒冥府事情一了，老夫就要找上你那『白馬堡』的，現在省了不少事，也少死許多無辜的人，李震甫，你滿意了吧？」

「你……」老者震駭至極下，却能立刻壓下激動，並外强中乾的，哈哈大笑說道：「最好把老夫就當作那『素衣白馬小温侯』！」

「不必當作是你，你就是你，低頭看看你這身月白壽紋長衫，這騎玉龍寶駒，這劍，老夫早已看出外套鳳鋼裏面用不着猜，是你那柄『閃電冷月』，你雖臉上塗過易容藥物，那僅是改變色澤，難易本貌，李震甫，說穿了這些都不是老夫疑心的地方……」

「你由那裏疑心的？」

「馬，這騎玉龍駒！」

「又說回來了，此馬世共五騎……」

「對，一爲深宮所藏，而你望之不似仁君！再爲陝甘馬氏所有，馬氏老夫好友，他不是你！三乃『積善堂』小五公子的坐騎，你却是個刁猾老賊！其四是你李震甫養有一騎，第五……」

「第五匹該輪到『獨叟』冷毅，對嗎？哼！」

「李震甫，老夫雖然和他姓冷的沒見過面，但是……」

「但是你却誤信傳言，冷毅已自天毒門下的『富貴舫』中失踪，朋友，老夫豈不知由此前途是黑石獄？豈不知再進更是窮山僻壤嗎？所以來者，正爲你誤信的傳言，不錯，富貴舫中，確曾困煞過人，但若想困住老夫，哼！她天毒娘子，還不够資格！」

「你言下話中，似是明指冷毅是你，你是冷毅嘛？」

「這可是信不信在你了！」

「若說信嘛……老夫心有所疑，若說不信，你這匹玉龍寶駒却實實在在是他的東西！」

「朋友，你不覺得說話太多而失，自已打了自己的嘴巴？先講此馬爲白馬堡所有，誤老夫馮京而作馬凉，今又承認馬是冷毅那一匹……」

「這是事實，而老夫前言後語更能貫澈……」

「要請教了，你從那點証明，此馬屬於冷毅所有？」

「李震甫，你聽明一世糊塗於現下一時，雖已費過心力，將匹馬改變不少，但有處地方你却不知，就算知道也難以改變

，馬，道地是冷殺的一匹，因爲天下祇有他這匹火雲玉龍，可稱五騎龍駒中，不但勝過深宮所藏之一騎，更比你那一匹強過多，此馬雙目四瞳，爲世所罕見，你知道嗎？」

「住口，你曾見過此馬？」

「不錯，此馬曾與老夫，共渡三日三夜！」

「一派胡言，老夫愛其勝如性命，會和你同……」

老陰伯不待老者把話說完，已接口道：「自然還有此馬的主人！」

老者傻了，駭退兩步，老陰伯驀地哈哈狂笑道：「李震甫，現在你明白了吧，獨叟，野叟較搏論交，暢談三日夜，終成莫逆，馬目四瞳，也是冷兄他親口說出並加証明，李震甫，你這借刀殺人陰狠可惡的狗種，冷兄待你如兄弟，不料你是奸險小人，毒丸換靈丹，致天毒老人誤服喪命，其女怒誓復仇，冷兄終落算內，你却一石二鳥自慶功成，遂刦得此馬，剪耳，斷尾，易其外貌，但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話已說盡，陰老子不信憑你那身功力劍術，今朝能逃出費家山窪，打！」

老陰伯早已成算，一番話如敲金玉，必能震住李震甫，使失先機，「打」字吐口，桃大的烟鍋兒已點到李震甫的前胸！

李震甫因爲「老毛猴」突斷消息，「銀龍三友」生死不知，所派追躡於老毛猴身後的高手，也下落不明，因疑生懼，才決定親身一探究竟，沿路聆得富貴舫和鬼船之變，越發不安，他近十數年來，有個習慣，年分兩半，正月到六月，人在白馬堡，六月後正月前，誰也不知他居留何地，也從來無人疑心過，因爲一個武林中人，行道江湖是平常事，半年沒有消息，更是平常事，今年有些怪，他竟然在白馬堡住到七月底尚未外出，這當然是有原因的，不過說原因目下除他之外別無人知。

他目的雖在偵訪有關老毛猴奉令毒斃銀龍三友的事，目的之地却是黑石獄天毒冥府，所以他的偵討探查，祇限一個狹長形的半弧地域，連富貴舫和鬼船同時出沒的洞庭全沒到，這並非是他不想去，而是某一形勢上使他沒有辦法去。

他一路行來，已經聽到傳說，金湯成府一族主人戚姥姥，年登百齡期近，却仍親率門下遠行，目的之地是鬼門關的天毒冥府。消息確實，他駭然而凜驚，不是別的，天毒冥府上上下下他最淸楚，祇怕無人能够敵擋姥姥雷霆之一擊，着急之下疾趕來。

按說他既曾暗施陰謀一石二鳥毒殺天毒老人，對天毒一派的存亡及派中人的生死，該慶幸才是，怎地變爲焦急呢？這也是他的秘密，一個不能給第二人知的天大秘密。

他沿途策馬疾馳，仍是趕遲一步，發現一路凡屬天毒一派的暗卡明樁，盡已被人挑掉，趕到費家山窪時，早已中斷了有關戚姥姥一行的消息，不過他放心的是，戚姥姥一行絕對不知「黑石獄」方爲天毒冥府所在地，必將直撲「鬼門關」，仍有準備應變的餘暇，不料踏臨費家山窪，頓覺氣氛不對，童家店前，已看到竿上天燈，壓下激動怒火，故作路人過客牽馬入店，遂和看來極怪的陰老伯打上交道。

他李震甫再聰明奸詐刁猾，也萬沒想到碰上的是名震天下一等一扎手難惹的怪傑老陰伯，只因並未發現金湯成府的人影，才對老陰伯虛與委蛇暗套眞情，試想小巫想套大巫的秘密，豈非魯班門前弄大斧，人家的秘密來能套出，自己却心聲吐訴，洩盡不可告人的隱秘，而被迫必須動手時，先機又失，怒恨惱羞齊湧心頭，彈足縮退五尺，避過老陰伯當胸一招，振臂順腕寬劍半甩作爲刀勢，半挑以爭先機。斜肩帶背遞到老陰伯左胸上方。

高手對敵，先機若失，除有絕奇而威力無儔的殺招，有把握隨時搶回主動外，可說在三五十招內只有格架攔避的份，所以李震甫出劍之前已知無功，用意只在存萬分之一的僥倖希望，他希望在老陰伯煙鍋兒只距寬劍寸許之下，先以煙鍋震格寬劍，他業已提聚眞力，當希望得成事實，煙鍋劍身相觸之下，那寬劍僞裝的部份，在一震之力加他自己眞力彈抖勢將脫飛，足可令老陰伯偶失全神，如此則頓展劍勢爭回主動。

他這萬分之一僥倖的希望，竟未成空，老陰伯果然煙鍋兒一抖，結結實實地敲在寬劍劍身上面，一聲裂鋼斷鐵脆响下，十數碎片倏地飛擊李震甫，老陰伯却絲毫未被此事所驚，煙鍋兒捷逾石火敲上李震甫的左肩頭！

李震甫爲避爆散裂斷的風鋼碎片，無法躲避老陰伯之肩頭一擊，雖已提聚眞氣防護，並曾避重就輕的以全力順煙鍋來勢而退，仍被震退五步，左肩胛骨節被擊脫，半身痛痠麻木失靈，始知論功力技藝和對敵經驗，皆輸老陰伯一籌，怎敢怠慢，頓足疾射撲碎側窗躲逃院中。

老陰伯追的不快，這是因爲他看出李震甫傷勢甚輕，功力仍在，況萬金不易的寶駒玉龍，還在店堂柱上拴着，反正是塲生死較搏，沉着些有勝無敗。

詎料追到院中，竟已失去了李震甫的踪影，閃身越牆飛落街心，仍無人踪，問及路上行人，皆未見到有人出店，始知李震甫逃向店後，再轉追而下，前後遲已稍久，難以找尋了，不過火雲玉龍還在，老陰伯暗中冷笑，也好，跑了和尚跑不掉廟，白馬堡總要去的，到那一天再總結恩怨不遲。

老陰伯另外還有件值得高興的事，老友神駒失而復得，冷成冰恰巧又沒有坐騎，玉龍重歸故主家，也是武林一段佳話。

適時雲空已被油索天燈濃黑的烟氣佈滿，李丹陽天燈倒點，雙足已然燃火，痛的狂號鬼哭聲調悚然，老陰伯直等到火已燒着了李丹陽的大腿，才飛上玉龍駒，快過石火閃電馳向黑石獄！

黑石獄天毒冥府門戶已開，天毒娘子於黑石獄口百人石坪上，設宴招待戚姥姥及冷成冰一行兩隊人馬，桑二姑娘所率十二女傑，人馬未現，這支接應的伏兵，已足能於任何情形下扭轉乾坤！

先時談論答問甚不投機，幾乎成仇一戰，端賴杜紫莊，老毛猴，銀龍三友幾位人證，證實昔日冷先生仁義贈藥，李震甫好險調鳳，天毒老人中毒而死等情，天毒娘子雖然仍未盡信，却已有些心意活動，

最後老毛猴「現身說法」，提及受迫遭逼以毒丸下手三友的事，杜紫莊更一再論述所知，天毒娘子意動，終於慨諾與冷氏化仇恨爲聯手，隔日提調一等好手，直搗白馬堡。

天毒娘子人甚豪氣，有丈夫胸襟，令人爲戚姥姥一行安排宿處，並即時傳諭照料客隊一切。

冷成冰有件事堵在心頭，爲大局着想，忍而未發，此時雙方業已成友，遂起立拱手說道：「在下有一事不吐不快，門主可能恕過狂妄？」

天毒娘子含笑道：「少俠儘管言。」

冷成冰道：「在下想見識見識門主一派威震天下的『不死殺手』！」

天毒娘子一楞道：「少俠怎會想到這件事的？」

冷成冰雖說爲了大局必須忍耐，但心中的憤慨，依然存在，聲調不由的有些激動，說道：「家父下塲使爲人子者，無法忘懷！」

天毒娘子神色十分尷尬，答話却够誠懇，道：「對尊大人的事，我是實抱愧，本門這種不傳秘技，太過歹毒陰損，所以列代門主皆一再以祖禁相戒，非世仇大敵並有實據此人極惡外，不得擅以『天毒殺手不死大法』加諸其身……」

冷成冰無法忍受了，震聲道：「家父是個極惡之人！」

伍仇更是早已忍耐不下，接口沉聲道：「家父伍剛，雖爲綠林首主，生平俠行人所共知，其他不談，祇講當年長江堤坍，災區幾遍半壁天下，家父振臂一呼並親自奔波，尤以江北地區，人臂相連，泥沙相結，以人牆終於堵挽天刧，家父幾乎因之喪命，請教門主，這算極惡之徒？況家父與貴門，何仇何恨，竟淪於不死殺手之刧！」

天毒娘子瞠目答道：「伍少俠指罰的太過奇怪……」

「奇怪？」伍仇厲聲道：「門主的意思，不會是要聲明不知此事吧？」

天毒娘子道：「我要說的，正是這句話。」

伍仇倏的閃身出座，冷成冰也移步而出，眼見是非即生，戚姥姥一聲斷喝道：「退回來，坐下！」

冷成冰無奈何的悻悻歸座，伍仇更不敢不聽，戚姥姥一臉肅穆，對天毒娘子道：「請問門主，那富貴舫上的風月七娘子，可是貴門中人？」

「不錯。」天毒娘子一口承認道：「她是我師妹！」

「她主理富貴舫，應該是聽命於門主吧？」

「這是自然，不過從富貴舫出現江湖之後，只憑天毒金令調派，我始終再沒見過她本人。」

「富貴舫上那隊『不死殺手』，是出於何人的訓練？在何地訓練的？」

天毒娘子再次瞠目道：「富貴舫上何來整隊『不死殺手』呀！」

看情形，天毒娘子果然不知此事，戚姥姥有多深的經驗，話鋒一變道：「貴門那位代傳金令指揮富貴舫的？」

天毒娘子玉面微微一紅，道：「是外子『季青』。」

戚姥姥哦了一聲道：「老身未聞武林傳言尊夫之事，着實失禮，敢請駕臨一會可好？」

天毒娘子似有碍難，門下一名中年貴婦打扮的人接話道：「季爺近數年巧得奇緣，正閉關苦研絕藝……」

話沒說完，一名女侍自內匆匆走出，附於天毒娘子耳側低語幾句，天毒娘子臉上現露先驚後喜之色，也祇問幾句後，揮手囑咐女侍退下，接着笑對戚姥姥道：「事情巧，不瞞姥姥說，外子閉關之地，不在黑石獄，往返不便，不過他今朝恰好出關前來，已令門下弟子傳話，大概就會到了。」

姥姥含笑點頭，冷成冰趁機問道：「這位季大俠是何派高手？」

姥姥叱斥道：「又多嘴，天毒一派立有禁令，門主若爲女子，非本門弟子不嫁，連這點事全不懂，哼！」

天毒娘子笑道：「這種禁例外人知道的不多，姥姥眞不愧爲當代武林第一高手之譽。」

姥姥祇是適度的一笑，話題一變，道：「季大俠是否有成爲天毒一派門主的一天？」

這問題使天毒娘子倏然變色，她想了想才回答道：「可能有這一天，不過也許永遠不會有這一天！」

按說，姥姥既然拋却顧忌直問出這一問題，必然會直追下去，豈料姥姥祇是淡淡的輕嗯一聲，話題又變，說道：「聽傳說貴派秘技並非人人可得，譬如『不死殺手』……」

天毒娘子已知姥姥之意，接口道：「目下祇有兩個人具此能力，風月七娘子是其中之一。」

當然，另外那一位是門主自己，這不用說明，戚姥姥等一行數人，誰全心裏有數。

正答問間，一中年俊逸的男子緩步踱出，一襲銀灰長衫，福履，赤金鑲玉珠的腰帶，杏色束髮雲帕，滿面含笑而近。

天毒門下適時無不起身而迎，戚姥姥察顏觀色，心中疑雲頓湧心頭，十之七八皆對剛剛現身的這人，表現出欣然恭敬，十之二三，却看的出來是有些畏懼並憤怒的神態，這十之二三中，更有三兩個人，雙目閃出恨怨仇視之光一掠而逝，這些已使戚姥姥暗懷警惕。

這人時已到達戚姥姥座前，深揖爲禮道：「季青何幸，在此得獲拜晤平生素仰的前輩，茲後尙祈姥姥時賜教益。」

好客氣也好風度，祇可惜姥姥神目如電，在他踏進廳堂的刹那，不僅看透了他的心性，更看出另外個破綻，戚姥姥話直爽神威猛，虛套話一個字沒有，道：「季大俠剛由外面回來？」

季青頷首道：「正是，前輩駕降未能相迎……」

「黑石獄後，拔天插雲絕壁峯巒，沒路，前邊必須經過費家山窪，老身相信，季大俠已和童家店中的那一位，見過面了吧？」

「這……」季青心一橫，道：「不瞞姥姥說，這事透着怪，本門童家店上上下

下的人手，死的不剩一人，店門外吊竿上，正點着『人屠戶』的天燈，除之外不見一個活口！」

「喔？季大俠這話是實話？」

季青不能再一味的柔順謙和下去，否則那就和他現在的身份立場不合，並將引人疑心，於是他把臉一寒正色道：「季青身爲主人，又因戚女俠德高望重，所以有問必答答必詳盡，怎料女俠太過跋扈，所問不合身份，季青難以作答，並恕失陪之罪！」

他話罷轉身悻悻然欲退，天毒娘子勸阻不是，不加阻攔也不是，正不知應如何才好，而天毒一派，已有十之六七現露出對金湯成府戚姥姥等，憤怒之色，戚姥姥適時竟一聲冷笑道：「季大俠留步！」

季青頭都沒回，揚聲說道：「恕不奉陪！」

戚姥姥聲調轉高，近乎呼喝道：「在你沒答覆老身所問，及尚未交待清楚私以金令妄自調練『不死殺手』之事前，要走祗怕由不得你！」

季青霍地停步轉身，獰哼一聲道：「妳若想以金湯成府的威風，和妳戚姥姥一身功力，脅迫天毒一派生殺由心的話，那是妄想！」

話鋒一頓，不待戚姥姥接話，轉問天毒娘子道：「敢請門主下令逐客，天毒一派不訂城下之盟！」

天毒娘子焦急之色已現諸面上，季青却不顧忌，目光一掃天毒門下，沉聲又道：「凡我天毒一派，不甘作爲他人鷹犬，不甘受他人威嚇脅迫者請隨季某退下。」

話罷紛紛傳來起座之聲，冷成冰越衆而出，厲聲斷喝道：「季朋友可敢答我一問！」

季青根本不理，大踏步邁向廣廳中門，衆人目光全注季青身上，突然見他似受重擊般倏忽飛退而回，廣廳中門出現了剛自費家山窪童家店內趕到的野叟老陰伯！

老陰伯嘿嘿笑着，大步逼向季青，季青突遭巨震而失態，此時，沉靜下來，揚聲道：「閣下何人，竟敢不經通報闖入本門……」

話沒說完，老陰伯已哈哈大笑不已，聲震四座如同春雷，笑聲乍止，老陰伯手指季青怒聲道：「姓季的，別說你僅僅是換了身衣服，洗了把臉，用易容膏丸變換臉上的顏色，就算你骨化成灰，老夫一眼也能認出是你李震甫來！」

此言一出，舉座皆驚，天毒娘子霍地站起，天毒一派及戚姥姥所率高手，時皆嘩然而起，戚姥姥手揮處，金湯成府上下頓即肅靜下來，季青却振臂狂吼對老陰伯道：「狂徒瘋狗，胡言亂語，那個不知季某……」

天毒娘子威嚴的開口道：「季青你別開口！」

季青作出含屈而焦急之態道：「妳看的清楚，這算什麼，天毒一派威望何存，竟任些莫名其妙的人……」

「我說過，要你先別開口！」天毒娘子寒下臉來道：「這是命令，凡我天毒門下，未經本門主允許，不得答話，不得擅動，違則以門規處治！」

季青心裏明白，故作極爲憤慨的甩步退向天毒娘子左側，那裏丈外就是側窗，萬一之時逃遁有路。

天毒娘子的臉色，仍然寒如臘月冰霜，面對戚姥姥道：「這位未通報闖入大廳的朋友，可是姥姥的門下？」

老陰伯怎會把難字叫姥姥去寫，接話道：「老朽陰伯，野叟陰伯，與令尊及冷先生冷毅，皆爲好友！」

「野叟」的威名，天毒娘子早已素仰，黛眉微蹙道：「前輩闖入我天毒門中，指證外子季青竟是『小温侯』李震甫，請問有何證據？」

老陰伯一笑道：「門主，咱們先不談證據，祇講一件事情，不久前，老朽曾與這位改名換姓爲季青的李震甫，在童家店內動過手，老朽的旱煙袋鍋兒，傷了他的左肩，如今請這位自認季青的小子，脫落左肩衣衫由衆人一看，若是無傷，老朽不必門主費事，賞把刀自抹脖子，要是他左肩果有傷痕時，該怎麼樣相信門主不必老朽來講了！」

天毒娘子目光望注季青身上道：「你怎麼說！」

季青冷笑道：「脫落左肩衣衫是容易事，但可不能在這裏脫！」

天毒娘子哦了一聲，道：「這話怎麼講？」

季青道：「姑不論這自報名姓爲野叟的人是誰，門主應當明白，天毒一派有天毒一派的尊嚴，這老兒說個東，我們就聽命辦個東，門主，今後天毒一派在武林江湖中，還能立足嗎？」

立於天毒娘子身後的中年婦人，適時接口道：「門主，季爺的話對，再說，季爺是何等身份，這狂瘋老兒，儘管胡言亂語，那不算什麼，但若門主竟信其爲實，使季爺當衆脫衣，門主，萬一老兒的話是假……」

天毒娘子一字字果斷有力的說道：「他將自刎以謝，這很够了！」

「不够！」中年婦人道：「門主，那時試問季爺置身何地？再若拋開一切，只說季爺在本門的身份，門主，那時又該如何？」

天毒娘子沒能答出話來，戚姥姥適時暗施眼色，老陰伯悄然而前，不待姥姥追問，將童家店中事擇緊要的說出，姥姥目光一掃季青，壓低聲音說道：「他易容是沒有錯，不過，李震甫已年近花甲，此人却……」

「姥姥，妳忘了冷先生那『硃元丹』了？」

老陰伯提醒了戚姥姥，姥姥一點頭道：「現在，可成了僵局，注意天毒娘子身後那個女的，十有八九和李震甫是一路貨色！」

老陰伯頷首表示理會得，冷成冰和伍仇，時已目覘老陰伯得到了暗示，伍仇輕輕將坐椅後移，冷成冰一步跨向側窗，和季青採取了相距互等的距離，戚姥姥摘下潔兒肩上金鷹，瑩兒知趣，湊前一步使所捧寶劍更接近了戚姥姥。

季青雙目滾轉，頓已得計，哈哈朗朗而笑道：「門主，翠娘的話固然有理，但季青此心可比天日，斷不致爲此而傷及家人和氣，不過天毒一派威名却不容人侮，

這樣吧，由翠娘及門主相陪季青，暫退入後室，一驗左肩是否帶傷如何？」

天毒娘子認爲不失上策，才待點頭，冷成冰突然接話道：「高明，這主意不失上策，只是爲示無私，最好陰老前輩也能奉陪作證！」

天毒娘子心無城府，頷首道：「當然可以！」

季青却和那個叫翠娘的中年婦人互相示意，這並沒能瞞過戚姥姥去，戚姥姥悄將金鷹交給潔兒，潔兒聰明，若無其事掏出爲金鷹擦抹爪指的小巾，一邊細心的爲金鷹擦着爪指羽毛，一邊到了窗口，手微挺，金鷹振翅飛去，一冲雲天轉瞬遠下。

老陰伯是塊老的已像「骨董」般的老薑，這時接着天毒娘子的話鋒道：「有門主這麼一句話，已經很够了，這種事的確多個外人十分不便，只是老朽面當貴門戶中上上下下的朋友，話說到前面，稍待老朽是只聽門主親口宣佈消息，任何人代言或傳話，老朽將以『季青就是李賊震甫』來論，門主請吧。」

天毒娘子肅穆的把頭向戚姥姥一點，轉身而行，那翠娘走在最後，季青稍後過天毒娘子半步，行未三步，天毒娘子突然無故止步不前，像是想起甚麼事情須要交待，但刹那之後，又復前行，將及廣廳後側而入內室時，倏地轉身，手中已捧着天毒門中最爲尊貴的「金牌」，向冷成冰一笑道：「有勞冷少俠近前幾步。」

冷成冰察覺意外，戚姥姥已接口道：「還不快去！」

冷成冰快步而前，天毒娘子金牌高舉，天毒門下霍地一齊起座，天毒娘子揚聲道：「本門權令金牌，暫交冷少俠執掌，除非本門主當面外，此牌則負全責，違者視同叛徒！」

冷成冰愕然一呆，天毒娘子已將金牌遞到，並肅色道：「只因一念錯失，愧對令尊多多，少俠一行是客，此牌暫代執掌，百利無害，不信請教一下姥姥即知。」

話說完，不待冷成冰答言，金牌往冷成冰手中一交，轉身而去，季青和翠娘隨之進入內室。

冷成冰對天毒娘子說的這幾句話，並沒往心裏去，只是臨結束話鋒時，那句「不信請教一下姥姥即知」，令冷成冰有些莫名其妙，目光掃向姥姥，耳邊傳來姥姥的「眞氣留音」道：「老陰伯的一番聲明，已促使季青和那翠娘無路可走，季青就是李震甫，似已再無疑問，如此則翠娘必是李震甫死黨，進入內室不久，天毒娘子必被挾爲人質，所以剛剛我以傳聲警告天毒娘子，並提議金牌交你代掌，以便萬一時得能救下天毒娘子，現在你嚴守廳內，我已將金鷹放出，伍仇更已悄然出去，相信李震甫圖窮七現挾人逃亡之時，將自投羅網之內。」

冷成冰受教，頓時得計，金牌捧於左手，向身側不遠處一名五旬老者問道：「請問閣下在貴門中任何專職？」

老者「余進發」，正是自心底對季青生恨的一位，聞言答道：「專司理藥。」

天毒一門，理藥是重職，必須親信，冷成冰心裏有數，道：「和已故天毒前輩怎樣稱呼？」

余進發恭聲道：「在下是先恩師的首徒。」

冷成冰大喜過望，神態越發客氣而恭敬道：「失敬失敬，晚輩不知貴門主因何交掌金牌，但事已至此，不禁倍感責任重大，余前輩尚須全力支持才好。」

余進發肅色道：「少俠金牌在手，凡事只須交待一聲，無人敢不從命！」

冷成冰因事態發展已臨緊要關頭，處套不得，道：「這內室多大？另外可有門戶？」

余進發道：「此室僅丈八見方，但另外有三處門戶，其一直通門主寢處，老朽認爲門主等人現下不會就在內室，必已回轉寢處。」

「喔？」冷成冰有心的問道：「另兩處門戶是通往何地？」

「其一是通往『玲瓏樓』，那是本門重要所在，除門主一人外，餘者未奉召喚，妄入則死！另一道門戶不瞞少俠說，只怕除歷代掌門人外，誰全不知道它通往何處！」

冷成冰聞言神色立變，畧以沉思說道：「一個人退去上衣查看肩頭，要多少時間？」

這話未必是問余進發，可能是自己問自己的自語，不過余進發却答話道：「按說門主現在應該出來了。」

冷成冰雙眉緊鎖，低頭無言，戚姥姥適時突然站起揚聲道：「成冰，還不趕緊傳衆一查眞象？」

冷成冰如夢方醒，金牌一舉道：「天毒門下的朋友們聽了，貴門主相伴那化名季青的李震甫進入內室前，交與在下貴門戶權高無倫的金牌後，曾傳聲相告，已有疑心，誠恐將遭李震甫挾爲人質，令在下於兩盞熱茶時間，尚未見貴門主出現時，即傳令一面搜索李震甫下落，一面嚴守各明暗通道，務求不使惡賊逃脫，如今時限到了，請余大俠進代發命令，大家分頭行事！」

這一招用對了，余進發振臂傳令，刹那間黑石獄天毒冥府，已成銅牆鐵壁，雖蚊蚋難進，螻蟻難逃！

搜！戚姥姥所率羣俠，聯合了天毒門下，分隊分頭行事，頓飯光景已遍及各處，說來不信，整個天毒冥府任何角落全都搜到，竟沒有發現門主，季青，翠娘這三個大活人的影子！

內室三道門戶，在金牌開道之下，第一第二門戶搜過，沒有人在，當開啓第三道門戶時，門後發現了假季青眞李震甫所留的警告信束，上面寫明要天毒冥府上下人等，同心合力擒住戚姥姥一行，最少要包括戚姥姥，老陰伯，伍仇，冷成冰四人，然後用這四個人交換天毒娘子的活命，限期一月，地點正是小温侯李震甫的白馬堡！

戚姥姥看罷警柬，怒冲冲地傳下令諭，金鷹往返飛翔，桑二姑娘消息頻傳，十二女傑早將四通八達道路阻住，未見有人逃出，老陰伯悄與姥姥計議一番，桑二姑娘立即率領十二女傑動身，以無與倫比的疾捷，沿途絕不打尖，日夜兼程趕到「白馬堡」，埋伏各個通路，阻擒元兇罪魁惡毒陰險的李震甫！

（下期續完）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馬　雲・文
王蜀蓉・圖

罌粟大軍



加入特警　接受訓練

反毒組辦事處的電話响了起來。

對方是一個男子的聲音，他問：「反毒組嗎？我要找莫處長。」

接聽電話的女探員把電話分機上的按鍵一按，莫處長辦公室案頭上的電話立即亮了小紅燈，同時發出古怪的聲响。

莫處長拿起聽筒只「喂」了一聲，對方那男子就道：「我是告密的，一批毒品今晚午夜時份在風暴島卸貨，如果你有興趣，切勿錯過！」

莫處長正想再問下去，電話已經掛斷了。還好他的電話有一副自動錄音裝置，剛才他聽到對方自稱是告密者時，已將按擊按下，所以那一段談話也錄入聲帶中去了。

莫處長的高級助手陳探目剛好入來，他把聲帶重播一次。

陳探目道：「會不會是惡作劇？」

「我正這樣懷疑。」莫處長道：「你也知道這一類事情經常都有發生，但是，我們今晚仍然要去看看，說不定是眞。」

「告密是有獎金的，這個電話既無姓名，亦無連絡電話，我們豈可輕信？」陳探目說道。

莫處長由辦公桌後面走出來，走到牆邊一幅地圖前面停住脚。他一邊在地圖上找出「風暴島」的位置，一邊說道：「雖則經常有人惡作劇，但是我們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

莫處長找出「風暴島」之所在時，再在地圖左下角的圖例中看了一會，說道：

「這小島有燈塔，似乎沒有人居住。」

陳探目道：「是的，燈塔上的紅燈是由電動遙遠控制，每晚黃昏時候就亮起來。小島周圍水流湍急，而且有岩石，一般捕魚船也不會靠近那裏。」

莫處長知道這位助手對市區內外的環境非常熟悉，當然相信他。

莫處長看看腕表，下午三時三十分了。他叫助手召集人手，準備出發，先去觀察當地的環境，然後才決定如何佈置。

莫處長就是這麼樣一個人，他做事非常有計劃，所以就任以來，屢破數目龐大的毒案，大獲輿論好評。

一批反毒組男女探員奉召而來，化裝成各式人物，分別乘遊艇，風帆以及漁船出發，他們之間，分別用無綫電對講機連絡。

風暴島接近公海，是進入當地海港的一個入口處，但由於礁石多，水流急，所以，一般洋船入口多數不敢取道這一條水道。

距離風暴島不遠處，有着另外一個小島，那兒樹木濃密，但面積不大。據熟悉地形的陳探目說：那兒經常有毒蛇出現，所以沒有人敢接近它。

莫處長乘快艇伴作海上漫遊，其實無非爲了視察周圍環境。他發覺那兒一帶果然是很少有船隻出現，這種地方正是走私客理想的地方。

遠瞭過去，那島的周圍，岩石嶙峋，由於潮水退的關係，一些礁石也可以見到，露在水面之間。

莫處長親自巡視了一遍，已是心中有數。

他對陳探日道：「風暴島上全是岩石，除了燈塔之外，全無藏身的地方，因此，我相信這只是交收的地點。根據潮汐時間，今天晚上午夜時份正是水漲的時候，我相信那告密電話是可靠的，毒販當然要選擇潮水漲的時候靠近那小島。然則，在此之前或之後的一段時間，必有另一帮人接應，前來這裏收貨。我們怎樣才可以將他們一網打盡？」

陳探日束着眉道：「島上沒有可以藏身的地方，我們根本無法執行任務。」

「是的，毒販十分聰明，他們所以選擇這風暴島，事前當然考慮過。萬一島上有人埋伏在上面，他們在船上必可見到，於是可以利用無綫電連絡，臨時改變計劃。即使附近海面上有船隻出現，亦難避過他們的耳目。對他們來說，這地方確是十分安全的。不過，他有張良計，我自有過牆梯！」

莫處長回頭指指另一個叢林密佈的小島，又說道：「我們可以在那兒埋伏。」

陳探日吃驚地睜大雙眼道：「怎麼可以冒這個險？那是著名的毒蛇島。」

莫處長道：「人定勝天這句話你難道沒有聽過麼？人既是萬物之靈，豈可給一羣毒蛇嚇倒？」

是的，如果一定要找個地點埋伏，除非有一艘潛水艇帮助，否則就只有毒蛇島了。

毒蛇島距離風暴島頗遠，但用快艇約莫十分鐘已可到達。附近既無其他島嶼，這已經算是最接近的地方了。

莫處長下令快艇回航。

陳探日等人明知這門工作充滿危險性的，毒梟們有時爲了本身利益計，不惜用武力反抗，所以他們必須打醒十二分精神不可。但是，如果這次莫處長要他們在毒蛇島埋伏，恐怕比對付毒梟們更具危險性。爲此，莫處長一班助手十分担心。

莫處長一直不作聲，沿住水道回航時，只用望遠鏡在海上四處瞭望。他顯然要了解海上附近的一切環境，因此有時也要熟悉環境的陳探日從旁解釋。

一直回到了辦公室之後，莫處長才召集了一次緊急會議，解釋工作程序。

奇怪的是參加工作的除了反毒組基本幹探之外，還有消防隊和一批屬於政府部門的害虫專家。

由於時間急促，一艘像是遊河船的快艇首先開往毒蛇島。

船上的消防人員用噴霧器將一些化學劑驅退毒蛇，專家從旁指導，在一個固定範圍之內撒下硫磺粉末——這正是蛇類最怕接近的化學物質。

莫處長和一批下屬就在此紮營，留了下來。他們的身邊除了食物和飲料之外，還有無綫電通訊器材和武器。但爲了避免打草驚蛇的引起毒梟們的疑心，快艇仍然開走了，那小島四周既無船隻留下，誰也想不到上面竟然會有人敢留下來。

當然，莫處長的工作是不會孤立的，一批直昇機和水警快艇，已經暗中準備妥當，可以在極短時間之內趕來增援。

雖則經過專家的部署，但是探員們在心理上仍然難免感到有些害怕，尤其是入黑之後，那段時間更加有渡日如年之感。

莫處長卻若無其事地，蹲在一棵經過專家清理過的大樹之上，用望遠鏡親自監視風暴島那邊的情形。

由入黑時份開始，那兒一帶海面就連鬼影也找不到一個。開始有人懷疑，到底這告密電話是否惡作劇？然則，那傢伙也眞該殺！

不過，莫處長能够相信到這麼澈底，一定也有他的理由，何況過去他接到這一類告密電話已不止一次，就憑他的經驗，知道那一個是眞那一個是假。

莫處長每隔十五分鐘就利用無綫電話與水警輪上的警官通話一次。他要水警輪遠離這一帶海面，以免把毒販們嚇跑了。

直昇機隊則在岸邊一個秘密基地束裝待發，一切情形顯得內張外弛。

到了將近午夜時份，潮水漲了。

毒蛇島上的探員們，有許多已慨慨欲睡。只有莫處長和數名助手仍然龍精虎猛地，分別用望遠鏡瞪住風暴島那邊以及附近一帶海面上的情形。

在海上，天色並非完全黑沉沉的，尤其是有星光的晚上，只是一片灰暗而已。加上探員們的望遠鏡都配上了紅外綫，故此海面上一切情形，他們都看得清楚。

就在這時候，一艘快艇在水平綫上出現，正向着風暴島方面駛去！

與此同時，西南角方面也出現了另外一艘快艇，正以全速開行，駛向風暴島。

莫處長知道時機成熟，立刻以無綫電話知會岸上和水警輪。

最先到達風暴島的一艘快艇，有人將一大膠袋的東西搬上岸，然後置於燈塔之下，那艘快艇開走了，不到三分鐘，另一艘快艇也開到風暴島來！

這時候，警方的直昇機隊已應召出發。一架直昇機首先飛臨毒蛇島，在沙灘上降落，把莫處長和他的主要助手載走，其他人則等候水警輪前來接載。

直昇機和水警輪由於事前準備得好，加上不斷收到毒蛇島的情報，所以很快便找出二艘在逃快艇的下落，分海空二路向他們追逐。

警方担心失去他們的主要証物——毒品，所以紛紛凌空投下照明彈。海面之上，一時之間光若白晝。

一小隊直昇機緊緊追隨着一艘疾駛公海的快艇——那是送毒品到風暴島去的。

另一隊直昇機則跟蹤住已將毒品拿到手的快艇，同時以擴音器令他們停止航行，否則可能會遭鎗擊！

就在這時候，可以看見他們把一袋東西抛入海中去。莫處長在直昇機上面見了大驚，幸好附近天空中有一顆照明彈，一切情形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他急忙示意陳探日與他雙雙躍入海中。

莫處長和陳探日俱穿上了黃色的救生衣，自直昇機上一躍而下之後，一度沉入海水中，但瞬即又浮了起來，那一大袋用透明塑膠袋載住的毒品，正在逐漸下沉中，莫處和陳探日分別游過去，企圖將他撈起。

就在這剎那間，快艇上有人拔鎗射擊莫處長他們，直昇機上面的鎗手見狀，立即先發制人，鎗响過後，快艇甲板上已有一人倒了下去！

莫處這時亦已拔鎗在手，回頭戒備，陳探日冒死將下沉中的一袋毒品檢起！

快艇一度回頭繞過來，莫處長在海面上奮勇開鎗制止，直昇機上的擴音器揚言，如果快艇再不停航，便可能遭炸沉！

直昇機上的探員們，本來也有手提機槍在手，但不敢胡亂發射，因爲莫處長和陳探日跟對方的快艇相距只有十餘尺，偶一不愼，便會誤中目標，所以只由神槍手用來福槍逐顆子彈發射。

更多的直昇機前來增援，照明彈一顆又一顆的，相繼在海面上亮了起來，快艇眼看形勢不對，急忙圈頭逃跑！

但是，直昇機隊一步不肯放鬆，反而由於目標遠離莫處長等人，機槍手有機會大顯神威了，一排子彈在快艇前面落下，弄得水花四濺！

一架配有擴音器的直昇機仍然不斷發出警告，子彈開始射中了快艇的主要部份，有人倒了下去，但也有人開槍還擊！

直昇機上的機槍手開始生氣了，剛才他們還帶有幾分恐嚇成份，現在卻老實不客氣，一排子彈射下去，快艇上又有數人倒下！

不遠處的海面之上，三艘水警快艇如飛而至，毒販們明知無路可逃，唯有俯首稱臣！

在另一方面，輸送毒品的快艇已經向公海方面急急駛去！

追蹤的直昇機再三示意他們停止前進，但快艇絕不理會。

這兒是公海，直昇機上的高級警官自然明白不能不理會國際法例，所以只有凌空監視，不敢開槍制止。

快艇似乎看出了對方的弱點，越開越快，直昇機反而担心缺油，不敢飛得太遠，終於折了回來！

這一次，警方可以說是大獲全勝了，唯一感到遺憾的，就是未能將輸送毒品的快艇截住。至於開往風暴島接收毒品的快艇，則被水警拖回總部查究。

那一袋已被撈起的毒品，是純淨的海洛英，也就是道友們所稱的「四號正貨」，狀如梘粉，價值十分昂貴的一種。

這一袋重達十公斤的純淨海洛英，在一般行外人眼中也許不算得怎麼一回事，但是，如果用數字表達一下，將更易明白它的價值，同樣亦可以看得出這數量的毒品究竟能毒害多少人？

照目前市面一般零售情況，每一公斤的海洛英，大約可以分爲三萬個小包——若參進雜質，當然會超過這數目。做得技巧點，可達五六萬小包之數。

通常每一小包的海洛英，只有百份之五十是屬於眞正的海洛英，其餘便是巴比通，間中亦有以奶粉或鹽等代用品混入。

若以目前市價三元一小包計，一公斤可以拆成三萬餘小包，那麼，這零售價已超過十萬元，十公斤便超過一百萬元。假如拆家混入更多雜質，數目將更爲可觀。

每一名道友每天約須三小包，請計算一下，這三十餘萬個小包的毒品，到底能害毒多少人？何況這只是破獲中的少數而已。

快艇上的五名大漢一直守口如瓶，不肯說出幕後人是誰。

這五個人都受了槍傷，全部送入醫院治療。

快艇是租來的，看來並無可疑之處。五個傷者的身份之中，有船家，有失業漢，他們似乎很有默契，沒有一個人肯透露眞情。

莫處長希望那個告密者再有電話來，照規矩，他是可以獲得一些賞金的，但是一直未見那個神秘男子再打電話到反毒組來。

翌日全市報章爭先報導此事，這是莫處長上任以來另一驚人的成就——許多報章都這樣稱讚他！

×　　×

特別情報組又有人簡稱爲「特警組」，但是它的權力範圍卻高過警察，甚至警方亦無權干預，相反，他們卻有權過問政府各部門的一切事務。

主持這特別部門的人就是滿頭白髮的任如重。此人鐵面無私，做事但講效率，不墨守成規，不講私情，不計後果，因此許多自知有不乾凈底子的人都怕了他。相反，一些問心無愧的人，卻十分尊重這老頭兒。

「鐵拐俠盜」呂偉良唯一的徒弟阿生，曾經巧妙地加入這個組織，成爲裏面的一份子，而且完成了一件重大的任務。（按：詳情見「特務學院」一文。）

但是，阿生的性格頗像他師父呂偉良，喜歡無拘無束的生活，更喜歡說做就做，要幹便幹。因此，當阿生破獲了「特務學院」組織之後，便回復他的正常生活，任由任如重說盡千般好話，阿生也不肯長期加入「特警組」工作。不過，任如重卻得到呂偉良口頭上的應允，必要時一定會助他一臂之力。

事實上經過那次合作之後，呂偉良師徒二人對政府部門的人員，另有一番新的觀感，原來政府機構裏面，也不是個個官僚主義，只是一些害羣之馬在作怪而已。

尤其是任如重這個人，以及他主持下的獨立部門，更加給呂偉良留下極深刻的印象。在此之前，他實在想不到新任市長會委出這麼一位老頭兒，主持一個如此特別的部門。

那天晚上，師徒二人在「飛鏢俱樂部」裏晚飯時，正談起任如重這個超然人物來，他們已有好一段日子不見這老頭兒。

呂偉良說道：「阿生，記得我多大年紀嗎？」

阿生怔了一怔！他不知道師父的眞正用意，一時錯覺還以爲他錯過了師父的生日，後來想眞一下，師父的生日還未到！

於是阿生道：「還未到四十歲吧。師父，爲甚麼你會這樣問？」

「雖然未到四十，也算是中年了。」呂偉良輕輕嘆了一口氣，「古語有道，人生七十古來稀，那就是說：我這一輩子的人生旅程，已走了一半以上。」

阿生很少聽到呂偉良講這一番說話，他以爲師父又有了甚麼感觸。

呂偉良又道：「有道『人到中年萬事憂』，但我担心的不是我自己卻是你。」

「嗯……師父，我剛好和你一樣：我担心的不是我自己，也是你。」阿生說道：「我長大了，我懂得如何照顧自己。但

是你……嗯，師父，老實說，你也該找個師母回來……」

呂偉良幾乎不等他說完，便格格大笑不已！這反而令到阿生有點不好意思說下去了。

呂偉良停止笑聲，拍拍阿生的肩膊，說道：「像我這樣子，那裏會有女人喜歡我？」

「師父，你說錯了，過去據我所知，許多又年青又貌美的小姐都追求過你，但你偏偏千方百計離開她們，遠遠避開了人家。」

「那並非我自卑，只是像我這種人，實在不宜有家室，我只是不想誤人誤己而已。也許就是由於我過去的冒險生涯，令到我有時靜下來的時候，便不禁會為你的將來而設想。」

阿生說道：「師父，就算你結婚我也不會離開你的，你到底在担心甚麼？」

「我過去所作所為雖則甚得一般市民同情，但到底不是個正派的人。」

阿生道：「管它正不正派呢，反而你是做對了。」

「不！我不想你像我一樣。」呂偉良道：「你還年青，應該選擇一種正當的職業。趁你年青的時候，多做一點對社會有貢献的事，一個好青年，不應該長時期遊手好閒的。」

「嗯……」

呂偉良又道：「阿生，還記得任如重嗎？」

「那老頭兒，我當然記得。他是特別情報組的最高負責人。」

「是的，他跟我相處過一個短時期，我覺得他這個人剛強正直，足智多謀，不愧是個難得的人才。」

「師父，你的意思，可是要我加入他們？」

「是的，他跟我談過了，認為你是個理想的人選，他那個部門須要年青有幹勁的新人加入工作。」呂偉良說道：「我知道你喜歡冒險，好打不平，但是，我不希望你學足我一樣去做一名俠盜。現在時代不同了，你不能處處與警方過不去，相反，你要幫助他們，把日益增加的罪案消滅。因此，我覺得任如重的部門，是你理想投靠的地方，他是個好上司，他一定會給你機會大顯身手。」

阿生一向把呂偉良看作父兄一樣，他很聽呂偉良的說話，但是，他却想不到呂偉良今晚忽然會對他說出這一番話來。

阿生抓抓後腦道：「我不是不願工作，只是我害怕按時上班下班。」

「那不過是習慣問題，當你習慣了之後，一切也就沒有問題了。」呂偉良又道：「火車所以比較一般車輛的衝力更大，到底是為了甚麼？是因為它依照路軌去走，我覺得人也是一樣，要發揮高度能力，也應該有一條固定的路軌，以及一個固定的目標，否則，人生數十年光景，幌眼間就過去了，像我一樣，有時我回顧一下過去，悄悄問問自己，過去我做了一些甚麼？做得够嗎？做得少嗎？做得對嗎？還是做錯了？雖然公道自在人心，但有時我也會感到有點慚愧！」

「師父，你不該感到慚愧！老實說，我時刻會因為有了你這麼一個師父而感到驕傲。」

「沒有甚麼值得驕傲的，只是社會上有太多的人須要別人的同情，所以我盡點力量，向他們伸出同情之手而已。但是，目前更急切的事，就是向罪惡宣戰！」呂偉良很認真地說道：「這都市的罪惡是世界性的，而任如重的部門正是針對這點而成立，他們須要你這種天不怕地不怕的青年人！」

「你是要我加入他們嗎？」

「我只能給你意見，你忘記我說過了嗎？你已經長大了。」

「師父，我一向聽你的說話，只要你叫我加入，我就加入。」

呂偉良板着面孔道：「我以為你真的長大成人了，原來你一點兒自立自決的精神也沒有，師父只可以憑着人生的經驗給你一些意見，怎麼能為你作主？」

阿生呆了一呆，把頭垂下來，他一向敬重師父，對呂偉良一言一談，從不敢反駁。

呂偉良又道：「今天，任如重曾經給我電話，他有一件事須要你帮忙。」

「就是叫我加入他們，是不？」

「我也不大清楚……」

呂偉良話猶未完，突然有個女子出現，她欠身含笑道：「我可以搭枱嗎？二位先生。」

師徒二人回頭一看，是他們熟悉的迷你女賊林愛莉，呂偉良忙站起來，熱烈地緊握着她的玉手，問道：「你甚麼時候回來的？」

阿生也起來讓座，拉着椅子讓林愛莉坐下來，他則改坐了另一把椅子。

林愛莉笑嘻嘻地道：「怎麼啦？這一陣子混得好吧？我在外國聽說這兒是我們一班行家的世界，所以今天特地趕回來湊湊熱鬧。」

呂偉良笑道：「你可能來遲了，那班下流的行家已刼無可刼，這一陣子開始向乞丐身上打主意。」

「那就是說：市民已經被刼光了，是不？」林愛莉說着又是一陣嘻哈大笑，回頭她又問阿生：「小弟，你好嗎？」

阿生聳肩一笑，說道：「還好，還好，今天未遇刼！」

三個人又笑了一陣，這是會心的笑！

鐵拐俠盜呂偉良問道：「你的男朋友霍根呢？」

林愛莉苦笑道：「別提他了。」

「又鬧翻了？」

「別用『又』字好不好？我第一次談戀愛，但失敗了。」林愛莉聳聳肩，垂下頭來，顯得有點兒難過。

侍者過來問：「小姐，喝點甚麼？」

「有甚麼好酒？」林愛莉仰首問道。

呂偉良爭先對侍者說道：「小姐喝杯果汁吧，我知道，這時候沒有酒賣的，是嗎？」

俱樂部裏的侍者都是呂偉良師徒二人相熟的，自然心照不宣，侍者於是一個欠身跑開了。

林愛莉瞪住呂偉良嫣然一笑道：「你還是沒有改變，總是要為我作主。」

呂偉良道：「我怕看女人哭，更怕女人喝酒。」

阿生看得出林愛莉對他師父又敬又愛的表情，借故溜進射擊室去了。

阿生自己租用了一個室內活靶塲，過去他和師父鬥準鬥快，但現在只有一個人無聊地射擊那些由機器彈出的活靶！

一次兩個目標一齊掠過空間，阿生快鎗擊中了第一個目標，但是，阿生第二顆子彈未射出，另一個目標竟然也幾乎在同一時間內被擊得粉碎！

阿生呆了一陣，回頭一看，是老頭兒任如重。

任如重笑着走過來對阿生說：「對不起，我以為自己人老了，一切都退化了，想不到竟然瞎撞也中了一鎗！」

阿生自然曉得任如重目的在於表演一下他的身手，以他這把年紀仍能保持鎗法的準確程度，實屬難得！

阿生想起師父的一番說話，知道任如重的出現並非偶然的。

任如重揚一揚他手中的獵鎗：「繼續吧！」

負責控制彈出靶子機器的小厮一按機掣，雙目標同時飛出，任如重一再表演他的快鎗射擊術，果然是百發百中！

任如重揮揮手，給些賞錢給那小厮，着他離去，然後對阿生道：「很久不見了，你好嗎？」

阿生跟老頭兒握握手，道：「處長先生，你好。」

任如重問道：「你師父的提議，你考慮過了沒有？」

阿生道：「原來是你慫恿我師父把我臭罵了一頓的。」

任如重笑道：「別傻氣！我喜歡像你這樣年青有為的孩子，人總要做點事的，當然最好是做一些有意義的事，如果你加入我的組織，我給你特殊的待遇，你不必上班，不必到總部報到，只要向我本人負責，我給你的證件，保證到處通行無阻，那怕他是警察局長，只要他做錯了，你就有權把他揪上法庭，因為我們的部門是完全獨立的。」

阿生問道：「工作範圍呢？」

任如重說道：「包羅萬有。」

阿生又問：「工作地區呢？」

「可能遠達世界每一個角落。」任如重道：「這是世界性的安全組織，我們有權過問每一件事，目前我就有一件事情須要你去調查。」

「甚麼事？」

「對不起，在你未正式加入我們之前，我不能說得太多。」

「告訴你吧，因為你的慫恿，我師父已把我趕走，如果不加入你們，我就會餓死。」阿生會心地笑了笑。

任如重顯得十分高興地笑道：「這是一個好的開始，相信你不會令我失望。」

任如重熱情地攬着阿生的肩膊，一齊離開了射擊室走出停車場去。

在任如重的座駕車裏，彷彿一間小型辦公室，一位漂亮的女秘書，迅速為阿生辦妥了一切手續——包括即映即有的照片，蓋上水印的証件以及指紋存案等等，簡直令人驚奇！

車頭只有一名司機和一位助手，後廂落了簾子，裏面坐了處長和他的女秘書，還有阿生。

這是一輛日式的大型房車，由外表看過去的確是貌不驚人，想不到裏面却是設備齊全。

阿生在一些文件上面簽了字，那位漂亮的女秘書問道：「你到底貴姓？」

阿生摸摸後腦傻氣地說：「就這樣寫上阿生不是一樣嗎？告訴你，我自小就無父無母所以連自己也不知該姓甚麼好。」

女秘書年紀不大，看來與阿生差不多，有點孩子氣，她笑道：「你不是開玩笑吧？怎麼會連你自己姓甚麼也不知道？」

阿生瞪着她說道：「誰跟你開玩笑？如果你一定要加個姓氏上去，那就加個呂字吧！這是我師父的姓名，塡上呂阿生好了。」

女秘書見阿生認真起來，不敢再笑。

反而坐在一旁的任如重說道：「算了，反正五百年前是一家，姓名只是一個代號而已。」

女秘書為阿生塡上姓名，把証件交到任如重手中。任如重仔細檢閱了一遍，在上面簽了字，然後交給阿生，親切地按着他的肩膊道：「現在是你事業的眞正開始，祝你一路順風！」

「謝謝你，處長先生。」阿生跟任如重握手，回頭也握着女秘書的纖纖玉手說：「剛才我太無禮，請你多多原諒。」

女秘書咧唇笑道：「不要客氣，以後我們是同事了。」說到這裏，她又從一個暗格找出一支手槍，一盒子彈，交給阿生，她說：「這是你的，只要簽個字便可以拿去。」

阿生接過那支簇新的手槍，內心有無比的興奮感覺。過去他雖然也用過各式各樣的槍械和武器，但是，要不是從歹徒手中奪取過來的，便是從俱樂部租用的，從來沒有一支槍是屬於他自己的。

任如重說道：「手槍是迫不得已的時候才用的，腦子比子彈更有用，希望你明白我的意思。」

「是的，處長先生。」阿生興奮地把手槍玩弄一番，然後插在袜頭上。

女秘書笑道：「這不是正確的方法，讓我替你把皮帶扣上吧！」

她說着就動手替阿生把槍袋的皮帶沿住肩膊扣上。

她替阿生把外衣脫下，又親自動手替阿生把手槍入滿了子彈，每一個動作都表現得一片親切，令到阿生的內心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

阿生已經長大了，他不再是一個小孩子，像他這年紀的青年人對異性份外敏感，何況這位年青貌美的女秘書對他如此溫柔體貼，也難怪阿生有點飄飄然了。

一切手續辦妥了，任如重對他的女秘書說道：「晶晶，你可以下班了，但你必須把一些任務向阿生交代妥當。明天你放假！」

阿生這時候才知道這位女秘書叫晶晶，但是她姓甚麼呢？

阿生下了車，晶晶也下了車，任如重示意司機把車子開走。

停車場上靜悄悄的，鬼影也不多一個，一排排的汽車有如甲蟲一樣，靜靜地躺

在四周，車主們也許剛剛才到達俱樂部不久，還沒有意思離去。

晶晶陪着阿生默默地走向俱樂部的橫門，阿生正要讓她先進門，晶晶忽然站住說：「在裏面說話不大方便，到外面走走好不好？」

阿生給她的聲音吸引住了，不由自主地跟着她一併離開了停車場。

「飛鏢俱樂部」位於近郊，阿生非常熟悉這一帶環境。過去有不少情侶來此夜遊，但最近賊飛常常三五成羣地出沒，刦殺情侶的案件屢屢發生，於是有情人都裹足不前。

晶晶把衣領扯高，一手穿進了阿生的臂彎裏去。她這種突如其來的舉動令到阿生渾身抖震了一下，因爲他從來沒有跟一個女人如此親密走過。

晶晶倚偎着說：「對不起，我不是害怕甚麼，只是有點寒意。」

是的，深秋了。在這種環境底下，即使不是吹着北風，也難免感到凜然！

阿生幾乎不懂得開口說話，要不是這裏環境陰暗一定可以看得見他滿臉通紅。

晶晶四下裏張望了一遍，然後說道：「處長有沒有對你說過你這次的任務是甚麼？」

「沒有。」阿生說，「我以爲你會告訴我。」

「是的，這是一項非常特殊的任務。」晶晶說道：「最近反毒組織破了一宗海洛英毒品案，也許你已從報章上見到。」

阿生說道：「出動直升機和水警快艇，才破獲十公斤海洛英，似乎太少了。」

「是的，我們處長也有這種感覺。」晶晶說：「反毒是我們國際特警的長期計劃之一，所以，處長希望查明這件事的眞相。」

「處長懷疑一些甚麼？」

「根據反毒組織作出的報告：一個神秘男子向反毒組用電話告密，但事後却放棄領取獎金的權利。」

「這也沒有甚麼出奇，有些人憎恨毒品，未必志在區區的獎金。」

「也許你說對了，但是我們處長却認爲另外兩種可能性更大：第一，可能是販毒集團內鬨，第二，可能是轉移反毒組人員的視線，讓更大宗的毒品順利偷運入口。」晶晶說，「所以處長希望你查出個明白。」

阿生說道：「從何處着手？」

「利用你的頭腦及你的証件吧，你的証件可以獲得各部門的澈底合作。」

「那麼，我應該由反毒組開始，你說是不？」

「對了，除非你以爲反毒組的人也有問題，否則，你當然應該由此入手。」

阿生苦笑搖頭：「這一行飯眞不容易吃。」

「這只是一個開始，當你習慣了之後，你就會感到有趣了。」

二人說說笑笑的，又走了好遠一段路，突然有幾個人影自路旁閃出，月暗星稀之下，隱約可以看見刀光閃閃，幾個似人非人，似鬼非鬼的怪物立刻把他們二人圍在核心！

阿生感到護花有責，一邊安慰晶晶，一邊喝問道：「你們是幹甚麼的？」

一名長髮飛型青年把手中刀子一晃，吆喝道：「快把你身上的財物交出來！包括手表墨水筆等等，省得老子動手！」

阿生暗忖：如果拔槍射擊，起碼殺他們三兩個。但今晚才是第一次佩帶手槍，對付此輩，會不會太過小題大做？

阿生放眼四望，前後左右也有四名臭飛，如果不是晶晶在着，阿生才不會把他們放在眼裏。但現在晶晶却成了一種負累，他必須顧慮到這位女秘書小姐的本身安全。

因此，阿生說道：「我身上任何財物都可以交給你們，但是，你們必須放過這位小姐。最好讓她先走，然後我把一切東西都給了你們。」

站在前面的一名阿飛青年道：「好吧！叫你女朋友先脫下她的手表和頸鍊，連同手表一併交給我。」

阿生還未答話，晶晶已爭先說道：「好吧！但求你們不要傷害我們，要甚麼可以給你！」

「眞的麼？」另一名阿飛嬉皮笑臉的走了過來，竟然動手想摸晶晶的粉頰！

晶晶突然一手搭住對方的手腕，扣緊反揪，那傢伙凌空翻了一下，結結實實地在地上跌了一跤！

另外一名持着利刀的阿飛見狀，立即撲了過來，阿生看得口呆目瞪，事前他完全想不到晶晶有這種驚人身手。

這時那賊飛已經掄刀殺到，阿生喝一聲，側身搶進，施展了空手入白刃的招式只聽得一聲尖叫，一團黑影已翻倒地上！

另外二名阿飛賊眼看同黨失手，分別持着三角銼與單車鍊自後趕來！

晶晶殺得性起，咬實牙齦捱了一記單車鍊的鞭撻，反手扣着單車鍊一端，側身進馬，飛腿力踢，那傢伙中了一脚，却未倒地，他正要站直身子反攻之際，晶晶粉拳如雨，接二連三擊到！

別小睇晶晶這位嬌滴滴的小姐，她的拳風比起男人並不遜色。只見那名被反擊阿飛青年，剎那之間被打得口裂面腫，單車鍊早已易手！

晶晶奪得單車鍊作武器，如虎添翼，反身來助阿生。

阿生這時候正徒手力戰手持三角銼的飛型青年，以阿生的武功修養，莫說那阿飛手中所持的只是一柄三角銼，即使是利刀，也無法威脅阿生。

只見阿生急縱急跳，三番四次避過那傢伙的刺殺，弄得那傢伙氣喘如牛，這一邊，一名倒地的阿飛青年乘機爬起來，拾過墮在地上的一把利刀，出其不意地對準阿生足踝削來！

時在黑夜，阿生實在也想不到這傢伙身受重傷仍然有這一股勇氣，眼看利刀就要把他的小腿削中，晶晶已經及時趕到，「嘩啦」連聲，單車鍊有如毒蛇吐舌，直捲了過去，搭穩那傢伙的手腕用力一扯，只見利刀離手，人却已飛上半天！

阿生有如從夢中驚醒，慌忙乘機飛出力達千鈞的一脚，手持三角銼的阿飛來不及回防，被阿生踢中了胸部，慘叫一聲，口吐鮮血，栽出數尺以外！

四名阿飛刦匪均先後受傷，能够走動

的都紛紛逃去，只有被踢中一脚的阿飛撫胸呻吟，一步一拐地走——幾步，立即被阿生從後趕來，一手揪住了衣領。

阿生大喝道：「把雙手舉起，雙腿分開！」

受傷的阿飛不敢不從，阿生將他搜身。正待帶回俱樂部去，却感到有一些東西掉在地上。晶晶眼明手快，把一個小紙包拾起，拆開一看，是一些白色的粉末。

阿生心中有數，喝問道：「這些海洛英是從那兒買來的？」

「我不知道，是人家給我的。」阿飛青年說。

「見鬼！誰這麼濶氣？長期免費給你供應這些東西？」阿生手一緊，執住他的衣襟說：「告訴你，除非你不想生存下去，否則你要從實告訴我毒品的來源！」

「我是眞的不知道……」

阿生不等他說完，已奮力將他舉起，將他摔上一棵大樹的橫枝之上擱住！

阿生一手解下他的領帶，將他的四肢繞過橫枝綁在一起！

那傢伙被阿生踢中一脚，胸部仍在隱隱作痛，現在又被樹枝壓住胸腹部位，四肢下垂，那有不痛楚的道理？於是他連聲求饒。

但是，阿生却沒有理睬他，拖着晶晶走了。

那傢伙明知這地方鬼影也不多一個，萬一他們眞的走了，那時就會叫天不應，叫地不聞，所以高聲叫道：「請你們回來，我甚麼都可以告訴你。」

阿生帶着晶晶回來，問道：「海洛英是從何處購到的？說吧。」

「其實這些東西，到處都有得買，你何必大驚小怪？」阿飛說道。

阿生把他由樹枝解下來，說道：「有門路可以大批入貨嗎？」

阿飛怔了一怔！

阿生認眞地說：「這是一本萬利的生意，只要你有門路，我不但不追究今晚的事，你還有好處。」

阿飛問道：「你是誰？」

「不要管我是誰，這是一宗大生意，有興趣嗎？」

「當然有。」

「那麼，來吧！」阿生拍拍他的肩膊，「我們先去弄一輛汽車，然後讓我帶你去看醫生。由現在開始，我們是朋友。」

那阿飛有點受寵欲驚，半痴半呆地跟着阿生走！

晶晶固然明白阿生的用心，她正要問阿生一些甚麼，阿生這時却先開口問那名阿飛：「你叫甚麼名字？」

「劉祖尼。」

「祖尼，你是不是眞的有門路可以帶我入貨？」

「是的，我跟他們有連絡，只担心你未必靠得住。」

「你担心一些甚麼？」

劉祖尼道：「自然是担心你是警方的人。」

「放心好了，找遍警方的名單，也沒有我的名字。」阿生又說：「我認識一個黑市醫生，你先治好了傷勢，然後再談其他。」

三個人向着「飛鏢俱樂部」的停車場走去，阿生左顧右盼，看看沒有人，立即施展了他的開鎖絕技，把一輛小房車的門開了。

阿生問道：「晶晶，你懂得開車？」

晶晶說道：「試一試吧。」

晶晶坐到了司機位去。阿生示意劉祖尼坐到她的身旁，阿生自己則坐在後面，以方便監視。

晶晶一邊把車子開出停車場，一邊埋怨着道：「這車子太細了，何不弄一輛新的？」

阿生道：「新車較易惹人注意，而且門鎖不易開啓。算了，反正入了市區我們就要把它拋棄。」

劉祖尼當然明白到車子是偸來的。阿生故意在他面前露了這一手，讓對方有一種「原來你也不是好人」的感覺。

車子開入市區，阿生指揮若定，把偸來的汽車拋棄之後，截來一輛街車，然後開往一條相當僻靜的街道。

街車司機心裏已經起疑，在望後鏡中注意着阿生的面目和舉動。

阿生故作粗魯地咒罵道：「你看甚麼？是不是要老子揍你，還是担心老子不付車資，他媽的！」

阿生那副兇相令到坐在身旁的劉祖尼和晶晶都爲之吃了一驚，尤其是晶晶，她想不到阿生在她面前說了這些粗言俗語。

不過，當她明白到阿生在佈局演戲時，心裏也就原諒了他。

街車司機依了阿生的吩咐停了下來。

阿生付了車資，司機忙不迭地開車離去。

這條街道很靜，行人固少，車輛也罕見。

阿生指指一個梯間，示意劉祖尼上去，然後他又回頭對晶晶說道：「你在這裏把風，我帶他去見醫生。你明白嗎？」

說着，阿生順手把一包東西往她懷中一塞，也跑到梯間上面去了。

晶晶在驚呆中冷靜下來，隔着手帕一摸，不由得又嚇呆了，包裹在手帕裏面的，是阿生的佩槍和証件。他到底攪甚麼鬼？——晶晶心裏想。

當晶晶想通了阿生的眞正動機之後，就急忙離開了那處梯間，靜悄悄地跑進了一處路邊電話亭去打電話。

電話是接到任如重的汽車裏去的，不到數分鐘，那輛老爺車又出現在街口了。

別小睇任如重這輛老爺車，車內除了無線電話設備之外，還有許多東西是別的房車所沒有的，譬如辦公室的設備，無線電視以及酒櫃等等，更可以作爲一個臨時行動指揮部。

當然，此外汽車外殼是防彈的，車窗玻璃也是特製的，總之這輛老爺車看似古老，其實一切新型設計却令人大嘆觀止！

晶晶打電話給任如重時，汽車剛好在附近一條街道上行走，所以不需數分鐘，任如重就在那兒街口見了晶晶。

晶晶竄進車內，把一些証件和槍枝交給任如重，簡單地將剛才遇到的事說了一遍。

任如重經驗老到，他聽了晶晶的報告心裏早已明白阿生的用心，他趁住光線黑

暗的時候把這些東西交給晶晶，顯然是不想在深入虎穴時暴露出真正的身份來。而這種情形當時劉祖尼是見不到的。

那麼，阿生下一步的行動是甚麼？

任如重正要吩咐晶晶如何去應付，這時候突然傳來了一陣警號聲，一輛警車正由遠處街口駛過來！

任如重還未說話，晶晶已是脫口驚呼：「不好了！一定是司機——街車司機報了警！」

任如重也想起晶晶的口頭報告，知道街車司機對阿生起了疑心。司機向街上的的巡邏警車報告可疑人物是絕對有可能的事。

任如重立刻作出決定，對晶晶說道：「你快去通知阿生逃走！」

晶晶把阿生的佩槍證件等物遺下，衝出汽車，直撲梯間。

轉眼之間，警車已在門前停了下來！

晶晶一口氣衝上二樓拍門，開門的正是阿生。至於那個受傷的阿飛青年劉祖尼，此時正坐在一把扶椅上，接受一名黑市醫生的治療，一名婦人從旁協助，正在劉祖尼的手臂上紮上了綳帶。

晶晶氣急敗壞地說：「不好了，警察來了！」

阿生其實早已聽到警號聲，也想像得到必然是街車司機的告密。但是，阿生還故作緊張地問：「警察怎會知道？……」

晶晶忙說道：「可能是街車司機，剛才他滿身鮮血，太惹人注意了。」

那黑市醫生埋怨道：「這回我給你們害死了！」

話猶未完，已隱約聽到一陣人聲夾雜着步聲在梯間外面响起來。

一個男子顯然就是那街車司機的聲音，他對警察說：「我看見由這處梯間上去的。」

一個警察亮了手電筒，很快就發現了一些血漬，他對同僚說：「我們找對了，上去吧！」

一陣急促而雜亂的步聲，看來有好幾個人。他們就憑着那些血漬找到了門前來，一名警察開始拍門，同時高聲表示出身份。

阿生不顧一切，拖着晶晶往後面走！劉祖尼急忙跟了上去，他問阿生怎麼辦，阿生一邊走進去一邊問那黑市醫生：「後門在那裏？」

黑市醫生道：「這裏沒有後門的。」

阿生迫於無奈，推開一個朝向後街的窗門，俯視之下，下面是一條後巷。

阿生回頭對晶晶和劉祖尼說：「你們先跳下去，我們不能束手就擒的！」

晶晶呆了一呆，劉祖尼也暗自担心，他不知道會不會就此跌死！

警察在大力拍門，响得震天價响。

晶晶不顧一切，首先一躍而下！阿生眞想不到，這女孩子竟然會有此身手。

劉祖尼望多一眼就驚多一分，由這裏窗口跳下去，少說也超過了十英尺以上。加上下面一片黑暗，不跌個半死才怪。

阿生已無選擇餘地，一邊把劉祖尼推到窗口，一邊說道：「你簡直不是男人，女人能够做到的事，你怎麼會做不到？你再不跳我就推你下去！」

劉祖尼無可奈何，只好攀出窗口，往下一跳，他以爲這次必然是四肢折斷，頭崩額裂了，想不到下面却有着一堆垃圾，他跳不出路心，便跌在那堆垃圾上面，像跳彈床一樣，絲毫無損。

阿生是最後一個跳下去！

當他剛跳離窗口時已聽到了警察破門而入的吵鬧聲！

阿生身手不凡，輕飄飄落在地上之後，立刻拔足飛奔，他一邊走向街口那邊，一個叫晶晶和劉祖尼快些跟他走！

還未走完那條橫巷，一名警察已探首窗外，用手電筒照射下來，當他發現三個人影匆匆奔跑時，高聲呼喝起來！

阿生轉眼已經衝出那條後巷，他氣定神閑的左張右望，然後迅速竄至路旁一輛汽車，輕巧地開了車門，閃身進去。

晶晶和劉祖尼看看沒有人注意他們，也急忙坐進了車內。

豈料就在這一刹那之間，警號又在後面响起來！

劉祖尼恨不得阿生趕快開車，但阿生這時反而變得非常冷靜，叫他們伏下去！

警車很快就開到，一小隊警員跳下車來，匆匆趕至後巷口附近，亮了手電筒四下裏搜索。

一名警員截住一名路人問：「你看見二男一女在此經過嗎？」

那名路人反問道：「是不是兩個阿飛和一個飛女？」

「是的。他們由那兒走？」

「剛剛我看見他們由那邊街口，拐了彎。」

於是警員又一窩蜂的，湧上了警車。警車急急開往那邊街口！

阿生等人躲在那輛房車車廂裏，當然聽得一清二楚，他們心裏明白，那路人當然是故意說謊的，大概這都市裏搖擺過市的飛男飛女太多了，事有湊巧，他剛才見到的又是二男一女，於是救了阿生他們。

當然，要是他們眞的失手被擒，阿生和晶晶只要通知老頭兒任如重，便可保無事。但是，阿生却不希望前功盡廢。

現在他開了偷來的汽車，把晶晶和劉祖尼儎到另一區去。

依了劉祖尼的話，車子在西區一處路旁停了下來。

三人下車步行了兩條街，劉祖尼把阿生和晶晶帶進一幢舊式的樓宇的梯間去。

阿生問劉祖尼：「這是甚麼地方？」

劉祖尼道：「我居住的地方。」

「你不是帶我去買貨嗎？」阿生道。

劉祖尼一邊登樓一邊說：「讓我先透過了這口氣再說吧！」

三個人登上天台，那兒有一間木屋。

劉祖尼擺擺手示意阿生和晶晶入去。

阿生觀看一下形勢，不似是龍潭虎穴，大概眞的是劉祖尼的居處吧。

進了門就嗅到了一陣異味，這斗室之內簡直有如狗屋一樣。

屋子裏沒有人，劉祖尼招呼二人在一些蘋菓箱上面坐下來，取出二個缺了口的水杯，倒了兩杯開水遞給他們。

晶晶看見那些玻璃杯污漬斑斑，那裏喝得下？

阿生說道：「到底你是否有辦法？」

劉祖尼一邊把染上了血漬的衣服脫去，一邊說道：「坦白說，我至今仍在担心你不知是否可靠。」

阿生有點生氣地說：「早知這樣，我該讓你落在警察的手上。」

「別生氣！」劉祖尼又說：「門路我最多，另一個問題是你的來歷，他們一定要查的。」

「他們？」

「當然就是指我們要找的批發商。」

「你可以叫他們到警局裏去查查。」

「警局？」劉祖尼怔了一怔！

阿生說道：「我剛由獄中出來，罪名正是與毒品有關。其實，上次我只是替死鬼，今次老子要做大生意了。」

「如果你眞是有案底，他們當然有辦法查出。但是，你有多少錢？」

「我做替死鬼的代價雖則可觀，但是，那些錢要做大生意當然不够。不過你放心吧，我有個大後台老闆，三幾百萬是等閒事。」

劉祖尼這時已換好衣服，晶晶一直別過臉去不敢看他。另一方面她也在暗暗驚奇阿生的說謊本領和冷靜的態度。

晶晶心裏想：任處長果然沒有找錯了人選，在這短短相處的兩小時裏，阿生的表現實在是太出色了。

劉祖尼整理一下頭髮，對阿生說：「我要出去一會兒，你二位就留在這裏等我回來。」

阿生問道：「你往那兒去？」

「替你搭門路。」劉祖尼看看腕表，又說道：「不會超過半小時，最好你不要跑開，否則我不知怎樣可以找到你。」

阿生警告他說：「你別三心兩意，否則吃虧的一定是你。」

「放心吧！我不是那種人。」劉祖尼說完就離開了那間天台木屋。

晶晶對阿生說：「我們似乎太過相信他。」

阿生道：「想釣大魚，不能不把魚絲放長一些。」

「我眞担心他會帶人來找我們報復。」晶晶說。

阿生帶着她走到天台木屋外面，四處張望一遍，說道：「所以我們必須看看這裏周圍的形勢，以便必要時逃出他們的包圍網。」

阿生走到後巷邊緣下望，估計由這兒到地下足有四五十呎高；由這兒至對面天台，則相隔有十呎，要一躍而過並不容易，萬一失足下墮，非死亦必傷。

阿生再帶着晶晶到另一邊觀察，右隣的數幢舊樓只有三層高，因此天台矮過他現在駐足的地方十呎左右，如果站在天台邊緣一躍而下，大概不成問題。於是他們決定必要時由這兒逃走。

他們再回到木屋附近，俯視街中，發覺這條街很靜。一個人影在橫過馬路之後，急急沿住行人道走，他就是劉祖尼。

阿生對晶晶說道：「等一會兒他應該由這條路回來才對。」

晶晶也說道：「是的，我們在此監視，有甚麼風吹草動總會及時發覺。」

阿生與晶晶雙雙坐上水泥矮牆之上，由那兒可以俯覽街上的一切情景。

晶晶說道：「想不到你剛加入我們，就充滿了刺激。」

阿生苦笑道：「這是命中註定。不過，牽連到你身上，令我過意不去。」

「我如果不歡喜冒險，才不會加入。你以爲我眞的是處長秘書嗎？」

「難道是女特警？」

「是的，我受過訓練。」

阿生摸不着頭腦，因爲他一直以爲晶晶是任如重的女秘書。

晶晶看見他口呆目瞪，笑道：「我喜歡嘗試各種新鮮刺激的工作，所以今晚客串女秘書，想不到跟你在一起更加緊張刺激。」

阿生道：「你到底是幹甚麼的？怎可以嘗試每一種工作？」

晶晶神秘一笑，道：「你想知道我的眞正身份並不困難，想深一層你就會明白了。」

阿生苦笑搖頭，道：「我是個傻瓜，猜謎一向是第九流。」

「那不要緊，只要身手保持一流水準就够了。」晶晶又說：「爲甚麼你要把佩槍和身份證明文件悄悄給了我？」

「你應該想像得到的，我須要深入虎穴，他們一定會向我搜身。」

「我的確想到了，所以我揀着你們登樓之後，我便通知處長。」

「你這次做得好極了。」阿生又問：「是你悄悄報警的嗎？」

「不！可能是那街車司機。」

「是的，我故意讓他留下了印象。想不到他果然很會做。」

「爲甚麼你要這樣？」

阿生說道：「只有這樣才容易令他入信。如果我估計不錯，他們應該與我碰頭，談談這宗大買賣。」

「但是我的想法剛剛與你相反。」晶晶說道：「你這麼年青，他們不會相信你會做大生意的。」

「我已經說過，我有後台老闆嘛。」

「我當然希望他們相信你，但是，處此形勢，我們不能不防範！……」

豈料話猶未完，梯間已有二條黑影竄了上來！

阿生和晶晶二人大吃一驚，立刻由矮牆上一躍而下，展開戒備！

時間雖然接近午夜，但是隣近高樓上的霓虹管招牌還亮着，因此這兒天台上的光綫仍然充足。

阿生和晶晶都可以看得清楚，來者並非別人，正是任如重和他的助手。

他們怎麼會到這兒來？眞的是神出鬼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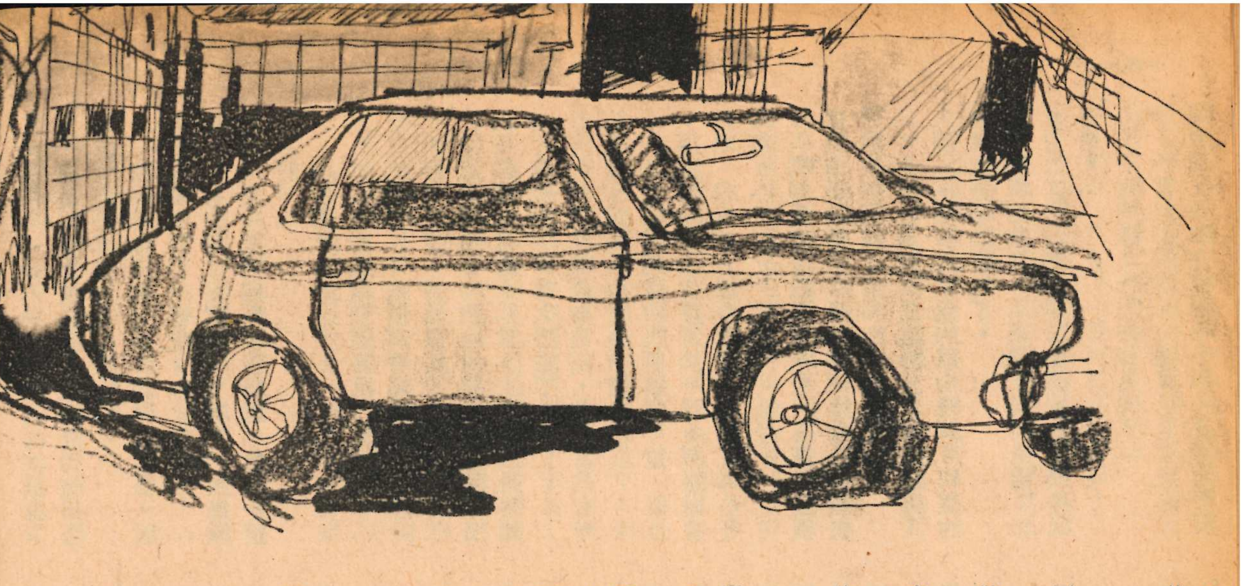
任如重對阿生說：「你這次做得很好，魚兒上鈎了沒有？」

「大概不中不遠了。」阿生又說：「不過，有些事情須要你回去佈置一下。」

「甚麼事？」

「我說我是剛由獄中出來的毒販，有過幾次案底，而且還有個大後台老闆，他們可能會派人去查淸我的底子。我以爲這些事你不妨與夏維探長商量一下。」

任如重道：「這些事我會辦妥了，你放心吧。至於你的後台老闆——」老頭兒頓了頓，回頭把他的助手介紹給阿生認識



：「這是我助手何仲，記下他的樣子吧，其他事情我的手下會去佈置了。」

阿生跟何仲握手。

任如重又對晶晶說：「晶晶，你也該回去了。」

晶晶呶着嘴說：「不！這會引起對方的懷疑。」

阿生道：「不要緊，我就說我把你遣走好了。」

晶晶還是堅持說：「我喜歡這種刺激的工作。」

任如重道：「你怎可以違抗命令？」

晶晶淘氣地說：「嘿！你們眞是蠻不講理，我一直表現得不錯啊！爲甚麼不讓我多點機會見習一下？」

「這是爲了你的安全。」阿生說：「因爲下一步會更危險。」

晶晶咬咬下唇，想了想，說道：「好吧，就算我走也該當着劉祖尼面前走，這樣才不會引起他的疑心。」

任如重也說：「好吧，就讓那傢伙回來後你才與阿生告別。」

任如重說完就與他的助手離去。

阿生感到無限迷惑，晶晶到底是甚麼人？她的態度很刁蠻，尤其是對任如重，更不似對上司的態度。

二人俯視街中，看見三個人影沿住行人道走了一段路，最後進了一輛大房車。其中二人正是剛剛由此下去的任如重和他的助手何仲。另外一人大概是剛才留在梯間放哨的吧！

阿生現在才明白，由黑市醫生寓所逃出來之後，他和晶晶一直受到暗中保護；否則，任如重他們，又怎會知道他倆在這裏？

不久之後，劉祖尼回來了。

阿生居高臨下，可以看見他是獨個兒回來的，並沒有人陪伴他。

待他登樓之後，阿生就急不及待地問：「怎麼樣了？」

劉祖尼把阿生拉過一旁，顯然有些話不願讓晶晶聽到。

劉祖尼低聲對阿生說：「你的女朋友到底是幹甚麼的？我以爲最好先安置她返家，否則這件事很難成功。」

「那可容易了。」阿生又問：「你跟他們接觸過了嗎？」

「談過了，現在就可以帶你去。」

「那麼，請你等一等——」阿生說着又回到了晶晶的身旁。他低聲說：「晶晶小姐，眞對不起，他們果然不歡迎你。」

「好吧！那你自己要小心了！」晶晶出乎意外地柔順，而且對阿生含情脈脈地瞪了一眼。

阿生感到她目光如電，令到他渾身震抖了一下。

阿生又低聲對晶晶說：「請設法通知我師父，今晚我不辭而別，想不到就此深入虎穴。萬一有甚麼不測——」

晶晶突然伸手掩住阿生的嘴巴，嗔道：「別說這些不吉祥的話好不好？你要做的事，我已經明白了，我一定會爲你辦妥的。」

劉祖尼正倚住矮牆俯視街中情景，他顯然也有點担心。

晶晶終於離去了。

阿生內心有一種異樣的感覺——好像如釋重負，又似是依依不捨。

劉祖尼對阿生鄭重聲明：「我只負責介紹，不負一切後果。」

阿生一怔，反問道：「你這是甚麼意思？」

「相信你也明白，幹這種行業的人，非常精明，他們只要有甚麼懷疑，你就可能吃苦頭，到時你可不能怪責我啊！」

「我還以爲甚麼事，原來你說的就是這些。你放心好了，他們越是神通廣大，就會越加了解我的背景。現在我唯一担心的，就是對方只是個小戶頭，貨源不足時，我老闆反而怪責我。」

「這點你反爲大可以放心。」劉祖尼說道：「別處我不敢說，在本市他們幾乎是總代理。」

「總代理？」阿生笑道：「你眞是外行得很。你如果不知道讓我告訴你吧，本市有六個大集團，並沒有一個可以隻手遮天的。」

「你這麼說正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不錯，本市毒品市場確是由這六個大集團所控制，他們歷年來爲了本身集團的利益，互相刺探對方的秘密，然後暗中向警方反毒組告密，所以警方可以一宗又一宗的，把毒品截獲。不過，這已經是過去的事了，最近幾個資本雄厚的集團，已採聯營方式。」

阿生乘機說道：「你所講的『幾個集團』，大概不是包括全市六大集團在內吧？據我所知，向反毒組告密的事仍然不斷發生。」

「你所指大概是那一批價值百萬元的海洛英吧？」劉祖尼說：「是的，他們也懷疑有內鬼，目前正展開調查。不過，正是由於這件事，他們對像你這一類買家，更加小心翼翼。」

阿生道：「我做慣了替死鬼，甚麼事都不怕，查得越清楚，對彼此的合作越有帮助。」

劉祖尼帶着阿生在街上走。走了幾條橫街，最後來到一個建築地盆。

阿生心裏想：這裏竟然會是毒販的大本營？有沒有搞錯？

劉祖尼示意阿生跟他入內。

阿生剛踏足進去，就被人用强光手電筒照射着他的雙眼。

有人低聲喝道：「舉高雙手，不要亂動！」

阿生乖乖的擧起了雙手，有人在他的身上搜查了一遍，大概是担心他會帶槍。

電筒熄滅了，這樣阿生雙眼才感到舒服一些。

地盆之內有數名彪形大漢，爲首一人問阿生：「你老闆叫甚麼名字？」

阿生笑道：「我來談談生意的，可不是罪犯，你們怎可以這樣問口供？」

「你想做生意就要答得清楚一些，否則你會後悔。」那傢伙粗聲粗氣地說。

「說出來你也不會懂，我這位新老闆是歸僑，我帮他入貨運出口。」

「目的地呢？」

「你們眞沒道理！」阿生故作生氣地說：「我也不是新入行，你這樣左查右問，到底想怎麼樣？其實幹我們這一行，第一最重要的現金充足，第二才是查明對方的來歷。」

數名大漢交換着眼色，最後有人替阿生綁住雙眼，然後才把他帶出地盆，被人扶上了一輛汽車。

車內的空氣很沉悶，阿生故意問道：「你們到底帶我去那裏？」

坐在他身邊的大漢說：「你是大客戶，我們豈可放過你？現在先帶你去看貨，但看完了之後，你就要讓我們也有機會看看你的鈔票啊！」

阿生笑道：「放心啊，只要你們有靚貨，保証用現金交易。」

「好極了，我們最歡迎用現金交易。」大漢又說，「至於貨色方面，保證滿意；我們不是拆家，是直接來貨的，你放心好了。」

阿生又問道：「你們手上，有多少現貨？」

「你要幾多？」大漢反問道。

「如果是靚貨，起碼要十公斤以上。」阿生又補充說：「當然，價錢要公道，否則我老闆會光顧別人，我的回頭佣便沒有下落了。」

大漢說道：「你大可以放心，在本市，我可以保證沒有人平得過我們。」

「那又未必，滲了雜質就可以大平特平。」

「那當然是指純正貨色而言。」大漢又說：「告訴你，我們直接由金三角區來貨的，所以沒有人平得過我們，更沒有人好得過我們。」

「聽你這麼說，好像你們就是廖申洪的人似的。」阿生半開玩笑地說。

原來阿生這鬼靈精對於毒品來源亦頗了解，他知道位於A，B，C三個國家的一個山區盛產罌粟，那兒是正式的「三不管地帶」，被稱爲「金三角區」。在國際反毒人員的耳中，這是一個熟悉的名字。

說到金三角區，是由廖氏兄弟控制的。廖申洪是一位退伍軍官，所以他對該區亦採用軍事管理，一切都顯得井井有條。

廖申洪有一支現代化的軍隊，是由當地土著和他本人的舊部屬混合組成的，人數超過一萬，而且作戰力極爲强大。

金三角區原是蠻荒地帶，由於環境特殊，他們竟然可以安然在那兒大量種植罌粟，從來沒有人敢加以干擾。

如所周知，罌粟是鴉片的主要原料，有了它就可以製煉出海洛英來。據說，在那裏單是提煉成海洛英的新型科學化工廠，就有十五座之多。

由於這是一門賺大錢的生意，所以歷年來廖氏兄弟也賺了不少錢，於是他們的「自衛隊」更加强大了。許多新式武器竟然會不明不白的，落入他們的手中。後來查清楚，其中竟有美國援助A國的新型武器在內，包括自動化的M—六式步槍。

原來A國是親西方的，美國每年有不少新武器運到那兒去；偏偏A國國內貪污處處，不少新式裝備居然會流入黑市市場去。廖氏兄弟既然有財有勢，自然可以照買可也。

不過，最近美國FBI人員東來，已將此事查明，A國人員亦開始採取行動，制止新式武器落入廖氏兄弟手中；可惜各

國政府未能一致行動，所以無法制止毒品繼續由「金三角區」流出來！

現在阿生提及「廖申洪」這名字，在大漢們的心目中起碼覺得他不是門外漢。

那大漢說：「我們雖然不是廖申洪的人，但也總可以稱得上是代表。」

「代表？」阿生渾身一抖，他眞想不到這次竟然找對了門路。

廖申洪既是「大廠家」，他派在本市的代表自然會有好貨色，這點當無疑問。不過，阿生並非志在這些；他只希望查出對方的運毒方式及內部組織。

因此，阿生開始沉默下來，傾耳細聽，目的是要聽出一些特殊的聲响，以辨別出汽車所經過的地方，方便日後找出對方巢穴之所在。

但是，他身旁的大漢們却看出了他的用心，故意引他交談，分散了他的精神。

即使如此，阿生仍然可以發現一些特殊的聲浪，那是風吹樹木以及潮水拍岸的聲浪。毫無疑問，這是郊外的公路。

十數分鐘之後，車子便停了下來。

阿生被人帶下車，摻扶着走了一段路好像是進了一座建築物，這才被人將黑布解開。阿生揉揉雙眼，發覺這是一間會客室的佈置。他被二名大漢監視着。

初生之犢　不畏猛虎

阿生在那裏差不多歎上了半小時，才看見有人推門而入來。

他被人帶進了另外一間辦公室去。室內坐了一個上了年紀的人，他手上正捧住一疊文件。

那人仰望了阿生一眼，然後把視綫集中在他手上文件之上，喃喃地說道：「你叫阿生，今年二十歲，犯過當街打架，帶毒品以及入屋盜竊等等罪行，最近才服刑三個月出來。是不？」

阿生有點啼笑皆非，他幾時坐過牢？幾時帶過毒？除了這些之外，其餘罪名栽在他師父呂偉良的身上，倒還似樣一些。

後來阿生不難想到，這可能是對方要他歎在會客室半小時的主要原因。大概他們利用電話向警方的「內奸」查阿生的底子。

但是，這些「情報」分明又是僞造的。然則，任如重所說一切由他着手佈置妥當，當然包括了提供假情報在內。

警方內部經常有些害羣之馬，他們受不起金錢的誘惑，甘心做歹徒們的內奸；所以常常有「警車這邊出動去拉人，那邊已是人去樓空」的事情發生。

不過，任如重負責的特別情報組，向稱神通廣大，大概他們已掌握了若干內奸的資料，所以才會令阿生順利「過關」。

阿生當然承認了。

中年人洋洋自得地，把手上的資料放回枱頭上，然後扶扶他的金絲眼鏡，站了起來。

中年人笑道：「感到奇怪嗎？我們手上竟然會有你的資料。」

阿生說道：「一點也不奇怪，只要你們出得錢，警方檔案部的人就可能給你們買通。」

「是的，你很聰明。」中年人說，「剛才我們用電話查詢，把你的身裁，樣貌等一一描述之後，我們終於查到了有關你的資料。」

「然則，你們大概沒有甚麼懷疑。」

中年人道：「那又未必。目前，我們只可以證明一點，就是你並非警方反毒組派來的密探。」

「這已經很够了。」

中年人笑說：「你以爲我們的對頭人只有警方嗎？有些人比起警探更危險！」

阿生苦笑道：「我眞不明白你們，做生意這樣怎麼可以？船頭驚鬼，船尾驚賊，結果便是一事無成。算了，放我走吧！你們大概不稀罕這些小買賣。」

阿生說着就要走，但給中年人叫住：「請等一等，你何必生氣。」

阿生說道：「我不會生氣的，只是不想彼此浪費時間。坦白說吧，這是試驗性質，一切滿意的話，下次交易數目可能超出數倍。」

「你的老闆叫甚麼名字？」

「何仲。」

「這名字似乎有點陌生。」

阿生道：「當然，你不可能在本市的客戶名單中找到他，他是一名歸僑。」

「那兒來的？」

「美洲。」

「第一次辦貨嗎？」

「是的，我們是遠房親戚，他自己的門路不多。」阿生說，「不怕失禮你，我的門路也只限於小額交易，想做大生意，必須設法找你們直接交易。」

「你找我們無疑是找對了。」中年人又問：「你老闆要多少貨？」

「可否先讓我看看貨辦？」

「當然可以。」中年人由抽屜中取出了一些海洛英的樣本。

阿生撕開透明的塑膠袋，用食指沾了少許放到舌頭去嘗試一下。他雖然有點充內行，但實際上他是懂得分別海洛英的純潔程度的。

阿生所以被他師父稱爲鬼靈精，自有他的聰明處。

阿生小心翼翼地，把整個小包的海洛英捧在掌心中，以手指夾着研末，一邊又對中年人說：「如何保證我入的貨一定對辦？」

中年人笑道：「我們是與別不同的，你放心吧！」

「請你不要忘記，我們是頭一次交易，而且我用的是現金。」

「你的意思是：如果貨不對辦，你將無從追究，是不？」

「對了，因爲這批貨是準備寄到老遠的美洲去，不怕貴，最怕不好。」

中年人說道：「貨保證對辦，而且，必然是最好的貨色，你要我們如何作出保證？」

阿生道：「假如我們地位互換，你也有我的想法，因爲我連這裏是甚麼地方也不知道，當發生問題時，叫我如何向老闆交代？」

「不讓人客知道這是甚麼地方，是預防措施之一。不怕對你說，我們行家之中也有鬼打鬼的，所以剛才我對你說有些人比警探更加危險，就是這緣故……」

阿生說：「你們既然有辦法從警方那裏查出我的底子，相信也有辦法從其他方面查一查，看看我是否你們的對頭人。」

中年人含笑拍着阿生的肩膊：「算了，靑年人，我相信你就是。」他頓了頓，又說：「這樣好嗎？把你的老闆介紹給我們認識。」

阿生怔了怔：「這是甚麼意思？」

「我想跟他當面談一談。」中年人道：「我們有意思擴展外國市場，希望與你老闆作長期性的合作。」

「介紹你們認識不難，但有兩件事必須考慮到：第一，他未必肯答允。第二，我也會爲了飯碗問題，不能不想到會有『打完齋不要和尚』這種事情發生。」

「關於你的飯碗問題，你放心好了……只要你肯屈就，他不用你，我們也會用你。因此，我們決不會打完了齋就不要和尚。我們只想澈底談談。」

「那麼，讓我跟他商量一下。」阿生說完又問：「我怎樣可以跟你們連絡？」

「我會給你一個電話號碼。」中年人把咭片遞來。

「好吧，那麼明天我給你答覆。」

中年人又親切地搭着他的肩膊，送他出去，一邊說道：「這件事辦妥了，我們必有好處給你老兄的，希望多多合作！」

阿生唯唯諾諾。

那中年人一直把阿生送到車房去，才跟他握別。

阿生只知道那是一輛新欵的大型房車，却看不見車牌號碼。

他坐進了汽車之後，有人替他戴上了兩副黑色的眼鏡——一副較小的彷彿把一個圓型小球從中切開分爲兩半，剛好將整個眼睛部份罩在下面，另一副大的則是一般太陽眼鏡。

後者顯然是一種掩飾而已，主要是靠小型的特製不透明黑玻璃把視綫遮擋。

有人對阿生表示抱歉地說：「對不起剛才找不到這眼鏡，難爲了閣下雙眼。」

阿生苦笑道：「現在也不見得舒服到那裏去。」

「起碼總比一條黑巾綁住舒服得多了。」那人說道。

車子立即開動。

在車內陪伴住阿生的，除了司機之外，只有一名大漢。阿生同時發覺他們的態度完全不同，現在起碼友善得多了。

汽車開到一處僻靜的街道上停了下來，大漢替阿生除下那二副特製的眼鏡。

大漢說道：「你現在可以走了，以後，只須用電話與我們連絡，不要去找劉祖尼。」

「爲什麼？」阿生問道。

大漢說道：「你也知道，吸毒的臭飛很難靠，今晚的事，更不能讓他知道。」

「劉祖尼不是你們的人？」

「當然不是，他已得到應得的酬勞了，如果他敢向你伸手要錢，你不妨打個電話告訴我們，讓我們來收拾他。」

阿生心裏想：這班人的口氣好惡，會不會眞的就是廖氏兄弟派在本市的代表？

那大漢示意阿生下車，阿生乘機悄悄把車牌號碼記在腦海中。

時間已是凌晨二時三十分。

阿生轉出一條大街，想截一輛街車，但每一輛都有人。

阿生沿住行人道走了一陣，突然黑暗處殺出二個人影。阿生的頸項立即被人箍住！

有人沉聲喝道：「站住！不要動！」

阿生的呼吸幾乎就要窒息，他忍無可忍，彎腰沉肘，鼓一口氣奮力將那傢伙自頭頂摔了過來！

另外一個見狀立即飛過來，刀子一幌，直插阿生門面。

阿生側身卸馬，左手一揚，右手已奪到對方的手腕之間，這種空手入白刄的閃電招式，阿生運用起來熟練無比，快得令人眼花繚亂，也難怪對方驚惶失措之中又被摔了一交！

第一個箍住阿生頸項的刼匪又爬了起來，喝一聲，掄拳直上！

但是，阿生那裏會把他放在眼內？莫說他赤手空拳，即使持了刀棒亦未必是阿生的對手，只見他揮拳踢腿，刹那之間已把二名刼匪打得抱頭竄遁！

阿生心有不忿，急步追去！

這時候，剛好有一輛警車經過，車上警員見狀立即加入協助，二名刼匪終告落網！於是阿生也難免要到警局裏去。

阿生在二名刼匪面前不敢暴露身份，但是，當落案之後，就有一名探員悄悄走到阿生的身旁來，低聲對他說：「你的老闆何仲，住在棕樹酒店七一七號房，你該去找他了。」

這時二名刼匪已被扣押起來，但那便衣探員仍不敢明目張胆的跟阿生說話，因此，阿生也沒有問他什麼，便離開警局。

阿生截了一輛街車，直駛棕樹酒店。

在七一七號房之內，阿生果然見到了任如重和他的主要助手何仲。就是不見晶晶。

任如重道：「怎麼會搞到這時候？」

阿生把經過情形約畧說了一遍。

任如重與何仲交換着眼色，他們的表情令到阿生大表驚奇！

阿生說道：「有什麼不對嗎？」

「不！」任如重說，「只是FBI人員的情報，似乎與你今晚的遭遇，有點脗合。」

「FBI？」阿生問道：「是不是美國聯邦密探隊？」

「是的，他們最近由A國來此，把一份重要情報向我們提供，當時我們半信半疑。」

「什麼情報？」

「就是廖氏兄弟在這裏設下龐大的批發和轉運站。」任如重又說：「這麼看來我們的全盤作戰計劃，必須從新檢討。」

阿生說道：「是的，如果現在就將他們一網打盡，將無法直搗黃龍。我的意思是：最好能够有辦法讓我們混進金三角區去。」

「那正是FBI人員夢寐以求的事，可惜這是一件旣危險，又不易實現的事。」任如重說。

「辦法是人想出來的，機會自然亦可以製造。」阿生說，「我認爲目前最重要的事，就是要令他們澈底相信我們。」

任如重對阿生說：「是的，我們一定

會利用這個機會。現在你先去休息。」
「我可以回家去嗎？」
「不！不！我差點兒忘記告訴你，你該到七一九號房去。」
「七一九？」
「是的，就是這層樓啊！」
阿生道：「但是，我想回去見見我師父。」
「別孩子氣吧，你師父已經知道你所担任的任務非常重要。我們所以臨時把整層樓包下來，也無非爲了這件事。因爲我們的對手十分精靈，明知是演戲，也要演得像樣些。」
阿生無可奈何，他唯有問道：「那麼，我可以打電話嗎？」
「可以的，你可以返回你的房間去打。」任如重又說：「但只限在本酒店這一層樓，在外面你必須小心從事，明白我意思嗎？」
阿生點點頭，然後走出七一七號房。
在走廊上，阿生發覺一些侍應生和管房果然全是警方的人化裝成的。他眞想不到如此大陣仗，而自己竟然成了主角。
回到七一九號房時，一名探員化身的侍應生對他說：「有什麼事你可以按鈴通知我們。衣櫥裏有你須要替換的衣衫，抽屜有槍，你須要的日用品都齊備，包括鈔票在內。」
阿生道：「謝謝你們，你們想得眞周到。」
探員道了晚安，把門掩上！
阿生拉開床頭抽屜，果然有他的手槍和子彈等物。一個銀包裏，塞了各種面額的鈔票。衣櫥之內，有他的衣服，包括了內衣和外衣。
阿生認得出，這些內衣和外衣都是他的物件，並非新買的，然則，看來任如重的手下人員已跟呂偉良接觸過了。
阿生看看腕表，已是凌晨四時十五分了。
他坐在床緣，拿起電話筒，向接綫生借用一條街綫，打電話給他師父呂偉良。
呂偉良早已經睡了，他睡態惺忪地問阿生：「怎麼這個時候才打電話來？」
阿生道：「師父，對不起，吵醒你了。我剛剛才完了初步工作，大致情形你已經知道了吧？」
呂偉良說：「是的，處長已經與我連絡過，他派人來取去了你的衣衫，希望你以後要小心照顧自己。」
「師父，你放心吧，我會了！」阿生在這一剎那間，更加體驗到師父對他的恩情。
是的，他是孤兒，一直以來呂偉良對他不錯，尤其是日常生活更是照顧得無微不至，阿生也一直把呂偉良看成自己的父兄一樣。
過去他們分手時往往是被迫的，而且在心理上阿生明知不久之後就可以回到師父身旁，除非失手被歹徒們殺害。但是這一次，情形完全不同了，所以在阿生的私心底下難免有點兒依依不捨。
呂偉良又說：「任處長是個好上司，你的工作，也很有意義，別忘記我在俱樂部對你所講的一番說話，人總是須要工作的。」
「是的，師父，我一定聽你的話。」
「你好好地幹下去，我在適當的時候，一定會想辦法從旁協助。」
「那當然最好不過！」阿生苦笑一下，「過去我習慣與你在一起出生入死，難怪這一次我好像欠缺了一些什麼似的。」
「你慢慢會習慣的，每個人的生命中總會分成若干階段，你現在是另一個階段的開始。」呂偉良在電話中輕輕嘆息一聲：「我一直以來就有一個期望，希望你能夠有今日這機會，好好的獻身社會。過去我自問也做過不少對社會大衆有益的事，但我不循正軌，有時還會旁門左道的，所以我希望你做得比我好。」
「是的，師父，我一定不會令你失望的。」
「那就好極了。」呂偉良又問：「洗過澡嗎？」
「還沒有，回來後，就趕緊打電話給你。」
「什麼時候了？」
「四點多鐘啦。」
「那麼，快睡吧，這個時候洗澡最易着涼，你有任務在身，切不可病倒，寧可髒一點，明早起床洗澡。」
雖然只是短短數語，足以看得出呂偉良對阿生關懷備至。
阿生說：「好吧，師父，我會依你說的話去做。希望短期之內能有機會再見到你。」
電話掛了綫。阿生倦極睡去。
一覺醒來，已是翌日早上九時半。
任如重把阿生召去，原來他就睡在「七一八」號房間裏。
這間套房很大，有辦公的地方，也有會客室。
房內除了任如重的助手和他本人之外還有幾個陌生人。包括二個外國人在內。
任如重一一爲他們介紹，阿生這時候才知道他們是特別情報組的參謀人員，那二名外國人正是美國「FBI」反毒部門的密探。
任如重對阿生說：「你睡得好嗎？」
「還算不錯。」阿生笑笑說。
一名探員把一杯咖啡遞給阿生，所有室內的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他身上。這令到阿生難免會有些兒忸怩不安。
任如重笑道：「你是新入行，但我的同僚會告訴你，幹我們這種工作，有時三日三夜也睡不到一小時。正如昨晚，我就無法睡得着。」
何仲插嘴道：「是的，處長跟我們開會開到凌晨五點半。」
任如重吸了一口烟斗說：「五點半之後我睡不入眼，主要是因爲你是個新人，我担心你做得不好，會影響我們全盤作戰大計。」
阿生對他們的說話幾乎不敢相信，因爲坐在這室內的人個個精神奕奕。
任如重說道：「經過一番討論之後，我們爲你策劃好各項步驟了。回頭你的『老闆』何仲會詳細告訴你。這二位美國密探想你描述一下那個主持人的樣貌，藉以確定他的身份。」
阿生說：「是不是那個給我海洛英樣本的中年人？」

「是的，就是他。」一位樣相平凡的FBI人員竟會講本地話，「請問你他是否滿臉墨屎，戴金絲眼鏡，吸小雪茄？」
阿生想了想，說道：「滿面黑痣，戴金絲眼鏡這一點毫無疑問了。但是，我不敢肯定他是否吸小雪茄烟。」
任如重從旁提示說：「想想他的案頭上是否有烟灰缸，裏面是否有烟蒂？是不是小型雪茄的烟蒂？」
阿生道：「我不大留意。不過，你提醒我了，他湊近我談話時，的確口有烟味，那味兒的確有可能就是雪茄烟的。」
美國密探說：「然則，他可能就是廖氏兄弟的心腹手下之一——乃密。」
「乃密？」阿生怔了一怔，「這好像是泰國人的名字。」
「你說得一點不錯，他的確是泰國華僑，由於在泰國長大，入了泰籍，所以他改了一個泰國名字。其實他的父母全是中國人。」那位美國密探又說：「他是廖氏兄弟的心腹助手，過去一度在曼谷十分活躍。但是，自從一批官員被我們揭發出售軍械之後，由於乃密是主要的連絡人，他已逃得無影無踪，否則，將有更多官員被捕。」
阿生說：「他們果然是神通廣大。」
任如重道：「所以我們更加要小心從事，否則就會打草驚蛇！」
阿生呷了一口咖啡，問道：「然則，我現在應該怎麼樣做？」
「何仲現在就告訴你。」任如重示意說。「你們到那邊去談談。我還要跟他們商討一下。」
任如重所指的「他們」就是指那二名美國FBI人員。

× ×

經過阿生一番電話連絡之後，對方終於約會阿生和何仲二人到一間酒吧相會。約會的時間在下午二時半。
阿生和何仲依時赴約，那個戴金絲眼鏡的中年人約在數分鐘之後也帶二名大漢到達。
阿生從中爲他們介紹時，已注意到中年人的指間確實夾了一根小雪茄香烟。
阿生故意苦笑道：「眞對不起，我一直未知尊姓大名。」
中年人自我介紹道：「小姓黃，江夏黃，黃隆，這一位就是你老闆何先生？」
何仲跟他握手說：「是的，小姓何，何仲。」
各人坐下之後，中年人只留下一名大漢陪伴左右，另外一名大漢却回到門外的汽車裏去等候。大概他們都是帶槍的槍手，剛才一齊入來，是爲了安全計，當他們看看沒有可疑人物在座時，戒備便鬆懈。
阿生留意到他的臉上佈滿了一些大小不一的黑痣，他知道這中年人極有可能就是美國密探口中的乃密。他自我介紹爲黃隆，固然亦有可能是另一個人。
黃隆說道：「何先生，你剛由美國回來嗎？」
「是的。」何仲說，「差不多也有一個月光景了，還有幾天我又要回到舊金山去。」
「阿生大概已把情形告訴了你吧？」
「說了一些，但不够詳細。」
「是，我想在美國那邊找個代理。」
何仲說道：「據我所知，那邊已有不少人做這門生意。老實說吧，我只因爲美國稅重，做正行生意很難發達。看見人家在三兩年間做了大富翁，我才存心嘗試一下而已。假如你們已經有了代理，最好不要叫我去爭他們的地盤。你也明白，我只是業餘性質。」
「一聽你這口氣就知道何先生你是個老實人。」黃隆笑道：「我們在世界各地均有代理人。但是，不怕對你說，最近所有連絡人的名單，幾乎給FBI人員查個一淸二楚，我們不得不找新人合作。」
黃隆的說話當然是眞的，何仲最明白。一張幾乎佔了百份之九十以上是華僑的毒販黑名單，已落入美國密探的手上。
何仲所以心裏明白，是因爲不少資料由他們的「特別情報組」提供的。
黑名單中約有一百二十多名販毒頭子，他們絕大部份是華僑，分別主持東南亞以及太平洋地區的販毒組織。其中不少還是當地的名流紳士，無奈他們都沒有出面，而且表面上又是有名譽有地位的正當商人，既無證據，警方也沒有他們辦法。
因此之故，何仲對黃隆所講，一點也不會有懷疑。
黃隆又說：「如所周知，這是一門暴利生意，順風順水的話，一年半載已可以擠身於百萬巨富之列。尤其是美洲方面，自從土耳其禁植罌粟之後，主要來源便只有依靠我們。如果你有興趣，我保證一切不成問題，但有一件事要你合作。」
「什麼事？」何仲問。
「你先考慮是否肯與我們携手。」
「我當然想賺大錢，否則連這嘗試性質的想法也不會有。」
「那麼，先讓我看看閣下護照。」
阿生心裏一凛，這傢伙好厲害！
是的，要證實何仲確是來自美國，他的護照是最佳證明。
但是，在這一剎那間，何仲那裏可以弄來一份發自美國政府的護照？看來他們就要功敗垂成了。阿生不禁暗暗爲何仲担心。
可是，回頭看看何仲，他却氣定神閒，老資格果然是不同凡响！他的鎭靜令到阿生大感驚奇，內心也不得不暗暗佩服。
何仲說道：「你差點兒令我誤會你是移民局的官員呢。」
黃隆說道：「俗語說得好，萬事起頭難，有好的開始才會有好的收穫。除非你不想發大財，否則，你沒有理由不讓我們增加一點信心。」
「好吧！」何仲把手伸到大衣的內袋裏去。
在這一剎那間，阿生已經在心理上準備好了，他覺得何仲這舉動不可能是眞的伸手摸出一本美國護照，而是拔槍捕人！
但是，何仲竟然把一本護照取了出來，交到黃隆的手上。
黃隆開始逐頁的翻閱。
阿生心裏奇怪：他們從什麼地方取來這麼多的印鑑？護照明明是假的，但能在一夜之間僞造成似模似樣，也實在令人佩服。
後來阿生回頭想想：美國密探既然插

手這件事，特別情報組裏面任如重一班手下加上美國領事館，一切自無問題。

黃隆的表情至爲重要，阿生趁住呷啤酒的時候，有意無意地留心他面部的表情變化，如果有什麼動靜，也就是說，他已發現了破綻。

下一個步驟是什麼？

黃隆只要發現任何破綻，他的身旁一名槍手必會拔槍向二人射擊，那麼，阿生一定要比他們的動作更快！否則，阿生和何仲就會死於亂槍之下。何況，門外起碼還有着另外一名槍手，萬一有事發生，他們能否逃出重圍也成問題呢！

阿生想到這裏，更有一種心驚胆戰的感覺。

過去他跟隨師父呂偉良，也不知經歷過幾許驚險百出的事情，但是從來未試過像現在一樣。這也許是心理作祟，因爲這是他加入「特別情報組」的首次執行任務，萬一失敗了，將會令任如重和呂偉良深表失望。

不過，阿生的担心似乎多餘，黃隆除了非常審愼之外，似乎一點也不會懷疑到何仲的眞正身份。足足看了三分鐘以上，才把護照還給何仲。

何仲一邊把護照放回內衣袋裏，一邊說道：「你還有什麼懷疑嗎？」

黃隆說道：「護照是眞的，我也是個僞證件的專家，所以你騙不了我。」

何仲心裏好笑，因爲護照明明是假的，至於美國密探如何僞造，他雖然不大清楚，但他本身絕對不是美國公民，又何來美國護照？這不過是FBI人員交來給他應用的。

黃隆又說：「現在我們可以正式談談了。不過，在未談合作之前，請先告訴我，你第一次將海洛英運往美國，用什麼方法？」

何仲說道：「這種事我怎麼可以事先告訴你？」他又看看黃隆身旁的大漢：「除非我不想做，否則，這點秘密起碼也要保留吧？」

黃隆笑道：「你很聰明，我們是新相識，萬一我出賣你，如何是好！不過，我的意思只是看看你的方法是否可靠，然後提供更安全的辦法。」

「我以爲你大可放心，我差不多經過了一年時間的考慮和安排，才敢作出決定，故此，在我來說，是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

「好吧，現在我要看看你的現鈔了。這是第一宗交易，如果你一次過淸付所有貨款，我會把價錢計得較相宜些。」

何仲又從另一個內衣袋中取出了一本旅行支票，全是美金面額的。

他把支票在黃隆面前揚了揚，說道：「這大概已足够支付十公斤的代價了。」

黃隆再也沒有什麼懷疑，反而有點不好意思地說：「要不是我們正等着一筆巨額現金，這區區之數我是可以慢慢再談的，但是，最近我們購入了一批軍火，一些銀行戶口已被警方監視，所以我們不得不東拼西湊。」

何仲心裏一凜，隨口問道：「軍火？你們要軍火幹什麼？」

黃隆笑了笑，說道：「這個世界武力高於一切，總部方面經常要購入一些新型武器，最近A國的官員斷絕供應軍火給我們，我們的自衞隊正要擴充，不能不由這裏想想辦法。」

何仲說道：「這些玩意在美國是公開販賣的，先看看這次我們合作的成果如何，也許我比任何人都更有辦法。」

「那就最好不過了。」黃隆又說：「我們什麼時候可以成交？」

「越快越好，我還要把那些東西僞裝，沒有充份的時間是不會有成就的。」

「那麼，就在今晚好嗎？」

「好極了，在什麼地方？」

黃隆想想說：「就在這裏後面街的停車場三樓，但有一件事我要聲明。」

「什麼事？」

「我不收旅行支票，最好是本地鈔票，因爲我要支付給別人，又不想派人入銀行兌換，你不介意吧？」黃隆說。

何仲笑道：「不要緊，不過我們習慣了用旅行支票，現在你既然這麼說，我可以依你說話去做。」

「那麼，今晚十時正，在後面第十二號停車大厦三樓會面，到時你帶現金我帶貨。」

「市面目前的批發價是多少，你知道嗎？」

「那要看貨色，上等貨即使七八萬元一斤也不算貴。」

「那麼，我只收你五萬元，十公斤是五十萬元，滿意嗎？」

「純淨貨色？」

「保證是四號貨，一點雜質也不滲。」黃隆說道：「你的伙伴，昨晚也看過了那手貨，何不問問他是否滿意？」

阿生向何仲點點頭，說道：「貨色確是一流的，只要對辦，這價錢，便抵買有餘。」

黃隆說道：「當然抵買，即使在這裏拆，你也可以賺大錢，何況是運往美洲，照市價可以賺三十個開以上。」

何仲說道：「這是第一次合作，希望貨色對辦。」

「放心吧！」黃隆說：「我的目的在乎以後的合作，所以大平賣；否則，你也休想用這個價錢入貨。」

「那麼我們就一言爲定。」何仲跟黃隆握手說：「今晚準十時正，在第十二號停車大厦三樓那裏一手交一手。」

雙方就這樣決定。

黃隆先帶了他的保鏢走了。

阿生正想說話，却給何仲用眼色制止住。他們結了賬，然後返回酒店去。

何仲在歸途中對阿生說：「你可知道我爲甚麼不准你在酒吧裏說話嗎？」

「他們走了你担心甚麼？」阿生說。

何仲道：「他們所以選擇那酒吧，又肆無忌憚地跟我們談生意，單是這點，你就應該明白到酒吧是他們的人開設的。」

阿生恍然大悟。

是的，要做一名出色的特警，的確有許多事情還須要學習的。

回到酒店之後，一切也就變成安全了，因爲這裏有不少是任如重的手下化裝成的，甚至可能自上至下全是警方的人。

任如重聽取了二名下屬的報告，當時

那二名美國密探也在場。

其中一名叫列頓的密探說：「這是一項重要發現，原來他們還要擴充軍隊，我眞担心，他們不久之後便宣佈爲一個獨立的小國，那時我們更加無法可以消滅他們這班製毒的人。」

「我已經留下了伏綫。」何仲說道：「如果今晚不動手，我們可能有更大的機會混入他們的總部去。」

一名高級官員插嘴道：「你的意思是：眞的給他們數十萬元，換來一批海洛英嗎？」

「是的，這是一個令他們有信心的辦法。」何仲說道：「釣大魚，當然要大餌，怎可以爲了省掉這數十萬元，就立即動手？」

任如重這時也說道：「是的，這時動手，只能捉住一些小魚。」

另一名美國密探李察也說：「這是一個好機會，看來我們的計劃要改變一下，派人設法混入金三角區他們的總部去。」

「但是，我担心你們錯過了這麼好的機會。」高級警官說：「目前形勢對我們絕對有利，我們不但已知道了他們利用酒吧作連絡地點之一，同時亦知道此地頭目是廖氏兄弟的心腹手下乃密；只要今晚把他們一網成擒，這裏的巢穴便可搗毀。」

「但是，總部依舊可以派另一名頭目潛入本市，成立另一個轉運系統。」任如重說道：「何仲說得對了，釣大魚必須有點耐性。」

李察和列頓也異口同聲說：「我們不但要賠上這五十萬元，還要設法運軍火來爭取他們的信任。這是千載一時的好機會，否則我們永遠要跟他們在世界各地捉迷藏。」

高級警官說：「你的意思是：要把廖氏兄弟一舉消滅嗎？」

「正是這意思。」列頓說。

警官笑道：「我以爲事情不會如此簡單，他們位於ABC三國的夾縫中，三個國家亦沒奈他何，我們何必做夢？」

任如重說：「你是本市一位治安首長，所以你以本市的安定爲大前提，這點是可以理解的。不過，毒品爲害世界，如果各國政府不再趕快設法作緊密合作，而只顧本國的利益，這個危機的延續，比起十顆核子彈還更可怕。」

李察也說：「是的，我們的最後目標是消滅毒品的主要來源。」

列頓却解釋道：「A、B、C等三國均有矛盾存在，所以他們都按兵不動。A國是親西方的，B國是中立國，而且十分弱小，只有C國才有資格一舉將廖家軍殲滅，但他們却抱住『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但求害人的毒品不流入本國，就不想多惹麻煩。廖氏兄弟就利用了這點矛盾繼續在那兒生存下去。」

任如重又接着說道：「但是各國的容忍態度，只有令到他們越來越強大。」

李察說道：「總之，遲一天便難一分結果就只有難爲了各國的反毒組人員。」

任如重作出決定，說道：「今晚，不能捕人，交易照計劃進行，即使跟踪和監視工作，也必須小心從事，切不可打草驚蛇！」

警官雖然高級，而且是代表當地警方派來參加討論這件事的。但是，他的職位無法比得上任如重，所以也沒有辦法。

任如重下令準備一批現金，以便何仲今晚帶到停車場去交易。

阿生至此又上了一課。

× ×

「鐵枴俠盜」呂偉良看來已進入半退休狀態，這對當地的壞人來說，的確不愧是一個喜訊。

但是，呂偉良眞的要退休嗎？

不！他不但繼續與罪惡宣戰，而且還跟阿生站在同一戰綫之上！只不過他爲了讓自己的愛徒有更多的機會學習學習，所以才答允老頭兒任如重的要求，把阿生送入「特別情報組」去。

現在呂偉良就和夏維探長在他的汽車裏，討論着一件事。

夏維是呂偉良的好朋友，每有甚麼解決不了的事，就找着呂偉良來。

呂偉良也明知他這位好朋友是個忙人，正是「無事不登三寶殿」。

夏維探長果然說道：「你大概也知道，反毒組最近破了一宗毒品案，有五個人落網。」

呂偉良說道：「是的，他們都受傷了，聽說正在留醫。」

「是的。」夏維說，「但他們一直守口如瓶。」

「這是必然的事。反毒組已將此案交到你的手上來了，是不？」

「是的，照例是這樣的：他們只負責緝毒，但我們要負責拉人。最近我的上司十分重視一切毒案，我也希望查出幕後主腦人物。」

「那你照例會失望的。」

「這是甚麼意思？」

「據我所知，販毒集團有個不成文的規例，就是當一名下屬失手被擒之後，必有一筆可觀的安全費。所以，每個小嘍囉被捕後，絕無後顧之憂。反而他們如果招出一些重要口供，就有可能在不明不白中被人暗殺。」呂偉良說。

「是的，這些事情也聽過了。」夏維道：「你可有甚麼辦法？」

「你身爲探長，怎麼會一些辦法也沒有？」

「別開玩笑了。」夏維說，「如果他們不進一步招供，最多坐三兩年監，就可以恢復自由。所以，我必須設法查出幕後人。」

「辦法是有，問題是你肯不肯做。」

「說來聽聽吧。」

「試過迫供嗎？」

夏維瞪他一眼，道：「你也知道這是犯法的。」

「但你的手下會明白，這辦法有時很收效。」

「相信他們也試過了？」夏維不敢公然承認。但却騙不過呂偉良。

呂偉良笑了笑，道：「還有一個旁門左道的辦法，就是派人偷入犯人病房暗殺他們！」

夏維探長呆了一呆：「你又開甚麼玩笑？」

「辛尼已把這件案向我提及過了。聽

說，首先是有人向反毒組用電話告密。」

「是的，但沒有人前來領取應得的獎金。」

「所以，我作了一個假設：這是鬼打鬼的內鬨事件。」呂偉良說，「要迫他們招供，只有利用他們這班人的弱點。」

「詳細辦法怎樣？」

「派人喬裝刺客，向較為胆小的開槍射擊。當然，我們不能真的殺死他！相信經過一番問話和觀察，誰的意志較為薄弱，你也心中有數了吧？」

夏維想了想，苦笑搖頭，說道：「這辦法雖好，但如果讓我上司知道，一定處罰我。」

「那麼，你最好早些自己辭職！」

夏維睜大了雙眼：「你說甚麼？」

「罪犯一天比一天聰明，但你們辦案始終畏首畏尾，墨守成規；如果你還不趕快辭職，難題還會陸續而來。」

夏維嘆一口氣，垂首沉思。

呂偉良同情他，也知道他內心的矛盾，於是又說：「這樣吧！你想處身於事外也易如反掌，這件事交給我和辛尼去做。萬一你的上司追究起來，你也可以推得一乾二淨！」

夏維開顏說道：「你真的肯助我一臂之力？」

「有甚麼辦法？」呂偉良苦笑道：「誰叫我們交了朋友？」

夏維拍拍呂偉良的肩膊道：「你真够朋友，那我就叫辛尼跟你連絡。」

夏維說完下車去了。

他的座駕車就停在附近，他的司機見狀立即開車過來把他載走！

呂偉良打了一個電話給任如重，那是任處長的正式辦事處。

對方是個女人，她問道：「誰找任處長？」

「姓呂的。」呂偉良說。

「是不是呂偉良先生？」

「對了。他在嗎？」

「他出去了，留下你的電話號碼好嗎？回頭我叫他打電話給你。」

「不必了。他應該有我的電話號碼。沒有事的，我只想找他閒聊幾句。」

「那我替你轉達一下。」

「謝謝你。」

呂偉良掛了綫。

他的汽車裏有無綫電話。他找任如重亦無非想知道一下阿生的情況。

呂偉良開車往醫院去，那幾名受傷的毒犯就在那家醫院中留醫。

途中，呂偉良車內的無綫電話又響了起來，是辛尼的聲音。

辛尼道：「你在那裏？探長剛給我電話，要我與你會合。」

「我現在到公共醫院去。」呂偉良在電話中說，「你在那裏？」

「我在總部。」辛尼說，「十五分鐘之後，我們在醫院左翼的停車場會面，好嗎？」

「好極了。」

夏維探長座駕車之內也有直通總部的無綫電話，所以他可以立即找到辛尼。

呂偉良剛掛上電話，電話鈴又響了起來。

這一次，對方竟是個女人。

她在電話中說：「我是任處長的女秘書，處長已知道你找他，他問你現在什麼地方？他希望立即能够見見你。」

呂偉良心裏一凜，問道：「有什麼緊要事嗎？」

誰也可以想像得到呂偉良此刻的心情；他是担心阿生可能出了什麼意外。否則，任如重為什麼要見他？

呂偉良在電話中說：「請問他現在什麼地方？我開車去見他！目前我的車子在醫院道附近向東行駛中。」

「那麼，你開車到柳營街與十字大道交界處，我通知他在那兒跟你會合。」

「好極了。」呂偉良掛了綫。

他內心煩亂得很。下意識的作用令他想到自己的愛徒可能出了意外。

他把車子急急開到十字大道與柳營街交界處去。他知道那兒很接近任處長的辦公室。

車子剛停下來，就有個人影走了過來。不過，他不是任如重，却是個女子。

這女子年約十七八，一雙大眼睛，一把長頭髮把面型襯得十分好看。

她對呂偉良說：「我是任處長的女秘書，可以上車嗎？」

呂偉良見她是個女人，順手把車門推開，讓她坐到身旁來。

呂偉良問道：「任處長呢？」

「什麼處長？」她一邊開了手袋！

呂偉良還沒有說過第二句話，就被一支精巧的白金小手槍指住！

呂偉良呆了一陣，不禁問道：「你是誰？」

「開車吧！呂先生。」

呂偉良真的給她嚇了一跳！尤其是與任如重這種人來往，誰知道他的對頭會在什麼時候出現？

不過，呂偉良到底是個老江湖，加上對方只是個少女，他那冷靜的頭腦有時帶給他無限的安全感。

呂偉良含笑把她那支白金手槍接收過來。

她嬌喝道：「你不要亂動！」

呂偉良憑他的丰富經驗，看得通透。此時他笑了笑問道：「小姐，你貴姓？」

「你真大胆！難道你不怕我開槍殺你麼？」那少女說。

呂偉良已接收了那支小巧的白金手槍把玩着。

呂偉良笑道：「這支手槍本來就是一具打火機，我差點兒給你嚇倒了。誰送給你的？」

「你真厲害！」

「過獎了。」呂偉良道：「你就是接聽電話的人麼？」

「是的。」

「我想不到任處長會有個如此佻皮的女秘書。」

「對不起，我存心跟你開開玩笑！」

她嫣然一笑道：「你可是阿生的師父呂偉良先生？」

「是的，你貴姓？」

「小姓任。」

「是任處長的同宗。」

「不！我就是他的孫女兒。」

呂偉良道：「噢！怪不得你會在他的辦公室裏。」

「他不知到了什麼地方去，他的下屬也不知道。我坐在他的辦公室內太無聊，你偏偏在這時候打電話來，我知道你是阿生的師父，存心試試你的胆色，希望你別向我祖父投訴！」

呂偉良半開玩笑說：「我受了驚，怎麼可以不投訴？除非你有足够的理由。」

「最好的理由，就是：我是阿生的女朋友。」

呂偉良這時本來已經開車了，因為他約了辛尼，可能過了約會的時間。但是，當他聽到這最末的一句時，差點兒把車子煞停！

「什麼？請你再講一次。」

「怎麼？難道你不信我是阿生的女朋友麼？」

呂偉良是真的不信。阿生什麼時候有個如此漂亮的女朋友，而他却一點也不知道？

呂偉良問道：「你什麼時候認識阿生的？小姐。」

「就是當他第一晚加入特警組的時候，手續還是經由我手辦好的。」

「你的芳名是——」

「晶晶——任晶晶。」

呂偉良半信半疑。那晚的事他因為不在場，任如重這老頭兒也一直未向他提及有個這麼漂亮的孫女兒。

任晶晶問道：「阿生是不是跟你學武功的？」

「是的，你問這些幹什麼？」

「我也想跟你學。」

呂偉良有點啼笑皆非，他說：「問過你祖父麼？他老人家一定反對。」

「不！你放心吧！祖父一向最疼愛我的。」

呂偉良心裏想：怪不得她這麼頑皮，原來是給任如重寵壞了。

呂偉良說道：「女孩子學武功，幹什麼？」

「健身和對付壞人。不怕對你說，我準備跟阿生比肩作戰！」

呂偉良回過頭來瞪她一眼：「你似乎羡慕我的徒兒阿生呢！」

「是的。」任晶晶直認不諱，「祖父時時提及他的名字，我也漸漸喜歡他。所以，那天晚上，我要祖父讓我客串他的秘書，為阿生辦妥了手續。嘻嘻，說起來也真好玩，他連自己姓什麼也不知道，最後只好跟你姓呂呢。」

呂偉良真想不到這女孩子一片天真無邪，坦白承認喜歡阿生。不過，當他想想她不但是任如重的愛孫，還如此頑皮，他心裏就不舒服。

呂偉良並非反對自己的徒弟去談戀愛，只是這麼淘氣的姑娘，將會給阿生帶來不少麻煩，相信對阿生也沒有什麼好處。

呂偉良認真地說：「阿生是個孤兒，我自小與他相依為命。」

任晶晶臉上那天真的笑容消失了！

她說：「是的，這些事，他約畧對我談及。本來我們一直在一起，但祖父却讓他隻身深入虎穴，現在可不知怎樣了。」

「你一點也不知道麼？」

「他們可能故意不讓我知道。但是，我喜歡冒險，喜歡刺激！」任晶晶又問：「呂先生，你現在到什麼地方去？」

「醫院——」呂偉良說着，已把車子開進了左翼的停車場。

原來這兒已是醫院了。

呂偉良離遠已發現了辛尼的車子停在那邊，他又遲到了！

呂偉良故意把車子就近在一個車位停了下來，寧願步行去會辛尼。

呂偉良對晶晶說：「你在這裏等等我，我跟朋友談幾句就回來。」

「好吧！」晶晶答應了。

呂偉良下了車，走到辛尼的汽車旁邊去；辛尼老早已發現了他。他不追究呂偉良遲到的原因，只是問道：「那個女子是誰？」

「任如重處長的孫女兒。」呂偉良說，「夏維探長跟你談過了嗎？」

「還沒有。」辛尼下了車，「他只通知我與你取得連絡。」

「我們要演戲。」呂偉良拄杖慢慢地一邊走一邊說道。

「什麼事？」

「為了要迫使那五名毒販招供，我們要派人扮成刺客。」

「那是犯法的。」

呂偉良笑道：「所以夏維叫你主理此事。」

「……」辛尼呆了一陣。

呂偉良格格大笑，拍拍他肩膊道：「其實這件事很簡單，你只要知會一聲特別病房中的探員，讓我們取得了默契，其他事情就容易辦了。我們的目的是要迫他們供出幕後人是誰，但我沒有手槍，所以非你合作不行。」

「這辦法不錯。」辛尼沉思片刻又說：「讓他們以為同黨殺他們滅口，為了本身安全，就不能不向我們招供。你這辦法很好。」

「但是，偽裝刺客的人，必須是個槍法如神的高手。」

「不是要一槍了結他們的性命吧？」

「當然不是，只是嚇嚇他們。」呂偉良又說：「不過，一定要擊傷他們一些不重要的部份，例如四肢，這樣才假得似模似樣。」

「誰担任這工作？」

「由你去決定——」

豈料呂偉良話猶未完，突然有個人插嘴道：「讓我試試好嗎？」

此語一出，登時把呂偉良和辛尼二人同時都嚇得呆在一旁！

二人回頭一看，只見那邊汽車後面探出一個女子的頭部來。

她，正是晶晶。

呂偉良想不到她頑皮到這個地步，竟然會跑出汽車來偷聽他和辛尼的談話。

辛尼剛才已從呂偉良的口中知道了她的身份，所以不敢惹她！

呂偉良循例替他們介紹。

晶晶微笑說道：「如果你們不放心我的槍法，可以到飛鏢俱樂部去，讓我一顯身手。」

呂偉良真的有點啼笑皆非，他說：「這不是女孩子做的事。」

「你的頭腦太陳舊了，這是個男女平等的時代啊！」晶晶說。

呂偉良說道：「你去佈置一下，讓我先送這位小姐回去。」

辛尼走進醫院中去了。

呂偉良拉住晶晶的手臂，與她併肩回到自己的汽車裏去。

晶晶說道：「你不高興嗎？」

「是的。」呂偉良拉上了車門，「你不該偷聽我們說話。」

「有什麼要緊？我會守秘密的。」晶晶又說：「我受過特務訓練，我會做到令你滿意。」

呂偉良一邊開車一邊說道：「你令我剛才十分尷尬，你知道嗎？」

晶晶「哦」了一聲道：「原來你是下不了台，所以你生氣，其實，這怪不了你和那個警探，你們都沒有接受過特殊的訓練，自然不知道如何可以防範有人窃聽你們說話。但是，我是個合格的女特工，剛才是我做得太出色，而不是你們做得太壞，你又何必這麼難過呢？」

呂偉良眞不知好氣還是好笑。他問道：「知道怎麼樣可以找到你祖父麼？」

「再打電話到他的辦公室去吧。」

呂偉良道：「你不是說過你祖父不在辦公室嗎？」

「但是他的正式女秘書會設法找到他的。只要你說出你的大名，以及留下電話號碼。」晶晶又說：「剛才我接到你的電話，那位女秘書剛好進了洗手間，所以我暫時客串而已。」

呂偉良心裏想：如果她有一天眞的成爲阿生的戀愛對象，那時，不天下大亂才怪！

呂偉良撥電話到任如重的辦公室去，果然又有另一女子接聽。對方要求呂偉良留下姓名和電話號碼，回頭任如重自與他連絡。

原來任如重這位行蹤詭秘的特警頭目，一直躲在棕樹酒店的套房裏。他的行踪，除了主要助手之外，只有他的女秘書知道。

這老頭兒一向就是這樣，每件任務執行時，都用不同的方式去處理。也許是由於性格關係，他的辦公室亦同虛設，實際上却是流動的。例如現在這階段，他的辦公室就在棕樹酒店的「七一八」號房內。

任如重得到女秘書的通知之後，立即覆電話給呂偉良。

呂偉良這時候正在街道上駕車繞圈。

他在電話中首先問道：「任處長麼？不知道如何處置這位千金小姐才好。請問你的孫女兒叫什麼芳名？」

任如重聽得一頭霧水，反問道：「你問這些幹什麼？」

「我只想証明一些事——」

豈料呂偉良還未講完，晶晶已一手把電話搶了過去，她對住講筒說：「爺爺嗎？我是晶晶，告訴他我是什麼人吧！」

說完她又把聽筒交還給呂偉良。

呂偉良這時已將車子停在路旁，他聽到任如重說：「呂先生嗎？對不起，是不是晶晶開罪了你？」

呂偉良苦笑道：「不！只是她太過令我驚奇，我不得不找你問個明白。」

「她是我的女孫，如果有什麼不對，你不妨教訓教訓她。」任如重說。

「只是淘氣一些，並沒有什麼不對。」呂偉良又問：「阿生怎麼樣了？」

「一切順利，但我不想影响我們的計劃，所以不准他出外亂跑。」任如重又說：「小孫女一直希望跟你學習，如果不妨事的話，你就滿足一下她的好奇心吧。」

豈料這句話却給晶晶聽到了，她原是在半嗔半怒的，這時却高興得直叫起來！

呂偉良在電話裏對任如重說：「處長先生，你也明知我過的是冒險生涯，如果有什麼不測，這責任我可負不起啊！」

任如重說道：「這是她自討苦吃，與人無尤的，我怎麼會怪你？」

呂偉良又問：「她受過訓練嗎？」

「是，幾乎任何事情她都有興趣。」

「她的槍法如何？」

「成績甚高，幾乎達到百發百中的水準。」任如重問道：「怎麼，你有任務交給她嗎？」

「是的，我要她去殺人！」呂偉良說完立即掛了綫。

晶晶興高采烈地說：「好極了，想不到你終於接納我了。」

呂偉良道：「未必！」說着他把車子開走，又說：「你要與我在一起，必須聽我說話，否則，你返家去吧！」

「我寧願聽你說話了。」晶晶說。「如果讓我返家去，會悶死我的。」

呂偉良對着這麼樣淘氣的少女，一點兒辦法也沒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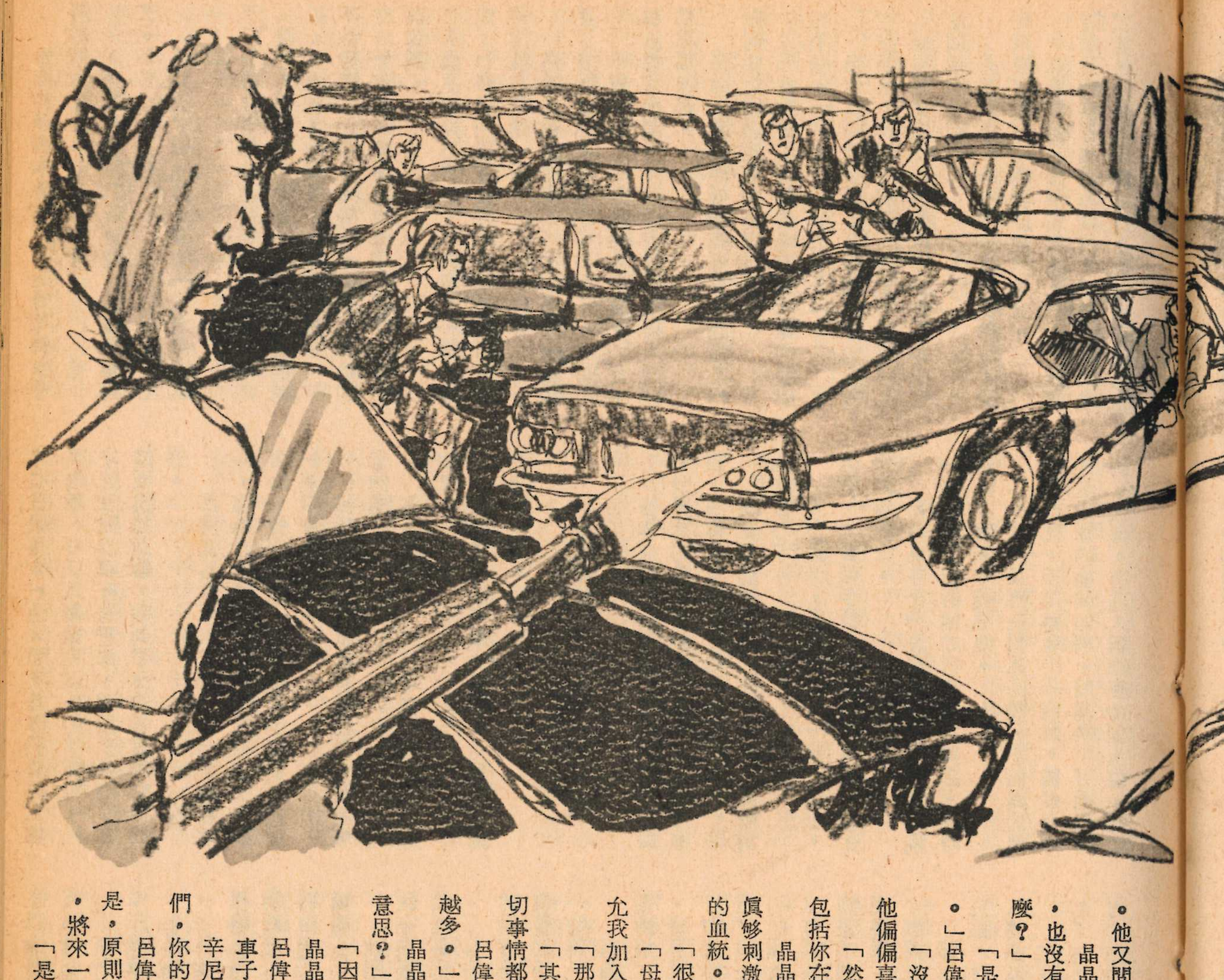
他一邊開車一邊問道：「你祖父非常疼愛你，是不？」

「是的，也許是因爲我自小就沒有父親的緣故。」晶晶說。

「你父親他怎麼了？」

「他是一名出色的特警，與匪徒肉搏時殉職的。」

呂偉良聽到這裏，不禁有點肅然起敬



。他又問：「你有多少兄弟姊妹？」

晶晶答道：「只有我一個，沒有兄弟，也沒有姊妹，所以你叫我留在家裏幹什麼？」

「是的，只有一個人，實在太寂寞了。」呂偉良問道：「你父親有兄弟嗎？」

「沒有，祖父只生下他一個兒子，但他偏偏喜愛特警的工作。」

「然則，你們一家三代都喜歡冒險，包括你在內。」

晶晶聳聳肩說：「是的，特警的工作眞夠刺激，許多親友都說我有祖父和父親的血統。」

「很少有女孩子像你這樣的。」

「母親也像你這樣說，但祖父偏偏答允我加入了特警訓練營。」

「那是因爲他疼愛你的緣故。」

「其實這已經是二十世紀末葉了，一切事情都應該男女平等才對。」

呂偉良笑道：「怪不得茶樓餐室越開越多。」

晶晶摸摸後腦：「你這麼說，是什麼意思？」

「因爲厨房裡沒有女人啊！」

晶晶想了想，就忍不住大笑起來！

呂偉良也笑了。

車子開回醫院，呂偉良找到了辛尼。辛尼對呂偉良說：「我已通知了探員們，你的辦法的確可行。」

呂偉良說：「我們今晚就要動手。但是，原則上『兇手』必須逃去無踪，否則，將來一定有許多麻煩。」

「是的，你可找到了客串兇手嗎？」

「找到了，是一個女的。」

「就是那位淘氣姑娘？」辛尼往呂偉良的汽車裏瞪了一眼，又說：「你有沒有想過？這是一件相當複雜的任務，槍法固要百份之一百準確，也要身手矯捷，否則無法及時逃脫。」

呂偉良道：「試一試吧，反正夏探長不想事情外洩，你又不肯讓探員担任，那麼，只有這任處長的孫女兒最爲可靠。」

辛尼問道：「她的祖父可知道了？」

「不但知道，而且還鼓勵我讓她去做。」呂偉良聳聳肩，「到時我可能親自駕車到這兒來接應，希望你別追得太緊！」

「好吧！那我們就這樣決定。」辛尼回頭又問：「你打算什麼時候動手？」

「當然是夜靜更深的時候。」

「不！我的意思與你不同，我以爲早點動手對大家都更爲方便。」

「爲什麼？」

辛尼解釋說：「第一，較早時醫院內外都有人來往，客串兇手要混入醫院內較爲方便；第二，由於醫院內外都有人來往，當班的探員交代時有更多藉口，例如爲公衆安全，不能胡亂開槍等等。所以，我以爲最好入黑之後不久便動手。」

「好吧！」呂偉良說：「爲了方便你們，一切只好依你。」

呂偉良回到汽車裏，晶晶就說：「辛尼講得對，較早時可以僞裝女護士混入醫院去。」

呂偉良正想開車，却給她嚇呆了。他回頭瞪住她問道：「你怎麼可以聽到我們說話？」

是的，較早時躲在附近一列汽車縫中竊聽呂偉良和辛尼交談，當時他們已感到驚奇；想不到現在距離更遠，她還是聽到了。

晶晶做了個鬼臉，說：「我有順風耳啊！」

呂偉良當然不相信她天生一對順風耳，最有可能是因爲她是一名受過訓練的特工，可能有某種儀器在幫助她竊聽。

呂偉良立卽自我搜身，他難免會想到在不知不覺中被晶晶放進了一些竊聽器在口袋裏。

晶晶看見這情形，不禁嬌笑一陣，她說：「最新的竊聽器可以少到像別針一樣，你搜不到的。」

呂偉良認眞地說：「你如果再這樣頑皮，我就會把你解僱！」

「對不起！」晶晶伸伸舌頭，「我不過故意這樣讓你加强對我信心而已，並非存心惡作劇。」

呂偉良給她弄得啼笑皆非，問道：「你到底把竊聽器放在什麼地方？」

「在這裏！」晶晶竟然指指她的手中的手袋，「不是在你身上啊！」

呂偉良半信半疑：「竊聽儀器如果只在你手上，我們的說話你怎麼可以聽到？」他想想又說：「我明白了，是你剛把它收回手袋中吧？」

晶晶說道：「不！一直在我手上，我從來沒有把任何儀器放在你身上。」

晶晶說着已將手袋打開，拿出一副狀若原子粒收音機似的東西，拉出一條長達二英尺的天綫，解釋道：「這是我發明的新式竊聽儀器，只須天綫對準了方向，順風的話，可以偷聽數丈以外的談話聲；剛才就是因爲順風的關係，所以，我能够在這麼遠的距離，聽到了你與辛尼的交談情形。」

呂偉良心裏想：又是一個「女鬼靈精」，她與阿生眞的有許多地方相似；喜歡冒險，愛好武技，更愛賣弄小聰明，發明一些新奇的東西。

呂偉良現在再也沒有懷疑了，他把車子開走。

晶晶問道：「我們現在要到什麼地方去？」

呂偉良一邊開車一邊說：「我要考驗你。」

客串兇手　假戲真做

呂偉良把晶晶帶到「飛鏢俱樂部」去，發覺她的槍法果然準確無比；在健身室裏，呂偉良也看過了她的跳紮功夫。

親自考驗過晶晶之後，呂偉良開始對她有信心了。

入黑之後，晶晶化裝成一個女護士，帶備一支實彈手槍，坐着呂偉良的汽車，開到醫院去。

呂偉良首先帶着晶晶在醫院四周巡視一遍，然後告訴她如何逃走的路綫，屆時呂偉良將開車接應她。

呂偉良又再三對晶晶說，不能眞的把疑犯殺死，否則將會十分麻煩。雖然呂偉良看過她的槍法如神，照理是不可能出錯的。但是，有些人對毒販特別仇視，認爲他們是隱形兇手和吸血魔鬼；萬一晶晶也有這種心理的話，那就糟糕了。

晶晶向呂偉良一再保証她不會出錯，保証做得很好，叫呂偉良放心。

晶晶進入醫院時，並沒有人注意她。

呂偉良把汽車停在橫門附近的路旁，他跟晶晶約好了在此見面的。因爲那兒很接近犯人留醫的特別病房，晶晶得手後，將由橫門逃出，於是呂偉良就用車子把她儎走。

計劃似乎是天衣無縫的，晶晶也明知駐守在醫院的探員已有默契，問題只是演戲也要演得像樣一些，別留下破綻。

晶晶由走廊上經過，正想轉到犯人的特別病房裏去，豈料就在這時候，有一間病房的房門打開了，有人探頭出來叫道：「姑娘，請你進來幫幫忙！」

晶晶呆了一呆，她本來就不是什麼護士姑娘，只是個冒充的；但人家既然叫到，豈可置諸不理呢？有些性情暴躁的病人，如果你不理會他，他可能按响電鈴通知值日室，那豈不麻煩麼？

因此，晶晶只好硬着頭皮進去了。她以爲只是房內有病人叫她幫忙一些什麼，却想不到她剛走了進去，立卽就被人從後面襲擊；她雖則是身手敏捷，却缺於經驗，事前既毫無防範，登時昏倒過去。

那人沒有讓她倒在地上，及時把她摻扶住，另一個人則從黑暗處閃出，協助那人將晶晶抬上一張活動的手術床上。

這兩個人迅速穿上白袍白帽之外還加上了白色的口罩，就像二個醫院中手術室內的助手一樣，將一幅白被單將晶晶的身體蓋着。

其中一個探首門外，看看走廊上沒有人走過，便打着手勢示意同伴，於是二人一先一後，將那張手術床推出去。

晶晶躺在手術床上，什麼都不知道。她本來是來客串「演戲」的，想不到現在却做了「道具」——給人家當作病人。

那兩個人非常鎭定，把她由另一條走廊，轉進收集衣物的房間去。

進了房內，那兩個人又把她放進消毒的鐵桶中——這是醫院用以收集衣物，準備送往洗衣工廠去的大鐵桶。晶晶被人放進去之後，還未醒來。她屈坐在圓型的鐵桶內有如日本式的棺材，那兩個人還担心會露出破綻在上面加進一些待洗的衣物。

二名大漢非常有計劃，有步驟，將身上的白色制服一再更換，搖身一變，又變成了二名醫院裏的雜役，開始將鐵桶運上一架活輪手推車，離開了那間房，經由走廊，由橫門出去。

這時候，呂偉良正坐在他座駕車等待晶晶，他發夢也想不到晶晶就在那個大鐵桶裏面，他幾乎是目睹二名大漢把鐵桶搬上一輛大卡車；不過由於他把精神過度集中於醫院方面，竟沒有留心到那兩個人一擧一動；甚至那個大鐵桶一度發出了聲响，把那二名大漢嚇得一跳，呂偉良也未加注意。

原來晶晶這時候已告甦醒，無奈鐵桶已蓋好了，上面還有幾件衣物，她在昏暗中掙扎了幾下，可惜沒有繼續大力敲擊鐵桶四周，否則，那種聲响也許會引起呂偉良的注意亦未可料。

但是晶晶頭部受過襲擊，她屈在鐵桶裏，些微的聲响也會發出回音，同時亦會令到她腦部隱隱作痛，所以她迫住停了手，不敢再動！

二名大漢唯恐露出破綻，急急將那個大鐵桶推上卡車去，匆忙開走！而呂偉良仍在傾耳細聽醫院中傳來的槍聲！

他計算好了，只要槍聲一响，他就把車子的引擎發動，升火待發。他試驗過晶晶的敏捷身手，也約好了她到時由橫門逃出之後，立卽跳上車，呂偉良以第一時間將車子開走！

他也計算過了，如果一切順利的話，這時候槍聲也該傳來了。

果然，就在這一刹那間，槍聲「砰」然一响！顯然是由醫院裏面傳來的！

呂偉良立卽把汽車引擎發動，他以爲晶晶會在不久之後出來；但是，超過了他所預算的時間，竟然未見晶晶的影子。

呂偉良心裏暗叫不妙；醫院裏却秩序大亂。呂偉良甚至不知道裏面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呂偉良担心晶晶遇上了意想不到的困難，走入醫院內一看究竟，只見特別病房之內，亂作一團；一名便衣警探正被一名不倫不類的青年以手槍要脅着。數名警員爲了同僚的安全，猷在門外，不敢妄動。

那青年長髮，面白無鬚，身穿女護士的服裝，一頂護士帽已掉在地上；胸前隆起，那顯然是一種僞裝；白色的口罩，此時已有一條帶子離開了耳朵，另一條則吊在右耳旁邊。

那傢伙很兇，一手箍住警探頸項，另一隻手握住手槍指向警探的腦門，他咬牙切齒地說：「你們快些把手槍拋過來，誰先動一下，我就殺他！」

三名軍裝警員和一名便衣警探呆在門旁，一時不知所措；其他醫院中人，更是嚇到面無人色！

躺在病床上的五名受傷犯人，此時亦已紛紛跳下床來，準備接收槍械！

那持槍的長髮青年見各警員沒有反應，立刻扳動了手槍的機掣，作勢說道：「我由現在起數三下，你們再不棄槍，老子就殺了他！一……二……」

這時候，門外各警員無可奈何地，紛紛把槍袋揭開，但那青年又警告說：「不准用右手，要用左手，同時要慢慢的用食姆二指把手槍夾出來……」

但話猶未完，一名由床上跳下的犯人却說：「不！只須叫他們擧高了雙手，讓我們出去接收槍械吧！」

豈料就在這一刹那之間，只見持槍的青年「喲」地一聲叫，手槍已不由自主地墮了下來！

沒有人知道他怎麼會這樣，但無論如何這是千載一時的機會；只見門外警員紛紛乘機拔槍，衝了入來，局勢立卽扭轉過來！

挾持一名警探的青年倒了下去，完全失去了反抗能力。

呂偉良這時才由窗外探出頭來，問道：「晶晶小姐在裏面嗎？」

各警探均認得出他是鐵枴俠盜，自然也想到剛才在千鈞一髮之際前來解圍的也是他；倒地的歹徒必然是中了他鐵杖內射出的麻醉銀針。

一名探員說：「我們當初以爲他就是辛尼所講的客串兇手，想不到他原來是個男人，要不是你及時趕來，我們就迫得要將犯人放走！」

外面警車「嗚嗚」作响，大批警員已接到報告，趕來將醫院重重包圍！

呂偉良知道事有蹺蹊，匆匆繞道入屋查究。

落網的歹徒已被救醒，辛尼也及時趕來。

那歹徒毫無所懼，反而笑道：「你們要對我客氣一點，否則那女子會沒命！」

呂偉良大吃一驚，問道：「她現在什麼地方？」

那青年說：「她已被我們的人抓走了，你們的計劃已被我們洞悉，所以我們將計就計，乘機入來救人，想不到你這跛子也有一手！嘿！」

辛尼半信半疑，問道：「你到底怎會知道我們的秘密？」

那青年槍手說：「我們早已派人詐病在此留醫，目的是伺機救這五個人出去。你和跛子以及那女子在停車場上的情形給我們的人窺見了，後來又從駐守在這裏的探員和警員交談中，獲知了個中秘密，所以我們更加認爲這是難得的機會。」

辛尼瞪了在場的下屬一眼，顯然是怪他們說話時太不小心。

呂偉良看見歹徒們氣定神閒的樣子，知道他們確已將晶晶帶走，問道：「你們把那少女帶往那裏去？她是無辜的。」

長髮青年道：「我們可管不了這些。只知道先把她擄去，是等於買了保險；現在我們果然未達到救人的目的，所以，如果你們想那女子安全歸來，就必須把我們一併放走。」

辛尼一籌莫展地，與呂偉良交換着眼色。

呂偉良知道辦法最初是由他想出的，如果有什麼不測，責任便大了；雖則失敗的主因不在他，而是探員們洩漏了秘密。但是，無論如何到了現在這地步，必須設法救晶晶出險。

夏維探長此時亦已聞訊匆匆趕來，他知道事情弄僵了亦爲之大驚失色！尤其是當他知道被擄去的「客串兇手」晶晶原來是任如重的孫女兒之後，更加嚇至面無人色！

呂偉良當然了解到他們內心的想法，他說道：「事到如今，我以爲首先應該通知任處長，然後再設法去救回晶晶。」

特別病房之內，原來已經打開的鐵閘均已鎖上，好奇的病人以及其他護士，均被勸開，回到他們原來的工作崗位去。

走廊上又回復了平時的寧靜。

夏維不敢埋怨呂偉良，因爲是他要求呂偉良這樣做的。

呂偉良打電話找任處長，任如重這時正在棕樹酒店的臨時總部之內，親自對他的助手何仲以及阿生面授機宜，因爲當晚他們就要到十二號停車場去會見黃隆，完成第一宗交易。

由於事態嚴重，任如重的秘書把電話直接駁到他的秘密臨時總部去。

任如重聽了這消息也呆了一陣。

當時阿生也在場，知道電話是他師父呂偉良打來的，更知道晶晶被人擄去了；也直至到了這時候，阿生才知道晶晶原來是處長的孫女兒。

阿生說道：「既然這樣，我們何不改變一下計劃？我想那班人同是黃隆手下，就將他們一網成擒，也許可以救晶晶。」

但是，任如重却說：「不！計劃不能改，我們要依原來計劃，讓你混入金三角區的製毒工廠去！」

阿生說：「然則，晶晶的性命……」

「不要去理其他事，她只是我的孫女兒，但我們的工作影响到整個人類；只要把毒梟消滅，人類的生命才會充滿健康，比較起來豈不是公事比私事更為重要嗎？」任如重又看看腕表，說道：「這件事很重要，你們必須依足我的命令去做，現在時間差不多了，你們準備出發吧！」

何仲與阿生交換了一個無可奈何的眼色。剛才他們也親耳聽到任如重在電話中對呂偉良說，別把晶晶當作她的孫女兒，只叫夏維當作一般案件處理；而且不允說出他秘密總部的地點。

夏維探長從呂偉良口中知道了這情形，也覺得任如重之所以得人敬重確是有理由的；他不但公私分明，而且每執行一件任務必盡心盡力，絕不讓任何意外事件加以影响。

事到如今，他們也無可奈何，只有用警方一般方法，希望從落網歹徒的口中獲得一點資料。

另一方面，阿生和何仲已奉命帶齊鈔票出發，依時到十二號停車場會見黃隆。

不過，由於這次晶晶被擄的意外事件，却令到初出茅廬的阿生，實在大有感觸。首先是他第一次知道晶晶的身份，其次便是任如重的大公無私精神，把他一直以來就有着的偏見糾正了。那種偏見就是：所有政府首長做官的目的都只不過為了賺錢。

雖然像任如重這種人並不多見，但總算讓他見到了。

他們到達十二號停車場時，那兒靜得可以。雖則這是停車場，但是，每屆黃昏就已經掛出滿座牌，而停到這裏來的車輛，又非到翌日八時後不會離去。那就是說，凡是把汽車停到這裏來的，都是上寫字樓去辦公的人，所以入黑之後，停車場的工作人員差不多全部下班去了，入口處只留下一個人駐守而已。

阿生一方面記着任如重的命令，但另一方面又掛念着晶晶。

何仲看得出他心事，警告他說：「別分心，這個時候我們的處境十分危險！」

阿生有點忐忑不安地四處張望了一遍，低聲說道：「他們到了嗎？」

「我看不會這麼早吧？不過，小心有人埋伏，這兒似乎有殺氣！」

阿生心裏一凜，偏偏又看不出什麼。沿住行車斜路登樓，他們並沒有乘電梯或走梯階。

上到三樓，一輛汽車的小燈在閃動，二人心裏奇怪，因為事前並未約好用此作訊號。他們在戒備中朝住那汽車走去！

小燈熄掉了。

車內看不見有人，像其他汽車一樣。看來也同樣的見不到有人。

何仲與阿生挽住手提箱，在一輛汽車旁邊站住，等待下一步反應。

這時候，那邊有個人探頭出來，慢慢的，由汽車夾縫中走了出來。

他一直慢慢地朝住阿生他們停留的地方走過來，阿生在燈光底下，認得出他是黃隆的手下之一。

他示意二人說：「黃先生請二位上汽車去交易，錢帶齊了嗎？」

「已帶備了。」何仲把手提箱揚了一揚。

大漢又說：「有沒有帶武器？」

何仲大方地說：「你可以搜身。」

大漢果然也不客氣，開始動手搜身。何仲和阿生都沒有武器，這是任如重堅持的，他認為對方必有搜身這一着。

大漢滿意了，示意二人跟他到汽車裏去。

那是一輛客貨兩用車，車身比房車高，何仲和阿生由車尾登車，果然看見黃隆在着，二名身裁高大的保鏢陪伴在側。

何仲問道：「那批貨呢？」

黃隆把車子四周遮住車窗的簾子拉攏好，然後亮了燈。

他慢條斯理地說：「我們第一次交易，可否先讓我看看你帶來的鈔票？」

何仲笑道：「你似乎担心在下是偽鈔黨呢。」

說着，他已將手提箱遞了過去。黃隆接過打開，裏面儎了五十萬元現鈔，全是簇新的直板鈔票，黃隆抽驗其中幾張，在燈光下檢閱。

他最後說道：「你很有信用，有好的開始自有好的發展。」

何仲說道：「貨呢？」

「放心吧！我都帶來了。」

「在那裏？」

「我當然不會把它放在我們這車子裏，萬一你是警方的人如何是好。」

何仲苦笑道：「原來你到了現在，還有懷疑。」

黃隆笑道：「幹我們這一行，時刻都要小心提防的，即使不是為了防範你們，也要提防警探們的突如其來檢查啊！」

說着，他順手把手提箱給身旁一名保鏢，然後與另外二名大漢一齊下了車，同時對何仲和阿生示意說：「來吧！我們一齊到那邊去。」

何仲心裏想：果然想得周到，先收錢才交貨，貨又不在身旁，即使對手是存心來逮捕他們的警探相信也很難對付他們。

一行五人由梯階落二樓，那兒停滿了汽車，看來也很靜。

黃隆指指那邊一輛黑色房車，說道：「我們把十公斤的貨放在那車上，你們上去驗明的確對辦才收貨，我們可以順便送你一程，但我不會同車離去，以後我們再連絡吧！」

五個人朝住一輛黑色房車慢慢的走過去！

那車子之內顯然有人，奇怪的是：何仲發現其他一些車子裏也似乎隱隱約約有人。

何仲於是低聲問黃隆：「你做事也眞小心，何必這麼大陣仗？」

「我不明白你意思。」黃隆感到奇怪地說。

何仲覷綫直瞪，若無其事地與黃隆併肩走着說：「除非你承認帶了更多手下來，否則，我們的處境實在太危險！」

黃隆一怔，吃驚地問：「為什麼？」

「因為我發現其他車子裏，好像也有人。」

「眞的……」

「你最好不要四處張望。」

黃隆發誓說：「在這層樓裏，我們只有那一輛汽車。」

何仲故意說道：「會不會是警探？」其實他心裏已知道不可能是警方的人。

黃隆道：「然則，我們的消息已經外洩……」

話猶未完，黃隆的一名保鏢突然往旁邊的汽車夾縫中跳了進去！

就在這一刹那間，阿生已想到了這是怎麼一回事，立即一把拖住黃隆，就地一滾，竄進了另一旁的汽車夾縫裏去！

與此同時，槍聲「砰」然一响！黃隆另一名保鏢中槍倒地！

何仲的反應也快，一個箭步飛身撲跳，落入汽車林內。

阿生叫着說：「快伏下！」

「砰砰砰」一連串的槍聲响起，也不知道有多少顆子彈射向這方面來，在他們的頭上掠過！

黃隆不敢動彈，他似乎已明白到自己成為主要目標之一。

阿生拍拍他的肩膊，說道：「你有槍在身嗎？」

黃隆彎腰半伏在地上，汽車的陰影把光綫遮住了，原來他已拔槍在手，只是不敢舉槍射擊！

黃隆猶疑着，不敢把這唯一防身的武器交給阿生，雖然憑着剛才阿生的敏捷動作，他才得以保存性命，但到底這是生死關頭。

阿生似乎也明白到他的想法，說道：「看情形他們不止幾個人，起碼超過十個人以上，我們要設法闖出重圍！」

這時候，三樓也傳來了連串槍聲，證明阿生的想法不會錯。

黃隆吃驚地說道：「有什麼辦法闖出去？」

阿生道：「辦法當然有的，但我救得你，就不能去救何老闆！」

突然又是「砰」一聲，子彈從另一角度射來，擊中了旁邊一輛汽車的玻璃，碎片四濺，把黃隆和阿生嚇得急忙伏下！

阿生奇怪他為什麼還不反擊，問道：「為什麼你還不開槍？」

黃隆說道：「我槍法不準，而且子彈有限！」

阿生有點啼笑皆非，急忙與他伏地爬行，繞到另一邊去。

黃隆又說：「帶我逃出去，你要什麼代價？」

阿生說道：「現在不是談代價的時候，我不能不理何老闆的。」

黃隆說道：「槍聲傳了出去，一定有人報警，警方不久就會趕來包圍這裏，你的何老闆大概不是目標，但我却不能落入警方的手上，如果你能救我……」

話未說完，一個人影在那邊車後出現，那人正要舉槍射擊他們，但阿生比他的動作更快，他一手捉住了黃隆那持槍的手，像射擊教練教人開槍一樣，迅速扳動機掣！黃隆完全處於被動！

「砰」然一聲槍响，那邊一個人影立告倒下！

黃隆驚魂未定，阿生已放開了他的手，說道：「快跟我過來吧！」

阿生蛇行鼠步，竄至一輛汽車旁邊，利用他的開鎖技術，悄悄將一輛車子的車門打開，阿生鑽了上去，黃隆也跟住上了車。

阿生給他提醒了，警察不久就會來，只要何仲平安無事，一切不會有問題的。但黃隆可不同了，他確實不能落入警方手中。

阿生覺得這是千載一時的機會，只要他有辦法救黃隆，以後不怕他不信任自己，所以他一條心到底，決定撇下何仲不理，只把黃隆帶走！

其實何仲本身也是一名出色的特警，他當然懂得怎樣去保護自己，但阿生明知是演戲也要演得似模似樣，所以才會對黃隆這樣說。

現在阿生開車了。

阿生警告黃隆道：「你小心點！我們先衝出重圍再說！」

話剛說完，車子已如箭衝出！

一連串槍聲，車子中了幾顆子彈，後面的車窗玻璃也碎了。

一輛車子在前面閃出，攔住了阿生的去路，但是，阿生早已有了心理上的準備，把頭部盡量伏下，開足馬力衝過去！

阿生的不顧生死，令到對方確實也大吃一驚，擋在前面的車裏各人，眼看二車相撞勢必引起爆炸，那裏還記得開槍？

豈料阿生的駕駛技術却是第一流的，車子眼看就要撞上去，還差一丈左右的距離，他突然扭向左邊，「刷」一聲，車子就繞過那攔路汽車的尾部，直闖向出口處，急急駛落最後斜路！

斜路盡頭處有一輛警車正準備開上來，因為當值的職員聽到了槍聲之後經已急電報警，這輛警車是在附近街道上執行巡邏任務的，聞訊首先趕到現塲，想不到眼看一輛房車風馳電掣地由斜路上俯衝而下，登時車中警員嚇呆了！

阿生已立實了主意，只要把黃隆救出重圍，他就可以有機會混入他的販毒組織裏去，因此，也不理會一切後果，開足馬力，汽車在警車旁邊不及數寸處，一掠而過！

一名警長立即朝住那車子開了一槍，但是，阿生轉眼已把那輛黑色小房車拐進了一條橫街，當警車掉頭去追逐的時候，阿生已將那輛車子開得不知所踪！

黃隆這時才悄悄鬆了一口氣！他由衷地佩服阿生的技術和胆色！

阿生担心會引起其他巡邏車的注意，把速度減慢！同時迅速離開了那一區！

阿生一邊又對黃隆說道：「我們現在應該到什麼地方去？」

「到西郊去吧！」黃隆說，「只要把車子開到西郊路上，我自會告訴你如何可以到達我們的郊外總部。」

阿生其實早已懷疑他們的總部設在西郊，因爲他第一次被帶去時，雖則綁上雙眼，帶走時又戴上不透明的黑眼鏡，但是，憑他的聽覺去推測，那兒極有可能是西郊一條分岔路上的小村落。

現在黃隆對阿生再無懷疑，他覺得阿生既不是警探，更不可能的會是對方的人，所以他只希望快回到他們秘密總部去。

阿生反而感到無限迷惑地問：「他們到底是什麼人？」

黃隆說道：「當然是地頭虫！」

「地頭虫？」阿生怔了一怔：「是你們的對頭人嗎？」

「是的，我相信是的。」黃隆沉吟道：「不怕對你說吧，我們自從在本市設下了轉運站之後，失手過幾次，所以我們才會處處提防，想不到原來有內鬼！」

「你選保鏢也太不小心，他不開槍殺你，已是你的運氣好！」

「今晚要不是你，我早已沒命了。」

「現在你當然安全了，但是我——」阿生頓了頓，又說：「我担心我不能再在本市逗留，只要他們落網，警方就有可能通緝我。」

「那你放心吧！必要時我有辦法帮助你離開本市到別處去。」

「到別處去？到那兒去呢？」阿生苦笑一下，「我在其他地方也沒有親友，何仲只不過是我遠房親戚，我不認識他的家人。」

「我的意思是把你帶回A國去，你也知道我們的總部設在A，B，C三個國家的三角地帶，在那裏，你不怕沒有一份合適的職位。」

「能够轉換一下環境當然好極了，但是，你可眞的是有辦法？」

「我是廖先生的親信，我們經常有人自A國來此，你放心吧！」

阿生心裏暗喜：想不到這傢伙果眞是廖氏兄弟的心腹。

阿生又故意一怔，問道：「廖先生是什麼人？」

「廖先生是我們的首領，但你千萬別在任何人面前提及他的名字。」

「爲什麼？」

「他們是國際刑警追緝的目標，你也不想有麻煩吧？」黃隆說。

阿生此時已將車子開往西郊郊外的公路上，黃隆對阿生既無戒心，便沿途指示他如何可以到達他們的秘密總部。

黃隆又說：「不過，除非迫不得已，否則，我眞不希望你離開我。」

「爲什麼？」

「因爲你的身手委實令我欣賞，我希望你成爲我的保鏢。」

阿生笑道：「你太易相信人了，難怪你會養下那個保鏢。」

「他未必是背叛我吧？」

「但是，我目睹他最早跳開射擊範圍，所以才把你一把拉倒，如果他是一個好的保鏢，應該先保護他的主人。」

黃隆呆住了。

好一會兒他才說道：「如果他們落入警方手中，你猜有什麼事發生？」

「我被警察抓過去坐牢，當然清楚他們問口供的手段。」阿生故意說道：「如果你的手下挨不住拳頭，當然會供出總部所在！」

「那麼，請你開快一些，老實說，剛才我也應該這樣想，所以我們必須趕快回到總部去，把一些重要文件燒掉，然後離開這裏。」

阿生在黃隆的指示下，把車子開進了一條又黑又靜的分岔小路去！

車子最後在一條陰森小徑停了下來，一間頗大的屋子就在那兒一棵大樹後面。

黃隆帶着阿生走了過去，發覺大門關上了。

黃隆正要舉手拍門之際，突然之間，十多條强光的光柱照射過來，集中在二人的身上！

同時有人喝道：「快把雙手舉高！你們已被包圍了！」

阿生心裏一凛！一時之間他也想不透這是黃隆所說的「地頭虫」呢，還是警方人員？

但無論如何，在目前的情形底下，他們唯有乖乖地將雙手舉起。

看情形，對方起碼超過了十個人以上，這可以憑那些光柱計算出來，那是十多支强光的手電筒所射出的光柱，當然有十多個人，如果這時候他們敢反抗，只怕會被亂槍殺死！

黑暗處走出二個人影來，分別搜查黃隆和阿生的身上，其中一個把黃隆的手槍繳去了，他們就在毫無反抗之下，成爲俘虜！

他們被帶到附近一處樹林後面，原來那兒已停了好幾輛汽車。

黃隆和阿生剛被押上車，車隊立即開走！

看來這班人非常有計劃，但又不像是警方人員，否則他們一定會表示出身份。

黃隆試探地向他們問道：「你們到底想怎樣？」

一名大漢盯住他說：「想不到你還有命回來，眞是奇跡！」

黃隆恍然大悟，說道：「停車場的人，也是你們的同黨麼？」

「是的，我們籌備了不少時日，分兩路進軍，一路在停車場埋伏，一路在你們總部搜索，想不到我們剛想離去時，你們就回來了。」

「你把我的手下們如何處置？」

「格殺勿論！」

「你們太過沒有江湖道義！」黃隆生氣地說。

那大漢格格大笑道：「你們也很够義氣嗎？」

「我們本來就河水不犯井水。」

「你說錯了，你應該說：我們水火難容才對！」

「爲什麼？」

「因爲自從你們來了之後，我們不但生意受到打擊，幾次我們由A國方面訂來的貨都莫名其妙地被警方反毒組緝獲！」

黃隆呆了一陣，說道：「你這話從何說起？我們難道會向警方告密嗎？」

「你自已心裏明白！」大漢又說：「其實你早就不該撈過界！」

「你們未免太小氣了！我們只做轉運工作，與你們的零沽批發全無抵觸！」

「眞的嗎？」大漢冷冷一笑：「那麼，今晚停車場的交易又如何解釋？告訴你，你別以爲我們什麼也不知道。」

「我知道，你們收買了我的保鏢，但是，你們應該明白，那個客，是由外國來的。」

「那只不過是你的罪名之一而已。」

黃隆無可奈何地嘆了一口氣：「難怪俗語有道：猛虎不及地頭虫！」

車隊直開到一處郊區碼頭，各人棄車登船，然後出海！

× ×

那輛警方巡邏車雖則追不到阿生開跑的車子，但是，更多的警車已滿儎警員開到了現場來，分別把停車場包圍，以及將附近街道加以封鎖。

停車場二樓三樓之間，槍聲卜卜，彷彿戰場一樣，黃隆的手下正與伏擊者殺得天昏地黑！

何仲不敢妄動，因爲他手上沒有槍，只要現身就可能變成了活靶！

阿生開車逃走的情形他是見到的，但在槍林彈雨之下，他也沒有辦法，唯有眼巴巴看着阿生把黃隆用車子儎走！

當然，阿生所以這樣做的目的何仲是明白的，但阿生那種傻勁更令到這位老前輩爲之驚嘆不已！

何仲明知挨不上多少時間，警方人員便會聞訊趕至，所以他毫無辦法之中，唯有躲進一輛汽車之內，靜伏不動！

直至到大批警員架起探射燈，用擴音器向兩帮人馬招降，何仲躲在車內才悄悄鬆了一口氣！

黃隆的手下以及伏擊者明知鬥不過警方，唯有紛紛棄械投降。

一場驚心動魄的槍戰結束了，停車場之內有數人死傷。

與此同時，任如重在他的臨時總部之內也接到消息，不由得大吃一驚！他急忙偕同助手駕車趕到現場去！

這時候，一名高級警官已由一輛汽車內搜到何仲。

何仲並非貪生怕死，只是不想當衆暴露身份，所以明知危機過去，也一直躲在那輛汽車裏，靜伏不動，想不到那位警官這麼快就發現了他。

何仲毫無反抗，任警官加上手鐐，把他由另一名警員帶走！

一直等到上了警車，他仍然未敢說出眞正的身份，因爲與他一同被捕的還有其他人等。

任如重和他的助手到了現場時，警察局長亦以事態嚴重，親自趕到了現場來。

任如重派出助手把局長召入他的座駕車內，告訴他何仲和阿生的事，局長這時才知道事情不但嚴重，而且複雜。

任如重的官階不知要高過局長多少級，所以局長知道此事後，立即派人在拘捕的犯人中找尋何仲和阿生的下落。

結果何仲找來了，只是不見了阿生。

何仲向任如重作出報告，他才知道阿生已將黃隆救了出去！

何仲又說：「這班人分明在鬼打鬼，黃隆如果眞的就是乃密，阿生這樣冒險也算得有價值，否則便是便宜了那傢伙。」

任如重道：「無論如何，這是我們預料不到的意外事件。」

何仲說道：「但我以爲這樣對阿生混進去更爲有利，問題是晶晶小姐……」

任如重不等他說完就說：「晶晶很乖巧，她會沒事的，現在我們必須設法與阿生取得連絡。」他回頭又對一名助手說：「文大光，你去協助他們，這班人有時很糊塗，你要及時把消息向我傳遞！」

文大光下車去了。

任如重令司機把車子開離現場，但是，何仲立刻制止他。

何仲說道：「你這樣把我帶走，可能會把消息傳入他們耳中，對阿生有危險，不如將計就計，先來一幕苦肉計，再把我送回囚車內與其他人一起，這樣可能對我們更有帮助。」

任如重想想也是道理。

這老頭兒雖然精明，但有些時有的事情他也想不到，何仲既是他的心腹助手之一，許多時任如重也全靠他提醒。

於是，何仲又被送回大卡車之內。

這大卡車囚禁了十多名槍手，每個人都加上了手鐐。

至於另外一批槍手，則被扣在另一輛大卡車裏，正待運離現場。

有人低聲問何仲：「剛才他們爲什麼把你押下車去？」

何仲說：「他們以爲我就是黃隆，他媽的！白白挨了幾拳！」

那人看看何仲的臉上，果然有瘀痕，嘴角還有血漬斑斑，當然相信他的話是眞的。

何仲不知道這裏十多人，到底誰是黃隆手下，誰才是敵對的，所以不敢胡亂說話。

警察在車子四周警戒着，直至到現場的初步搜索工作告一段落，才把二大卡車的人儎走！

何仲問他身旁的人：「你是黃隆的人嗎？」

「不！黃隆的人在另一輛警車裏！」那槍手說：「你跟黃隆是朋友嗎？」

「不！我是由外國來的，只是向他買貨。」

「誰介紹你找黃隆？」

「劉祖尼。」

「那該死的傢伙！」

何仲說道：「你認識他嗎？」

「當然認識，他只是貪婪那份回佣，其實他明知黃隆撈過界！」

何仲恍然道：「原來你們就是因爲黃隆侵佔地盆，所以把他伏擊，是不？」

「不！還有許多原因的，你是第三者，不會明白了。」槍手說。

何仲心裏明白，乘機說道：「不怕對你說，我第一次親自到本市入貨，如果知道麻煩，就不會損失數十萬元現鈔。」

「其實你應該與我們接洽。」

何仲苦笑道：「我怎麼認識你？初到貴境，只要有門路入貨，而且價錢又合理，我那裏還會想到這許多呢？」

「是的，你沒有門路，這也怪不得了你。」

「你可以告訴我，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你們的人麼？」何仲問道。

「那還有什麼用呢？你也被捕了，難

道你還可以出去嗎？」

「我當然可以出去。」何仲說道：「我的律師會保我出去，我甚至可以不認罪，只說偶然在停車場下車時爲槍聲驚嚇，迫得躲了起來。根本與你兩帮人，全無關係。」

「是的，有錢請律師，你確有可能安然無事的。」槍手想了想，說道：「這樣吧，如果你有機會出去，而又想買貨的話，不妨到十字大道可可士多店去，你到時只須說出：『我想買可可，』這句暗語，我們的人便會給你指示。」

何仲記在心裏。

槍手又問何仲：「你來自那裏？」

「美國舊金山。」

「那邊的銷場如何？」

「很好，所以我親自回到本市搭定門路，希望有人長期爲我們付貨過去。」

「你該與我們合作。黃隆那厮不是本地人，今天死不掉，明天也會被我們的人殺死！」

何仲乘機又問：「他是什麼人？」

「我們不管他是什麼人，總之我們集團的利益被人侵犯，就必須認眞對付。」

「但是，你們不該揀正這個時候，我差點也死在你們手上！」

槍手說：「這沒有辦法，我們認爲今晚是難得的機會。一則有一批貨，二則還有你手上數十萬元，三則是我們的組織今天才下決心剷除黃隆。」

「可是，現在那數十萬元只有益了警方，連我自己亦不敢認領。」

「你眞闊綽。」

「不是我闊綽，我只是担心失去了自由。」

「像你這種大客很難得，出去之後別忘記找我們的人連絡一下。」

「當然，謝謝你給我指點。」何仲又問：「你貴姓大名？」

「林權。你呢？」

「小姓何，何仲。」

「如果你眞的向我們集團入貨，到時別忘記提我名字，同時叫他們記住我的應得的佣金，我坐完牢出去再計算。」

何仲幾乎忍不住笑了出來，這班亡命之徒，死到臨頭還不會忘記要發財。

何仲又試探地問道：「你們貨源充足嗎？」

「當然充足，我們直接由A國訂貨的。不過，有時給反毒組織截到，間中亦會短缺。」

「是的，我也時時從報章上看到這一類消息。他們眞是神通廣大！」

「嘿！你以爲眞的是他們了不起麼？只怪我們行家不够團結，互相出賣。不怕老實說，如果我們幾帮人能團結一致，相信警方反毒組遲早也要結束！」

何仲心裏道：好大的口氣！

何仲又問道：「聽說最近也有一宗毒案被反毒組破獲，還有數人受傷，可是你們的人？」

「是的。」

「那麼，你的集團豈不是很危險？」

「有什麼危險？」

「他們萬一向警方招供，那怎辦？」

槍手笑道：「你放心好了，他們不會這樣做的。」

「你似乎太有信心了。」

「告訴你，幹我們這一行，如果沒有保障，誰肯去冒險？他們人是暫時失去了自由，但他們有一大筆安家費，反而他們如果洩露組織的秘密，出來或坐牢都一樣有性命危險。」

何仲正想問下去，車子已經停下來。

各人分別被帶進警局裏去落案。

何仲在衆槍手面前對警官說：「我是無辜的，警官，可以讓我找律師嗎？」

值日警官照例問了幾句，然後讓他去打電話。

不久之後，果然有一位律師跑到警局裏來，把何仲保釋出去。

但是，何仲仍担心他的行動會影响阿生的安全，依舊以遊客身份回到棕樹酒店去。

剛才何仲在警局中打出的電話，正是打給任如重的，任如重已經會意到他的用心，所以派人到警局去，把他保釋出來。

現在他們在酒店的房間裏會面，何仲把收集的資料向任如重報告。

何仲完全感到出乎意外，能在短短的時間裏有這麼大的收穫。

任如重於是漏夜派人前往十字大道，嚴密監視可可士多店。

罌粟大隊　進軍世界

阿生與黃隆二人被一艘機動漁船載到一個海灣，這是一個小鎭。

各人棄舟登陸，走了一小段路，便進入一間古老大屋裏去。

入門處是一幅巨大的屏風，屏風後面便是天井，然後才是屋內大堂。上緣掛着一塊黑漆金字的匾額，四個大字是：書禮傳家。

這裏雖則一切是古色古香，充滿了鄉村風味，但却一樣有水喉電燈，因此這時屋內一片明亮。

阿生和黃隆等人被帶入內堂。

押解他們的大漢問駐守屋內的人：「四爺呢？」

屋內大漢打了個手勢——那是姆指與尾姆翹起，當地人習慣上表示這是吸食鴉片烟的意思。

負責率領槍手的頭目說：「快去通知他，我們捉到黃隆了。」

但是，駐守屋內的人說：「我才不敢，他正閉目養神，這時候叫醒他，他一定生氣！」

一般人也許不明白，既在吸毒，怎麼會睡着了？但是黃隆却心裏明白，原來吸食鴉片的人，每當橫床直竹之際，喜歡作間歇性的閉目養神，就像是細細回味一般，其實他未必眞正睡了過去，等會兒醒來，又將繼續吞雲吐霧的。

那頭目咒罵着說：「他媽的，你們呆着一步也不想動！讓我去吧！」

他說着，轉進後面一間房去了。

不到幾秒鐘，就看見那頭目匆匆出來，低聲對其他數名大漢說：「四爺果然睡着了，把他們暫時拘押起來吧！」

數名大漢於是把阿生和黃隆帶到屋後去！

在那間古老大屋後面，有一間矮矮的泥磚小屋，這原是一般鄉下人用作養家畜的，但是現在却經過一番改建之後，變成了囚人的地方。

阿生和黃隆被押進去時，還隱隱嗅到一陣牲口的氣味！

黃隆忍不住破口大罵：「他媽的！竟把我們當作畜牲，這成什麼話？」

大漢用力一推，首先把他推進了一間矮屋之內，「砰」的一聲，把門關上了。

那屋子之矮，必須彎着腰才可以進去。如果挺腰而入，必然會碰到頭崩額裂。

阿生正奇怪爲什麼不將他也一併推進去，已看見一名大漢此時又將隔隣一間小屋的鐵門拉開了，二名大漢於是又把阿生押了進門。把鐵門從外邊關好了之後，數名大漢才離去。

矮屋低處有去水的小洞，高處有通風的小窗。

阿生從那些通風小窗可以見到外面有人來回巡邏。也可以見到隔隣的黃隆，奇怪的是阿生左隣的一間，似乎也囚了一個人。

那人好像睡着了。由於光綫昏暗，阿生根本也分不出那人是男還是女。

阿生湊到小窗上，黃隆走過來對他說：「快想辦法逃出去，否則天亮之後，我們就沒命了。」

阿生也有同感，但有什麼辦法可以逃出去。

矮屋以前是養猪地方，也難怪黃隆感到是一個侮辱。

但是屋子建築得頗爲穩固，門也是鐵製的，要出去也不易。

阿生試用手推了一下屋頂，感到非常結實，好像是水泥三合土結構成的。

阿生道：「看來不易逃走。」

「但我們可不能在此等死。」黃隆低聲說，「阿生，想想辦法，事到如今，我們不但要離開這裏，甚至要離開本市到別處去。」

阿生道：「好好的休息一會，讓頭腦冷靜下來，希望會想出一個好辦法。」

黃隆嘆一口氣，倚在牆脚下閉上了眼睛！

阿生也倚在這邊牆下，閉目養神。

他忽然彎着腰站了起來，朝小窗外望出去，看見一名大漢仍在外面來回巡邏，那傢伙腰間隆起，顯然是帶了槍。

阿生心中有數，但在實行他的計劃之前，他必須弄清楚左隣的人是誰，如果是無辜受害者，阿生覺得有責任把他救出去，因爲現在他已是特警的身份。

但是，萬一對方只是個處於敵對地位的另一帮毒販，阿生也就懶得去理會他。

阿生於是彎着腰，轉到左隣的一排通風小窗來——這些小窗每個只有六方寸左右的大小，伸個拳頭出去還可以，想探頭出去却不可能。

阿生低聲招呼左隣的人：「喂！兄弟，你睡着了嗎？請過來談談！」

那人果然給阿生吵醒了。

「什麼事？」竟然是個女子的聲音。

這聲音似曾相識，令到阿生渾身一抖，他懷疑自己在做夢！

那是晶晶？不可能吧！

光綫十分模糊，但阿生耳目伶俐，照理不會聽錯的，她確是晶晶。

晶晶睡眼惺忪，她發夢也想不到叫醒她的人原來是阿生。

阿生爲了確定他的判斷是否錯誤，直呼出了晶晶的名字。

晶晶立即從半睡狀態中驚跳起來：「是你！阿生，你怎麼——」

阿生「殊」的一聲，把食指放在唇邊做了一個手勢，低聲說道：「不要驚動外邊的人！」

其實阿生是連黃隆也想瞞過。可是，黃隆此時却從小窗中問了過來：「阿生，發生了什麼事？」

小小的矮屋每間只有六英尺丁方那麼大小，阿生知道騙不了他，只好說道：「眞想不到，我的女友也落入他們手中。」

晶晶聽了阿生這話，只感到一陣溫馨。她一直以爲阿生把她視作常人，想不到阿生會在別人面前說她是自己的女朋友，那麼，阿生應該對她另有好感才是！

晶晶喜歡阿生，難怪她會特別敏感。

但在阿生來說，只求瞞過了黃隆，不令他心裏生疑就是。

可是，黃隆却忍不住奇怪地問：「你女朋友是幹什麼的？」

阿生呆了一呆！

要是此時此地光綫充足的話，黃隆可能已看出了阿生的表情尷尬。但是，這時裏面除了黃隆可勉勉強強見到一個人影之外，面部表情根本就無法可以看到。

阿生靈機一觸，只好撒謊說：「我的女友是個女道友，我也不知道她何故會在這裏，讓我跟她談談再告訴你吧！」

晶晶聽了眞的爲之氣結，阿生爲甚麼會稱她是「女道友」？這就是女吸毒者的意思。

阿生由小窗裏低聲對晶晶說：「你怎麼會落入他們手中。」

晶晶自然也明白到阿生低聲說話是爲了避免黃隆在那邊聽到。

因此，晶晶也低聲回答道：「他們由醫院裏將我擄走……」

她約畧把呂偉良叫她客串兇手的事說了一遍，阿生才知道向警方告密者，原來是四爺的手下，那麼，躺在醫院的五名犯人，當然也是他們的人無疑。

阿生說：「我們立即就要設法離開這裏，但在未想到辦法之前，我要先把收集的資料告訴你，萬一我們眞能如願以償，離開這裏的話，你就把我告訴你的，向處長轉達，因爲我不想引起黃隆的疑心。」

他們幾乎是隔着小窗耳語，所以黃隆根本也不知道他們說些甚麼。他只知道二人隔牆相對，却沒有懷疑他們別有用心。

阿生把收集到的資料仔細說了一遍，晶晶一一記在心裏。

晶晶早就從她祖父任如重那裏聽過阿生的來頭，也目擊過他的身手不凡，芳心由衷地愛慕着這位年青的英雄人物，要不是她也不會硬要她祖父讓她客串女秘書，借機親近阿生。

此際既是患難與共，他們也就顯得更爲親密了。

晶晶情詞切切地說：「你既是要陪他到底，必須小心才好！」

阿生說道：「你放心吧，這種險我冒慣了。現在我必須向黃隆交代一下，我不想令他引起疑心，否則他就不會帶我進入金三角區。」

晶晶有一種自私的想法：她眞不想阿生深入虎穴，但又不知如何開口。

阿生回到黃隆這邊。

他對黃隆說：「我的女朋友眞是豈有此理，她自己吸毒還兼做拆家，賒來的毒品賣掉之後又吃又輸，被四爺的人一再警告也無法付出欠債，所以才會被人抓到這裏來。」

黃隆這時根本沒有心情去理會他的女朋友，只想着如何可以離開這裏。所以對阿生是否撒謊，根本亦不會追究下去。

不過目前他是個行家，自然了解到個中情形，一個吸毒的人，無論是男是女，只要毒癮發作，任何事情也可以做得出。一個女道友既吸毒，又賭博，結局當然是十分悲慘的。故此，黃隆對阿生的說話，也沒有半點懷疑。

黃隆又問阿生：「想到甚麼辦法嗎？趁住四爺未醒來，我們必須趕快設法離開這裏。」

阿生說道：「辦法倒想到了一個，但不知是否可以行得通。」

「甚麼辦法？」

「剛才我女友低聲問我，有沒有海洛英在身，看來她的毒癮發作了，如果那人過來查究，我們便有一綫希望，能否成功，要就看運氣了。」

「你想出的，是甚麼辦法？」

阿生詳細說了一遍，黃隆也認爲此法可行。

阿生和黃隆談話時，可不同剛才跟晶晶竊竊私議時一樣，因此在咫尺之間，晶晶已是聽得一淸二楚。她覺得阿生說她是「女道友」雖然有點滑稽兼帶有點侮辱，但在此時此地，也不愧是個聰明的想法。

黃隆說道：「那麼，趕快開始吧！須要我從中幫幫你嗎？」

阿生說道：「相信你在這邊幫不了我們的，如果一定要幫，不如你負責監視前面，如果大屋之內有人出來，你就通知我們！」

黃隆但求脫身之計，甚麼他都肯做。於是他走到前面去監視屋前情形。

阿生回到晶晶這邊來。

晶晶說道：「你剛才的辦法，確實不錯，但我忽然想起爺爺一番說話之後，有個更好辦法。這辦法可能比你想出的更高明。」

「甚麼辦法？」

「你的辦法可是：叫我把外面那槍手引過來，然後制服他？」晶晶說，「但我回頭一想，這六英寸丁方的小窗，可能令我們失敗，因爲我們難以把手臂伸出去靈活地運用。」

「只要他過來，我總有辦法。」阿生說，「你試佯作毒癮發作，他聽到呻吟聲一定會過來查看，到時你就說肚子痛。我會借故叫他過來取藥油，於是，我會出其不意地把他的手臂緊拉不放，他一定求饒的。我看他腰間隆起，那可能是揷了一支手槍，屆時，我會及時伸出另一隻手去奪槍。」

「可是，如果你開槍的話，必會起引大屋那邊屋內的人的注意。」

「當然，如果我開槍就會引人注意。但是，我只是用槍要脅那傢伙過來開門。這裏四周均有通風小窗，我會逐步監視他由後面繞到前面來，除非他不想活命，否則他一定會依我。」

晶晶說道：「這辦法未必成功，第一，他未必伸手向你取藥油……」

「我也想過了，如果他身上有藥油，他當然無須向我借用，那時這任務便落在你身上了。否則，我總會有藉口引他伸手入來，例如，佯作走不動。除非他毫無憐香惜玉之心，否則一定不想聽你繼續呻吟下去。」

「不過，我的辦法似乎更可行。」

「說來聽聽吧！」

「爺爺說，你是一位開鎖專家，何不從這方面去想想？」

阿生並非沒有想到那方面去，只是以他阿生的經驗，這種囚禁別人的地方，鐵門多數在外加了鐵門鐵扣，即使有門鎖，匙孔亦必然向外的。縱然有開鎖絕技，只怕也無用武之地！何況目前他身上一些兒可資利用的東西也沒有。

晶晶聽了阿生一番解釋之後，說道：「剛才我看過了鐵門，上面不但有匙孔，而且十分簡陋，以你的技藝，必可得心應手。」

阿生進來時可能疏忽了，事實當時的環境十分黑暗，未習慣之前，甚麼也看不見。現在阿生給晶晶提醒，溜過去蹲下細看，果然是有匙孔的一種鐵門常用的內外兩開鎖。

阿生眞不明白他們怎麼會笨拙到這個程度，這種鎖怎麼可以用作囚禁人？不過這却是最常見的一種鐵門用的。

也許對方根本沒有想到他們要拘禁的人竟是個開鎖專家。又或者這裏除了囚人之外，還有着其他用途亦未可料。

阿生有點喜出望外，回到晶晶這邊來時，就急急問她有沒有髮夾。

晶晶是個女孩子，當然有髮夾。於是拔下一枚遞給阿生。

阿生就坐在門後摸索着工作。不到一分鐘，門口應手而開，眞是聞名不如見面，晶晶簡直不敢置信，以爲自己在看雜技家玩魔術。

至於右隣的黃隆，更是看得口呆目瞪，直以爲自己是發夢。

黃隆畢竟也是上了年紀的人，經過整夜奔波勞碌，一再驚嚇之下，此際原已筋疲力倦，奄奄欲睡，但是，當他隔着小窗看見阿生輕易將鐵門開啓了之後，一切睡意亦告消失！

他簡直有說不出的興奮，他想說話，但阿生叫他別吵，這時切不可引起那人的注意，否則便前功盡廢了。

阿生跑到外面去，如果依他內心的眞意去做，當然是先把晶晶救出，但是，他却跑到黃隆的右隣鐵門這邊來了。

由於屋內隨時有人闖出來，他們之間一分一秒亦必須爭取，所以晶晶看見了這情形，內心也在怪責阿生對她太冷落，如果對她緊張和關心，自然應該先來救她才對。



但是阿生自有阿生的想法，他認爲這是對黃隆表示「忠心」的大好機會，所以他爲了達成任務，就顧不了甚麼兒女私情了。

阿生很快已將黃隆放了出來。

回頭他再跑到晶晶的鐵門前來，正在蹲下去工作，豈料就在這一刹那間，屋內有人出來了。

阿生憑着多年經驗，和他靈活的頭腦和手法，開鎖技藝，已直追他師父呂偉良，無奈即使短短不到一分鐘的時間，也果眞是有了分別，起碼現在他就不能再救晶晶。

但是，黃隆已暫時獲得了自由。

阿生和黃隆看見屋內有人出來，那敢怠慢？急急往黑暗一角躲了進去！

晶晶在裏面透過小窗，固然也看見了，她恨得牙癢癢——眞想罵阿生幾句！但是，儘管她更淘氣，這時也不到她任性妄爲的。

那人由後門走了出來，又順手把後門關上了，然後走過來！

阿生心裏暗算，事到如今，只有硬碰硬了。

他彎腰從地上拿起一塊石頭，一心等待那人走近，可是，那傢伙却跑到了那列矮屋的後面去，跟他的同黨招呼。

這傢伙原來是來接班的。

下班的槍手繞過矮屋旁邊時，也瞪了矮屋一眼，但很快就走過了。

阿生看見他返回屋內，這才鬆了一口氣！

他再蹲下去，利用那枚髮夾爲晶晶把鐵門打開，讓晶晶也走了出來。

阿生低聲對黃隆和晶晶說道：「他們在那邊放哨，那邊可能是重要出路，我們當然不可能透過這古老大屋逃向碼頭，現在我們要用詭計。」

晶晶看見阿生的熟練身手和冷靜的頭腦，剛才一股怒氣亦已全消。

她問道：「你有甚麼辦法？」

「用剛才的妙計。」阿生說，「你直叫他過來，問他有沒有藥物，我躲到屋角去，黃先生你則躲在這裏不要動。」

晶晶道：「然則，我又要回到籠子裏去了。」

晶晶所說的「籠子」，當然是指那一列矮屋。這譬如也貼切得很。

阿生待晶晶重返矮屋之後，他也閃到屋角去躲了起來。

晶晶由通風小窗與阿生取得了默契之後，便高聲叫道：「喂！那人啊！」

那剛剛上班的槍手問：「甚麼事？」他邊說邊走了過來。

晶晶一邊捧腹呻吟，一邊問道：「你有藥油嗎？先生，我肚子痛得很！」

他們估計對方必然是先湊到小窗前面來問晶晶，或者順手就把藥油遞入去給她，可是，那傢伙原來是一頭色中餓鬼！

他嘻嘻笑道：「我來了，我有藥油，你等等，我拿入來替你搓好了。」

他說着，已轉到屋角來！

阿生躲在那裏，見機不可失，那裏肯放過他？立刻施展空手道中的手刀招數，力劈向他的頸項。

那傢伙完全沒有想到有人躲在那裏，哼也不哼一聲便倒了下去！

阿生立刻把他腰間佩槍拔出，挿向自己的腰間，然後把他拖進矮屋裏去！

黃隆和晶晶却又一次看見阿生的驚人身手，爲之驚嘆不已！

其實這些事情在阿生來說，也忘記了

發生過多少。

正所謂工多藝熟，他這手法是從經驗中得來的。原來人類大腦中透向脊髓的一部份神經，就密集在那頸項之下，一旦受到意外突襲，好容易就會失去了知覺。

阿生小心看看四周無人，便帶住晶晶和黃隆二人，由矮屋後面的矮林穿過去。眞是大出三人意料之外，原來，那兒是一條公路，但時已入黑，未見有車經過，難怪剛才他們在屋內，一些聲音也聽不到。

阿生是當地人，自會明白到，這小鎭是一個僻靜的港灣，既有船到，亦有公路，自然有車經過，但想不到這麼靠近公路而已。

既然有公路，爲甚麼他們又要用船把阿生他們載來這裏？

原來這小港灣與西郊郊外的碼頭較爲接近，他們這樣做一則爲了爭取時間，二則亦可避過警方臨時在西郊公路設下的檢查站。

三個人現在沿住公路急急奔跑，他們担心四爺的人發覺追來。

黃隆担心黑夜中迷失方向，問阿生知不知如何可返市區。

阿生笑道：「放心吧！我是本地老居民，任何地方我也熟悉。」

三個人匆匆轉進了一條主要公路，這時才悄悄鬆了一口氣！因爲這兒已離開四爺他們那間古老大屋頗遠。

阿生說道：「由這兒回市區還要走上一段路，我們要截一輛汽車。」

「你說甚麼？」黃隆道：「我寧願慢慢走，也不坐車。」

阿生道：「爲甚麼？」

「萬一有警察查車，如何是好？」黃隆担心地說。

阿生笑道：「放心吧！逃亡的事，對我來說是慣了。我在兒童教養所長大。」

黃隆雖則到了當地不久，也知道當地的童犯教養所時時發生越獄的事。但這話在晶晶耳中聽來，却另有一種感覺。

她心裏想：阿生原來是童犯！

但後來她想了想，幾乎又忍不住笑。

阿生當然不是童犯，他的事跡任如重已一再對晶晶說過了。

現在阿生這麼說，大概是爲了對付黃隆的，他要黃隆相信他與警方水火不相容，那時便可以安心收容他。

這時候，遠處公路上有些光綫亮了過來。

阿生看眞了是一輛貨車。

他對晶晶和黃隆二人說：「我們的機會來了，但要看看運氣和晶晶的演技。」

阿生的詭計無須多作解釋，二人也都明白了。只見阿生和黃隆二人雙雙躲進樹林後面，只留下晶晶一人站在路旁邊。

一輛小型貨車逐漸駛近，晶晶揮着手巾示意，貨車司機看見只有一個女人，而且時在黑夜，以爲發生甚麼意外，立卽停車。

小型貨車之上，只有一個司機，很年靑，在車頭燈照射下看見那少女如花似玉，憐香惜玉之心更是油然而生，不禁側身問道：「小姐，發生了甚麼事？」

晶晶哀求着道：「先生，可以載我入市區嗎？」

「好吧，你請上車來！」司機十分有禮貌地說，同時亦已將車門開了，還伸出手來，幫着把晶晶拉上車來。

因爲貨車不似私家車，貨車只有車頭有一列可以供乘坐的座位，而且由於身高，爬上去時必須踏住一個脚環，這對一個少女來說，的確有點麻煩，不過晶晶身手一向矯捷，這時她却慢吞吞的，幾乎要令司機拚盡全力，攪了好一陣才把她拉上車去。

晶晶這樣慢吞吞的，顯得一派姐兒氣，當然有她的理由。

原來就在她爬上貨車司機位旁邊的這一段時間，阿生和黃隆二人已迅速由路旁矮林竄出，悄悄攀登了貨車載貨的車上。

司機因爲注意力集中在晶晶的身上，對車後的情形一無所覺。

晶晶上了貨車之後，坐到司機的身旁，連聲謝謝，令到那司機眞的有點兒吃不消。

司機一邊開車入市區，一邊忍不住問道：「小姐，三更半夜，你怎麼會一個人在這郊外地方？」

晶晶笑道：「你眞大胆，如果我是你，我才不敢把車停下來。」

「爲甚麼？」司機怔了一怔！

「很簡單，第一，我可能是刼匪。」

「別開玩笑了，你一個女流，怎麼也會學人去打刼？」司機笑道：「老實說，如果你是個男子，我剛才也不敢停車。」

「但是，你沒有看見報紙上也有女阿飛打刼的新聞麼？」晶晶說。

司機橫瞪她一眼：「我看你也不似一個女阿飛，你不但漂亮而且長相斯文。」

「謝謝你的讚美，剛才我說的只是第一個可能性而已，還有另一個可能性，你猜到是甚麼？」

「我猜不到。」

晶晶存心開他玩笑，因此又道：「先生，你有沒有看過聊齋？」

晶晶這陰森森的一句，登時把司機嚇得毛骨悚然，忍不住回過頭來，看了她一眼，晶晶却故意伸長了舌頭，扮着鬼臉！

但是她這副樣兒不但嚇不倒司機，反而引得司機格格大笑起來！

晶晶面色一沉，問道：「怎麼？你一點也不懷疑我是個女鬼麼？」

司機笑道：「坦白說，我很怕鬼！但是，如果有機會遇上一個像你這麼漂亮的女鬼，實在也是一種艷福，試問還有甚麼可怕？」

晶晶就是這麼一個不甘寂寞的淘氣姑娘。

他們剛才的情形，看在阿生和黃隆的眼中，實在也忍不住笑！

貨車司機又道：「小姐，你還沒有告訴我，爲甚麼你會一個人來到這郊外地區呢。」

晶晶本來存心要把話題扯開的，想不到他却苦苦追問下去，晶晶靈機一觸，她好像已發覺阿生從後面小窗偷窺過來，因此頑皮性又起。

她對司機煞有介事地道：「唉！別提了，還不是我的男朋友不好麼？」

「怎麼？他欺侮你？」

「是的，我們遊車河，遊到那僻靜的地方去，爲了一點小事吵架，他竟開車絕塵而去，不理會我。」

司機信以爲眞，憤憤不平地說道：「豈有此理！你的男友是幹甚麼的？怎麼可以這樣對待女孩子？」

晶晶苦着臉，說道：「他叫阿生，是個小偸兒，人倒壞透了！」

司機又是一怔！不禁問道：「他既這麼壞，又是個小偸，爲甚麼你還會跟他交上朋友？」

「沒有辦法，我喜歡他！」晶晶聳聳肩說。

阿生在後面聽到了，爲之啼笑皆非。

黃隆却沒有站起來，他只坐在貨卡裏默默沉思，他要設法離開這裏。

黃隆用手碰了阿生一下，阿生坐下來問他：「甚麼事？」

阿生雖然沒有再聽下去，但晶晶仍在跟那貨車司機聊天，那司機始終未知道後面有二名特別乘客。

黃隆說道：「你剛才不是奪得了一支手槍嗎？」

「是的。」

「拿來給我。」

「你要來幹甚麼？」

「我要用來要脅司機把車子開到碼頭去——六號碼頭我有人認識。」

阿生說道：「如果你信我就信到底吧，這個時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要到六號碼頭幹甚麼？」

「我們現在已是走投無路，警方在追緝，四爺的手下亦不會放過我們，這時候，唯有儘快設法離開這裏。如果你願意跟我一道兒去，我保證有一份合適你的工作，但我們必須先到六號碼頭附近找個朋友，他有辦法安排我們離開此地的。」

阿生心裏暗自驚喜，喜的是他的目的快要達到，因爲他的任務就是混入金三角地帶，但是，另一份矛盾的心情就是不知道能否完成任務，所以內心總難免有些兒驚懼。

金三角這是製毒中心，連美國反毒特工亦無法混入去，如果阿生能完成是項任務，將替他自己和他的上司帶來無限光榮，甚至連身爲師父的呂偉良，也增添了幾分光彩。

但是，廖氏兄弟的勢力不但控制那金三角區，同時在A國首都一帶也散佈了不少手下，因此他們消息靈通，萬一阿生偶一不愼暴露了身份，就會死無葬身之地。

因此，阿生覺得眼前要做的事情就是，設法與特警組人員取得連絡，以免將來混入金三角區之後變得毫無援手。

阿生對黃隆道：「我熟悉這裏的每一區環境，你要到六號碼頭去，讓我來安排吧。先讓車子開入市區，我們下車後再設法到六號碼頭去。」

「好吧！到了這時候，我也變得沒有主意了。一切由你拿主意好了。」

小貨車不久已開入市區。

晶晶也了解到阿生不想用暴力，否則他早該動手了，因此，晶晶要求司機在一條黑暗的街道上停下來，還扯謊說，她就住在一幢樓宇上。司機信以爲眞，還把那地址記了下來口口聲聲說要跟她交朋友。

晶晶跳下車去，揮揮手，果然走進了一處梯間去了，司機一直瞪住她的背影，依依不捨的，差點忘記了開車，當然更加不會理會到後面的阿生和黃隆，他們已先後悄悄下了車。

阿生和黃隆下車後迅速躲進了對面一處黑暗梯間去。

阿生立刻把握時機道：「黃先生，你在這裏等我，待貨車開走後，我先過去把我的女朋友打發走了，回頭與你出去大街截一輛街車到六號碼頭去。」

黃隆此刻有如驚弓之鳥，一切只好依了阿生。

不久，貨車已經開走了。

阿生怕晶晶走過來找他們，晶晶當然不可能住在那幢樓宇，她必然也是等待貨車開走才跑落街來找阿生他們的。

阿生因爲有話對她說，所以不想她跑過來，否則當着黃隆面前實在有點不便。

阿生及時在那兒梯間截住晶晶，晶晶正想去找阿生，想不到阿生就來了。她問道：「黃隆呢？他在那裏？」

阿生道：「他在對面等我，晶晶，你聽着，現在你就回到處長那兒去，把我們今晚的遭遇先告訴他，同時轉知警方，派人到木棉村去把四爺一班人一網打盡，最重要的是，我已獲得黃隆的信任，現在我與他到六號碼頭去，我們要設法離開本市先到A國首都班市，然後轉進三角製毒總部，叫處長設法派人與我取得連絡。」

晶晶道：「你眞的要去？」

「是的，這是難得的機會，否則永遠也難得有機會滲入金色三角區去了。」

晶晶道：「你可以對黃隆說，把我一併帶去嗎？」

「別傻氣！你怎麼可以去？」

「爲甚麼不可以？我也是你的同事之一，你別忘記我也受過訓練啊！」

阿生啼笑皆非地道：「有你在着，反而令我諸多不便，因爲我必須照顧你啊！別嚕囌了，否則我們在此太久，可能引起黃隆的疑心，那時便會功虧一簣！」

阿生是眞的担心黃隆起疑，說完已匆匆下樓去了。

晶晶喜歡阿生，以爲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想跟他多談幾句也不可以，氣得直頓足！

阿生重會黃隆，說道：「我已打發我女朋友走，現在我們就到六號碼頭去。」

黃隆離開梯間，與阿生沿住行人道並肩走着。

黃隆担心地道：「你的女朋友會不會出賣我們？」

「別疑心生暗鬼，我根本甚麼都沒有告訴她，只是向她撒謊。」阿生說，「如果她知道我要到別的地方去，她可能會不高興。」

阿生轉出大街，截了一輛街車，開往六號碼頭去。

黃隆想起今晚事出意外，四爺的一班手下把他們殺個措手不及，現在除了他一個人倖保無碍之外，其他一班手下已是死的死傷的傷，即使不死不傷亦已落入警方的手中了，這次慘敗如何回去交代？

黃隆想到了這裏，就不禁渾身打了一個冷顫。

阿生付了車資，與黃隆先後下了車。

黃隆指住碼頭上一間小屋說：「我的朋友就在那出租電船的地方，我先過去跟他談談，你在這邊等我。」

阿生說道：「為甚麼不把我也一起帶去？」

「他不認識你，我怕他引起疑心，不肯替我們搭好門路偷渡出境。」

「好吧！那我就留在這裏等你。」

黃隆於是橫過馬路，果然是跑到了那兒海邊一間小屋去。

小屋上面橫額有個漆了金字的招牌，寫住：「乘風記電船出租」，其他小字包括了一些電話號碼等等在內。

阿生担心晶晶能否及時把訊息向任如重傳遞，真想悄悄去打個電話回總部，但又怕萬一讓黃隆見到了，反為不妙。

阿生只好耐心地在那兒路旁的一條燈柱底下等待着。

× ×

鐵枴俠盜呂偉良筋疲力倦地回到他的汽車裏去，他是剛剛會過了夏維探長，由警局出來的。

呂偉良從未嘗試過這種慘敗的滋味。他心裏難免會這樣想：難道我退化了？難道沒有阿生在身邊我就一籌莫展？

是的，過去每一宗案差不多全是靠他們師徒合作，才可以把歹徒殺得片甲不留！但今次由於阿生加入了特警組，與他分開了，他立刻就慘遭失敗……眼光光看着晶晶被人擄去，竟然毫無辦法，因此也難怪呂偉良在懷疑自己一切在退化中。

其實也難怪呂偉良的，因為阿生的離去，令到他內心有一種潛意識的依依不捨，多年以來師徒之間的那份感情，任是鐵石心腸的人，亦會有此感觸，何況阿生一直以來就與呂偉良相依為命，心理上難免有些忐忑不安的感受。

也許就是由於這點微妙的心理影响，以至呂偉良的思想呆鈍了，他不知道是否做錯了，總之，晶晶被人擄去他就有責任，儘管任如重無須任何人負責，但呂偉良却因此反而更加感到不安。

呂偉良有神無氣地回到汽車裏去，剛將車子開出街道上，他就感到有點不大對勁。

背後座位裏不知甚麼時候開始就躲進了一個人，當呂偉良想停車查究時，那人已伸出一支手槍，壓住呂偉良的背部，說道：「不要停車，繼續往前開！」

呂偉良繼續慢慢開車，不過當他聽出那是一個女子的聲音時，幾乎忍不住大笑起來，因為他已認出這不速之客並非別人，正是迷你女賊林愛莉。

林愛莉是存心跟他開玩笑的，她聽到呂偉良的笑聲，便由後面爬了過來，坐在呂偉良的身旁。

呂偉良問道：「你怎麼會跑到這裏來的？」

「我知道你有了麻煩。」林愛莉道：「你認為我有甚麼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呂偉良道：「這些事恐怕你也幫不了我。不過無論如何，我也感謝你關心。」

「何必這麼客氣？我們到底算得上是行家。何況，說起來，一切麻煩皆由我而起……」

「你說甚麼？」呂偉良不等她說完就問：「這件事怎麼跟你扯上關係？」

「你可知道誰向反毒組告密嗎？」

「難道是你？」

「正是我。」

呂偉良苦笑搖頭：「別開玩笑了，據我所知，最近一次向反毒組告密的，是一個男人。」

「不！真正幕後人是我。」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林愛莉解釋道：「這件事是這樣的，我覺得本市毒販太多，大集團也有六個之多，於是我每有特別情報便向警方告密，不過，我告密的方式很特別，我利用我朋友霍根教我的催眠術，指揮一些男人去為我打電話，所以你說是男人一點不錯。」

呂偉良知道林愛莉有個男朋友霍根是個魔術師，林愛莉因為隨父母旅居加拿大時認識了他，二人一度成為戀人。

但是，後來不知怎的又鬧翻了。

林愛莉覺得還是本市的環境較適宜於她居住，所以便由加拿大回來，當日她和呂偉良已在「飛鏢俱樂部」碰過頭了，但當時並未提過她向警方告密的事。

呂偉良聽過夏探長說：根據錄下的告密者聲帶傳出的聲音，那男子聲音低沉，木無表情，現在看來林愛莉的說話的確可信。

呂偉良怔怔地道：「想不到是你！」

林愛莉道：「你生氣嗎？」

「不！你做得很好，只是我運氣不佳。」呂偉良輕輕嘆了一口氣，「阿生不知下落，由我設計的一項計劃失敗了，以至令到一位少女被擄去。總之，我真的是頭頭撞着黑！」

「阿生下落不明是難怪你担心的，因為你不但是他的師父，也是他的父兄一樣。不過，至於那少女晶晶，似乎是咎由自取，我知道她是自告奮勇要參加這工作的。其實，你應該想到我，我才是理想的人選！」

「現在說甚麼也沒有用。」呂偉良說。「你既然知得這麼多，你可知道任如重的臨時總部設在甚麼地方？」

「我當然知道！」

呂偉良雖然知道迷你女賊也是江湖上知名的人，但自從她離開當地前往加國之後，他已很少知道這女賊的事跡，想不到這次她由加國回來仍然活躍，但是，她對一切事態發展和台前幕後的情形都瞭若指掌，似乎又令人難以相信！

林愛莉看見呂偉良橫眼瞪了她一眼，充滿了疑惑的表情，她又忍不住道：「怎麼？你不相信嗎？現在我就帶你去！」

呂偉良道：「你知道他們在那裏？」

「棕樹酒店。」

「你怎麼知道？」

「你這種問法，分明是小覷了我這個迷你女賊的本領。」

「對不起，我只是覺得你知得太多。所以難免有點奇怪！」

林愛莉笑了笑，說道：「所謂旁觀者清，其實這件事一開始我已經留心到你們師徒二人可能與特警組的人合作。」

「是由俱樂部開始？」

「是的，特警組的人做事神秘，但別

忘記我也是個有經驗的老手，所以，他們一舉一動，所作所為，我都可以查出。」

呂偉良把車子開往棕樹酒店。

時間已是凌晨三點多鐘，酒店門前一片沉寂。

呂偉良與林愛莉像一對情侶一樣，停好車之後就走了入去。

接待員問他們：「兩位租房嗎？」

呂偉良道：「不！找人。」

說完，他已拖住林愛莉進了電梯，直上七樓。

電梯門打開，二人走了出來，一名由特警偽裝的侍應生說：「兩位租房嗎？請到六樓去，這一層客滿了。」

呂偉良道：「我們是來找人的。」

特警一怔：「找人？請問你想找那一間房的住客？」

「我找任如重處長——你的上司！」

林愛莉忍不住插嘴說道：「他在嗎？」

那特警又是驚呆了一陣，他不知道二人的來頭，急忙遞個眼色給他的同伴，只見數名偽裝成酒店侍者的特警紛紛戒備。

這個時候，任如重和他的助手，已聞聲而出，看見是呂偉良，便把他們招呼入房。

呂偉良替林愛莉介紹認識任如重等人，其實林愛莉早已知道這老頭兒是誰。

呂偉良首先對晶晶被擄去的事表示抱歉，想不到任如重却寬容地笑道：「這是一場戰爭——正義人士聯手對抗罌粟大軍，戰爭中總難免會犧牲一些人的。」

林愛莉也想不到這老頭兒大義凜然，內心不禁為之肅然起敬！

呂偉良問道：「有他們的消息嗎？」

「沒有，但今晚較早時所發生的一場槍戰事件，令到阿生可能順利完成任務。」任如重於是把發生在十二號停車場的事說了一次。其實這些事呂偉良已從夏維口中知道了。

呂偉良要知道的只是最新消息。

他正想問下去，任如重又道：「阿生初步獲得黃隆的信任，我們混入金三角區的機會大增，現在我們只等待進一步與他取得連絡，然後協助他們離開本市，讓黃隆帶住阿生回去製毒總部，這是一項國際性的任務，如果成功了，你我的臉上都會同時添上幾分光彩。」

就在這個時候，門外走又傳來一陣人聲。

各人正感驚奇，門已開了，進來的並非別人，正是晶晶。

任如重呆了一陣，呂偉良更有點喜出望外，在她未說話之前，大家都不知道她如何脫險，只見她精神抖擻，看來並無不妥之處。

等到晶晶把她如何在豬屋中巧遇阿生，以及如何脫險之後，任如重立刻就叫人再用無綫電通知一組正在十字大道值勤的特警。

原來一組特警人員由於何仲得自一名落網毒販槍手的情報，已奉命派往十字大道「可可士多店」四周嚴密監視。

由十字大道那兒轉出兩條街便是海傍，所以任如重覺得這是最迅速能把握機會與阿生取得連絡的辦法之一。

因為根據晶晶口述，阿生可能很快就要與黃隆二人偷渡出本市，起初任如重還打算從中設法協助他們偷渡，想不到黃隆自己也有辦法。

由於時間太過急促，轉眼之間阿生和黃隆二人就可能落船躲了起來，所以，任如重把正在十字大道的特警抽調到六號碼頭去，確是相當聰明和機智的。

呂偉良和林愛莉聞訊亦匆匆告辭，但是，任如重當然也了解到二人的心意，他道：「我知道你二位也想去見見阿生，不過，我覺得這不是適當的時候，如果你們不反對，最好還是跟我們一道兒去。」

呂偉良和林愛莉沒有意見，於是各人便一同離開了棕樹酒店。

在他們未到達六號碼頭之前，一組特警已首先開車經過阿生的面前，但是，第一次他們只是觀察當時當地的形勢，所以根本沒有車子停下來。

當特警們發覺阿生獨自站立在電燈柱底下的時候，他們便得立刻想出一個妥善的辦法與阿生接觸，尤其是這個時候，他們不能讓黃隆對阿生產生疑心，更加非小心翼翼不可。

特警們都是受過特殊訓練的，他們不但槍法要準，身手要敏捷，頭腦也要特別靈敏，否則無法勝任，所以他們的車子在阿生身旁一掠而過之後，他們已經迅速决定應該怎麼樣做。

不到一分鐘光景，一名衣衫襤褸的乞丐，出現在阿生站的行人道上，他當然就是特警假扮的，阿生因為想不到他們的行動快到這個地步，所以還以為對方眞的是乞丐。

及至那特警一邊伴作托缽求乞，一邊說道：「我是處長派來的，有甚麼吩咐儘管放心說吧！」

阿生至此仍然半信半疑，但在路燈照耀下，那本出現在「乞兒缽」裏面的特警證件，却不是假的，阿生甚至看清楚，證件的照片也是此人的樣貌，他當然不會再懷疑了。

阿生一邊取出小銀包，取出硬幣，一邊說道：「黃隆到對面那間『乘風記電船出租公司』去已有好一會兒了，我有點懷疑，現在我就要過去查看一下，你們最好在附近戒備，見機行事。」

特警「受惠」後，連番鞠躬，人們在街頭上常見的景象，並無可疑之處。

特警假扮的乞丐走開後，阿生看看腕表，然後迅速橫過馬路。

他望入「乘風記電船公司」之內，並無黃隆的影子，不由得大吃一驚！

一般電船公司這類辦事處只有丁方數尺的地方，裏面坐了一兩個職員，聽聽電話接生意，至於由岸上落電船去的碼頭，大概就在那辦事處的兩旁左右。

但是，這一家電船公司看來頗大規模，碼頭就在辦事處之內，也就是說，由辦事處內可以直落電船下面，無須再出辦事處門口，阿生很快就想到黃隆可能已經悄悄乘電船離去！

阿生立即倚住岸邊欄杆遠眺海面之上，果然看見一艘電船已向海心駛去，在船上人影幢幢之中，隱約有人在掙扎，情形頗為混亂。

阿生心裏明白，那個正在極力掙扎的人，極可能就是黃隆。

他不假思索，立即就近跑到一間出租電船的公司去，這一間當然不是「乘風記電船公司」，但却剛好有一艘電船停在岸邊，阿生付了錢，租船出海，同時告知水手要追蹤前面另一艘電船。

那水手呆了一呆，但終於也答應了一聲。不過不知是否阿生心急，反而覺得電船的速度慢了下來。

一個人心情越是焦急，心理上的感覺往往會打了折扣的。阿生當時亦以爲電船的速度減慢，只不過是自己心理上的錯覺而已。

但是，當他發覺前面一艘電船的速度不變，而彼此的距離越拉越遠時，便不難想到了一些關鍵——這水手可能是「乘風記電船」的同黨。

阿生忍無可忍，立即拔出手槍來，這支手槍是他由豬屋逃出後奪得的，一直保留着以備不時之需。

那水手又是一呆，道：「先生，你幹什麼？」

阿生面色一沉：「他媽的！你心裏明白，問我幹什麼呢？把船開快點，老子沒有耐性！」

「好吧！」水手聳聳肩，「開快點就快點！何必用到手槍？」

「別婆婆媽媽，除非你的腦袋想開一個洞！」阿生把槍管向水手的腦門上壓下去！

電船的速度加快了，那個速度表雖然很昏暗，却依稀可見。

阿生沉聲說道：「你原來也是乘風記的人。」

「我不知道你說甚麼。」水手說。

「別裝蒜了，你心中會明白的，剛才前面那艘電船是不是儎走了一個戴金絲眼鏡的中年男子？」

那水手道：「我不大淸楚，我們只管租船，不理會人家的閒事。先生，你到底是甚麼人？」

「你猜猜吧！」阿生冷冷地笑了一聲說！

「警探！」

「不！准你再猜一次。」

水手聳聳肩：「我不會猜謎的。但無論如何，最好不要難爲我，因爲我只是個局外人。」

「局外人？」阿生哼地一聲說：「那麼，我付了錢租用你的船，爲甚麼你故意開慢？」

「先生，我只想爲你的安全設想，你也看見了，前面一艘電船有一班大漢，看來並非善類，你單人匹馬，不怕被抛入海嗎？」

阿生道：「告訴你吧！我甚麼都不怕，如果你還在整古造怪，小心被抛入海的就是你。」

水手不敢再說話，電船的速度也快過了剛才許多，不到數分鐘，已經將近追及前面一艘電船，但仍有一段距離。這時阿生却看見前面一艘電船靠着一艘大洋船的旁邊停了下來。

衆大漢押着一個人搶登大洋船旁邊的吊橋，阿生依稀認得那人的身形就是黃隆。

阿生心裏大吃一驚，回頭正想吩咐水手把速度減慢，以便另想辦法時，却感到背後有些硬物抵住了背部，那水手的聲音說道：「把槍放下，高舉雙手！否則你背脊也一樣會開了一個洞！」

阿生不相信那水手也有槍在手，正待返身反抗時，突然被都水手迎頭痛擊了一下，阿生感到滿天星斗，登時昏倒過去！

等到阿生漸漸甦醒過來的時候，仍然感到有點頭昏腦脹；他想伸伸懶腰，無奈四肢却無法伸展，睜開雙眼，他才發覺除了他自己之外，還有個人與他在一起，同樣的被人當作大閘蟹一樣細綁着，無法可以動彈。

這個人正是黃隆。

黃隆看見阿生醒了過來，抱歉地說：「我這一回是澈底的失敗了，想不到連最後一個連絡站亦已落入他們的手上；阿生，眞對不起，我連累了你！」

阿生問道：「他們到底是甚麼人？」

「他們是班市另一帮毒販，與本地四爺勾結成爲一個集團。」

「那就是說，你們同樣都是來自班市的。」

「是的，而且同樣是做批發的。」

「已然同樣要向廖氏兄弟入貨，又在班市範圍之內，他們怎敢動你分毫？」

黃隆苦笑道：「如果我眞的是廖氏兄弟的親信，相信除了警方之外，眞的是無人敢惹我，尤其是行家們，誰不給回幾分薄面給廖氏兄弟。但是，現在到了這個地步我才不怕對你直說，我並非廖氏兄弟的親信，只是班市一個集團的代表，爲了擴充業務，我被派到本市來，想不到……」

「哦！原來你並非乃密。」阿生不禁脫口而出，說了一句。

「乃密？你怎麼會認識乃密？」

「我聽人說，他是廖氏兄弟心腹親信之一。」

「是的，許多人說我像乃密，有時我也故作神秘地冒充一下。其實，行內人最了解，他們都曉得我並非乃密，只是黃隆而已。」

阿生心裏後悔不已！他肯甘心冒這麼大的危險，無非想混入製毒總部——金三角區。現在黃隆既不是那兒的人，最多也只可以把他帶回班市去。

不過無論如何，現在也是太遲了。

阿生和黃隆二人被放進一個魚網中去，甲板上站了好一些人，其中包括將阿生擊昏的電船水手，以及押解黃隆登船的人在內。

大洋船升火待發，那班人亦已紛紛離船，乘電船返回岸上去。

阿生問黃隆：「他們現在是不是打算儎我們到班市去？」

黃隆說道：「不！如果他們肯儎我們返回班市去，我們逃生的機會就大大提高，因爲在班市那方面，我們的集團與他們可稱得上半斤八兩，勢均力敵；可惜事實並非如此。」

阿生暗吃一驚，正想問甚麼，却已看見有人將起重機的鋼纜緩緩放下來，二名水手搬來一塊銹蝕斑斑的鐵器——那東西看來好像是一具舊馬達似的，十分沉重，水手們把它與尼龍編織的魚網連在一起。

對方的企圖不問可知，無非要加重魚網的下墮力，讓阿生和黃隆的屍體永沉海底。

二人毫無反抗的能力，眼看起重機已將一個鋼鈎吊了下來，水手們分別將魚網連同舊馬達掛了上去，然後向操縱起重機的人打出手號。

這是一艘貨輪，甲板上此時燈光明亮，阿生和黃隆被細綁在魚網之內，只見甲板逐漸離開了他們，也就是說：起重機已將他們凌空吊起了。

阿生在毫無反抗之下，被迫與黃隆擠在一起，他們只見甲板上的人越來越細小，也就是他們離開甲板越來越高了。

起重機開始改了方向，他們轉眼間已在黑暗的大海之上空。

鋼纜緩緩下墮，他們大概不想引起太大的浪花，所以讓魚網將近觸及水面時才把活扣自動打開，「撲通」一聲，連同舊的馬達一起沉入海下，魚網內的黃隆和阿生將會怎樣？

黃隆不敢想下去，索性閉上眼等死！

阿生想不到加入特警組之後，第一次執行任務就慘遭失敗，在他來說，他是無論如何也有點死不眼閉的，因此他不會像黃隆一樣閉上雙眼等死；相反，他還要睜大雙眼，多看一眼那美麗的夜景。

是的，海港的夜景實在非常美麗，但誰會了解到這美麗的港口會罪惡處處，毒氣瀰漫呢？

就當阿生將視綫由岸上移回海面上的時候，他居高臨下竟然看見好幾艘水警快艇正向洋船疾馳而來，阿生眞以爲自己正在發夢！

水警快艇不會是假的，他們以無綫電通知大洋船不准開行，一連串的燈號和警號分別向大洋船發出，同時分頭向大洋船包圍過來！

原來與阿生剛剛接觸過的特警人員，當看見阿生神色匆忙租電船出海時，他們已想到：不見黃隆，必是有事發生，所以，一組特警的組長便派人携備了無綫電通話機租船出海，其餘的人則留在汽車裏，用無綫電通話機保持連絡。

阿生如何用槍要脅電船水手，以及後來又如何，因爲一時分心而被水手反要脅時用槍柄將阿生擊暈等等情形，全被跟蹤出海的特警見到了，無奈格於形勢，只有利用無綫電通話機通知岸上，不敢去採取行動。

岸上躲在汽車裏的特警收到消息後，立即通知了任如重。

任如重這時正在他那輛裝備有無綫電話的老爺車內，以事態危急，立即用無綫電話知會水警總部，同時與吕偉良，林愛莉等人趕往警方專用的直升機場去。

這時各人仍未知道黃隆也同時遇難，只道對方發現了阿生的身份，所以將他擊昏，帶上洋船去，以後他們將會如何對待阿生，不難可以想到，所以任如重在途中得到這消息之後，立即叫司機改變路綫，把車子急駛直升機機場。

當他們抵達時，直升機已有數架候命起飛，一些全副武裝的警員已紛紛穿上橙紅色救生衣，背上手提機槍，準備出發。

任如重和他的助手，吕偉良和林愛莉等人，抵埗後亦先後搶登直升機，急急升空，朝住那艘大洋船的上空飛去！

這時候，大洋船上的瞭望塔上，已經看得出情勢不對，有人下令操縱室，把自動活鈎打開，讓魚網中二人與舊馬達一齊沉入海底去！

阿生既能看見水警快艇，亦能看見直升機逐漸飛近了他們，但是，就在這一刹那之間，活鈎打開，魚網與舊馬達迅速下墮！

阿生只感到渾身痲軟無力，黃隆更加嚇得立即暈倒過去！

一艘由特警人員租用的小電船仍在洋船附近監視，他們由於看見大洋船上的起重機吊着阿生和黃隆，不難想到他們的企圖，所以一直跟隨着方向轉動，因此之故，那艘小電船也一直停留在魚網底下。

當魚網掉下來時，特警們早有準備，紛紛躍入海中，把魚網撈在手中，而每一名特警則已穿上了每一艘船隻必備的救生衣。因此，阿生和黃隆總算命不該絕，未致屍沉海底，只是喝了幾口海水而已。

水警輪未到，直升機已飛臨大洋船的上空，機師正待降落甲板之上，下面已响起了一陣槍聲，機師急忙將操縱桿一扳，直升機急急升高，同時機上的警員亦紛紛開動了手提機槍還擊！

水警輪加緊包圍大洋船，尤其是聽到了槍聲之後，已通知總部派出更多更大型的艦艇前來圍剿。但是，大洋船已在槍聲卜卜中起航，直向公海駛去！

吕偉良和林愛莉所乘坐的一架直升機飛近船尾部份，機師聽從他們的意見，冒險低飛；槍手們正集中注意力在另一架直升機身上的時候，吕偉良和林愛莉二人已急不及待，縱身往下一跳，兩條黑影轉眼已落入甲板之上。

吕偉良眼看一名槍手正要向他射擊；槍手原是舉槍朝天，對準直升機放槍的，想不到這一男一女竟然會冒險從那麼高的天空一躍而下，急忙掉轉了槍管，欲待將吕偉良射倒之際，無奈吕偉良的動作却疾如閃電，鐵杖一揮，那槍手「喲」地一聲叫，人隨槍倒，仰臥在甲板一旁！

甲板上還有數名水手，他們並非每個人都有槍在手，只是個個虎背熊腰，一看見林愛莉落在甲板之上，立即包圍過來！

林愛莉眼看數名包圍她的水手之中只有一個人有槍在手，立即不假思索，摘下一枚球型耳環，玉指一按，一個暗掣已經打開！

只見她往前一扔，那枚球型耳環落在那邊甲板之上，一觸即發，「轟」然一聲，已見數名水手紛紛倒地，包括那名槍手在內！無不呻吟慘叫！

原來林愛莉順手抛出的並非只供打扮用的耳環，而是她隨身帶備的一種秘密武器——迷你炸彈！

這種「迷你炸彈」只有一英寸直徑左右大，但却是威力無比，林愛莉平時把它戴在耳朶上，只要不將暗掣打開，是絕對不會有甚麼危險的；那暗掣就像一般炸彈的信管一樣。

衆水手正在驚愕之際，迷你女賊林愛莉已經揮拳踢腿，發動了一連串的凌厲攻勢，配合着鐵拐俠盜吕偉良的閃電動作，

但見甲板之上彷彿起了一陣狂風，衆水手紛紛受創倒地！

其他直升機見狀，亦先後低飛，把一批武裝警員降落在甲板之上！

形勢已經改觀，全副武裝的警員荷槍實彈，分別衝進艙房，船舷以及駕駛室等處去，遇到反抗立即就開槍掃射！

大洋船很大，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沿住船舷飛奔過去。

呂偉良手拄鐵杖，走得較快，林愛莉跟隨在後面，剛要沿住一度梯階登上較高一層甲板時，突然有人喝了一聲：「站住！不准動！」

二人回頭一看，一名頭戴海軍帽，身穿白制服的中年船長，握住手槍，站在一間艙房門口！

呂偉良和林愛莉無可奈何，惟有進入了那間艙房裏去。

房內有廣播設備，船長說道：「你們已被俘擄，現在是我們的人質，快叫警方的人住手，否則我首先殺死你們兩個！」

說着，船長過去把廣播儀器的開關打開，他首先對着咪高峯說道：「你們警方的人聽着！我是這艘船的船長，現在你們已有一男一女落在我的手上，如果你們還不離船，我就先殺死他們兩個！現在請你們聽聽他們的聲音吧，證明我沒有欺騙你們。」

豈料話猶未完，呂偉良已是看準算準，鐵杖一揮，擊中了船長的手腕，手槍凌空飛墮；林愛莉與呂偉良配合得恰到好處，腰動脚起，力踢船長的下頷，只見他往後仰倒，頭部撞在鐵牆之上，登時昏了過去！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正待匆匆離開那間艙房之際，外面傳來一陣陣急促步聲，數名持槍水手一湧而來；林愛莉情急之下，又扔出了另一枚「迷你炸彈」，「轟」然一聲，船舷上升起一陣烟霧，已有數名水手首當其衝，先後倒下！

他們正待由梯階登上較高一層甲板，但上面卻有人下來！

呂偉良和林愛莉細看清楚，來者並非別人，正是任如重和他的手下特警們，此外便是一名被他們押解着的水手。

原來他們是因爲聽到了剛才的廣播，而將一名俘虜要脅，要他帶到廣播的地方來，希望替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解圍；想不到他們已將船長擊昏，還將一批武裝水手炸傷。

任如重帶人衝入艙房內，將船長救醒，反要脅他命令船上的人放棄抵抗！

一經船長親自廣播，形勢頓告改觀——從混亂中平靜下來！

警方實際上早已控制了大局，只是船長的廣播令到更多水手避免受傷而已。

水警輪紛紛迫近大洋船，大批武裝警員搶登船上；阿生和黃隆被特警救起之後，此時也被特警們由電船轉上水警快艇，再由水警快艇送上了大洋船來。

晶晶原來隨她祖父任如重乘直升機降落大洋船的，她不知道阿生已被救起，東奔西跑，無非想把阿生找到，在看見阿生只是渾身濕透，並無大碍，不禁悄悄鬆了一口氣！

大洋船已被警方控制，受傷的警員和水手們亦紛紛被水警輪送上岸轉送醫院救治，至於其他警方人員和特警探員，則紛紛在船上各處展開地毯式的搜索。

結果，警方在一些隱蔽處搜出了大批槍械和彈藥，出乎意外地並非毒品。

經過連番審問，才知道這是一個販毒集團剛剛在當地黑市中購入的軍火，打算運到某處港口，轉運入金三角區去，與廖氏兄弟交換毒品。

這個集團正如黃隆所講的一樣，與他們是死對頭，雙方在班市已經經常展開明爭暗鬥，那當然是爲了利益和市場緣故。

據說：廖氏兄弟爲了擴充軍備，除了秘密出高價向隣近地區購買軍火之外，還對各毒品批發商提供優厚條件——如果有新式軍火，幾乎可用半價換到所須要的毒品。

由金三角區運出的鴉片烟和海洛英等毒品，運得越遠就賺得越多金錢；但如果有軍火拿去換取的話，利錢就更爲可觀。所以，黃隆的集團與四爺的集團，都在千方百計搶購軍火。

但是，黃隆因爲「猛虎不及地頭虫」，到頭來果然就是吃虧了不少，不但給四爺的手下直搗秘密總部，還把碼頭的連絡處亦加以控制。到頭來差點兒連性命也丢了！

不過，由於阿生和晶晶的逃脫，警方聞訊後已迅速展開行動，把那處鄉村包圍，四爺和一班手下終於亦告落網！

四爺原名林四，由於年紀較大，又是鄉紳父老，人人皆稱慣了他「四爺」。

他除了販毒之外，本身也吸食鴉片。

事後警方在他的祖屋內內外外，包括山邊和一些飼養家畜的地方，搜出價值數千萬元的毒品。

人們不禁奇怪：四爺雖則是個鄉紳父老，但是他怎麼會有這許多錢？

儘管人們，甚至連警方在內也懷疑這個龐大的販毒集團不是他個人獨資經營的，但是，他却一口咬定除了他自己之外，並無其他後台老闆！

警方當然不相信，但也沒有辦法。

醫院中五名受槍傷的毒販當然也是四爺這個集團的人，那個企圖要脅警方放人，但及時被呂偉良用麻醉銀針射倒的人，不用說了，他也是四爺派去的人，這班人全是令人難以相信地，對集團表現得無比忠心。

要不是這次四爺落網，相信要憑此輩口供去破獲如此龐大的販毒集團，恐怕比登天更難。

何仲的情報也不會是假的，十字大道那間「可可士多店」確是毒帮的連絡站之一，但由於連絡方式有如間諜傳遞訊息一樣，非常周密，所以即使警探們向他們下手，只怕所獲甚微；但現在既然他們的首領亦告落網，此輩自是無所遁形。

碼頭上的電船出租公司之中，「乘風記」原是黃隆的秘密連絡站，無奈由於四爺的人有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結果也被控制；當晚黃隆不知內裏，跑了進去就等於送羊入虎口，要不是阿生機警，黃隆到頭來死得不明不白固所難免，大洋船一經開出公海，自然有辦法找人接應，將大批軍火運往金三角區，屆時那支已經令人

憂慮的罌粟大軍，就會更爲強大！

警方當晚不但及時圍捕四爺一帮人，同時也根據阿生和黃隆的口供，去到西郊黃隆的秘密總部，作一次地毯式的大規模搜索。

不過，儘管警方非常認眞地一直搜索到翌日天亮，所獲不過是一些文件而已；至於黃隆所收藏的毒品，早已被四爺的人取去了。

從那些搜獲的文件中，可以看得出黃隆是奉命前來當地打開市場，建立一個新的轉運毒品基地的，因爲這兒交通方便，早已成爲東南亞的販毒中心。於是每一個販毒大集團，都希望建立他們夢想中的無形罌粟大軍，以便將毒品運入歐美，進軍世界各地！

自從土耳其自動限制種植罌粟之後，歐美各國的毒品價格暴漲，因爲一切來源就只有依靠金色三角地帶——廖氏兄弟控制下的製毒廠。

由出廠以至運到歐美各國，其中當然經過難關重重，所以普通一萬元的毒品，運到歐美各國時，售價便非三四十萬元不可。

試想一想，做甚麼生意可以獲利數十倍以上的？

也許就是因爲這個緣故，各國儘管嚴刑峻法，毒販們還是甘心不顧一切地去冒險。

毒品爲害人類已是舉世公認的事，有一位醫生公開呼籲各國政府立下刑例，凡販毒者必須處以死刑；他的理由就是：殺人兇手有時只爲私人恩怨而下毒手，但無論如何他只是害死一條性命，令到死者家屬痛苦而已。可是毒販們却殺人於無形，讓人類慘遭荼毒，其罪之甚實莫過於此，爲甚麼不將他們判處死刑？

法律是人類訂出來的，但世界上偏偏就有些地方有些法律莫名其妙：殺人放火，打家刧舍的往往獲得寬恕；走私販毒，投機詐騙的亦隨時可以逍遙法外，也難怪有些地方被人稱作「冒險家的樂園」了。

鐵拐俠盜呂偉良師徒二人不知道四爺與黃隆等人將來被法官如何判處，他們只知道替社會做了一件有意義的事情。唯一不同的，就是阿生現在已是一名特警組的探員。

呂偉良至今仍然是一名在江湖上受人尊重的俠盜，但他却不反對他唯一的愛徒加入國際性的特警組織，只因爲他希望阿生將來有更多機會去大顯身手，有更多機會向罪惡宣戰！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任如重領導下的特警組，並不受制於當地警方。更難得的是：任如重是個大公無私，敢作敢爲的領導人。

呂偉良每想到一個年青人總應該循規蹈矩地去做人，他就不想自私地希望阿生學他自己，反而鼓勵他加入特警組去。

呂偉良本身是個不羈的俠盜，他喜歡做自己想做的事；他當然不會因爲阿生離開自己而退休，只以爲阿生加入特警組之後，他的生命中一定又要經過了一段時期的寂寞。

可是，事實上却令他出乎意外；呂偉良在他以後的日子裏，不但不會感到寂寞，還更加多姿多采，因爲曾經令到當地警方大爲頭痛，鬧翻了半個都市的迷你女賊林愛莉，竟然闖進了他的生活圈子裏來。

當然，除非阿生奉了特別使命離開本市到外地辦案，否則他還是會常常回來看他師父的，何況他加入特警組的時候，任如重也答應過他，他是不必上班，亦無須居住到宿舍來，所以呂偉良担心他在往後的一段日子裏會十分寂寞，也只是杞人憂天而已！

這次阿生雖然未能依計混入金三角區，但是，却因此而破獲了兩大集團的販毒，偷運軍火以及互相鬥法，實在也居功不小。更令阿生難忘的事，應該是：在這次任務中，他認識了處長的孫女兒晶晶。

這淘氣的少女，在今後可能給予阿生感到啼笑皆非。總之，在阿生的感覺中，他的生命又開始進入了另外一個新階段。

以後的事當然沒有人知道，但眼前他們總算做了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唯一不快的，可能就是兩大販毒集團的後台老闆們，他們可能是紳士名流，也可能是那些掛羊頭賣狗肉的僞善者。

這些法外逍遙的人，可能是天天我們在報章上見到他們大名的人，也可能是經常有權說話和演講的人，更可能是大聲疾呼反毒的人。

總之，他們在暗自歡喜之際，冥冥中有個定數的報應怪事，往往就發生在他們本身或者禍延他們的家屬和下一代。

因此，下次當你看到某人患了絕症，某人突告暴斃！——等等新聞，亦無須過份惋惜與驚奇！假如你信奉宗教的話，你當會相信他們如果從未做過虧心事的話，即使死後亦會上天堂，那你又何必爲他痛惜呢！

鐵拐俠盜呂偉良做事從來不計收穫，不顧後果，他每做一件事之前，必先想一想應不應該去做？做完之後，也從來不會想想自己得到了一些甚怎好處？

唯一關心的也許只是：犯人是否已經定罪？可惜定罪的權利不是在他的手上，有時明明應該判死刑的人，却因「證據不足」而當庭釋放；有時殺人犯亦可以儆誡一番了事。也難怪有心人大聲疾呼法律必須重訂了！

呂偉良師徒二人不知道黃隆與四爺等人，將來在法庭上被判若干年徒刑，只知道他們一定不會被判死刑，這幾乎是肯定的！

法律，公平嗎？只能說：公道自在人心！

呂偉良還是喜歡依照他的方法去懲治罪犯，所以鐵拐俠盜還是鐵拐俠盜，他不會因爲阿生加入特警而改變他自己的！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血劍

孫玉鑫・文
盧　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無名谷主東方馭龍狠施毒手，把石仁中擊成重傷，東方萍着春蘭背起石仁中，飛縱前往九老峯，跪求蘇玄玄施救，蘇玄玄經不起東方萍的哀求，施蘭花拂穴手把石仁中解救過來，但蘇玄玄却爲此而致精元斲喪過甚，老態畢露，適蘇之前渡劉郞情手杜維甫到來，不嫌蘇玄玄之遽爾老去而不顧他去，反而情意綿綿地向蘇玄玄百般獻媚，要蘇玄玄將蘭花拂穴手秘譜給他，蘇玄玄長長嘆了口氣，說是打從認識杜維甫起便知他在玩弄她的感情，但仍克制不住對他的眷念，希望能有較長時間與他一起——

情魔遭惡報　孝女獲仇踪

情手杜維甫道：「這日子已經不遠啦，我正打算在這裏……」

蘇玄玄道：「你願意留在這裏？」

情手杜維甫道：「當然了，江湖上誰不知道蘇玄玄集寵愛於一身，我情手老杜整個的愛全給了你……」

蘇玄玄道：「鬼話，誰相信。」

杜維甫道：「由不得你呀——」

蘇玄玄一愣道：「怎麼？」

情手杜維甫道：「江湖上愛我的女子上百，有誰能讓我冒大風大雪，烈陽苦雨，奔波數千里，與那女人幽會，只有妳，玄玄，天下獨有妳呀。」

蘇玄玄滿意的一笑，說道：「這倒是眞的——」

她忽然覺得驕傲起來，像是戰勝了無數的競爭者，令她無比的滿足，也使她全身血液在刹那間沸騰起來——

情手杜維甫道：「當然是眞的，現在就是事實呀。」

蘇玄玄冷靜的說道：「假如我不希罕呢？」

情手杜維甫道：「可惜呀，你誤解了愛——」

蘇玄玄道：「別再騙我了，天塌下來我都不信。」



情手杜維甫道：「你不相信我可以，可是……」

蘇玄玄道：「除非你在這裏終生陪伴着我——」

情手杜維甫道：「這太簡單了。」

蘇玄玄道：「你是答應了。」

杜維甫道：「沒問題，不過……」

蘇玄玄道：「你有意見——」

情手杜維甫道：「當然啦，我有上百情婦，如果突然和你隱居在這裏，她們一定會千方百計的找上這裏，那時，你我想要安安靜靜的渡過這下半輩子，只怕不太可能——」

蘇玄玄道：「那怎麼辦？」

情手杜維甫道：「我這上百情婦愛我的原因有三，一是長得好，二是口齒好，三是武功好，一個男人有了這三件寶，對付女人眞是無往不利……」

蘇玄玄搖了搖頭，道：「你是有很好的條件。」

情手杜維甫笑道：「爲了使她們死了這條心，唯有給她們點好處——」

蘇玄玄冷笑道：「你還會有什麼好處給她們，玩完了還不是一脚踢。」

情手杜維甫唉聲道：「這是什麼話，我……」

蘇玄玄冷冷地道：「別描了，愈描愈黑……」

情手杜維甫沉思道：「玄玄，你到底是愛不愛我——」

他這是最後一招法寶了，對付女人，他經驗豐富，軟的硬的兼施，迷湯十足後，再以愛情打動她心……

蘇玄玄道：「我愛你的心未變，現在該問你啦。」

情手杜維甫道：「萬般情債，只要有『蘭花拂穴』秘譜……」

蘇玄玄道：「我若不給你呢？」

情手杜維甫道：「那是最下策了。」

蘇玄玄道：「我不懂你的意思……」

情手杜維甫笑道：「這道理太簡單了，我是個獨子，自小便被父母寵壞了，我看上的東西，不管用什麼樣的手段，一定要得到，至今我年紀雖大，始終也改不了這個脾氣——」

蘇玄玄冷聲一哼道：「難道你還敢動强——」

情手杜維甫冰冷而殘酷的道：「你逼我這樣做……」

蘇玄玄冷冷笑道：「你不敢——」

情手杜維甫哈哈大笑，說道：「我怕什麼？玄玄，這裏山高百丈，百里之內沒有人烟，你就是叫破了喉嚨，也沒有人會理你——」

蘇玄玄冷哼道：「你自信是我的對手麼？」

情手杜維甫嘿嘿地道：「你如果有這個念頭，可謂十分不智。」

蘇玄玄一怔道：「何謂不智？」

情手杜維甫道：「只怕你連回手的餘地都沒有。」

蘇玄玄道：「太難令人相信了。」

情手杜維甫道：「你會很快知道我所言不虛。」

蘇玄玄道：「咱倆已無法再轉圜了，你要用硬的——」

情手杜維甫立刻打斷她的話頭，說道：「念在咱們相愛一場的份上，希望你識相……」

蘇玄玄呸聲道：「你看錯人了，我豈會……」

情手杜維甫冷澀的道：「我只要拿出一樣東西來，你便受不了啦。」

蘇玄玄笑道：「什麼東西能使我一見便寒了心，怎麼連我……」

情手杜維甫陰沉的說道：「你看看這個……」

他輕鬆已極的伸出右手，掌心中，一隻碩大的綠色毛虫，正蠕動的在他掌心爬動……

蘇玄玄尖聲叫道：「毛虫……」

她像是驟然間遇上十分驚恐的事情一樣，嚇得面色蒼白，嘴唇直顫，坐在那裏竟是陣陣抖顫……

情手杜維甫嘿嘿地道：「你怕……」

故意的把手向前一遞，毛虫在蘇玄玄面前——

蘇玄玄大叫道：「拿開——」

眞讓人想不通，一個武功絕高，胆大如天的女子，竟怕見一隻小毛虫，此事說來，只怕信者無幾。

情手杜維甫冷冷地道：「拿開可以，把那個給我……」

蘇玄玄顫道：「什麼？」

情手杜維甫冷笑道：「除了『蘭花拂穴』秘譜，我還會對什麼有興趣？」

蘇玄玄顫聲道：「你怎麼知道我怕毛虫？」

情手杜維甫哈哈大笑道：「玄玄，我在脂粉堆裏能無往不利，予取予求，除了先天賦予我的條件外，主要的就是敏銳的觀察力，記得不，有一次我倆相會山林裏，我無意中踩死了一隻毛虫，而你却已嚇得面色蒼白……」

蘇玄玄幽幽一嘆，說道：「你太厲害了。」

情手杜維甫嘿嘿地道：「這只能說你遇上我倒霉——」

蘇玄玄抖手摔了那本秘譜，道：「給你，我認栽——」

情手杜維甫伸手接在手中，笑道：「為了這本『蘭花拂穴』譜，我不知道化了多少腦筋。」

蘇玄玄冷叱道：「你得了它，該滾了吧。」

情手杜維甫一楞道：「滾——」

蘇玄玄道：「你還想留在這裏。」

情手杜維甫嘿嘿地道：「玄玄，你太幼稚了。」

蘇玄玄怒道：「你還不滿足？」

情手杜維甫陰冷的道：「我不是不滿足而是不放心——」

蘇玄玄變色道：「你不放心什麼？」

情手杜維甫道：「你……」

蘇玄玄說道：「我什麼地方使你不放心——」

情手杜維甫道：「這本『蘭花拂穴』譜落我手中，我不放心你，你會給我渲染的整個江湖上都知道。」

蘇玄玄恨聲道：「給了你不放心，不給你更不放心……」

情手杜維甫道：「只有一個辦法能令我安枕無憂……」

蘇玄玄面色慘變道：「你不會要殺了我吧。」

情手杜維甫笑道：「你說對了，我正要這樣幹——」

蘇玄玄大震道：「你……你不會沒有良心——」

情手杜維甫哼哈道：「良心！你看我還會有良心麼？我的良心早給那些騷女人瓜分了，現在，我是個沒心的人……」

蘇玄玄怒叱一聲，道：「姓杜的，你不敢——」

杜維甫大聲道：「怕什麼？」他陰沉的又道：「這裏是呼天不應，呼地不靈，你……」

蘇玄玄冷聲道：「你當我會那麼容易束手——」

情手杜維甫道：「對付你，僅是舉手間……」

蘇玄玄呸聲道：「你做夢——」

情手杜維甫狠聲道：「好，我現在就殺了你。」

他突然將手中的大毛虫向蘇玄玄身上擲去，蘇玄玄天不怕，地不怕，單單怕毛虫，一見那令人嘔心的毛虫朝自己飛來，登時嚇得手脚發軟，不知該怎麼辦——

只聽她大叫一聲，嚇得昏倒在地上。

情手杜維甫冷笑道：「憑你這塊料也妄想跟老子磨菇——」

狠厲的瞪了蘇玄玄一眼，自腰際霍地拔出一枝精光暴閃，森森冷利的七首，照着蘇玄玄胸前插下去。

只聽一人冷笑道：「杜朋友，住手，不然你與她一樣，一併兒躺下。」

這一番冷言冷語，無異是晴天霹靂，震得情手杜維甫心弦直顫，停手不前，急切間一個大轉身，一柄閃亮奪目的長劍不知何時已逼臨跟前，快而利的令人心寒！

再一看持劍的是個少年劍手，圓目微睜，精光直閃，一副瀟洒不羣的樣子，頓時，勾起情手杜維甫滿腹無名之火，一股子殺機溢滿了他的心中。

他冷冷地道：「你是誰？敢管我姓杜的閒事——」

石仁中冷冷地道：「用這種手段對付女流，不嫌卑鄙——」

情手杜維甫怒火直噴，還預備數說對方一頓，眼角忽又瞄見兩個年少少女姗姗施施的走了出來，站在門檻邊，把守了出口處，不禁令他心神一震。

他眼珠子直瞪，剎那間被東方萍和春蘭的美艷吸引住了，他雖然玩弄了不少的女人，可是却沒有幾個能與東方萍這樣秀麗而俏艷的女子相比，一時，他色心大動，不自覺的又擺出了情手的勾魂姿態，嬉皮笑臉的朝東方萍做了一個自認爲瀟洒的一笑，裝的自己相當英雄。

石仁中冷笑道：「閣下放下東西，立刻滾——」

情手杜維甫一怔道：「什麼東西？」

石仁中說道：「那本『蘭花拂穴』秘譜。」

情手杜維甫怒聲道：「你也是爲了這個——」

石仁中冷冷地道：「在下並沒這個胃口，不過你還給……」

情手杜維甫大聲道：「朋友，我警告你，管閒事要先打聽打聽，別憑自己年青有衝勁，也不分個青紅皂白一個勁的打抱不平，你是遇上我，遇上別人，哼——」

石仁中淡淡地道：「在下管錯了？」

情手杜維甫道：「對象弄錯了。」

石仁中道：「在下不懂——」

情手杜維甫一指蘇玄玄，道：「你知她是誰？」

石仁中冷笑道：「不勞閣下動問，在下自然知道她是何許人——」

情手杜維甫冷冰的道：「她是我的女人，這個你可明白——」

石仁中道：「你不仁不義，她早已不認你了。」

情手杜維甫道：「笑話，她挨打挨罵，心甘情願，別看我待她這般冷酷，我只要三言兩語，她又願意爲我死，爲我活，女人就是這個調調兒——」

石仁中怒道：「別把天下女人都看的一文不值——」

情手杜維甫笑道：「說來你不信，在下認識的女人都是一個調兒，你待她好，她百般的磨菇你，如果你顯得又冷又冰，又打又罵，嘿，她奶奶的還眞順乎，你叫她向東，她決不向西，有道是馭女之術，存乎一心，只要懂得方法要領，她們生死不計的爲你犧牲到底——」

東方萍呸了一聲，道：「這正是我們女人的偉大。」

情手杜維甫笑道：「姑娘，別儘爭這口氣，在下對付女人可有一手，喲，不信，我……」

石仁中憤憤地道：「你怎麼可以對她說這種話。」

情手杜維甫笑道：「我這是實話實說，女孩兒都喜歡直性人……」

春蘭叱道：「色狼，無恥——」

情手杜維甫嘿嘿地道：「小丫頭，你這樣說話可不公平，在某些人眼裏我也許是個萬惡不赦的淫徒，但在身受感受的人說，我也許才是個眞正的男人……」

春蘭不屑的一呸，道：「喜歡你的人瞎了眼——」

情手杜維甫笑道：「喜歡我的人都是女人喲，你這是罵你們女人……」

春蘭咬着牙，恨聲道：「小姐，我受不了。」

東方萍道：「給他點教訓也好——」

春蘭說道：「那麼，我就先撕了他的嘴——」

她性如烈火，話不投機，翻臉動手，一移身子，足尖一點地面，朝着情手杜維甫衝了過來。

情手杜維甫搖手道：「慢着——」

春蘭道：「你怕死了。」

情手杜維甫道：「我不是怕死，而決不和你動手。」

春蘭一楞道：「爲什麼？」

情手杜維甫道：「在下從不和女人動手。」

春蘭怒叱道：「胡說，剛才你還提刀殺——」

情手杜維甫笑道：「這話說來不信，在下生平，雖在脂粉堆裏打轉，却從沒和女人動過手，拿和玄玄的來說吧，我只要用隻毛虫嚇服住她，豈不比動手要愉快多了。」

春蘭哼聲道：「我偏要你動手。」

女人性小，心眼窄，春蘭最恨狂妄自大的男人，更恨善於玩弄女人的淫棍，杜維甫以情手爲榮，玩盡了天下不自愛的女人，這種恬不知恥，猶洋洋自得吹得天花亂墜，立刻激起春蘭滿腔殺機，一上來，揮掌直劈。

掌勁如刄，快而狠厲。

情手杜維甫能在江湖上爭一席之地，而穿插在黑白兩道的女娃堆裏，其身手也決非泛泛之輩。

一見春蘭揮掌急劈，急忙劃起手中七首，斜削春蘭手腕。

這一着攻守俱佳，可謂十分凌厲，春蘭若不收手易招，手腕勢必受傷，她一挫身子收手暑退，錯身再上。

情手杜維甫却含笑而立，道：「姑娘，你的氣可以消了吧。」

這眞是比他那一七首還要厲害，一個人再狠也不打笑面人，春蘭望着他那副傻兮兮的樣子，一肚子的怒火竟不知怎的全抛到九霄雲外了。

春蘭恨聲道：「你……」

情手杜維甫笑道：「姑娘，你要是眞這麼恨我，我讓你打一拳消消氣如何？」

春蘭跺脚道：「不要臉——」

情手杜維甫拍拍手，說道：「罵的好，罵的好，你只要不生氣，再罵兩句我也願意。」

一個人最怕不要臉，杜維甫天生厚皮，嬉皮賴臉，不知廉恥爲何物，春蘭是個少女，從未接觸過這樣的男人，一見他這種低聲下氣的樣子，再也下不了手……。

有道是女人怕軟，男人怕淚，春蘭一跺脚退了回去。

情手杜維甫是得理不饒人，笑道：「氣消了。」

春蘭叱道：「無恥——」

情手杜維甫扮了個鬼臉，道：「無恥也，沒有牙齒也，在下牙齒俱全，不缺一顆，姑娘所言，不甚當也。」

春蘭知道門口決不討好，一扭頭，不理不看。

有人說男怕不開口，女怕有人纏，春蘭採取不理不睬態度，情手杜維甫縱有萬千調情手段也是莫可奈何——

情手杜維甫目光在東方萍臉上一描，嘿聲道：「這位小姐貴姓呀。」

東方萍目光冷厲，瞧也不瞧他一眼。

春蘭忍不住道：「我們家小姐豈會理你這種無賴漢——」

情手杜維甫哦了一聲道：「我知道了，這位高貴溫雅的小姐是……」

他目光如刄在東方萍身上直轉，沉思又道：「無名谷主的千金——」

春蘭哼了一聲，不再答理。

情手杜維甫大聲道：「對東方老爺子的大名，在下是久仰了，無名谷的武功冠蓋天下，就是東方姑娘的美艷，更是冠蓋宇寰——」

東方萍冷冷地道：「承蒙誇獎，不敢當。」

情手杜維甫朝前走了兩步，道：「東方老爺子在下雖不認識，但在武林中能令

在下推崇的，除了東方老爺子不再作第二人想，在下常常說，要在江湖上混，先向東方老爺子學習，他老爺子除了武功被允爲天下第一不說，就是在做人方面更是令人嘆服……」

千穿萬穿，馬屁不穿，東方萍雖然對他的印象惡劣透了，奈何對方拍馬功夫太好，使她有氣也發不出來。

她虛予應付的道：「那是江湖抬愛，太過獎了。」

情手杜維甫道：「那裏，那裏，當之無愧——」

他正欲借機會再拍馬一番的時候，只聽蘇玄玄說道：「口蜜腹劍，天下第一淫棍——」

蘇玄玄柔軟無力的醒了過來，緩緩爬起——

情手杜維甫道：「玄玄，你怎麼說這種話？」

蘇玄玄冷聲道：「難道還要我讚美你幾句——」

情手杜維甫苦笑道：「這倒不須要，念在我倆一段交情的份上，你……」

蘇玄玄恨恨地道：「交情，呸，這種字眼在你嘴裏變的又冷又臭，你可曾念過交情，念交情的人還會拿刀子宰我——」

情手杜維甫搖手道：「那裏話，如果我要殺你，你現在還能活下去？」

石仁中冷冷地道：「若非在下制止的快，此刻——」

情手杜維甫狠狠的瞪了他一眼，道：「朋友，別挑撥了，我跟她是同命鴛鴦，她會聽你的還是聽我的，我勸你，別管這個渣，到時候是猪八怪照鏡子——兩邊不是人……」

石仁中不屑的道：「在下說的俱是事實……」

情手杜維甫狠聲道：「當心我撕了你的嘴——」

石仁中冷笑一聲，說道：「只怕你辦不到——」

情手杜維甫笑着道：「你太小，不値得——」

底下最後一個字音尚未消逝，手中那柄耀眼奪目的七首像流星劃過半空，迅快的電射而至。

這一招發時無聲，言下猶虛，驟然而射，距離又近，近在咫尺，任誰都不易閃過，登時，有人發出一聲驚呼——

在這千鈞一髮，稍縱即逝的一刻裏，石仁中處在這樣急切的變化中，登時顯露了他那與衆不同，臨危不亂的沉着，冷冷一笑，不閃不避，在那柄七首臨身的一瞬間，陡出二指，靈巧準確的挾住了對方的七首。

這一手漂亮至極，也危險萬分的絕技，刹那間震懾住了全場，無一不被那手神乎其技嚇楞了。

蘇玄玄脫口道：「好功夫——」

情手杜維甫顫聲道：「你……」

石仁中笑道：「來而不往非禮……」

他將挾來的七首微擧，目光冷利的注視着杜維甫。

情手杜維甫一顫，道：「別扔——」

石仁中道：「你怕死——」

情手杜維甫苦笑道：「大人不記小人過，剛才我是跟你鬧着玩的——」

春蘭憤憤地道：「鬧着玩的，虧你有臉說呢，如果不是石公子技高一籌，那一傢伙只怕是躺下了。」

情手杜維甫拱手道：「姑娘，你饒我一次好不好——」

春蘭不屑的道：「怎嘛，打別人神氣，要挨揍裝歪——」

情手杜維甫哭喪着臉道：「好姑娘，別嘍嘍，在下道歉——」

石仁中嘆了口氣道：「看你一表人才，却是這般的……」

言下之意，大有十分可惜之意，眞是出人意外，誰也不會想到剛才神氣活現的杜維甫現在……

情手杜維甫哀聲道：「玄玄，不錯，我是對不起你，不過我雖不義，你却不能不仁呀，求求你，念在我倆交情上……」

他這副搖尾乞憐的樣子，刹時使蘇玄玄涼透了半截，她決不想到自己平日所愛的人竟是個令人嗤之以鼻的十足小人，這種突然的轉變，太令她傷心和難過，她哀傷的哇地一聲哭了起來，積藏在心底的幽怨全發洩了出來。

蘇玄玄不屑的道：「滾，滾，滾，我再也不願見你……」

情手杜維甫如獲聖旨樣的道：「謝謝你，玄玄……」

話語一落，面上那副乞憐的神色刹時一掃而光，冷冷地望了石仁中一眼，轉身欲走。

蘇玄玄沉聲道：「站住。」

情手杜維甫嚇得一震，定立地上，道：「怎麼？你又要變了……」

蘇玄玄冷哼道：「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她一伸手道：「拿來。」

情手杜維甫裝糊塗，詫聲道：「什麼事？」

蘇玄玄說道：「那本『蘭花拂穴』秘譜。」

情手杜維甫道：「你不是已經送給我了——」

蘇玄玄冷笑道：「你不配……」

情手杜維甫哀求道：「玄玄，求求你，送給我——」

蘇玄玄冷冷地道：「爲什麼？」

情手杜維甫苦笑一聲，說道：「當紀念品——」

蘇玄玄呸了一聲道：「你我恩斷情絕，還有什麼留念——」

情手杜維甫道：「我愛你……」

蘇玄玄叱道：「你再胡說八道，我把你的舌頭割下來餵兀鷹——」

情手杜維甫顫聲道：「是，是。」

他雙手捧着那本「蘭花拂穴」絕譜，繼續說道：「你已然不願給我，我就還給你……」

蘇玄玄揮手道：「去，去，你碰過的東西我不要——」

情手杜維甫連聲稱謝，抱着那本秘譜朝外奔去。

陡然——

一聲尖細的冷笑，道：「那裏去？」

隨着話聲，五六個妖艷冶媚，奇裝異服，打扮古怪的少女，蜂擁而來，她們倚門而立，面上均含着一股異笑，朝情手杜

維甫不瞬的盯着。

情手杜維甫心中大寒，返身疾退。噗地一聲，雙膝跪在蘇玄玄的面前。

蘇玄玄不屑的道：「你這幹什麼？」

情手杜維甫顫聲哀求道：「請你救救我——」

蘇玄玄道：「我爲什麼要救你。」

情手杜維甫哀聲道：「念在我倆過去的交情，請你——」

蘇玄玄冷漠的道：「我倆有什麼感情可言，早已情斷義絕了。」

有人說女人的心就是這麼窄小，容不得一粒豆，也滲不進一粒細沙，要讓她傷了心，再也休想挽回——

情手杜維甫道：「玄玄，你不能這樣絕情。」

蘇玄玄道：「你是自做自受，誰也救不了你。」

情手杜維甫道：「你只要一句話，她們——」

底下的話未完，門口一個少女已嚶叫道：「誰幇姓杜的，誰就是東海黃花島的仇人——」

她這一自報黃花島之名，頓時會場中恁多人心中一跳，黃花島上蜂，美人賽毒針，黃花島上盛產黃蜂，蜂毒追命，聞名天下，但黃蜂之毒雖毒，却遠不如黃花島上的島女毒，她們心似蛇蝎無毒不有，江湖上雖然門派林立，高手無數，却無人和她們沾惹上麻煩……

蘇玄玄說道：「你們是黃花島上的島女——」

倚門而立的那個吃吃一笑道：「不錯，你大概是怕了吧。」

蘇玄玄道：「姑娘如何稱呼？」

那少女道：「我叫桑玉珠——」

蘇玄玄哦了聲道：「你們是桑百里的五千金——」

桑玉珠一怔，問道：「你怎麼認識我爹——」

蘇玄玄道：「桑百里一門五女，黃花島上誰人不知——」

她說這話立刻使其他的少女面現驚愕，誰也不會想到蘇玄玄竟對黃花島上的事瞭如指掌，淸楚異常……

桑玉珠道：「你是誰？」

蘇玄玄道：「我姓蘇……」

桑玉珠道：「我們島主也姓蘇……」

她面露驚色的繼續道：「你是蘇島主失踪的千金——」

此言一出，其餘四名少女在桑玉珠的吆喝下，同時跪在地上，非常恭敬的拜了一拜。

同時道：「參見公主——」

蘇玄玄長長一嘆道：「罷了，十幾年都沒回島了，還叫我公主幹什麼——」

桑玉珠道：「公主，島主想你已想病了。」

蘇玄玄滿面淚珠，道：「爹當我死了吧。」

桑玉珠道：「公主，島主念你，已傳命島民務須尋你……」

蘇玄玄道：「回去別說看見我了。」

桑玉珠道：「爲什麼？」

蘇玄玄道：「我沒臉回去，也對不起爹——」

情手杜維甫喜道：「玄玄，你要救救我——」

桑玉珠道：「公主要我們饒了他，只要妳一句話。」

蘇玄玄道：「先告訴我，他做了什麼事？」

桑玉珠恨聲道：「他犯淫行——」

蘇玄玄怒道：「又是這種說不出口的事。」

桑玉珠哭訴着道：「咱們黃花島女子，雖以毒辣爲名，但決不幹那種淫惡之事，這傢伙下流無比，先誘騙我們姊妹，再以迷香，將我們姊妹迷倒，一個個遭其蹂躪……」

她說的一字一血，一字一恨，聽得場中諸人，無不血脈賁張，髮絲俱豎，對這種血性全無的禽獸，皆恨不能立刻置之於死地……

情手杜維甫大叫道：「不是我，不是我。」

桑玉珠叱道：「他侮辱了我姊妹，只怨我姊妹命薄，遇上禽獸，眼淚只有往肚子裏流，最可惡的他佔盡便宜還把我姊妹押進娼門……」

蘇玄玄吼道：「什麼？」

情手杜維甫是何等精明的人，他一見衆怒難犯，頓知不妙，腦海中意念流閃，暗暗忖道：「我一百個不承認，她們也奈何不得……」

桑玉珠泣道：「他把我姊妹賣給開元寺……」

蘇玄玄道：「開元寺是幹什麼的？」

桑玉珠淒道：「開元寺是花和尙開的娼館——」

蘇玄玄鐵青了臉道：「眞可惡呀。」

情手杜維甫大叫道：「寃枉呀，寃枉呀。」

他抱定百罪不認，看你能奈我何……

蘇玄玄大聲道：「杜維甫，她說的可眞——」

情手杜維甫大叫道：「寃枉呀，我根本不認識她們……」

桑玉珠哼聲道：「恁你賴着不認，我也饒不了你。」

蘇玄玄道：「桑姑娘，你們準備怎麼樣處置他？」

桑玉珠恨聲道：「像這種萬惡淫徒，我姊妹要剝他的皮——」

蘇玄玄嘆了一聲，道：「他是自作自受……」

情手杜維甫大驚道：「玄玄，你不能不救我呀。」

蘇玄玄冷冷地道：「殺人償命，欠債還錢，你跟她們去說吧。」

說着緩緩垂下雙眸，再也不看杜維甫一眼。

桑玉珠道：「謝謝公主——」

她的手勢方在空中一揮，其餘四女呼叫一聲，朝情手杜維甫撲了過來。

她們身手矯健，動作迅速，杜維甫一躍身，揚掌劈出七八掌，將桑氏姊妹逼退下去。

杜維甫大吼道：「誰要擋我，誰就沒命……」

他像是一頭困在穴洞裏的猛獸似的，目珠通紅，咬牙切齒，彷彿要做困獸之鬥

似的……

他緩緩移動身子朝門外一步步移去。

桑玉珠大叫道：「一齊上。」

這幾個美麗的少女似乎傷透了心，在桑玉珠的呼喝下，同時躍身，不顧死活的自各個不同的角度裏，朝情手杜維甫的身上衝去。

這一着還眞靈，情手杜維甫連抗拒的機會都沒有，便被這幾個女孩子活活的按倒在地上。

桑玉珠道：「咬他。」

她這一聲令下，五個女人五張嘴，俱啓唇綻齒，狠狠的在情手杜維甫身上亂咬一通，但見血影崩現，直咬得情手杜維甫大吼大叫，奈何無人阻止——

突然，一個少女叫道：「大姊，我要毀了他這張臉——」

桑玉珠恨道：「小妹，你愛怎麼樣就怎麼樣——」

那少女道：「他憑着這張臉去騙女人，我要他……」

說着雙手十指大張，修長的指甲有若利刃般鋒利，狠厲而無情的朝着情手杜維甫臉上抓去。

情手杜維甫大吼道：「姑娘，別傷我的臉——」

那少女冷笑道：「撕了你的臉，看你還害不害人？」

呀地一聲大叫，一大片血肉隨着情手杜維甫的叫聲而撕了下來，半張臉全是血，那形像好慘——

蘇玄玄嘆了一聲道：「妹子，你們帶他走吧——」

桑玉珠道：「好，我們把他帶走。」

另一個道：「弄死他，餵野狗。」

只見她們抓腿的抓腿，擰手的擰手，直往外行去。

善惡到頭終有報，只是遲來與早到，借問一聲老天爺，你可饒過惡人誰？玩火者火燒身，捉蛇者死在蛇口，玩刀者死在刀口，杜維甫終得報應……

蘇玄玄長嘆道：「愛情眞不可思義，我竟愛上這種人……」

石仁中說道：「前輩，你這是遇人不淑……」

蘇玄玄苦澀的道：「遇人不淑，哈哈，我也只能這樣聊以自慰了。」

春蘭朝東方萍一呶小嘴，道：「小姐，我們……」

東方萍會意，上前道：「『蘭花拂穴』絕技可是黃花島不傳之秘……」

蘇玄玄一怔，說道：「萍兒，你有問題……」

東方萍道：「我只想知道江湖上可另有支派……」

蘇玄玄搖頭道：「沒有……」

東方萍神色一變，道：「那你……」

她登時想到她母親死時那種痛苦和悲涼，一片片往事有若烟雲樣的飄閃在她眼前，剎那間，她那平靜的心湖裏激盪着一股憤怨的恨意——

蘇玄玄似乎已驚覺到什麼事情即將發生了，霍然而震，急忙問道：「萍兒，你怎麼啦？」

東方萍顫聲道：「你知道我母親是怎麼死的？」

蘇玄玄驚道：「不是生病死的麼。」

東方萍顫聲道：「是死在『蘭花拂穴』手……」

蘇玄玄震道：「什麼？是死在『蘭花拂穴』手……」

東方萍淒然道：「不錯，我爹一眼便認出來了。」

蘇玄玄道：「我與令堂雖然是多年隣居，却素陌平生，僅與令尊有過數面之緣，而你因與我甚爲投緣，常相往來……」

她長長嘆了口氣，又道：「『蘭花拂穴』手在黃花島上僅有我家會此絕招，令堂已然死在『蘭花拂穴』手上，其兇手一定是與我黃花島甚有關連——」

東方萍冷冷地道：「不錯，我也是這麼想——」

蘇玄玄道：「怪了，我家除了我，還有誰進入中原！」

東方萍道：「父母之仇不共戴天，我與黃花島誓不甘休——」

她遽然發覺母親的仇踪，隱藏心底多年的仇恨不禁隨着發洩出來，言語之間，也冷淡而不客氣起來。

蘇玄玄吁口氣道：「你別激動，讓我想想。」

東方萍哼聲道：「我母親死了多年，其仇至今未報，如何瞑目……」

蘇玄玄沉思道：「告訴我，這件事有多久了。」

東方萍顫抖道：「十年前——」

蘇玄玄啊了聲道：「在什麼地方？」

東方萍道：「據我媽臨死時告訴我爹，在情人谷遇上一幪面女子，該女子因爲……」她忽然嗚咽起來，下面的話根本說不出來了。

蘇玄玄顫聲道：「因爲什麼？」

東方萍道：「那女子，嫉妒我媽太美艷——」

蘇玄玄道：「令堂可會武功——」

東方萍搖頭道：「不會。」

蘇玄玄長長的嘆了口氣，道：「萍兒，你娘眞的不會武功麼？」

東方萍茫然的道：「她從沒練過功夫，也從沒聽她說過……」

蘇玄玄道：「我不想讓這件事再瞞下去，萍兒，情人谷裏的那個幪面女子就是我，但與令堂說的並不一樣——」

東方萍聽蘇玄玄突然承認是十年前在情人谷發生的主角之一，不禁楞了半晌，她做夢也沒想到殺害母親的兇手竟是近在咫尺，也沒想到自己追尋十年的兇手就是自己天天來盤桓遊玩的九老峯——

她指着蘇玄玄顫聲道：「是你……是你。」

蘇玄玄道：「情人谷裏夜鬥，『蘭花拂穴』手傷人，我不否認——」

東方萍道：「爲什麼？爲什麼？」

蘇玄玄語音平靜的說道：「你娘沒告訴你——」

東方萍道：「沒有——」

蘇玄玄長嘆了口氣，道：「唉，也許我要把經過情形說一遍你才能了解……」

語聲一頓又道：「這事應由我初離黃花島，爲了替爹爹送藥開始說起，我爹參加中原爭盟大會，負傷旅途，非我黃花島秘藥——鬼風散不能治，途經情人谷之時，我遇上了棘手的事情，這就是我與你母親動手搏鬥的開始——」

鬼風散爲黃花島千年秘煉之藥，不論何種刀劍，毒功邪掌之傷，一經服用，立卽而癒，武林中只聞其名，見者不多，而黑白兩道競相擁此神藥，奈何黃花島天之絕處，去者容易出來難，爲求藥死者不計其數，鬼風散之名也因此而名震天下。

東方萍說道：「我母親去情人谷幹什麼？」

蘇玄玄道：「爲了鬼風散。」

東方萍一怔，道：「我媽要那個幹什麼？」

蘇玄玄道：「令堂是爲了救人……」

東方萍訝異的問道：「救人，誰受傷啦？」

蘇玄玄道：「那一夜，情人谷夜色正濃，天際星光閃爍，我心念家父傷勢，帶着鬼風散抄近路東行，一進情人谷，我便發覺情形有點不一樣，像是有什麼東西隱藏其間，好在一路上搶奪鬼風散者不知多少，我都能一一克服，當時也並未十分在意……」

她眸光裏散發着一股柔和之色，直楞楞的望着遠處，一縷縷憶思像小精靈樣的在她腦海中跳躍……

她沉思着繼續道：「當我進入情人谷底之時，我忽然聽見有人在路旁哭泣，一時奇心驅使着我，循聲尋去，看見一個身材纖細的女子背影，正對着躺在地上的一個男子哭泣，我發覺後就要退去，那女子忽然轉過身來，我才發覺她面上幪着黑紗，頓時知道事有蹊蹺——」

東方萍道：「我媽會幪面……」

蘇玄玄苦澀一笑道：「這正是你媽所說的情況有些出入地方，令堂雖然不願意以面貌示人，但從她那雙柔和的眸光裏，我知道她不是個壞人……」

東方萍哼聲道：「你已然知道她不是壞人，爲何還要下毒手？」

蘇玄玄不予置答，道：「她倒與一般強行奪藥的惡徒不太一樣，非常懇切的希望我能把鬼風散交出來，若非是我爹重傷非鬼風散不能治，我眞願意送給她……」

東方萍道：「我媽要救的人一定是很重要的人——」

蘇玄玄嗯了一聲道：「事後我才知道那果然是個十分有名的人……」

東方萍詫聲道：「是誰？」

蘇玄玄道：「此人叫石龍君……」

東方萍啊聲道：「石龍君……」

石仁中脫口道：「那是我爹……」

他自從混身江湖以來，日日夜夜聆望能得到一點關於他父親的信息，雖然他已浪跡了好幾年，却始終音信全無，今日偶而聽蘇玄玄談了起來，登時精神大振——

蘇玄玄苦笑道：「好呀，今天倒是三頭朝面，人都齊了。」

東方萍急聲道：「你說下去呀。」

蘇玄玄嗯聲道：「令堂逼我施藥，我自然不會答應，幾經唇舌來往，雙方終於動起手，休看令堂弱不禁風，手底下還眞不含糊呢。」

東方萍大聲道：「我媽的聰明才智也許是超人一等，但若論武功，她却是一竅不通，我眞懷疑她是不是我媽。」

蘇玄玄像是發現了什麼似的，道：「令堂不會武功……」

東方萍瞪大了眼睛道：「是，我媽是不會武功——」

蘇玄玄道：「令堂可曾看令尊練習武功——」

東方萍道：「有時爹爹教我武功，我媽站在旁邊看——」

蘇玄玄道：「這就是了，令堂智力超人，僅憑記憶，模擬各種招式，怪不得她與我動手之時，總覺得招式精奧而不純，每每在能傷人之時而又力嫌不足……」

東方萍道：「你明明知道她不諳武功而用重手法傷她……」

蘇玄玄苦笑道：「萍兒，你眞認爲我是那麼狠心的人麼？令堂雖然功力不高，可是所學的招式無一不是博大精奧，詭奇稱霸，我倆在四十多回合時，她一招傷了我的前胸，迫使我用『蘭花拂穴』手拂了她的穴……」

東方萍道：「拂了她的穴道並不會死呀！」

蘇玄玄道：「當時我的胸前被她指刃抓下一大片肉來，痛入骨髓，我只顧得照顧自己，也沒留意她的死活，可是耳際却聽她哭泣着說……」

東方萍緊張的道：「我媽說什麼？」

蘇玄玄道：「我聽她哭着說：『石大哥呀，我救不了你啦，人家黃花島的武功比我强多了，我已受傷了，反正你活不成了，我也活不久了……』」

石仁中緊張的說道：「我爹有沒有說什麼？」

蘇玄玄道：「那姓石的傷的頗重，他喘着氣說：妹子，別難過，回去跟東方兄說，我先去啦，希望他能照顧吾兒……」

石仁中聽至此處，鼻中頓覺酸楚，一股熱淚自眸眶裏奪眶而出，沿着腮頰滾落下來，他激動的道：「我爹有沒有說出傷他的是誰？」

蘇玄玄搖頭：「當時我本身痛的難以行動，耳邊雖然斷斷續續的聽他倆說話，却無心再聽下去，只聽到女大聲哭泣……」

東方萍道：「我媽傷了脈穴後，這樣傷心哭泣……」

蘇玄玄黯然的道：「令堂若不大聲哭泣，我相信『蘭花拂穴』手決要不了她的命，因爲我不是下的重手法……」

春蘭哼聲道：「我家主人是因爲妳傷了她的穴道而死——」

蘇玄玄道：「我不否認——」

東方萍恨聲道：「母仇不報，何以爲人……」

蘇玄玄笑道：「萍兒，我不怪你，爲人子女理應這樣，不過你要聽我說完後，要怎麼樣全由你……」

石仁中拭去目中眼淚，道：「萍萍，聽她說完……」他自己也不知道何來這種勇氣，竟直呼東方萍的乳名，東方萍脈脈的一瞥，頷首道：「我聽着……」

蘇玄玄道：「令堂傷的好重，我在血流不止的情況下，暈了過去，當我再次睜開眼睛之時，那一女一男已不知去向，而我自己所傷之處已被包裹好，我不知是誰救了我，把血止住了，否則我一定會流血而死……」

（未完）

新派詭異俠情緊張小說

慕容美・文
盧　令・圖

天殺星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血掌馬騏要脅申無害往殺一綫天仇天成，在未達目的之前，馬騏恐防有變，避往賭場，要藉此消磨整個晚上，詎知在賭場中輸去公欵，全軍盡墨後，要截刧那贏去他巨欵的人，殊不料那人竟是萬應教的金長老，不特刧財不成，反而連命也送掉。一路跟踪着的仇天成和申無害至是現身出來，金長老要他們往放那被馬騏綁票的人，那人正是小六子，救走小六子後，仇天成告知申無害，教中要派他往殺藥材商人白大爺髮妻，教中已有安排，其中細節，巫老大自會通知他申無害——

翻雲覆雨殺　瞞天過海謀

今天天氣不壞。

沒有一絲風，陽光很暖和，白大爺站在陽光下，胖嘟嘟的紅臉上，已經有了汗意。

因爲他很緊張。

正月十三，是燈節的第一天，也是他跟那神秘的年輕人，約好了動手的一天。

今天就是正月十三。

昨天他還在担心那個年輕人會不會失信違約，會不會收了他一萬五千両銀子，一去杳如黃鶴，從此不再露面。

今天，他的想法已完全改變。

如今他巴望那個年輕人今天最好別露面，那怕白白丟掉那一萬五千両銀子，他也在所不惜。

他正在想着，前面店堂中忽然傳來一聲咳嗽。

白大爺臉色變了。

他轉過身去，一眼便看到店堂中，一個穿藍色長袍的人正在衝着他微微而笑。

白大爺深深鬆了一口氣。

因爲來的並不是那個自稱小丁的年輕人。

白大爺跨進店堂，含笑拱手道：「這位兄台……」

他一句話沒有說完，臉上笑容消失，神色又變了。

因爲他看到來人在胸口平平伸出了三根指頭。

這是約定行事的暗號。

他突然想起，那年輕人當時並沒有指明，將來動手行事的人一定是他自己。

藍衣人仍然站在那裏，站在那裏望着他微笑。

白大爺定一定神，忙道：「噢，好。是的，坐，坐，請坐，請坐！」

隔着一方茶几，賓主落座。

白大爺沒有獻茶，也沒有敬烟，因爲店中已沒有一個可使喚的伙計。

藥行開市很遲，那些伙計要等十八落燈以後，才會陸續返行。

這也是他選定這段日子動手的原因。

藍衣人依然沒有開口。

他無疑已從白大爺神色上，看出事情有了變化，他在等主人先開口。

白大爺四下溜了一眼，忽然伸長頸子，低低地道：「今天不行。」

藍衣人道：「爲甚麼？」

白大爺道：「出了一點意外。」

藍衣人道：「甚麼意外？」

白大爺道：「她的哥哥昨天來了。」

藍衣人眼中微微一亮，道：「百爪鷹高如雲？」

白大爺道：「是的。」

藍衣人道：「來了幾個人？」

白大爺道：「三個。」

藍衣人道：「另外兩人是誰？」

白大爺道：「他的那兩個盟兄弟，『禿鷹』曾勇，『惡鷹』莊雄。」

藍衣人道：「三人如今何在？」

白大爺道：「喝酒去了。」

藍衣人道：「他們要在這裏住多久才走？」

白大爺道：「很難說。」

藍衣人沉吟不語，似在思索着一件甚麼事。

白大爺低低接着道：「所以——」

藍衣人忽然輕咳了一聲，打斷他的話頭，緩緩抬頭道：「有一件事，白大爺不知想過沒有？」

白大爺道：「甚麼事？」

藍衣人道：「我覺得白大爺在這件事上，一開始便打錯了算盤。」

白大爺一怔道：「閣下意思，是說白某人不該動這種念頭？」

藍衣人道：「不是。」

白大爺道：「哦？」

藍衣人道：「我意思是說白大爺在這件事上做得還不够徹底。」

白大爺道：「哦？」

藍衣人道：「做甚麼事應該先拔禍根，禍根不去，後患永在。」

白大爺神情起了一陣變化，微微點頭，默然不語，他當然聽得懂藍衣人這幾句話的絃外之音。

藍衣人取出自己帶來的旱烟筒，開始打火吸烟。

他讓白大爺有一段時間思考。

白大爺想了片刻，囁嚅着道：「關於這一點，我也不是沒有想過……只是……只是……」

藍衣人微微一笑道：「只是怕負担不起這筆代價，是嗎？」

白大爺道：「是的，這兩年我的光景也不太好。」

藍衣人微笑道：「白大爺是生意人，應該知道任何一樁生意，往往都有好幾種價錢。」

白大爺點頭，談到生意，他當然在行得很。

藍衣人微笑着接下去道：「打開窗子說亮話，我這個年過得也不怎麼如意，如果白大爺有心來個一勞永逸，我想我們可以談談。」

白大爺眼中露出興奮之色，但沒有馬上接口。

他是個生意人。

一個很精明的生意人。

精明的生意人都知道，在緊要的時刻閉緊嘴巴，是一門很大的學問。

藍衣人豎起兩根指頭道：「這個數兒六五折。」

白大爺道：「能不能少一點？」

他故意皺起眉頭，表示負担不起，其實心底早願意了。

藍衣人道：「一文不能少。」

白大爺故意又想了一會，才咬咬牙，點頭道：「好，我答應你。」

他接着又道：「這事要多久才能辦得好？」

藍衣人微笑着道：「你只要告訴我他們去喝酒的地方，一個時辰之後，我來收取尾欵。」

白大爺像是有點不信道：「你這麼有把握？」

藍衣人但笑不語，伸出兩根指頭輕輕一担，那個熟銅旱烟鍋兒，立卽應手合攏，變成一塊扁片。

白大爺微微一呆，但隨卽露出一臉滿意的笑容。

他笑着站起身子。

起身去取銀票。

× ×

酒色財氣這四個字實在妙得很。

排列得妙。

尤其酒色兩字的次序排列得妙。

男人很少不喝酒，喝了酒的男人，很少不想女人。

「喝兩盃去！」

往往只是一種前奏。

如果眞的只喝兩盃，而就此收場，不管喝的是甚麼好酒，也會令人有餘與未盡之感。

做主人的若是不懂這個道理，他最好連酒也一併省下。

否則，卽令他表現得再慷慨，被請的客人也不一定就會領他的情，更說不定還會產生請客的反效果。

身爲華陰四方鏢局主的雙戟馮八爺，當然不會不懂這個道理。

所以他請客多半在萬花樓。

今天亦不例外。

藍田三鷹不是容易請得到的客人，也不是容易招呼的客人。

但只要請在萬花樓，就不用他操心。

不論多難侍候的客人，萬花樓的姑娘們也能把他們一個個伺候得服服貼貼。

酒已經喝得差不多了。

三鷹都已有了醉意。

他們對今天這個東道主，雙戟馮八爺的招待，都感覺十分滿意。

老大百爪鷹高如雲，與緻尤其好。

因爲馮八爺替他叫的這個姑娘，腰細臀圓，媚眼如絲，挨挨擦擦的，騷勁十足，正合他的胃口。

所以，他一再向馮八爺拍胸口：「以後四方鏢局的鏢車，西出咸陽，南抵棧道，如有甚麼風吹草動，一切唯我高某人是問！」

馮八爺滿臉堆笑，連聲奉承：「當然，當然，只要你高老大一句話，還有甚麼問題。」

馮八爺話剛說完，房門忽然被人推開，一個穿藍衣袍的青年人含笑緩步走了進來。

馮八爺道：「朋友找誰？」

藍衣人道：「那一位是百爪鷹高如雲高大爺？」

馮八爺轉向百爪鷹高如雲望去。

高如雲臉色很不好看。

這倒並不是因爲他不認識這個藍衣人，而是在這種節骨眼兒上，他一向討厭別人打岔。

這種時候，不論來的是誰，他也不會高興的。

他沒好氣地瞪着藍衣人道：「高大爺就是我！你是誰？」

藍衣人拱拱手道：「噢噢，高大爺，失敬，失敬！」

他咳了一聲，含笑接着道：「在下剛從白記藥行來，令妹白大嫂她趁我帶了個口信。」

高如雲臉色稍稍緩和了些，道：「甚麼口信？」

藍衣人道：「這個……」

他望望馮八爺和那幾個粉頭，猶疑着沒有說下去。

高如雲皺皺眉頭，向馮八爺道：「你們坐一下，我馬上就來。」

藍衣人先退出了房間。

高如雲走出房門，藍衣人已去到長廊盡端，正在那裏跟他含笑招手。

高如雲走過去道：「我那大妹子，她怎知道我來了這裏？」

藍衣人道：「白大爺告訴她的。」

高如雲道：「她找我有甚麼事？」

藍衣人道：「她請我轉達一聲：要你一路小心保重。」

高如雲微微一楞道：「我沒說今天要走呀！」

藍衣人道：「你總要走的。」

高如雲道：「去那裏？」

藍衣人道：「地府！」

高如雲剛剛張開嘴巴，一聲斷喝未及出口，藍衣人一掌已如閃電般切出。

一掌切在他的喉管上。

× ×

白大爺仍在後院裏逗着那隻畫眉。

當他抬起頭來，發覺藍衣人不知甚麼時候，已經不聲不响來到他身邊時，他呆住了。

他睜大眼睛，隔了好半晌，才結結巴巴的道：「辦——辦好了？」

藍衣人微微一笑，道：「是的，辦好了！不過那另外的一萬兩，你用不着馬上付給我。」

白大爺道：「爲甚麼？」

藍衣人笑笑道：「做生意信用第一，我們可以先去客房裏坐坐，等報訊的來了，你再付不遲。」

他頓了一下，又笑道：「那時，你付清了餘欵，趁着你去料理後事的空檔，我正好就便再爲你解決第二個問題。」

× ×

報信的人馬上就來了，來報信的人，是萬花樓的一個伙計。

白大爺一接到這個惡耗就出了門。

他沒有去後院通知他的女人，因爲他要爲藍衣人爭取時間。

當然也是爲他自已爭取時間。

他聽那伙計說出經過之後，不等藍衣人開口，就自動付清了兩筆帳的尾欵，一共是兩萬五千两正，他在點交那一叠銀票時，兩手不住的發抖。

不是爲了付出大把的銀子發抖，而是興奮得發抖。

從此以後，他自由了。

以後，他也可以學雙戟馮八爺那樣，接待生意上的顧客時，把酒席訂在萬花樓，高興叫幾個姑娘，就叫幾個姑娘，誰也管他不着。

他已年過半百，膝下又無兒女，留着偌大一筆家財，如不及時享受一番，豈非白活了這一輩子？

白大爺走了，只留下申無害一個人還呆呆地坐在客房裏，坐在客房裏望着手上那一叠銀票呆呆地出神。

銀票他已收下了，他現在眞的要去後院殺掉那個女人？

× ×

院子裏畫眉在叫，歌喉婉轉動人，像是在提醒人們，別忘了可愛的春天已經來到。

申無害從沉思中驚醒過來。

他輕輕嘆了口氣，緩緩站起身子，慢慢的向後院中走去。

× ×

房門虛掩着，輕輕一推，就推開了。

那女人坐在床沿上。

一個跟她女主人同樣難看得令人反胃的大丫頭，正在爲這位剛剛起床的白氏娘子輕輕搥着腰背。

房間裏突然像幽靈般闖入一個陌生的男人，如果換了普通女人，準會嚇得尖聲大叫。

但這女人沒有。

你甚至無法從她眼光中找到一絲絲害怕的神色。

因爲她不是一個普通的女人。

她是百爪鷹高如雲的妹妹。

自從她懂事以來，家裏就不斷有江湖人物出入，甚麼樣的人物，她都見過，何況刻下進來的這個男人，衣着端整，面目英俊，根本就不是一個叫人見了害怕的男人。

她只是以一種帶着責備意味的眼光，瞪着這個男人。

然後，她的臉色突然變了。

因爲她看到這個男人手上忽然多了一把明晃晃的牛耳尖刀。

她不怕一個陌生的男人突然闖入房間，但却不願在這個男人手上看到一把牛耳刀。

她認識這種刀。

她也知道這種刀拿在一個男人手上，很少會有第二種用途。

她終於叫了起來：「嗨——你這人是那裏來的？」

申無害向前跨了一步，彈着刀鋒，沒有開口，只是微微而笑。

那位白氏娘子，反手推了身後那丫頭一把，叫道：「小絹，快去喊你老爺子進來！」

申無害微微一笑道：「叫也沒有用，白大爺此刻不在前面。」

白氏娘子瞪大眼睛道：「你認識我男人？」

申無害道：「華陰的白大爺，誰不認識。」

白氏娘子道：「你說他不在前面？」

申無害道：「不在。」

白氏娘子道：「你是因爲前面沒有人，才闖進來的？」

申無害道：「是的。」

白氏娘子道：「你知道我男人去了那裏？」

申無害道：「知道。」

白氏娘子道：「他去了那裏？」

申無害道：「萬花樓！」

那女人突然一下跳了起來，尖聲道：「甚麼？他去了萬花樓？他竟敢去那種地方？」

申無害緩緩道：「他不得不去。」

那位白氏娘子像是已忘了面前這個男人手上正拿着一把刀，竟然一步步迫了上來，惡狠狠的指着他的鼻尖道：「我男人從沒有去過那種地方，是你迫他去的，對嗎？你說，說呀，是不是你拿刀迫着他去的？」

申無害自從入關以來，見過的世面不能算少，但像如今這種場面，可還是破題兒第一次遇上。

他想不到在一個嫉妒的女人面前，竟連牛耳尖刀也失去了作用。

他緩緩舉刀，舉向自己的鼻子。

他從沒有被人以這樣近的距離，指過自己的鼻尖，被人這樣指着鼻尖的滋味，實在不太好受。

他如不用刀尖在鼻子上趕快刮兩下，除了掉頭逃跑，就非打噴嚏不可。

他沒想到，刀剛舉起，情勢就變了。那女人一見刀尖，手就縮回去了，人也跟着向後退了兩步。

刀就是刀。

刀並沒有失去作用。

他的鼻子又不癢了。

是他的刀並沒有放下，他以刀尖指着那女人道：「你可知道你哥哥也在那種地方？爲甚麼那種地方你哥哥能去他就不能去？」

那女人火又上來了：「他不能去！」

申無害道：「爲甚麼他不能去？」

那女人吼道：「我不讓他去，他就不能去！」

這倒是個很好的理由。

好理由是駁不倒的，這樣一個理由你就是想駁也無從駁起。

無論你接着再說甚麼，她只須把這句話，不斷的重複下去，你就非投降不可。

「他爲甚麼不能去？」

「不爲甚麼，我不讓他去，他就不能去！」

響亮。

乾脆！

申無害鼻子又癢了。

他拿刀尖刮着鼻子，緩緩說道：「剛才，我已說過了，他一定要去，他非去不可。」

那女人道：「那就一定是你拿刀迫着他去的！」

申無害道：「我沒有迫他。」

那女人道：「那麼，他爲甚麼非去不可？」

申無害道：「要他去的是你哥哥！」

那女人怒道：「胡說！我哥哥決不會要他去那種下流地方。」

申無害道：「你哥哥當然不希望他妹夫去那種地方，但是人死了，後事總是要料理的。」

那女人一呆道：「你說甚麼？」

申無害道：「我說你哥哥死在萬花樓，你男人趕去，就是去爲他善後。」

他在等候另一場暴風雨。

但是，他沒等着。

那女人只呆了一陣子，便像甚麼事也沒有發生過一般，板着面孔，冷冷問道：「你從萬花樓來的？」

申無害道：「是的。」

那女人道：「你有沒有看見是誰殺了我哥哥？」

申無害道：「看得清清楚楚。」

那女人道：「是誰？」

申無害道：「是我！」

那女人張大嘴巴，很久很久，才露出又驚又恨的神色道：「你——你跟我哥哥有甚麼仇？」

申無害道：「甚麼仇也沒有。」

那女人道：「那麼你爲甚麼要殺害我哥哥？」

申無害道：「爲了你。」

那女人道：「爲了我？」

申無害道：「是的，先殺你哥哥，再來殺你，才不會有人爲你出頭。」

那女人兩眼發直，露出難以置信的神情道：「這都是我男人的主意？」

申無害道：「不錯，你管他管得太嚴了。」

那女人突然跳脚放聲嚎啕起來：「這個殺千刀的，好狠的心，老娘非跟他拚了不可……」

申無害輕輕拭着刀鋒道：「你嚷完了沒有？」

那女人連連後退，邊退邊叫道：「求你饒了我，我求求你。」

申無害道：「你應該求你的男人。」

那女人道：「我知道你是他用銀子買來的。」

申無害道：「不錯，你如果知道你哥哥是那一種人，便不難知道我是那一種人。像你哥哥和我這種人，只要有銀子，甚麼事都幹得出。你有沒有看過你哥哥爲了銀子殺人？」

那女人叫道：「我知道，我知道，快告訴我那殺千刀的給了你多少銀子，只要你去殺了他，我加一倍付給你。」

她接着又向那個丫頭叫道：「小絹，快替娘把那隻箱子捧來！」

申無害深深鬆了一口氣，緩緩收起那把尖刀，雖然費了不少口舌，但值得安慰的是，這宗生意總算被他談成了。

× ×

「花銀子僱人殺自己的老婆，終究太離譜了一點，你說是嗎？」

這是那位白大爺先後花去五萬兩銀子所買到的幾句話，也是他離開人世之前，最後所聽到的忠告。

× ×

屋子裏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說話，每個人的眼睛都在默默地望着申無害的一雙手。

望着那一張張銀票，像變戲法似的，

從他的手指上滑下來。

每一雙眼睛都充滿了驚異之色，慢慢的愈睜愈大。

銀票看來只是薄薄的一叠，但奇怪的是，抽開一張，又是一張，竟好像永遠也數不完似的。

巫老大終於忍不住問道：「你說這裏多少？」

申無害沒有馬上回答，直到銀票全部點完，才笑着抬起頭來道：「四萬五。」

巫老大微微一怔道：「多少？」

申無害道：「四萬五！」

巫老大道：「除了白大爺的一萬五尾欵，另外三萬兩是那裏來的？」

申無害道：「這四萬五裏面，白大爺付出的只有五千兩。」

巫老大道：「他爲何只付五千兩？」

申無害道：「因爲他認爲殺一個百爪鷹只值這個價錢。」

巫老大不禁又是一怔道：「你又替他殺了百爪鷹？」

申無害笑笑道：「是的，這是我臨時接下來的第一筆交易，當時我也認爲五千兩銀子太少，事後我才發覺那個百爪鷹果然只值這個價錢。」

巫老大眨着眼皮，又道：「你說這是你臨時接下來的第一筆交易？」

申無害笑道：「是的，當我完成這筆交易，再去找他那個老婆時，我又臨時受他那個老婆委托，接下了第二筆交易。」

巫老大道：「那女人要你幹甚麼？」

申無害道：「殺人。」

巫老大道：「殺誰？」

申無害道：「白大爺！」

巫老大道：「別開玩笑了。」

申無害道：「這些銀票不是假的。」

巫老大道：「你怎可以這樣做？」

申無害道：「爲甚麼不可以？你老大交代我的話，我一句句都記得清清楚楚，我覺得我這樣做並不觸犯本處的禁律。」

屋子裏忽又靜了下來。坐在巫老大身旁的，是一個像公子哥兒模樣的年輕人。

這年輕人就是小丁。

這個小丁在見面之初，就引起申無害很大的注意，也深深引起了他很大的好奇心。因爲這個小丁的年紀實在太輕了。

小子人長得很帥，看上去似乎才不過十八九歲光景。像這樣年紀輕輕的一個小伙子，究竟是憑甚麼能耐，才被擇人條件奇嚴的萬應教羅致入門的呢？

小丁一直在盯着他瞧，瞧得申無害很不舒服。沉默維持了很久，最後小丁開口了。他掃了桌上那一叠銀票一眼，點點頭自語似的說道：「這個主意果然不錯。」

巫老大帶着一臉不高興的神氣，轉過頭去道：「甚麼主意不錯？」

小丁笑着道：「我對本教爲僱主服務的方式始終感覺不够妥善，但又一直指不出缺點何在，如今我總算忽然想通了。」

巫老大道：「你想通了甚麼？」

小丁笑笑道：「就拿這次華陰姓白的夫婦做例子，我認爲我們這位張兄處置得非常恰當。當我們接受了某一位僱主的委托之後，我們的確應該同時也爲另一方保留一個機會。」

巫老大道：「胡說！這樣一來，以後還有誰敢上門？」

小丁笑道：「以後當然不會有人上門——像這次那位白大爺，難道我們還担心他找上門來，向我們討回公道不成？」

他望着申無害，又道：「再說，我們接受他的定銀時，只答應替他去殺人，而並沒有保證他自己不被人殺。你說是嗎，張兄？」

申無害報以微笑。

巫老大皺着眉頭，欲言又止，因爲他看到小丁的話好像還沒有說完。

小丁笑了一下，接下去道：「如果一定要說我們有什麼不對，也許只有一件事，想想不無遺憾。」

巫老大道：「什麼事？」

小丁笑着道：「那就是我們已無法依照當初的約定，找這位白大爺加倍退還他的定銀！」

這一次連仇天成和另外一名外號百寶盒的老余，也忍不住跟着笑了起來。

但巫老大的眉頭却皺得更緊了。

他揮揮手道：「好了，好了，事情過去了就算，以後遇上這種事，可不許自己作主，你們先出去找個地方玩玩，我跟老余還有事要商量。」

× ×

和風緩緩移走天空中一片浮雲，煦陽又綻開了微笑。

申無害心頭的一片浮雲也隨之消失。

殺百爪鷹高如雲的代價是紋銀二萬兩正，再加上那一萬五千兩尾欵，以及那女人付的六萬兩，他這次華陰之行，總收入是紋銀九萬五千兩。

他報帳四萬五千兩，淨落五萬！

這五萬兩紋銀，全是洛陽大通的銀票，如今就在他的身上。由於小六子的前車之鑒，他這一次不得不加倍小心。

雖然十方羅漢百里窮已教給他與各地丐帮弟子聯絡的方式，同時他也知道丐帮弟子人人均堪信任，但他經過一番攷慮之後，他還是帶着這些銀票回來了。

天殺星的身價也不過是五萬兩銀子。

他不必要冒這個險，他必須時時刻刻提防着巫瞎子這個成精的老狐狸。

他不相信這個假瞎子已完全信任他。

所以他也不敢斷定，這次去華陰的，是不是真的只有他一個人。

在一個以殺人爲業的組織裡，最好的保命方法，除了處處小心之外，你還得多做幾件事，你必須叫對方知道你的拳頭比他重，你的刀子比他快，你的心腸比他更硬，更辣，更毒！

你絕不能輕易相信別人的微笑。

你當然也不能相信你已交上了一個朋友，這裡每一個人看來都是你的朋友，甚至比朋友還要親切些，因爲他們隨時都會拍拍你的肩膀，和你稱兄道弟。

但你必須記住，他們一邊拍着肩膀喊你兄弟，一邊很可能就會把刀尖送進你的胸膛！所以他此刻跟小丁走在一起，他並不以爲是跟一個朋友走在一起。

但小丁看來顯然也不是一個敵人。

至少目前還不是。

（未完）

「神眼遊龍」作者因事，續稿未到，是期暫停，謹向讀者致歉。

新穎奇情俠義連載故事

斷劍殘琴

曹若冰·文
盧令·圖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麥亮宇在唐老夫人口中，獲知長安萬花香處可探查綫索，遂與芮詩純、唐氏姊弟前往長安，抵達長安，找來丐帮分舵主，問知了萬花香的來龍去脈，麥亮宇和芮詩純文士打扮，前往萬花香勾欄院，指名要召艷奴、玉妃二妓女侍酒，因在進門時，芮詩純爲了解救一名扒手，露了兩手武功，致驚動院主巧娘，親來陪侍，稱說艷奴及玉妃外出，故此特來陪侍。艷奴與玉妃不久當回，正說間，侍婢來告，秦爺來了，要院主巧娘立刻去一趟，巧娘滿臉不豫地問侍女沒說她在待客麼——

****

美若天仙謫　謎如霧中花

小娟道：「婢子說了，秦爺說他有要緊事情要和您說。」

巧娘道：「他在什麼地方？」

小娟道：「在您的書房裏。」

「哦。」巧娘有點兒無可奈何地站起嬌軀，朝芮詩純麥亮宇二人俛首一福，道：「二位公子請坐一會兒，妾身去一下就來。」

芮詩純欠身擧手道：「院主不必客氣，請便。」

巧娘媚笑地說了聲「對不起」，帶着小娟小梅兩個俏丫頭嬝娜地走了出去。

精舍裏只賸下了芮詩純和麥亮宇二人



，凝神聽着巧娘的脚步聲去遠了，芮詩純目視麥亮宇微微一笑，方要開口說話時，麥亮宇却突然抬手朝他一搖，轉臉對着後面的窗戶淡然說道：「小兄弟，別再蹩着氣了，你可以露面了。」

芮詩純聞言，神情方自微微一愣，燈影一閃，輕風颯然，精舍內已多了個人，正是剛才在大門口撞倒了二爺吳才的那個瘦小的黑衣少年。

他圓睜着雙眼，滿臉驚異之色地望着麥亮宇道：「您好敏銳的聽覺。」

麥亮宇淡然一笑說道：「小兄弟，這不是我的聽覺敏銳，只能說是我的眼神不錯，一進來就看見你伏身在窗外了。」

黑衣少年眨眨眼睛道：「幸虧我不是來偷東西的，要不然又非失風不可。」

話落，他神情倏然一肅，矮下朝芮詩

純拜了下去。

芮詩純疾地伸手抓住了他，道：「小兄弟，你這是幹什麼？」

黑衣少年拜不下去了，急得臉孔都脹紅了，道：「適才您仗義救了我，我沒說一個『謝』字就走了，如今您要是不讓我磕這個頭，我師父非剝了我的皮不可！」

芮詩純微微一笑道：「小兄弟，咱們都不是世俗中人，何必來這個，請回去告訴令師，我當不起，也受不住這個。」

黑衣少年搖頭道：「那不行，無論如何您都得讓我磕個頭我還有話要奉告。」

芮詩純道：「你有什麼話要告訴我就快說吧。」

黑衣少年道：「但是您得先讓我磕個頭……」

麥亮宇突然接口說道：「小兄弟，你別固執了，這不是你不磕，是他堅拒不受不讓你磕，令師會知道的。」

黑衣少年神情不禁愕然一怔！

麥亮宇朝他微笑了笑，倏又回首對着後窗戶說道：「閣下，請進來見見吧。」

窗外立時响起一個低沉蒼勁的聲音說道：「就知道逃不過高明的耳目，我要再不露面，那豈不貽笑大方說我小家氣。」

話落，一條黑影穿窗而入，燈燄一暗復明。

黑衣少年身旁多了一個人，那是個比黑衣少年高不了多少，也不比黑衣少年胖的瘦老頭兒。

瘦老頭兒穿着一身土布衣褲，頸下山羊鬍子，那模樣兒帶着三分土氣，像個鄉下莊稼人。但是，一雙眼神很充足，閃動之間有若兩道冷電。

他一站定身形，便朝黑衣少年說道：「小猴兒，人家既然不受，那就算了。」

語聲一頓，目光如電地轉向麥亮宇說道：「小兄弟，你好高明的聽力。」

麥亮宇淡淡地一哂，道：「謝謝老人家誇獎。」

芮詩純突然長身站起，朝瘦老頭兒抱拳一拱，道：「老人家可是妙手大聖莫老前輩？」

瘦老頭兒點頭一笑，道：「不錯，老朽正是莫秋山，小兄弟貴姓？」

芮詩純道：「在下姓時，是『時間』的時，請問老人家安排讓令高足有意碰我，有何指教？」

「妙手大聖」莫秋山神色一怔！道：「你早就明白了？」

芮詩純道：「我也是剛明白。」

莫秋山目光一凝，道：「是因為老朽師徒暗中跟來了這裏？」

芮詩純淡然一笑道：「令高足有這麼好的一身輕功，從那兒不能走，何必一定要由大門往外跑，硬往人身上撞。」

莫秋山雙眉微揚地一笑，道：「高明，高明。」

語聲一頓，目光轉向麥亮宇問道：「小兄弟貴姓大名？」

麥亮宇道：「在下姓禹，單名一個山字。」

芮詩純接口說道：「老人家有何賜教快說吧，有人來了就說不成。」

莫秋山微一沉吟，道：「老朽只有一句話，希望二位儘快離開『萬花香』，離開長安城。」

麥亮宇雙目一凝，問道：「老人家，這是為什麼？」

莫秋山道：「因為這兒不是處善地，老朽很愛惜二位的人品氣宇，怕二位落入脂粉陷阱圈套中。」

「哦。」芮詩純星目一眨，含笑道：「老人家，我請問，落入陷阱圈套中將會怎樣？」

莫秋山說道：「受人控制，身不由己的……」

他話未說完，麥亮宇倏然抬手一擺低聲說道：「有人來了，老人家請留個地點給我們，天亮之前我們當去拜訪，請老人家指教。」

莫秋山也聽到脚步聲了，連忙一點頭，說道：「如此就請到城外關帝廟裏見好了。」

話落，師徒二人身形一閃，燈光一暗復明，師徒二人已經穿窗而出，走了。

芮詩純望着麥亮宇會心地笑了笑，坐了下去。

一陣脚步聲由遠而近，門簾掀起，走進了一男二女。

精舍裏的燈光立時為之一黯，男的是那位二爺龜奴吳才，女的是一位清麗若仙的美姑娘和一個年約十四五歲的俏丫頭。

美姑娘年可雙十上下，看起來似乎畧瘦了些，但瘦不露骨，瓜子臉兒，黛眉美目，瑤鼻檀口，膚如凝脂，玉貌花容，一如天仙小謫。

她，一頭如雲的秀髮披垂在肩後，前額一排整齊的劉海兒，上身是一件銀色滾花邊兒，窄腰寬袖的小褂兒，下身是一件水紅色，綉着朵富貴花的八幅裙，裙脚下露着一雙綉花鞋的鞋尖兒，人兒秀絕美絕，美得不帶一絲兒人間煙火氣。

這麼美的姑娘，實在够令人心頭怦然的。

麥亮宇看得神情不由為之一呆，芮詩純却星目異采飛閃地暗忖：「這是艷奴還是玉妃？」

他心裏在暗忖着，身子也立即站了起來。

二爺吳才脚下已搶前一步的到了芮詩純身旁，哈腰陪笑說道：「公子爺，這是玉妃姑娘。」

芮詩純畧抬了抬手，說道：「姑娘請坐。」

玉妃姑娘謝了座，蓮步輕移，在旁側的一張椅子上坐了下去。

二爺吳才當即朝芮詩純和麥亮宇一哈腰，說道：「二位公子爺和玉姑娘，請坐着，艷奴姑娘一回來，小的就立刻送她過來。」

芮詩純含笑點頭道：「謝謝二爺。」

二爺吳才道：「公子爺您別客氣，這是應該的。」

說着，他哈腰退了出去。

芮詩純拿起桌上的茶壺替姑娘倒了杯茶。

玉妃姑娘連忙欠身謝了聲，道：「謝謝，應該是妾身侍候公子。」

聲音清脆甜美，宛如那出谷黃鶯般地好聽。

芮詩純微微一笑道：「姑娘請別客氣，讓姑娘這麼才貌雙全的美人兒侍候我，我怎麼消受得起。」

玉妃姑娘甜美地一笑，道：「公子客氣。」

一雙美目，在芮詩純和麥亮宇二人的臉上轉了轉，說道：「我還未請教二位公子？……」

芮詩純道：「我姓『時間』的時。」抬手一指麥亮宇道：「他姓禹，夏代開國黃帝『夏禹』的禹，是我表弟。」

玉妃姑娘道：「原來是時公子和禹公子，聽說，時公子有一身很俊的功夫，是麼？」

芮詩純一笑，道：「這是二爺告訴姑娘的麼？」

玉妃姑娘道：「還有院裏的姊妹們，她們都對公子的身手欽佩得不得了。」

芮詩純淡笑了笑道：「其實那只是幾手防身的莊稼把式而已。」

玉妃姑娘眨眨美目道：「公子眞會客氣，一對三，舉手投足之間，就讓那三個體格如牛般的壯漢子全都躺倒了地上，這種身手如果要說是莊稼把式的話，那麼這世上就沒有『武功』這個詞兒了。」

芮詩純道：「那是因為他三個體格雖壯，只是徒具幾斤蠻力，沒有練過把式的關係。」

「那並不盡然。」玉妃姑娘微一搖頭道，「我聽說那三個都是江湖人，也都有一身不太差的武功，只是和公子比起來，他們就差得太多了些。」

芮詩純星目忽地一凝，問道：「姑娘也會武？」

玉妃姑娘嫣然一笑，凝眸反問道：「公子瞧妾身像麼？」

芮詩純道：「眞正有好功夫的人每每深藏不露，是很不容易看得出來的。」

玉妃姑娘點頭道：「這倒是眞的，像公子文質彬彬的樣子，剛才要不露那一手，誰也看不出來公子有一身挺俊功夫。」

芮詩純笑道：「姑娘眞會說話。」

玉妃姑娘道：「公子誇獎，其實妾身說的乃是事實。」

語音微頓，忽然輕聲一嘆道：「說眞的，妾身如果會一點兒武，也就不會淪落在這種地方了。」

芮詩純道：「姑娘，清者自清，濁者自濁，從古至今風塵中出過不少俠女。」

玉妃姑娘美眸含情地深看了芮詩純一眼，道：「謝謝公子，青樓女子風塵妓，由來受人輕視，公子不以風塵見薄，妾身該知足了。」

語聲一頓，忽然轉望着麥亮宇嫣然一笑，凝眸道：「禹公子怎麼都不說話？」

麥亮宇神情瀟洒地一笑，道：「姑娘，我能說什麼，此時此刻，我要是開口打岔，擾了你二位的談興，那豈不是不識趣，讓人討厭。」

玉妃姑娘笑道：「您說笑了，那怎麼會。」

話鋒一頓，眨了眨美眸，問道：「您也有一身很俊的武功吧？」

麥亮宇道：「以姑娘看呢？」

玉妃姑娘螓首一搖道：「妾身要是能看得出來，就不會問了。」

麥亮宇道：「那麼我說我不會，姑娘信麼？」

玉妃姑娘道：「只要公子話出由衷，妾身自然信。」

麥亮宇道：「否則便不信麼？」

玉妃姑娘道：「公子承認是話不由衷麼？」

麥亮宇淡然一笑，說道：「姑娘好會說話。」

玉妃姑娘道：「謝謝公子誇獎，其實這並不是妾身會說話，而是妾身說的是理。」

麥亮宇忽然目視芮詩純笑說道：「表哥，看來果然盛名不虛呢。」

芮詩純含笑點頭道：「這趟長安我們沒有白跑。」

玉妃姑娘美眸一眨，問道：「二位從何處來？」

芮詩純道：「北京。」

玉妃姑娘輕聲一「哦」，說道：「帝王之都，是人傑地靈的好地方，也是大地方。」

話鋒一頓又起，接問道：「打算去那裏？」

芮詩純微笑道：「沒有一定，隨便走走。」

玉妃姑娘凝眸說道：「二位是出來玩的？」

芮詩純點頭一笑道：「在北京城裏待膩了，出來到處走走，增長一些閱歷見識，也順便交幾位江湖朋友。」

話聲中一陣脚步聲由遠而近，門簾掀處，巧娘帶着一陣香風走了進來，小娟小梅兩個俏丫頭跟在身後，一人手裏提着一個大食盒。

巧娘一進入精舍，首先朝芮詩純麥亮宇二人道歉地說道：「眞對不起，讓二位公子久等了。」

芮詩純含笑道：「不要緊，院主請別客氣，那位秦爺走了？」

巧娘俏首一點道：「走了。」

語聲一頓，轉向玉妃姑娘問道：「艷奴怎麼沒有和妳一起回來？」

玉妃姑娘道：「酒筵未散，艷奴姊姊她怎麼好回來。」

巧娘笑道：「這麼說，妳又是藉口身體不舒服溜回來的了。」

玉妃姑娘道：「誰叫他們都是那副蠢樣子，讓人看了，就感到渾身不舒服，噁心。」

巧娘道：「現在，還感覺不舒服噁心麼？」

玉妃姑娘美目一眨，說道：「姊姊猜想呢？」

巧娘妙目流波地瞥視了芮詩純和麥亮宇二人一眼，笑笑道：「以我猜想，妳那不舒服的感覺，噁心，早就煙消雲散，沒了影兒了。」

玉妃姑娘道：「姊姊這猜想，有道理麼？」

巧娘道：「道理就是二位公子不但人品俊逸，而且都不是俗人。」

芮詩純忽然哈哈一笑，說道：「院主可眞會說話，也眞會捧人，我表兄弟如果都不是俗人，院主和玉妃姑娘，便都是仙女了。」

說話間，俏丫頭小梅已將大食盒裏的菜餚拿出擺在桌上，擺好了杯筷。

於是，巧娘和玉妃姑娘二人雙雙站起嬌軀，肅客入席。

酒筵間，除麥亮宇似乎不大愛說話，甚少開口外，芮詩純和巧娘、玉妃姑娘三人，談得似乎十分投機，大有那相見恨晚之概。

忽然，玉妃姑娘眨了眨美眸，凝望着芮詩純問道：「公子眞想交幾位江湖朋友麼？」

芮詩純點頭道：「姑娘難道以爲我是隨便說說玩兒的？」

「那倒不是。」玉妃姑娘微一搖頭道：「妾身之意是公子如眞想交幾位江湖朋友的話，咱們這兒經常有些江湖朋友來玩，妾身和巧娘姊姊都認識不少，說不定可以替公子介紹兩位。」

芮詩純目閃異采地道：「好極了。姑娘和院主認識的朋友一定都是當今江湖上的高人，我先謝謝了。」

玉妃姑娘微微一笑道：「您先別謝，我們介紹的朋友中不中您的意還不知道呢，到時候您再謝不遲。」

芮詩純道：「姑娘，甚麼時候替我介紹？」

玉妃姑娘想了想道：「您明兒晚上還來麼？」

芮詩純點頭道：「來，『萬花香』的兩位才女才見到了一位，怎會不來。」

玉妃姑娘嫣然一笑道：「那就明兒晚上再說好了。」

麥亮宇突然接口說道：「表哥，我們該走了。」

巧娘忙道：「禹公子您急甚麼，時間還早着呢。」

麥亮宇搖頭道：「已經都三更多了，二位也該休息了，我們還是明兒晚上再來好了。」

話聲中，身子已經站了起來，芮詩純也跟着站起身子，手一抬，桌上已多了一顆晶光四射的珠子。

巧娘一見，妙目異采飛閃地道：「公子，您這算是甚麼？」

芮詩純笑笑道：「一點兒小意思，我們是頭一回來。」

巧娘道：「妾身先前已經說過了，今兒晚上是妾身請客，怎好要您破費。」

芮詩純道：「謝謝院主，院主請客是院主看得起我們表兄弟，但是這是我們表兄弟的一點兒意思。」

巧娘搖頭道：「這……無論如何我不能收。」

芮詩純星目一瞥站立在一邊的小娟小梅二個俏丫頭，道：「那就算我們表兄弟賞給她們二個的好了。」

既然是賞給丫頭們的，巧娘當然不便再推辭不收，遂卽朝小娟小梅等二人說道：「妳們快謝謝二位公子的賞賜。」

小娟小梅等二人連忙檢袵萬福道：「謝謝二位公子的賞賜。」

芮詩純抬手一擺，道：「別謝了。」

話落，和麥亮宇舉步瀟洒地走出了精舍，巧娘和玉妃姑娘隨後相送。

送走了芮詩純和麥亮宇，回入精舍內，玉妃姑娘立刻朝她那個俏丫頭說道：「碧蘭，妳去叫彩雲來。」

「是。」碧蘭應了一聲，急步走了出去。

玉妃姑娘望着巧娘問道：「巧姊，秦子欽來有甚麼事？」

巧娘道：「他帶來了主上的消息，主上三天之內會來這裏。」

「哦。」玉妃姑娘美目一眨，道：「他還沒有離開吧。」

巧娘道：「姑娘明見，他在秋月的房裏。」

外面响起一陣脚步聲，俏丫頭碧蘭帶着一個年約二十一二，紅衣綠裙的少女走了進來，神情恭敬地說道：「屬下聽候令諭。」

玉妃姑娘道：「剛才走的兩位公子妳看見了麼？」

彩雲答道：「屬下看見了。」

玉妃姑娘道：「跟下去，摸一摸他們的底細回報。」

「屬下遵諭。」嬌軀一擰，退出了精舍。

巧娘雙目忽地一凝，問道：「姑娘懷疑他們的來歷有問題？」

玉妃姑娘道：「凡事，總是小心點兒好。」

話聲一頓卽起，道：「巧姊，請通知秦子欽，要他明兒中午才走。」

巧娘道：「姑娘要見他？」

玉妃姑娘蠑首微微一點，站起了嬌軀，說道：「我累了，要回房休息了。」

×　×

出了「萬花香」，走了不過百丈多遠點兒。

麥亮宇目中突然閃過一絲寒芒，轉身電射地，撲向十多丈開外的一處牆角暗影中。

芮詩純心頭方自愕然一怔，牆角暗影已傳出了一聲女人的驚叫：「咿呀！你這人……」

沒有聲音了，顯然是被麥亮宇封住了啞穴。

芮詩純連忙騰身掠過去一看，是一個紅衣綠裙的少女。

她，正是玉妃姑娘派出來跟踪摸底的那個彩雲。

麥亮宇語調冷凝地說道：「姑娘，我並不想難爲妳，不過，妳必須實答我的問話。」

彩雲啞穴被制，無法開口答話，只好以點頭表示。

麥亮宇抬手彈指隔空解開了彩雲的啞穴，問道：「姑娘，妳叫甚麼名字？」

彩雲道：「奴家名叫彩雲。」

麥亮宇道：「是甚麼人派妳跟踪我們的？」

彩雲搖了搖頭，說道：「奴家並未跟踪相公。」

麥亮宇冷笑一聲，道：「姑娘不肯說實話麼？」

彩雲道：「奴家說的是實話。」

麥亮宇道：「姑娘，我雖然並不想難爲妳，但是妳要不說實話，情形便就不同了。」

彩雲道：「相公，奴家說的是實話，也確實不是跟踪相公。」

麥亮宇兩道劍眉微軒又垂，說道：「姑娘既然不是跟踪我們，那麼我問妳，這深更半夜的，妳一個姑娘家，跑出來做甚麼？」

彩雲道：「奴家出來，要找奴家的哥哥。」

麥亮宇冷冷一哂，道：「妳哥哥是個幹甚麼的？」

彩雲道：「平常在外面替人家跑跑腿，辦辦事。」

麥亮宇道：「是這長安城裏的混混兒麼？」

彩雲搖頭道：「不是，在這長安城裏，他還不够資格混。」

芮詩純突然接口說道：「表弟，我們初來長安，又無甚麼寃家仇人，這位姑娘在我們後面，可能只是一種巧合，別再問了，我們還是早點回客棧休息吧。」

話聲一頓又起，望着彩雲含笑說道：「彩雲姑娘，妳既然不是跟踪我們的，那就算了，不過，我可要提妳個醒兒，從現在起，姑娘最好別再跟在我們的後面了，否則……姑娘是個聰明人，我也不再多說了。」

話落，一扯麥亮宇的衣袖，轉身大踏步地走去。

彩雲驚魂略定地望着二人的背影走得遠得看不見了之後，咬着嘴唇沉思了刹那，這才轉身向「萬花香」掠了回去。

麥亮宇和芮詩純走過了兩條大街，停下來凝神靜聽了一會兒，確定沒有人跟踪了，麥亮宇這才低聲說道：「芮兄，那丫頭明明是跟踪我們的，你爲何要說可能是一種巧合，不讓我問問淸楚？」

芮詩純微微一笑道：「宇弟，這種事情，目前最好還是別問淸楚的好，問淸楚了反而麻煩。」

麥亮宇神情不由一怔，說道：「爲甚麼？」

芮詩純道：「宇弟，我問你，問淸楚以後，你打算怎樣處理她？是放了她還是殺了她？」

麥亮宇微微一沉吟道：「放當然不能放，殺了她那會打草驚蛇。」

芮詩純道：「放既不能，殺又不可，那麼我再問你，你打算將她怎麼辦？」

麥亮宇想了想道：「目前只有一個辦法，將她暫時留下。」

芮詩純眨眨星目道：「這倒也是好辦法，可是留下她以後，又將她安置在甚麼地方你想過沒有？」

麥亮宇傻住了，不禁蹙起了雙眉：「這……」

芮詩純倏然一笑，又道：「這很簡單，於其問淸楚以後，殺，放兩皆不可，又沒有一個適當地方好安置她，何如裝糊塗，裝作不知她是跟踪我們的，認做是一種巧合，暫且由她去，讓她們莫測高深，豈不比較高明。」

這話不錯，是理，也的確比問淸楚高明，令人莫測高深。

×　×

這兒是「關帝廟」。

四更多五更不到點兒，麥亮宇和芮詩純到達了「關帝廟」門外。

驀地，廟牆角黯影處，响起一聲輕笑，閃出了一條瘦小的人影，正是那個「小猴兒」。

「二位請隨我來。」話落轉身，沿着廟牆往後走去。

麥亮宇和芮詩純連忙急步跟上，繞過圍牆，到了關帝廟的後門，小猴兒抬手推開後門讓麥、芮二人入後立刻隨手關上。

關帝廟的這座後院地方不小，足有三畝多大，環境也很幽靜，有假山、荷池、小亭、石子小道，小道兩旁有花圃，也有樹木。

進入後門，左邊不遠處有着一排三間茅屋，茅屋內透出燈亮，這顯示着茅屋內住得有人，且正未睡。

小猴兒關上後門，便卽在前帶路，直朝那三間茅屋走去。

適時，茅屋裏傳出了一個蒼勁低沉的聲音，問道：「是小猴兒麼？」

小猴兒答道：「師父，是二位公子來了。」

茅屋的門霍然大開，「妙手大聖」莫秋山站在門旁，側身抬手肅客：「二位請進。」

麥亮宇和芮詩純也不客套，跨步入屋，三人分賓主落座，小猴兒就垂手站立在莫秋山的身後。

坐定，莫秋山立刻問道：「二位甚麼時候離開『萬花香』的？」

芮詩純道：「三更將半時分。」

莫秋山道：「有沒有發現後面有人跟踪？」

芮詩純道：「發現了一個。」

莫秋山道：「如何處理？」

芮詩純道：「沒有難爲她，只讓她別再跟在我們後面走就算了。」

莫秋山道：「她果然沒再跟踪麼？」

芮詩純搖頭一笑道：「沒有。」

莫秋山點了點頭，話鋒忽地一轉，問道：「二位打算甚麼時候走？」

芮詩純微一搖頭道：「老人家，目前我們還沒有走的打算。」

莫秋山雙目倏然一睜，道：「怎麼，二位還不打算走，還不打算離開長安？」

芮詩純點頭道：「是的，老人家，我們剛到長安，才只到過『萬花香』，其他甚麼地方都還沒有去過，怎會就離開。」

莫秋山道：「二位來長安是玩兒？」

芮詩純道：「是玩兒的，也是來找人的。」

莫秋山眨眨眼睛道：「二位要找甚麼人？」

芮詩純道：「一位朋友。」

莫秋山道：「他叫甚麼名字？」

芮詩純淡然一笑道：「這要請老人家原諒。」

莫秋山道：「不便賜告？」

芮詩純道：「等我們找到他時，老人家就明白了。」

莫秋山想了想，忽然凝目問道：「二位還要再去『萬花香』麼？」

芮詩純道：「已經和玉妃姑娘約好了，晚上必須前去赴約的。」

莫秋山道：「不去不行麼？」

芮詩純道：「老人家，男子漢大丈夫，千金重一諾，既然已經約好了，怎好不去。」

（未完）

小李飛刀第二代故事

古龍・文
盧令・圖

九月鷹飛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丁靈琳往鴻賓客棧，呂廸與玉簫均應約到來，丁靈琳原擬以女人天賦本錢，引發兩雄相併，詎呂廸不爲所惑，冷然而去。玉簫却運用他的眼神，吸攝丁靈琳神志，丁靈琳雖極力掙扎，終告無效，就在危急關頭，房門砰地被人撞開，郭定持劍戟立。玉簫又欲重施故技，不料被郭定將計就計，把他刺傷，而玉簫也在臨死前，發出藏在玉簫中的暗器把郭定擊成重傷。除夕，郭定躺在床上，玉簫的三枚白玉釘幾已打斷他的心脈，他至今不死，已是奇跡，丁靈琳呆坐床邊，驀地有人敲門——

＊＊＊＊＊＊＊＊＊＊＊＊＊＊＊＊＊＊＊＊＊＊＊＊＊＊＊

心酸情更苦　神傷意尤迷

敲門的是個年靑的伙計，勉强帶着笑，道：「我們掌櫃的特地叫我來請姑娘，到前面去吃年夜飯！」

「吃年夜飯？」丁靈琳心裏驀的一驚：「今天已是除夕？」

伙計點點頭。

看看這個連過年都已忘了的年靑女人，他心裏已不禁覺得很同情，很難受。

丁靈琳痴痴的坐在那裏，已沒有說話，心裏不知在想甚麼。

伙計又問她兩遍，她却已聽不見。

黯淡的孤燈，垂死的病人，你若是她，你有沒有心情去吃人家的年夜飯？

伙計輕輕的嘆息了一聲，悄悄的掩上門，退了出去，心裏也覺得酸酸的。

一個如此年靑，如此美麗的女孩子遭遇爲甚麼會如此可憐？

×　　×　　×

「又過年了……又是一年。」

從丁靈琳有記憶時開始，過年的時候，總是充滿了歡樂的。

從初一到十五，接連着半個月，誰也不許生氣，更不許說不吉祥的話。

這本就是個吉祥的日子。



可是今年呢？

外面忽然响起了一陣震耳的爆竹聲。

爆竹一聲除舊，桃符萬象更新——舊的一年已過去，新年中總是有新希望的。

可是她還有甚麼希望。

爆竹驚醒了郭定，他忽然張開眼睛，彷彿想問：「這是甚麼聲音？」

只可惜他的嘴唇雖在動，却說不出一個字。

丁靈琳明白他的意思，勉强露出頭臉，道：「明天就開年了，外面有人在放鞭炮。」

——又是一年。

總算又過了一年。

郭定凝視着窗外的黑暗，希望還能看到陽光升起，可是就算看見了又如何？

他忽然開始不停的咳嗽。

丁靈琳柔聲說：「你想不想喝碗熱湯？今天晚上他們一定燉了鷄湯。」

郭定用力搖頭。

丁靈琳道：「你想要甚麼？」

郭定看着她，終於說出了三個字：「你走吧。」

丁靈琳道：「你……你要我走？」

郭定笑了笑，笑得很凄凉：「我知道我已不行了，何不必再陪着我。」

丁靈琳用力握住他的手：「我一定要陪着你，看着你好起來，我知道你一定可以活下去。」

郭定又搖了搖頭，閉上眼睛。

一個人若連自己都已對自己的生命失去信心，還有誰能救得了他。

丁靈琳咬着嘴唇忍着眼淚：「你若眞的認爲自己要死了，你就對不起我。」

「爲甚麼？」

「因爲……因爲我已準備嫁給你，」丁靈琳柔聲道：「難道你忍心讓我做寡婦？」

郭定蒼白的臉上，突然有了紅暈。

「眞的？」

「當然是眞的，」丁靈琳又下了決心：「我們隨時都可以成親。」

只要能讓郭定活下去，無論要她做甚麼，她都是心甘情願的。

「明天就是個吉祥的好日子，我們已不必再等。」

「可是我……」

「所以你一定要活下去，一定！」

× ×

老掌櫃坐在櫃台裏，臉上已帶着幾分酒意。

這櫃台他已坐了二十年，看來還得繼續坐下去，看着人來人往。

各式各樣的人，各式各樣的悲歡離合，生老病死。

他看得實在太多，每當酒後，他心裏總會有種說不出的厭倦之意。

所以他現在寧願一個人坐在這裏。

他沒有想到丁靈琳會來，忍不住試探着問：「姑娘還沒有睡？病人是不是已好了些？」

丁靈琳勉強笑了笑，忽然道：「明天你能不能替我辦幾十桌酒？」

「明天？明天是年初一，恐怕……」

「一定要明天，」丁靈琳笑得很凄涼：「再遲，恐怕就來不及了。」

老掌櫃遲疑着！

「姑娘要請人喝春酒？」

「不是春酒，是喜酒。」

老掌櫃睜大了眼睛。「喜酒？難道姑娘你明天就要成親？」

丁靈琳垂下頭，又點點頭。

老掌櫃笑了，立刻也點着頭，道：「沖沖喜也好，病人一沖喜，一定馬上就會好的。」

丁靈琳本就知道他絕不會明白，却也不想解釋：「所以我希望這喜事能辦得熱鬧些，越熱鬧越好。」

老掌櫃的精神已振作，最近凶殺不祥的事他看得太多，他也希望能沾沾喜氣！

「行，這件事包就在我身上。」

「明天晚上行不行？」

老掌櫃拍着膛胸。「準定就是明天晚上。」

× × ×

自從認得葉開那一天開始，丁靈琳就從未想到自己還會嫁給別人。

可是明天晚上……

× × ×

紅樓，紅窗，紅燭，紅桌布，紅羅帳，甚麼都是紅的。

上官小仙甜甜的笑着，看着葉開：「你說這裏像不像洞房？」

葉開道：「不像。」

上官小仙都起了嘴，道：「甚麼地方不像？難道我不像新娘子？」

她穿着紅襖，紅裙，紅鞋，臉也是紅紅的。

葉開的眼睛一直都在迴避着她：「你像新娘子，我却不像新郎。」

他也穿着一身新衣裳，臉也被燭光映紅了。

上官小仙看着他，嫣然道：「誰說你不像？」

葉開道：「我說。」

上官小仙道：「你爲甚麼不去照照鏡子？」

葉開淡淡道：「用不着照鏡子，我也看得見我自己，而且看得很清楚。」

上官小仙道：「哦？」

葉開道：「我這一輩子最大的苦處，就是永遠都能看清我自己。」

他忽然站起來，推開窗子。

窗外一片和平寧靜，家家戶戶都貼着鮮紅的春聯，幾個穿着新衣，戴着新帽的孩子，正掩着耳朶，在門口放爆竹。

這一切顯然都是上官小仙特地爲他安排的，她希望這種過年的氣象能讓他變得開心些。

最近這兩天他一直都很悶。

上官小仙又在問道：「你喜不喜歡過年？」

葉開道：「不知道。」

上官小仙道：「怎麼會不知道？」

葉開凝視着遠方，除夕夜的穹蒼，也和別的晚上同樣黑暗。

「我好像從來也沒有過過年。」

「爲甚麼！」

葉開明朗的眼睛裏，彷彿帶着種說不出的蕭索和寂寞，過了很久，才緩緩道：

「你應該知道，這世上本就有種人是從不過年的。」

「那種人？」

「沒有家的人。」

流浪在天涯的浪子們，你們幾時享受過「過年」的吉祥和歡樂？

別人在過年的時候，豈非也正是你們最寂寞的時候？

上官小仙忽然輕輕嘆了口氣，道：「其實我……我也一樣從來沒有過過年。」

「哦？」

「你當然知道我母親是個甚麼樣的人，但你却永遠也不會知道她晚年過的是甚麼樣的日子，別人在過年的時候，她總是抱着我，偷偷的躲在被窩裏流淚。」

葉開沒有回頭，也沒有開口。

他能想像到那種情況——無論誰都必須爲自己的罪孽付出代價。

林仙兒也不能例外。

可是上官小仙呢？

難道她一生下來就有罪？她爲甚麼不能像別的孩子一樣享受童年的幸福歡樂？

她今天變成這麼樣一個人，是誰造成的？是誰的錯？

葉開也不禁輕輕嘆息。

「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會相識。」上官小仙幽幽的嘆息着：「其實你也該知道我們本是同樣的人，你對我爲甚麼總是這麼冷淡？」

葉開道：「那只因你已變了！」

上官小仙走過來，靠近他：「你認爲我現在已變成個甚麼樣的人？」

葉開沉默，只有沉默。

他從不願當着別人的面去傷害別人。

上官小仙突然冷笑，道：「你若認爲我已變得和……和她一樣，你就錯了。」

葉開也知道她說的「她」是誰。

他的確認爲上官小仙已變得和昔年的林仙兒一樣，甚至遠比林仙兒更可怕。

上官小仙忽然扳過他身子，盯着他的

眼睛，道：「看着我，我有話問你。」

葉開苦笑道：「你問。」

上官小仙道：「我若告訴你，我這一輩子，還沒有男人碰過我，你信不信？」

葉開沒有回答，也無法回答。

上官小仙道：「你若以爲我對別的男人，也跟對你一樣，你就更錯了。」

葉開忍不住問道：「你……你爲甚麼這樣對我？」

上官小仙咬着嘴唇，道：「你心裏難道還不明白？爲甚麼還要問？」

她看着他，眼裏充滿了幽怨，無論誰看到她這雙眼睛，都應該明白她的感情。

難道她對葉開竟是眞心的？

難道葉開眞的不信？

——也許並不是不信，而是不能相信，不敢相信。

葉開忽然笑了笑，說道：「今天是大年夜，我們爲甚麼總是要說這種不開心的事。」

上官小仙道：「因爲不管我說不說，你都是一樣不開心的。」

她不讓葉開分辯，搶着又道：「因爲我知道你心裏總是在想着丁靈琳。」

葉開不能否認，只有苦笑道：「我跟她認得已不止一天了，她實在是個很好的女孩子，對我也一直都很好。」

上官小仙道：「我對你不好？」

葉開道：「你們不同。」

上官小仙道：「有甚麼不同？」

葉開嘆息着，說道：「你是個很了不起的女人，你有才能，也有野心，你還有很多事可以做，可是她——她却只有倚靠我。」

這是他的眞心話，也是他第一次對上官小仙說出眞心話。

現在他已不能不說，他並不是個完全不動心的木頭人。

上官小仙垂下頭：「你是不是認爲不管你到甚麼地方去了，不管你去了多久，她都會等你？」

葉開道：「她一定會等。」

上官小仙突又冷笑。

葉開道：「你不信？」

上官小仙道：「我只不過想提醒你，有些女人，是經不起試驗的。」

葉開道：「我相信她。」

上官小仙道：「你有沒有聽說過莊子的故事？」

葉開聽過。

上官小仙道：「他們本來也是對恩愛夫婦，可是莊周一死，他的妻子立刻就改嫁給別人。」

葉開笑了笑，說道：「幸好我旣沒有妻子，也沒有莊周那麼大的神通，更不會裝死。」

他已不想再繼續爭辯這件事。

丁靈琳對他的感情，本是他們兩個人之間的事，本就不必要別人瞭解。

鞭炮聲已寥落，夜更深，家家戶戶都已關起了門，窗子裏的燈光却還亮着，孩子們已回去，等着拿壓歲錢。

除夕夜本就不是狂歡之夜，而是爲了讓家人們圍爐團聚，過一個平靜幸福的晚上。

可是像葉開這種浪子，要等到什麼時候才能享受這種幸福和平靜？

他意興忽然覺得很蕭索，正準備轉過身去找杯酒喝。

就在這時，夜空中忽然响起了一陣輕微而奇特的銅哨聲。

一隻鴿子遠遠的飛來，落在對面屋簷上，羽毛竟是漆黑的，黑得發亮，看來竟像是隻黑鷹一樣。

葉開從來也沒有看見過這麼不平凡的鴿子，忍不住停下脚步，多看了幾眼。

然後他才發現上官小仙眼睛裏似已發出了光，忽然也從身上拿出了個銅哨，輕輕一吹。

這黑鴿子立刻飛過來，穿窗而入，落在她的手掌上，鋼啄利爪，閃閃有光的眼睛，看來竟似比鷹更矯健雄猛。

這是誰家養的鴿子？

葉開心裏已隱隱感覺到，這鴿子的主人，一定也是個很可怕的人。

鴿爪上繫着個烏黑的鐵管，上官小仙解下來，從裏面取出了個紙捲。

緋紅的紙箋上，寫滿了比蠅頭還小的字。

上官小仙已走到燈下，很仔細的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

她看得很專心，彷彿連葉開都忘了。

葉開却在看着她，燈光照着她的臉，她嫣紅的臉，已變得蒼白，神情嚴肅而沉重。

在這一瞬間，她似已變成了另外一個人，變成了上官金虹。

這封書信顯然非常秘密，非常重要。

葉開並不想刺探別人的秘密，但對這隻鴿子却還是覺得很好奇。

他看着鴿子，鴿子居然也在狠狠的盯着他。

他想去撫摸牠發亮的毛，這鴿子却突然飛起來，猛啄他的手。

葉開嘆了口氣，喃喃道：「這麼兇狠的鴿子，倒眞是天下少有！」

上官小仙忽然抬起頭來笑了笑，道：「這種鴿子本來就很少有，據我知道，天下一共只有三隻。」

葉開道：「哦？」

上官小仙又嘆了口氣，道：「要養這麼樣一隻鴿子，可眞不是容易事，能養得起牠的人，天下也絕不超出三個。」

葉開更奇怪：「爲什麼？」

上官小仙反問道：「你知不知道這種鴿子平常吃的是什麼？」

葉開搖搖頭。

上官小仙道：「我就知道你一定永遠也想不到的。」

葉開勉強笑了笑，道：「牠吃的至少總不會是人肉吧？」

上官小仙也笑了笑，却沒有回答，忽然拍了拍手，喚道：「小翠。」

一個笑得很甜，酒渦很深的小姑娘，應聲走了進來。

上官小仙道：「你的刀呢？」

小翠立刻就從懷裏拿出了一把彎彎的，柄上鑲着明珠的銀刀。

上官小仙道：「很好，現在你可以餵牠了。」

小翠立刻解開衣服，從身上割下片血淋淋的肉來，臉上雖已痛出了冷汗，却還

是在甜甜的笑着。

那鴿子已飛起，鷹隼般飛過去，勺起了這片肉，飛出窗外。

牠也像很多人一樣，吃飯的時候，也不願有別人在旁邊看着。

葉開聳然動容，道：「牠吃的眞是人肉？」

上官小仙嫣然道：「非但是人肉，而且一定要從活人身上割下的肉，還一定要是年青的女孩子。」

葉開只覺得胃在收縮，幾乎已忍不住要嘔吐。

上官小仙道：「你知不知道這隻鴿子是從那裏飛來的？」

葉開搖搖頭。

上官小仙道：「牠已飛了幾千里路，而且還爲我帶來了一件很重要的消息，就算要我自己割塊肉給牠吃，我也願意。」

葉開忍不住問：「什麼消息？」

上官小仙道：「魔教的消息。」

葉開又不禁動容道：「這隻鴿子的主人，難道是魔教的教主！」

上官小仙道：「不是教主，是一位公主，很美的公主。」

葉開道：「她怎麼會跟你通消息？」

上官小仙道：「因爲她也是人，只要是人，我就有法子收買。」

她忽又輕輕嘆息了一聲，道：「也許只有你是例外。」

葉開道：「難道她敢將魔教的秘密出賣給你？」

上官小仙又嘆了口氣，道：「只可惜她知道的秘密並不太多。」

葉開道：「她知道些什麼？」

上官小仙道：「她只知道魔教的四大天王中，已有三個人到了長安，却不知道他們在這裏用的是什麼身份。」

葉開道：「她也不知道這三個人的名字？」

上官小仙嘆道：「就算知道也沒有用，無論誰入了魔教後，都得將自己過去的一切完全放棄，連本來的名字，也不能再用。」

葉開道：「所以她只知道這三個人在魔教中用的名字？」

上官小仙點點頭，道：「魔教中的四大天王，名字都很絕，一個叫『牒兒布』，一個叫『多爾甲』，一個叫『布達拉』，一個叫『班察巴那』。」

這却是古老的藏文。

「牒兒布」的意思，象徵着智慧。

「多爾甲」的意思，象徵着權法。

「布達拉」是孤峯。

「班察巴那」是愛慾之神。

上官小仙道：「現在除了多爾甲天王還留守在魔山之外，其餘的三大天王，都已到了長安。」

葉開道：「這消息可靠？」

上官小仙道：「絕對可靠。」

葉開道：「你也猜不出他們是誰？」

上官小仙道：「我只想到了一個人，『班察巴那』天王，很可能就是玉簫。」

玉簫這一生中，的確充滿了愛慾。

葉開道：「你能不能從玉簫口中，問出那兩個人來？」

上小官仙道：「不能。」

葉開道：「你也不能？」

上官小仙道：「我就算有法子能讓各種人說實話，也有一種人是例外。」

葉開道：「死人？」

上官小仙點點頭。

葉開道：「怎麼死的？」

上官小仙道：「有人殺了他！」

葉開訝異道：「是誰能殺得了東海玉簫？」

上官小仙淡淡道：「在這長安城裏，能殺他的人並不止一個。」

葉開沉思着，忽然長長嘆息，道：「我在這裏才不過十來天，長安城裏却似已有很多變化，發生了很多事。」

上官小仙凝視着他，輕輕道：「你……你是不是已想走？」

葉開勉強笑了笑，道：「我的傷已好了。」

上官小仙目中又露出悲怨之色，道：「傷一好後就要走？」

葉開避開了她的眼睛，道：「我遲早總是要走的。」

上官小仙說道：「你準備在什麼時候走？」

葉開道：「明天……」他勉強笑着道：「我若是明天走，還可以到長安城去拜拜年。」

上官小仙咬着唇，忽然也笑了笑，說道：「除了拜年之外，你還可以趕上一頓喜酒。」

葉開道：「誰的喜酒？」

上官小仙淡淡道：「當然是你的朋友，一個跟你很要好的朋友。」

× ×

葉開眞的走了。

上官小仙居然沒有留他，只不過挽住他的手，一直送他到街頭。

無論誰看到他們，都一定會認爲他們是珠聯璧合，很理想的一對。

但他們究竟是情人？是朋友？還是寃家對頭？這只怕連他們自己都分不淸楚。

上官小仙很沉默，顯得心事重重。

葉開這一走，是不是還可能回到她身邊來？

他們還有沒有相聚的時候？

未來的事，又有誰能够知道？誰敢預測？

葉開忽然道：「我已想了很久，却是想不出。牒兒布和布達拉天王，會是甚麼人？」

上官小仙幽幽的一笑，道：「既然想不出，又何必去想？」

葉開道：「我不能不想。」

上官小仙輕輕嗔道：「人們爲甚麼總要去想一些他平日不該想的事？」

葉開不敢回答這句話，也不能回答。

他只會沉默，沉默了很久，却又忍不住，說道：「我想，牒兒布天王一定是個很有智計的人，布達拉天王一定很孤豪驕傲。」

上官小仙點點頭：「魔教中取的名字，當然絕不會是沒有道理的！」

葉開道：「以你看，現在長安城裏最有智慧的人是誰？」

上官小仙道：「是你！」

葉開笑了。

上官小仙說道：「只有智者，才有慧劍。」

——只有你的慧劍，才能斬斷我要纏住你的情絲。

這句話她並沒有說出來，葉開當然能瞭解。

他在苦笑：「大智若愚，眞正的聰明人，看起來也許像個呆子！」

上官小仙也笑了笑，道：「長安城裏，看來像呆子的人倒不少，眞正的呆子也不少。」

葉開道：「你認爲最孤高驕傲的人是誰？」

上官小仙道：「你！」

葉開苦笑：「又是我？」

上官小仙淡淡道：「只有最驕傲的人，才會拒絕別人的眞情好意。」

她說的「別人」當然就是她自己。

——難道她對葉開眞的是一番眞情？

葉開轉過頭，遙視着遠方的一朵白雲，世上又有幾個人能像白雲般悠閒自在，無拘無束！

每個人心裏豈非都有把鎖鍊？

上官小仙忽然又問道：「除了你之外，也許還有一兩個人。」

葉開道：「誰？」

上官小仙道：「呂廸，郭定。」

葉開道：「他們當然都絕不會是魔教中的人！」

上官小仙道：「是不是因爲他們的出身好，家世好，所以就不會入魔教？」

葉開道：「我只不過覺得他們都沒有魔教門下的那種邪氣！」

上官小仙道：「不管怎麼樣，牒兒布和布達拉都已在長安城，也許就是你最想不到的兩個人，因爲他們的行踪一向都是別人永遠想不到的，這才眞正是魔教最邪的地方。」

葉開嘆口氣，也不禁露出憂慮之色。

魔教門下，不到絕對必要時，是永遠也不會露出形迹來的，往往要等到已死在他們手裏時，才能看出他們的眞面目。

他們這次到長安來，眞正要找的對象是誰？

是上官小仙？還是葉開？

葉開勉强笑道：「只要他們的確已到了長安城，我遲早總會找到他們的！」

上官小仙道：「可是今天你還不能開始找。」

葉開道：「爲甚麼？」

上官小仙道：「因爲今天你一定要先到鴻賓客棧去喝喜酒。」她美麗的眼睛裏，帶着種尖針般的笑意：「因爲你若不去，有很多人都會傷心的！」

但葉開却沒有到鴻賓客棧去，直到黃昏前，他還沒有在鴻賓客棧出現過。

× ×

大年初一，午後。

今天上午時，天氣居然很晴朗，藍天白雲，陽光照耀，大地似已有了春意。

郭定的氣色看來也好得多了，「人逢喜事精神爽」，一句已說了幾千幾百年的話，多多少少總是有些道理的。

丁靈琳正捧着碗參湯，在一口一口的餵他。

他們一直很少說話，誰也不知道該說些甚麼，心裏更不知是甜？是酸？是苦？

人生豈非本就是這樣子的。

命運的安排，既然沒有人能反抗，那麼他們又何必反抗？

丁靈琳也打起了精神，露出了笑臉，看來就像是這冬天的陽光一樣。

郭定想多看她幾眼，又不敢，只有垂着頭，看着她一雙白生生的手，忽然道：「這人參是不是很貴？」

丁靈琳點點頭。

郭定道：「我們能買得起？」

丁靈琳道：「買不起！」

郭定道：「那麼這是……」

丁靈琳嫣然一笑，道：「這是我賒來的，因爲我今天一定有很多人會送禮來，長安城裏，一定有很多人要來看看我們，喝兩杯我們的喜酒。這些人一定都不會是很小氣的人。」

郭定遲疑着，道：「我們的事，已經有很多人知道！」

丁靈琳點點頭，道：「所以我已叫掌櫃的替我們準備了十二桌喜酒！」

郭定忍不住抬起頭，看着她，也不知是歡喜，還是悲傷？

「其實你本不必這麼做的，我……」

丁靈琳沒有讓他說下去，握住了他的手，柔聲道：「你只要打起精神來，趕快把傷養好。千萬不要讓我做寡婦。」

郭定也笑了，笑得雖辛酸，却也帶着幾分甜蜜。

不管怎麼樣，他都已下了決心，要好好照顧這個可愛的女人，照顧她一輩子。

就憑這點決心，他已不會死。

一個人自己心裏求生的鬥志，往往比任何藥都有效。

老掌櫃的忽然在門外呼喚：「丁姑娘，你也該出來打扮打扮了，我也已找了人來替郭公子洗澡換衣裳。」

丁靈琳拍了拍郭定的手，推門走出去，看看這善良的老人，忍不住輕輕嘆息：「你眞是個好人！」

原來這世界上還是到處都有好人的。

老掌櫃微笑道：「今天是大年初一，我只盼望今年大家都過得順遂，大家都開心。」他是個好人，所以才會有這種願望，可是他的願望是不是能實現？

丁靈琳心裏忽然覺得一陣酸楚，淚珠已幾乎忍不住要流下來。

她振作精神，勉强笑了笑，忽然問道：「現在是不是已經有人送了禮來。」

老掌櫃笑道：「送禮的人可眞不少，我已把送來的禮都記了帳，丁姑娘是不是想去看看？」

丁靈琳很想去看看。

她已想到一定會有很多奇怪的人，送一些奇怪的禮物來。

丁靈琳想到了很多事，却還是沒有想到，第一個送禮來的人，竟是「飛狐」楊天！

帳簿上第一個名字就是他：

「楊天：禮品四色。珠花一對，碧玉鐲一雙，赤金頭面全套，純金古錢四十枚，共重四百両。」

純金古錢，這意思顯然是說，他的禮是代表金錢幫送的，也就是代表上官小仙送的。

（未完）

新派奇情技擊偵探故事

高庸・文
盧令・圖

香羅帶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郭長風，林百合，沿着小强垂下長藤，扳上削壁，小强誘使林百合點了郭長風痲啞二穴，孤身犯險，終落羅網，被秦天祥的吐火龍焚斃。常洛奉命巡查，發現郭長風與林百合，他答應林百合往騙開秦天祥，俾林百合往密室救父，常洛走後，林百合解開郭長風穴道，郭長風恢復功力，走向廣場，制服箭樓中的紅石堡武士，搶回小强屍體，用長藤垂落山下，未幾，櫻兒扳藤上來，驚問曾發生何事，剛垂吊下去的又是誰的屍體，原來小强的身體五官均已被烈火燒得變形，櫻兒認不出來——

情痴死不悔　義重淚長流

郭長風低着頭，默默不語。

林百合輕嘆道：「櫻兒，不必問他是誰，你只要好好守護着他的屍體，在石縫裏等候，一切，待咱們救出莊主以後再談吧。」

櫻兒道：「我已把屍體安置在石縫裏了，讓我留在這兒帮助援救莊主好嗎？」

林百合道：「不用了，咱們有常洛相助，人手已經够了，你留在這兒反而不方便。」

櫻兒皺皺眉頭，顯得有些不情願，又問道：「咦！怎麼沒看見傅公子？」「他……」

林百合遲疑了一下，道：「他和常洛同去探路去了，一會兒就回來……」

話未畢，郭長風的淚水早已奪眶而出，霍然扭頭，飛身掠上堡牆。

櫻兒詫道：「奇怪，我看他神情好像有些不對……」

林百合揮手道：「別在這兒問東問西了，快去吧，咱們還得把藤索埋起來。」

櫻兒十分不情願的又縋索而下，她雖然沒敢多問，却已看出峯頂上的情形有些不對勁，心裏不禁懷着沉重之感。

林百合正在匆匆掩埋籐索，一條人影如飛掠到，却是雙飛劍常洛。

常洛神情顯得很緊張，一見林百合便催促道：「快跟我來，現在正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

林百合道：「怎麼樣？」

常洛道：「剛才師父和應長老在密室商議，決定將令尊秘密遷往北院，却在密室中另佈陷阱，想誘郭大俠入彀，現在正安排佈置，我帶你們去預先埋伏在地道中，只等令尊經過的時候，搶了就走，豈不省事？」

林百合大喜道：「這話當眞？」

常洛道：「我怎麼會騙你，地道中岔路很多，極易藏身，只是務必快些去，遲了恐怕會露形迹。」

林百合想了想，說道：「不過，你爲甚麼肯這樣熱心帮我？却叫我有些不敢相信。」

常洛急急道：「百合，你居然不相信我？」

林百合道：「我憑甚麼要相信你？你從小受外公撫養，名爲師徒，實際就像父子一樣，咱們之間，只不過有點親誼關係而已，誰知道你會不會故意的騙咱們去上當？」

常洛呆了呆，竟答不出話來。

林百合又道：「現在我和外公等於翻臉成仇，你和我也變成敵對，咱們只是兒時遊伴，外公却是你的恩人兼師父，你會背叛他來帮我，叫人怎能相信……」

常洛惶然低下了頭，道：「不要再說了，百合，你永遠不會瞭解我的心，我……我眞恨不能把心挖出來捧給你看。」

林百合道：「那倒不必，我只想知道你說的是眞話假話？」

常洛緩緩仰起頭來，臉上已流滿了淚水，低問道：「百合，你眞的想知道我心裏的話。」

林百合道：「不錯。」

常洛長吁一聲，道：「唉！我該怎麼說才好，又該如何才能使你相信呢？你說的很對，一面是師恩比山重，一面是友情如海深，這些年來，這份埋藏在心底的感情，也許你從未領受過，也許你早已領受到，却不屑一顧，但無論如何，百合，你總該承認，我對你的感情，決不僅止是兒時遊伴而已。」

林百合既未承認，也沒有否認。

常洛說道：「我說這些，絕沒有旁的意思，我只是希望你相信，在我心中，師恩和感情同樣深重，並無分別，我不能辜負師門[illegible]情……」

林百合突然接口道：「可是，你現在帮我，豈不就是辜負師門了麼？」

常洛搖搖頭，道：「正因爲我不願辜負師門養育之恩，才帮你入堡救人，你要救的是你的父親，我當然應該帮助你，何況，如果我不帮你，你們勢必要自己動手，那時難免會傷人流血，不管你和師父誰勝誰傷，豈非都不値得。」

林百合聳聳肩，道：「這麼說，你倒是用心良苦了？」

常洛道：「或許你現在不相信，但總有一天，你會相信的，我這樣做，師父或許也不諒解，但總有一天，他老人家一定也會諒解我這一番苦心。」

林百合道：「好吧，咱們去告訴郭大哥一聲，大家一同到地道去。」

兩人飛身登上堡牆，却發現郭長風已經不知去向。

林百合焦急地道：「他剛才還在這兒，怎麼一轉眼就不見了呢？咱們快些分頭去找一找……」

常洛道：「時間恐怕來不及了，我想，郭大俠的武功和機智都足可自保，不如我先送你去地道等候，再設法找他。」

林百合道：「可是，他眼見盟弟被活活燒死，現在心情正壞，可能會出事。」

常洛道：「目前師父和應長老都在密室地道中，只要他不闖到北院小樓去，不會出甚麼大事，即或被巡邏武士發現，有我暗中掩護，也不致有甚麼大麻煩，你放心吧。」

[illegible]奈何，只得隨常洛先往地道。

常洛早有準備，身邊已經携帶着地道門戶鑰匙，兩人進入蛛網般的地道通路，不慮被人盤查，立即加快脚步，向北院趕去。

途中，常洛手持火炬在前面帶路，林百合緊跟在後面，遇到石門，常洛必須取鑰匙開門，便將火炬交給林百合，門開之後，林百合又將火炬交還給常洛。

黑黝黝的地道本不如地面寬敞，有時難免需要扶持引導，火炬交接時，更避免不了肌膚相觸，氣息相聞……這些，在林百合並不覺得怎樣，對常洛却變成了特殊的感受。

他說不出那是一種甚麼滋味，只覺得心裏跳得慌，又像被許多鋼箍鐵綫緊緊縛住，呼吸越來越短促，唇乾，喉燥，漸漸連手指也顫抖起來，幾乎無法使鑰匙對準鎖孔，那每一次無意的接觸，都令他心弦震動，幾難自持。

這種奇妙而異樣的感覺，他一生一世從來沒有領受過，又像是久已渴望的事，一旦眞的降臨了，反而有些心顫情怯。

不是嗎？他多麼盼望能和林百合接近，這份希望已經壓在心底許多年了，甚至以爲永遠不可能實現了，現在忽然瞥見希望又生出了火花。

除了童年糢糊的記憶裏，林百合從未跟他如此接近過，那如蘭似麝般的氣息，那柔若無骨的肌膚，甚至一聲足音，一片衣角撫過，都足以令他心搖神馳，遐思千縷……終於，他雖然用盡平生力量想握穩無法啓開面前那道石門。

林百合詫異地道：「你是怎麼了？手抖得這麼厲害，連門也打不開了？」

常洛又羞又急，越急越發抖，喃喃道：「我……我也不知道爲甚麼……這雙手，好像已經不是我自己的……」

林百合道：「那就讓我來開吧，喏！火把給你拿着。」

她左手將火炬塞給常洛，右手便來接取鑰匙，無意間，身軀由常洛面前擦過，一縷髮絲，拂上了他的耳根。

常洛只覺心弦一震，灼人的熱流，刹時佈滿了全身，一鬆手，拋了火炬，突然張臂將林百合緊緊抱住……

林百合沉聲叱道：「你要幹甚麼？快放開我！」

這時，火炬已滅，地道中一片漆黑，常洛本已激動的心潮，更因黑暗而沸騰起來。

一股莫名的衝動，掩蓋了他的理智，他一點也沒聽見林百合的呼叱，竟放肆地用火熱的嘴唇，在她的面頰上搜尋……

「拍」，一聲淸脆聲響從黑暗中爆出，緊接着，寒芒閃現，又是一聲悶哼。

光亮幌動，火炬復燃。

常洛一手撫着臉，一手按着胸，右胸上多了一個洞，殷紅的血水，由手縫間不停地滲流出來。

林百合却右手提劍，左手高擧着火炬，氣呼呼站在丈餘外，臉上全是怒容。

劍尖猶在滴血，顯然，常洛右胸的劍傷不輕，但他只是瞠目咋舌的呆望着林百合，似乎並未感到受傷的痛苦。

林百合恨恨地罵道：「你這卑鄙下流的東西，我眞沒想到你會這樣無恥。」

常洛吶吶道：「我……我……」

林百合喝道：「你還有甚麼話可說，若不念在幼年相識，剛才我就一劍殺了你了。」

常洛低頭看看胸前的傷口，嘴角突然泛起一絲苦笑，輕吁道：「不錯，我的確是死有餘辜，怎會被鬼迷了心竅，做出這種可怕的事來。」

林百合冷哼道：「我才是被鬼迷了呢，居然會相信你的鬼話。」

常洛道：「不管怎麼說，我應該謝謝你，你本來可以殺了我的，却劍下留情，未傷我要害。」

林百合道：「我正在後悔！」

常洛搖搖頭道：「不，後悔的應該是我，現在我別無話說，只求你相信我，這是無心的。」

林百合道：「哼！你以爲我是三歲小孩子？」

常洛道：「百合，我錯了，我承認，但我敢對天發誓，這絕不是有意的安排，的的確確是一時情不自禁，否則，我儘可用其他方法，何須冒生命之險帶你到地道中來……」

林百合道：「你當然是以爲地道中僻靜黑暗，可以方便些。」

常洛道：「不！我若有這種無恥居心，願遭天誅地滅，求求你無論如何要相信我……」

林百合截口道：「用不着跟我賭咒發誓，反正我已經認識你了，休想我會再上你的當，現在你請吧，我還要去救我爹爹，沒有工夫跟你嚕嗦。」

常洛道：「你獨自一個人，絕對救不了令尊。」

林百合道：「那是我自己的事，用不着你操心。」

常洛道：「百合，儘管你怎鄙視我，讓我爲你做這最後一件事，帮你救出令尊，這總可以吧？」

林百合道：「不稀罕，如果我救不了人，寧可死在紅石堡，也不用你帮忙。」

常洛長嘆一聲，道：「難道我做錯一件事，你就眞的如此痛恨我，連一次贖罪的機會也不肯賜予？」

林百合用劍尖挑起了石門鑰匙，冷冷說道：「不必多說，從現在起，咱們就當互不相識，你若一定不肯走，我就退出地道。」

常洛黯然頷首道：「也罷，你既然堅持如此，我走就是了，地道門戶開啓通行的方法，你知道嗎？」

林百合道：「別忘了，我以前也曾來過。」

常洛道：「那是很久以前的事，現在你可能已記憶不淸了，記住由這兒再往前走，只有正北方『開』門才是正路，千萬不可誤入『休』，『傷』，『驚』，『死』四座門戶，途中若遇武士盤查，不要妄動兵刃，這兒有一面通行令牌，能瞞過最好別動手……」

一面說着，一面取出塊金質令牌，遞給林百合。

林百合口裏雖然逞強，其實對地道佈置並不瞭解，常洛解說的時候，一直在注意傾聽，及至見他又以令牌相贈，倒有些訕訕地不好意思，忙將長劍插在地上，伸手過來接取。

誰知就在令牌入手的刹那，腕間一麻，突然被常洛閃電般扣住了腕脈穴道。

林百合大吃一驚，奮力奪手，便欲掙扎……

常洛動作比她更快，左臂微一用力，右手中食二指已點中了她的「肩井」穴。

他的右手本來按在胸前傷口上，五指都染滿了鮮血，竟然置劍傷不顧，遽爾出手，掌指上的鮮血，登時洒落在林百合衣襟上。

林百合又驚又怒，信口大罵道：「你這奸詐無恥的小人……」

常洛任她叫罵，默不作聲，匆匆解開自己的外衣。

林百合更急了，厲聲道：「常洛，我先警告你，你若敢碰我一根毫髮，我變鬼也不會饒你……」

常洛不理，咬着牙將外衣脫了下來，又拾起林百合的長劍。

林百合大叫大嚷，道：「救命啊，救命啊……」

地道中廻音震耳，但重重石門阻隔，呼叫聲，只在週圍廻轉激盪，外面無法聽見。

常洛並未阻止她呼叫，自顧用劍割開外衣，撕成四五寸寬的布條，然後一段一段連接起來。

他一面連接布條，胸口傷處一面血流不止，等到布條接好，整幅下裳已被鮮血染成赤紅色，臉色却變得一片蒼白。

失血過多，使他顯得十分虛弱，不得不靠着石壁緩緩坐下。

這時，林百合才發覺自己太多疑了。

常洛解衣接成布條，祗不過想爲自己包紮傷口，而現在，却已有些力不從心。

林百合不禁感到好靦覥，忙停止了喊叫，羞怯地問道：「你想包紮傷口是不是？爲什麼不替我解開穴道，讓我來帮你包紮？」

常洛苦笑了一下，搖了搖頭，說道：「不用了，我祗是有些累，休息一會就會好的。」

林百合連忙道：「可是，你流了很多血……」

常洛仰面長吁道：「性命尚且不足惜，流點血算得了什麼。」

說着，突然奮身而起，强自掙扎着，用布條將傷口一層層緊緊繞裹起來。

傷口包好，人已疲累不堪，却不肯再休息，又收拾地上的火炬，令牌和石門鑰匙，然後替林百合插回長劍。

林百合道：「你準備幹什麼？」

常洛道：「我先送你去後堡墻外，再往北院營救令尊，最遲在半個時辰之內，一定能將令尊護送到後堡，跟你見面，除非——」

林百合道：「除非怎麼樣？」

常洛道：「除非我已經死在堡中，事與願違，那就無可奈何了。」

林百合心裏一陣酸楚，輕嘆道：「你既然有這份決心，爲什麼不讓我跟你一同

去？」

常洛搖搖頭，道：「我比你方便，也容易得手，而且，這是我唯一贖罪補過的機會。」

一面說，一面奮力抱起林百合，朝來路方向走去。

他本已失血虛弱，這時却不知從那兒來的力量，不但抱起林百合，手裏還挾着火炬，還得不時停下來，取鑰匙開啓石門，竟未流露疲態。

林百合沒有拒絕他的抱持，也沒有呼叫喝罵，祇微閉着眼睛，內心五味雜陳，說不出是什麼滋味。

對常洛，她一向沒有感覺到他在自己心中有任何份量，雖然相識已久，印象却十分模糊，甚至根本沒有印象。

如果一定說有，也祇是一個聊供嘲弄取笑的影子而已，她做夢也想不到，自己此刻會跟他如此接近，居然會被他擁抱，被他親吻……

她有些恐懼，有些暈眩，有些不知所措，但，不可否認的，也有些許意外的喜悅。

就祇那麼一丁點兒喜悅，使她閉上了眼睛。

這時候，常洛若想吻她，相信她會默默承受，不致破口大罵了……

可是，常洛沒有這樣做，也沒有這樣想。

他甚至連低頭看她一眼也沒有，只顧邁着沉重的脚步，穿行在冷清清的黑暗地道中。

一個人往往不惜耗盡終生時光，去追求一次機會，當機會悄悄來臨時，却又懵無所知，任其逝去。

人，就是這樣愚蠢，尤其是男人。

× ×

回到堡墻外大石邊，常洛掘出藤索，就將林百合藏在土坑中，輕輕拍着她的肩頭，道：「委屈一下了，百合，最多半個時辰我就回來。」

林百合幽幽地道：「你就這樣把我擱在這兒？」

常洛道：「爲了不讓你去冒險，我暫時不能解開你的穴道，好在我很快就會回來……」

林百合道：「萬一你有了意外，不能回來，或者在你回來以前，被別人發現了我，你是要我束手受擒？」

常洛道：「不會有人到這兒來的，我會吩咐他們不許擅自越過堡墻。」

林百合道：「如果是我外公或應長老親自來，你也能吩咐他們嗎？」

常洛怔了怔，道：「可是，我若替你解開穴道，你一定不肯在這兒等候。」

林百合沉聲道：「你怎麼知道我不肯呢？」

常洛道：「因爲……因爲……」

林百合道：「我的目的是救爹爹離開紅石堡，既然你願意替我去，那是最好不過了，我只須在這兒等候接應，爲什麼會不肯？」

常洛道：「你眞的答應不去冒險，只在這兒等候？」

林百合淡淡一笑，說道：「有你去，既比我方便，又容易成功，我何必再去冒險。」

常洛道：「這樣我就放心了，我替你解開穴道，你可千萬不能……」

他舉起手掌，正想拍開林百合的穴道，忽然一陣吶喊聲用遠而近，遙遙望見堡中火把閃動，勢如長龍，飛也似向西南方奔來。

常洛吃驚道：「糟！一定出事了。」

林百合道：「快替我解開穴道——」

話猶未已，一條黑影由堡中破空掠起，越過堡墻，飛落在近前。

林百合脫口叫道：「郭大哥！」

郭長風亂髮披肩，混身濺滿了鮮血，背上插着四五支箭簇，雙目皆赤，形如厲鬼。

但他脅下，却挾着兩個人，一是丫鬟鳳珠，另一個正是林元暉。

郭長風將兩個人，往地上一放，沉聲說道：「趕快送他們下山去，我擋住追兵，快！」

說完，轉身欲走。

常洛連忙攔住道：「郭大俠，你身受箭傷，不能再動手了，阻擋追兵的事交給我，你們趕快帶人走吧！」

郭長風道：「你不怕承當叛師欺宗的罪名？」

常洛道：「事到如今，也顧不得許多了，祇要你們能平安脫身，任何罪名我都願意承當。」

郭長風望望他，又望望林百合，輕吁了一口氣，道：「好吧！但願皇天不負苦心人，常兄多自珍重。」

常洛淒然一笑，替林百合解開了穴道，痴痴地注視着她，嘴角牽動，欲言又止。

林百合却低下頭，避開了他的目光，低聲道：「郭大哥，咱們快走吧。」

這時，火光漸近，墻內已傳來清晰的奔逐腳步聲。

常洛終於沒有再說任何話，掉頭縱身，越過了堡墻……



常洛手按胸間，血自指縫滴出，林百合一手持劍，一手持火炬，對他怒目而視。

× ×

這是風濤險惡的一夜。

這是漫長的一夜。

但暴風雨總有消失的時候，漫漫長夜逝去，接着便是黎明。

當淸晨的陽光投照在山澗石洞門口，田石頭擧手抹抹紅腫的眼睛，低聲道：「爺爺，我睏了！」

田繼烈不耐煩地道：「睏了就去睡，別煩人。」

石頭望望洞底焦黑的屍體，哽咽道：「可是，我捨不得强叔叔，我睡了，就見不到他最後一面了……」

一句話，引來了滿洞唏噓，連羅老夫子也爲之鼻酸難禁，熱淚紛墜。

小强的屍體躺在洞底，身上覆蓋着郭長風那件血衣，田繼烈祖孫和羅老夫子環坐在洞口，郭長風獨自盤膝趺坐在屍體左側。

自從昨夜回到山澗下的石洞，郭長風就這樣動也不動地坐在那兒，既不說話，也不休息，甚至連插在背上的箭簇也不讓人拔除，一隻手緊握着小强的手，另一隻手却反覆撫弄着那副「金爪銀絲飛蜘蛛」，淚水披滿面頰，始終未曾乾過。

田繼烈由林百合口中，獲悉小强慘死的經過，心知他內心悲痛已達到極點，勸慰於事無補，只好默默陪着他流淚了。

林百合父女和鳳珠，櫻兒，却在附近另一個石洞裏。

兩洞之間，相距不過丈許，但一邊是骨肉團聚，另一邊却是生死永訣。

淸晨，山澗中還有尙未散盡的薄霧，這一層薄薄的霧，竟擁着兩種截然不同的世界。

不知過了多久，石頭又忍不住掩口打了一個呵欠，輕問道：「爺爺，咱們要這樣坐到什麼時候……」

田繼烈低喝道：「不許說話，你要睡就睡，不睡就給我滾到外面去。」

石頭委屈地道：「我問問又沒有錯，人死了就該早些埋了，難道這樣守着便能活回來？」

田繼烈怒道：「你——」

他揚手想給石頭一巴掌，又怕驚擾郭長風，抬起的手，終於又忍住。

郭長風忽然長長嘆了一口氣，道：「老爺子，別怪他，他說的是實話，人死不能復生，是該到分手的時候了。」

說着，緩緩站起身來。

田繼烈連忙也站起身子，道：「老弟要到那裏去？」

郭長風含着淚道：「他從小跟着我長大，如今又爲我而死，我沒有辦法再帶他浪跡天涯，總該找個山明水秀的地方，讓他有個屬於自己的家……」

田繼烈道：「如要安葬他的遺體，老朽倒有個很合適的地方。」

郭長風道：「哦？」

田繼烈道：「老朽以爲，死者巳矣，至于營造墓穴，廣置塋産，不過是未死者徒作炫耀財富的手段而已，與其耗心費力去飾建墳墓，不如擇個有紀念性的地方，使死者入土爲安，生者有所憑弔，毋臨斯土，便永懷追思。」

郭長風點頭道：「不錯。」（未完）

精選長篇新派俠情故事

林非・文
盧令・圖

魔劍恩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康浩藏身車底，跟踪至復仇會主召開秘密會議所在，探知復仇會要大擧進擊關洛第一樓，詎知返回洛陽後，失去釘踪目標，後據孟昭容回報，那會主竟是易君俠，這一發現，使衆人如陷五里霧中，黃石生猜測那易君俠或爲他人僞冒，唯姑勿論如何，也要在他們動手時，插上一脚，以收漁利，遂由黃石生調派人手，康浩則依然往白馬寺應約，拖延時間，使五女在天亮後才返回洛陽城。那晚二更，易湘琴與袁氏雙姝及李家姊妹同到白馬寺，未見康浩，李櫻兒担心來得太晚——

運籌待强敵　奇變生肘腋

袁珠道：「放心吧！我記得很清楚，時間是三更，白馬寺只是個見面的地名，現在才二更剛過，咱們來得還太早了些兒呢。」

易湘琴長吁一聲，道：「這就好了，咱們寧可早到，不能來遲，姐姐們不知道他的脾氣——」

袁玉又搶過話頭，嬌笑道：「妳們聽見了沒有？幾曾見過琴丫頭這般『體貼』人啦？」

易湘琴粉臉兒一紅，却沒生氣，笑了笑道：「這無關『體貼』，我只是猜想，他那天夜晚被姨父一怒逐出洛陽，心裏一定也很氣憤，以他一身傲骨，假如沒有十分重要的事，決不會輕返洛陽，更不會急急約我來這兒見面……」

袁玉笑道：「說的也是，除了咱們琴姑娘，誰又瞭解他這麼深呢？」

易湘琴羞惱道：「二姐，我是說的正事……」

袁玉道：「我也沒扯閑話呀……」

袁珠看不過意，輕喝道：「二妹，別鬧了，是該商量正經的，人家約的是小琴，或許眞有重要事故要談，咱們却來了五個，萬一他……」

梅兒截口道：「不管怎麼說，要見就大夥兒相見，不見就一個也別見。想把咱們撇開？那可辦不到。」敢情，這位梅姑娘竟是個「橫人」。

袁珠噗哧一笑，道：「瞧妳這急相，倒像生怕見不到了似的？」

梅兒沒來由，臉蛋上突然飛現一朵紅雲，但她毫不示弱，粉面一仰，道：「就算我這位三姨要見見妹夫吧，那也不是什麼不大了的事。」

易湘琴急啐道：「去妳的，再胡說八道我可不來了！」

袁玉却笑道：「妳不來正好，人家『三姨』正想頂上妹妹的缺……」

梅兒罵了聲：「該死！」揚起小馬鞭，就要去打袁玉。

袁珠見鬧不像話，正色喝道：「這兒是寺廟山門，妳們這樣瘋瘋癲癲的，驚動廟裏和尚，豈不笑話！」

一句話，總算鎭住了兩位口沒遮攔的大姑娘，袁玉和梅兒回頭向廟門望了一眼，伸伸香舌，果然沒再出聲。

袁珠纖手一指左側楓林，沉聲又道：「大家先把馬匹藏進林子裏去，且讓小琴單獨等候少俠，待他們話說完了，大夥兒再出林相見，咱們姐妹笑鬧慣了不要緊，在康少俠面前，總得顧些禮數，別讓人家連小琴也看輕了。」

畢竟大阿姐的話有份量，姐兒幾個都點頭答應，催動坐馬進了那片楓林。

繫妥馬匹，姐妹五個，就在林中一塊大石上坐了下來。

袁珠輕聲叮囑着易湘琴道：「妳去林邊等候，先不可露面，總得認淸楚的確是康少俠，以後才能現身相見，須防其中有詐……」

易湘琴一怔，道：「爲什麼？」

袁珠道：「我只覺得這口訊來得有些奇怪——一個賣花的老頭，旣無片紙隻字，也沒有信物爲證，只憑空口傳來幾句話……他怎麼知道妳會相信？」

易湘琴輕「哦」一聲，笑道：「他知道我會的，凡是他說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字，我都相信。」

袁珠注目道：「如果這口訊，並非出於他的授意，而是別人冒他名義，妳也相信？」

易湘琴嫣然道：「大姐不要多疑了，我相信這口訊決不會假。」

袁珠道：「怎見得？」

易湘琴聳聳香肩道：「我也說不出理由，不過，我始終有個預感，總覺得這些日子，他並沒有離開洛陽，而且，一定會再跟我見面，現在可不是應驗了？」

袁珠凝目良久，才點了點頭，說道：「但願是我多疑了，可是，小琴，謹愼些總是好的！」

易湘琴笑應道：「大姐放心，我會自己謹愼的。」揚揚手，穿林而去。

櫻兒一雙閃亮的大眼睛，怔怔望着易湘琴逝去的身影，無限羡慕的說道：「琴姐姐眞的變了，好像一下長大了十年似的，這是什麼原因呢？」

袁玉打趣道：「那是因爲她有了個知心合意的人，等那天妳也有了心上人，包準也會一下子長大十年！」

櫻兒傻兮兮地反問道：「二姐，妳怎麼知道的？」

袁玉登時紅了臉，啐道：「小鬼！不跟妳說了！」

梅兒正想笑，却被袁珠一聲輕嘘打斷，只見她一挺嬌軀，站了起來，沉聲說道：「大家別胡鬧了，時間不早，可以照原定計劃開始佈置了，五妹負責看守馬匹，二妹三妹跟我來！」

三位姑娘，頓感肅然，立卽停止了笑鬧。

梅兒輕輕問道：「大姐，妳眞的認爲這件事有詐？」

袁珠一面穿林而行，一面回答道：「現在尚難斷言，總之，寧可防範些……」

話聲倏忽一頓，人也及時却步，歛神傾聽了片刻，舉手一揮，啞聲道：「小心，有人來了！」

身後袁玉和梅兒雙雙伏下身子，凝聚着秋水般的眸子，透過楓林向外望去……

果然，寺前大路上，正飄然出現一條人影。

那人身穿一襲藍衣，腰際懸着木劍，月光下，但見他步履輕逸，神采翩翩，洒步向白馬寺而來。

梅兒從未見過康浩，望見那飄洒身影，不禁由衷發出一聲讚嘆，輕聲道：「難怪琴丫頭入了迷，果然算得是個翩翩濁世佳公子。」

一向最愛取笑打趣的袁玉，這次却沒有接腔，正滿臉凝重之色，烱烱注視着那藍衫人。

俄頃，藍衫人已走近白馬寺山門，揚目四下顧盼，似在尋找赴約的易湘琴。

袁玉突然探手扯了扯袁珠的衣角，悄聲道：「姐姐妳看，他爲什麼竟用布蒙住臉？」

袁珠微微頷首，道：「我也正覺得奇怪，而且在才二更過了沒有多久，他怎會來得這麼早……」

姐妹議論未已，突聞一聲歡呼：「康大哥，我在這兒！」

聲才入耳，易湘琴已經飛身掠出楓林，張臂向藍衫蒙面人奔去。

那藍衫人似乎吃了一驚，身形疾轉，本能地閃開數步，同時舉手按住自己臉上的蒙面藍巾。

及待認出是易湘琴，忙輕咳一聲，道：「啊，原來妳已經先來了！」

易湘琴一怔却步，詫異地道：「康大哥，你爲什麼要蒙着臉呢？」

藍衫人啞聲道：「這！……妳知道我當前的處境……我不願被人認出來，尤其不願讓應伯倫知道我仍在洛陽……」

易湘琴釋然一哦，嬌笑道：「你也太謹愼了，咱們在這兒見面，姨父根本不知道，即使他知道，也不會攔阻我們的……啊！康大哥，讓我看看你可瘦了……」

說着，蓮步輕移，姍姍走上前去，便想親手取下他的蒙面藍巾。

不料那藍衫人忽然退後一步，再度閃開，反問道：「妳是一個人來的麼？」

易湘琴畧一遲疑，赧笑道：「不瞞你說，還有四位姐妹也一齊來了，她們並沒有惡意……祇是想見見你。」

那藍衫人遊目掃視，道：「既如此，何不請她們出來相見？」

易湘琴道：「我沒照你的叮嚀就帶她們回來，你不會生氣吧？」

藍衫人笑道：「她們既然是妳的結義姐妹，理當相識，這有什麼好生氣的。」

「啊！你眞好！」易湘琴欣喜無限，連忙回頭高聲叫道：「各位姐姐，快請出來——」

林中的李梅兒，聽見呼叫，忙欲長身而起。

但她嬌軀才動，却被旁邊的袁玉一把按了下去，低聲喝道：「別動！」

梅兒詫道：「爲什麼？妳沒聽見琴丫頭在叫咱們？」

袁玉沒有回答她，却轉頭對袁珠說道：「大姐看出沒有？這傢伙以藍巾蒙面，始終不肯顯露本來面目，我猜他恐怕不是眞正的康少俠。」

袁珠點頭道：「不錯，此人神態語氣都很可疑，怎麼琴丫頭竟似毫無所覺？」

袁玉道：「她高興得昏了頭，那還想到這些。」

梅兒滿腹疑雲，道：「如果這人不是康少俠，他怎麼會知道今夜的約會？」

袁玉道：「咱們先別應她，且看那蒙面的傢伙想幹什麼？」

三人議論之際，易湘琴又呼叫了幾聲，未見林中回應，不禁詫道：「奇怪啦，她們都跑到那兒去了？」

藍衫人道：「莫非她們不願跟在下相見？」

易湘琴道：「不會的，她們吵着要來，就是想見見你，或許走得太遠，聽不見呼喚。康大哥，咱們去找她們去。」

含笑走了過去，親熱地拉起藍衫人的手，便欲向楓林行去。

那藍衫人腳下未動，五指却順勢一翻反扣住了易湘琴的手腕，搖搖頭道：「不用去找了，反正她們跑不了的。」

易湘琴兀自茫然未覺，訝問道：「你說什麼？」

藍衫人閃目而笑，道：「我猜她們並沒有走遠，只是躲在暗處，想偷看咱們的親熱情形，妳說是不是？」

易湘琴臉上飛現一朵紅雲，赧然垂下頭去，低笑道：「唔！很可能，尤其二姐和三姐，最喜歡拿人家開玩笑……」

藍衫人道：「那麼，咱們就親熱一番，讓她們看看如何？」

易湘琴吃了一驚，猛可抬起頭來，失聲道：「康大哥，你——」

話猶未畢，只覺手腕一麻，整個嬌軀已被藍衫人攬入懷中，而且，那藍衫人更飛快的掀起藍巾下角，對準她的櫻唇，「嘖」地香了一個吻。

易湘琴又羞又急，芳心怦怦狂跳，欲待推拒，才發覺腕脈要穴受制，眞氣已經無法提聚，羞急之中，又加上驚詫，顫聲喝道：「快放手！你……你瘋了……」

藍衫人吃吃笑道：「我沒有瘋，瘋的是妳那幾位寶貝姐妹，她們躲着不肯露面，準是嫌咱們親熱得還不够味兒，來吧！這一次給她們看個仔細！」

一面說着，一面竟運指起落，點閉了易湘琴四肢穴道，緊緊將她抱在懷裏，盡情的親吻輕薄起來。

他臉上垂着蒙面藍巾，親吻雖然畧感不便，但是雙手却隨心所欲，專向「要命」的地方活動，簡直是毫無忌憚，暢所欲爲。

易湘琴活了十七年，何曾經歷過這種事，早嚇得心胆俱裂，連呼叫也發不出聲音，好半天，才「哇」地一聲哭了出來。

藍衫人邪笑道：「好妹妹，別哭！別哭！大哥我是喜歡妳，才跟妳親熱，這有什麼好哭的呢？」

易湘琴嘶叫道：「放手！放開我！你不是康大哥，你這無恥下流的鬼……大姐，二姐……妳們快來呀……」

藍衫人哈哈道：「不錯，我是鬼，我是風流鬼，特來跟妳了却這段風流債，只要妳那些姐妹，不怕還債，就叫她們都來吧！」

林中三人目睹此狀，那兒還按捺得住，梅兒探手撤劍，一躍而起……

袁珠沉聲道：「三妹暫勿出手，小心那廝還有後援，趕快通知五妹將馬匹帶到林外來，二妹跟我去救小琴！」

袁玉應聲而動，纖手連揚，兩枚金環已疾射出手。

「袁家飛環」手法，乃武林三六暗器絕技之一，兩枚金環破林飛出時，本是一前一後，及待離林三尺左右，後面一枚忽然增快速度，疾追上前面那枚，雙環交錯之際，「錚」然發出一聲脆響，竟同時分向兩側呈弧形飛旋，繞射向藍衫人背心。

那藍衫人好像早就料到金環會改變方向，就在雙環交錯的時候，突然抱起易湘琴一個轉身，恰好跟自己互換了位置，笑道：「好一式『金雁雙飛』，這就是妳們結義姐妹的情份麼？」

袁玉本爲了急於援助易湘琴脫身才射出金環，却沒想到對方反用易湘琴做了「護身牌」，無奈飛環出手，已經無法中止，眼看兩枚金環就要傷到易湘琴，直驚得失聲叫了起來。

正當千鈞一髮之際，驀見金光一閃，斜刺裏突又射來另一隻閃亮金環，向先前兩枚飛環撞去。

三環乍合，「錚錚」連聲，同時震飛盪起，在空中繞了半匝，疾然落回林內。

袁珠長劍一舉，三枚金環一齊套落在劍身上。

她振腕收了金環，正色對袁玉告誡道：「此人身手不弱，小琴又落在他掌握下，千萬要沉着應付，不可再鹵莽了。」

袁玉慚愧的點點頭，道：「咱們怎麼辦呢？」

袁珠道：「我出手對敵，你伺機搶救小琴，要速戰速决，不能拖延。」

聲落，一擺長劍，當先掠出楓林。

袁玉緊跟在後，一出林子，立即搶佔上方，與袁珠互成犄角之勢。

袁珠在距離一丈左右停步，仗劍逼視那藍衫人，冷冷說道：「咱們姐妹已經應命出來了，閣下意欲如何？」

藍衫人陰聲道：「二位是袁氏雙姝，還有白雲山莊李家兩位姑娘呢？」

袁珠道：「她們不願與藏頭露尾的小人見面，除非先把那蒙臉東西取下來。」

藍衫人仰面大笑道：「袁大姑娘不愧是『五鳳』之首，竟然在眞人面前說起假話來了，老實告訴妳吧！今夜白馬寺已佈下天羅地網，她們躲在林子裏也沒有用處，何不爽爽快快出來受縛，以免損及豪門世家的身份。」

語聲微頓又道：「至於區區在下的面貌，反正遲早都要看見的，姑娘別性急，先讓在下替姑娘們引見兩位老人家吧！」

說完，舉手就唇，發出一長兩短數聲竹笛尖鳴。

笛聲甫起，白馬寺的山門突然緩緩啓開，從裏面大步走出兩個人。

月光映照下，但見那兩人身栽一般魁梧，更穿着同樣的黑袍，環目濃髭，容貌酷似，一望而知是兄弟兩人。

袁氏姐妹只覺心頭猛震，同時失聲驚呼：「爹——」

「大伯父——」

隨着呼聲，姐妹倆身不由己，便欲撲奔過去。

易湘琴突然大叫道：「姐姐們當心，兩位伯父已經瘋了……」

話沒完，竟被那藍衫人駢指飛落，點閉了啞穴。

袁氏姐妹聞聲，雙雙停步，凝目注視之下，果見兩位老人家神情一片漠然，既不回應，也沒有絲毫怒喜之色，呆呆站在山門前，就像兩尊木雕泥塑的神像。

這情形，跟易湘琴敘述過在西淀湖所見一般模樣，難道，兩位老人家當眞瘋了麼？

袁玉距山門較近，忍不住哽聲叫道：「爹！你看見我跟姐姐沒有？你聽得到我們叫你麼？爹！你爲什麼不說話？」

雙環木然並肩而立，不言不動，毫無反應。

袁玉又驚又悲，回顧胞姐，戚然道：「怎麼辦？爹和大伯父果眞都瘋了！」

那藍衫人接口笑道：「不！他們並沒有瘋，只是未得在下吩咐，不能擅自行動而已。」

袁珠叱道：「匹夫，你用什麼藥物迷住了兩位老人家，把他們變成這樣了？」

藍衫人哂道：「在下並沒有施用任何藥物，這完全是他們二位心甘情願聽命於在下的……」

袁珠喝道：「胡說！我就先宰了你這無恥的匹夫。」

聲落，人動，長劍疾探，飛點藍衫人咽喉。

那藍衫人哈哈一笑，順手一帶易湘琴，直向劍尖迎去。

袁珠急忙沉腕撤招，右肘向外斜舉，劍鋒掉轉，寒芒流動，一連又攻出三劍，同時叫道：「二妹快出手，攻他側背。」

袁玉答應一聲，便待挺劍加入戰圈。

那藍衫人突然挾起易湘琴，一輪飛掃，盪開袁珠的劍，沉聲喝道：「住手！」

袁珠收劍畧退，冷哼道：「匹夫死在眼前，還有什麼話說？」

藍衫人陰惻惻笑道：「袁大姑娘，妳別弄錯了，在下並不畏懼妳們倚多爲勝，但若說動手較量，二位應該先自問武功是否勝得了令尊和伯父？」

袁珠日光疾轉，暗暗掃了「奪命雙環」一眼，却見兩人神情冷漠，似乎根本已不認識自己和袁玉。

她心頭一震，不禁猶豫起來。

袁玉切齒道：「你以爲用藥物害了兩位老人家，就能威脅咱們罷手麼？哼！咱們只要擒住你這匹夫，還怕你不給解藥！」

一緊掌中長劍，低叫道：「姐姐不要理他，咱們動手！」

藍衫人聳肩笑道：「好，二位一定要動手，在下也不反對，但在二位擒捉在下以前，請先跟令尊大人分個高下。」

說着，一聲竹笛，應口而生。

「奪命雙環」聽見笛聲，頓時展動身形，分向袁珠姐妹撲了過來——老大袁崇基揮掌直取袁玉，老二袁崇業却大步奔向

自己的親生女兒袁珠。

袁氏姐妹大驚失色，急叫道：「大伯父，爹爹——」

兩個「老糊塗充耳不聞，也不顧尊長身份，一個招呼一個，袁玉嚇得手足無措，首先被袁崇基揮掌拍落長劍，一把扣住了腕脈穴道。

袁珠心驚胆顫，慌忙抛了長劍，屈膝跪下，哭叫道：「爹爹息怒，不孝女兒知罪了……」

袁崇基漠然不理，飛起一脚，惡狠狠向袁珠踹了過來。袁珠既不敢招架，更不敢閃避，低着頭，跪在地下只有哭……

這一脚如果踹上了，眼看不死也得去了半條命，可是奇怪，那袁崇基一脚踹在袁珠肩頭，却軟軟的沒用多大力量，只不過踹閉了她的「肩井」穴，使她倒在地上，無法動彈而已。

袁珠訝異莫名，瞪着兩隻眼睛，一時竟不知「父親」何以改變了主意，突然「脚下留情」起來？

「奪命金環」輕而易舉將袁家姐妹制住，臉上仍然毫無表情，就像兩尊木偶，一動不動地站在原地。

易湘琴啞穴受制，目覩這些經過，心裏又氣又急，暗暗叫苦。

那藍衫人洋洋得意道：「舉手之勞，五鳳便得其三，看來所謂『人寰五鳳』，也不過如此而已。」一面說，一面取出五個黑布做成的罩子抖開來，先將易湘琴連頭帶頸套入布罩裏，掩去了整個面貌。

易湘琴身不能動，口不能罵，雖然氣惱，却拿他無可奈何。藍衫人擺佈好易湘琴，又向袁玉走過來。

袁玉對他怒目而視，直恨不得眼珠也能當暗器用，射他兩個血窟窿才甘心。

藍衫人笑道：「妳不用這般恨我，在臨死之前，能讓妳們父女叔侄相見，姐妹結伴同行，這已經見難得的運氣了。」

袁玉啐道：「匹夫，且慢得意，咱們還有兩個妹子，未必便算你贏了。」

藍衫人吃吃笑道：「妳是說白雲山莊李家那兩個丫頭？哈！在下敢說她們正躲在林子裏爲難哩，不出頭吧，於情義有虧，出頭吧，又不便跟令尊動手，眞正是進退兩難。」

袁玉大聲道：「就算她們爲難不便出手，至少可以分出一個人，趕回城去報訊，不怕你這匹夫逃上天去。」

藍衫人仰面一陣大笑，說道：「那更是痴人說夢，釜中游魚，豈是輕易走得了的麼……」

突然笑聲一歛，哼道：「不過，在下也不能不佩服妳這份機智，妳以爲這樣大聲喊叫，就能知會袁家兩個丫頭，叫她們趕快逃走麼？」

袁玉冷笑道：「不錯，算你猜對了，我正是有意告訴她們回去報訊，可惜你明白得太遲啦。」

說着，扯開喉嚨大叫道：「三妹五妹，妳們快走——」

藍衫人冷然一哂，竹笛發出一聲長鳴，舉手遙指楓林，喝道：「去！把那兩個丫頭擒回來。」

「奪命雙環」如奉綸音，一齊縱身，飛也似向楓林撲去。

袁玉急急高叫道：「爹爹！大伯！不要去……」

詎料雙環毫不理會，身形連閃，業已掠入林中。

藍衫人哈哈大笑道：「妳現在總該相信了吧？令尊兄弟早已心甘情願充當在下的僕奴，任你叫破喉嚨也沒有用的！」

袁玉氣得破口大罵道：「畜牲！豬！狗！下流無耻的賊……」

藍衫人道：「妳敢再罵一句，在下剝光妳的衣服，索性下流些。」

袁玉叱道：「你若碰姑娘一片衣角，姑娘就要你死無葬身之地！」

藍衫人笑道：「是麼？人旣死了，何必還管有沒有葬身的地方，在下對身後事不在意中，只知道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

一面說着，一面竟探手來解袁玉的衣鈕。

袁玉急怒攻心，一張口，「啐」地吐了一口唾沫，大罵道：「該死的畜牲，總有一天，我要把你千刀萬剮……」

藍衫人狂笑不已，道：「好吧！等到那一天再說吧，眼前妳總得先聽在下擺佈了吧？」

狂笑、怒吼、邪惡的戲謔，絕望的悲呼……

易湘琴雖然無法看見，但那一聲聲憤怒的叱罵和淫邪的褻笑淸晰入耳，直令人心顫神曳，她恍惚覺得那受辱的不是袁玉，而是自己，若非先前自己認錯了人，袁玉又何至被擒受辱呢……無奈她空自焦急追悔，對袁玉却毫無幫助。

袁珠則緊閉雙目，默默在運氣衝穴——因爲她深深知道，焦急和怒罵都於事無補，必須先行解開自己的穴道，然後才能援救袁玉。

除此之外，就只有盼望李家姐妹倆，能够及時現身，出手解救了。

這時，袁珠竟產生了一種奇特的願望，雖然「奪命雙環」是她的父親和伯父，但她却迫切地希望他們敗在李家姐妹手中，即使敗得很慘，也比眼睜睜看着袁玉蒙羞被辱的好，在這緊急的情況之下，女孩子的淸白，無疑較虛名聲譽更重要，更珍貴。

但是，運氣衝穴並非一蹴可成，而李家姐妹更令人失望……

正當她眞氣欲速未達之際，一陣沙沙的脚步聲由遠而近，只聽袁玉顫呼道：「爹爹——」

袁珠聞聲急忙睜開眼睛，一望之下，心頭猛震，那股即將凝聚的眞氣，頓時洩去。

原來「奪命雙環」正大步從林中走出來，神情仍是一片木然，兩人脅下分別挾着李家姐妹，唯對袁玉的遭受凌辱，仍然視若無覩，毫無反應。

袁玉見父親神志迷失，李家姐妹又被擒住，脫身獲救希望已絕，不由垂首啜泣起來……

藍衫人却欣然嘻笑道：「好極了，『人寰五鳳』，一網成擒，今夜已不虛此行了。」

說着，竟然放開了袁玉，舉掌連擊三響。

寺前小道上應聲駛來一輛馬車，緩緩停在丈餘外的林子邊。

駕車的是個瘦削靑衣漢子，也用布巾掩住大半個面孔，在車轅上遙遙欠身抱拳，阿諛的笑道：「姑娘神機妙算，果然不差，一舉擒獲五鳳，可喜可賀。」

藍衫人得意的招招手，突然改用女人口音說道：「快把人弄上車去，時光不早，那姓康的小輩大約也快來了。」

駕車靑衣漢子答應一聲，跳下車來，開始將袁氏雙姝和李家姐妹一一加上布罩，搬上車去。

袁珠和袁玉聽見靑衣漢子稱呼「姑娘」，又聽那藍衫人忽然改變了口音，都暗暗吃一驚，不約而同睜目望去，正看見藍衫人摘去蒙面布巾，卸脫外衣和木劍，露出滿頭秀髮，一身大紅色衫裙……

匆匆一瞥，姐妹倆都驚得呆了，敢情那藍衫人不僅是個女子，而且，衣着和面貌，竟跟易湘琴一般模樣。

她先前一直以男人聲音說話，倒還不覺得如何，此時突然改換了女人口音，露出女人衣裙，却令人感覺那口音十分熟悉，彷彿曾在什麼地方聽到過……

袁珠心弦一動，可惜尙未記憶起來，已被布套蒙頭，抬進了馬車。

「五鳳」偈促在車廂裏，頭上蒙着布套，無法分辨方向，只覺那馬車漸行漸快，不知駛向何處？

馬車奔駛中，袁玉回想適才「受辱」情形，眞哭笑不得，滿肚子悶氣，恨不得找個人痛痛快快傾吐一番，但她知道易湘琴啞穴被制，無法開口，李家姐妹也一直沒有聲息。

於是，便連聲叫道：「大姐，大姐，妳傷得重不重？還能說話不能……」

袁珠低喝道：「噓——妳再大聲一些！怕車轅上聽不見麼？」

袁玉急忙壓低了聲音，道：「大姐，妳看見那下流東西的面貌了吧？原來她是個女人……」

袁珠冷冷一哼道：「我沒瞎，自然看得見。」

袁玉又道：「她還在藍衫內穿了一件紅衣，打扮得跟小琴一模一樣……大姐，妳看那賤人會不會假冒小琴，再去暗算康公子？」

袁珠只輕「唔」了一聲，沒有回答。

過了片刻，袁玉又恨恨的道：「唉！不知那賤人用什麼藥，迷住了爹爹和大伯，可憐兩位老人家連我們姐妹也不認識了！假如不是爲了兩位老人家，我們又怎會落在那賤人手中……大姐，我們現在該怎麼辦呢？」

她喃喃自語了一陣，未聞袁珠回答，不禁詫問道：「大姐，妳在想什麼？」

袁珠正苦思那「熟悉口音」的來處，不耐地道：「妳能不能少說兩句話？這個時候，誰還有心情跟妳閑談？」

袁玉訕訕道：「人家就是問妳該怎麼辦嘛……」

袁玉截口道：「我的姑奶奶，妳不要煩人好不好？我跟妳一樣在受罪，除了聽天由命，叫我有什麼辦法？妳有這份精神說話，爲什麼不試試運氣衝穴呢？」

袁玉碰了個釘子，只得默然住口，不再出聲了。

袁珠凝神沉思，突然發覺馬車速度減慢下來，而且，蹄聲淸脆，一聲聲分明敲擊在石板上。心中一動，暗道：看樣子已進入城鎭了，這會是什麼地方啊？

正詫訝間，馬車已一頓而止。

只聽一個粗啞的聲音輕輕問道：「余香主，事情辦得怎麼樣了？」

駕車靑衣漢子也低聲回答道：「很順利，一舉捉住了五個雛兒，都在車上。」

粗啞的聲音道：「連車帶人一並留在這兒吧，現在距離三更動手時刻，還有半個更次，『會主』吩咐把這幾個丫頭暫押此地，必要時，可以威脅李東陽和易君俠束手就範。」

靑衣漢子道：「決定今夜三更下手了麼？」

粗啞的聲音道：「決定了。三更正點，開始發動。現在各處佈置都已妥當，只等行動號令，第一樓已被層層包圍，諒他們今夜絕難逃出手去。」

靑衣漢子笑了笑，道：「旣然這樣，我就把車子留下了。今夜一戰之後，二莊一堡勢必除名武林，嘿嘿，以後就是咱們『復仇會』的天下了。」

粗啞的聲音也得意笑道：「好口采！香主，咱們哥兒們等着享福吧！」

兩人似乎十分興奮，笑語了一陣，靑衣漢子下車揚長而去。

車中的袁珠聽得心驚不已，但過了許久，却不見有人啓開車門査看，外面也寂然無聲，剛才跟那位被稱爲「余香主」交談的人，好像已經離開了。

她心頭怦怦亂跳，於是，壓低了聲音叫：「阿玉！阿玉！」

叫了幾聲，不聞袁玉回應，心裏更急，忍不住低聲抱怨道：「這丫頭，怎麼忽然沒有聲音了？難道在要命關頭，竟然睡熟了……」

語音未畢，却聽袁玉氣鼓鼓接道：「誰睡了？我正在運氣衝穴啦！」

袁珠知道她還在生自己的氣，只好放低了聲音，輕問道：「二妹，妳聽見他們剛才的談話沒有？」

袁玉道：「我耳朶又沒有聾，自然聽得見。」

袁珠又好氣，又好笑，輕嘆一聲，說道：「二妹，這時候，妳還鬧性子？妳想想看，最多還有半個更次，賊黨就要大舉發動了，應伯父他們，却連一點消息都不知道……」

袁玉聽了這話，不禁也焦急起來，忙道：「可是，咱們全都困在這兒，脫不了身，又有什麼辦法呢？」

袁珠沉吟良久，無計可施，廢然道：「唉！如果咱們之中，有一個人的穴道能解開就好了……」

一個「了」字剛出口，忽聽袁玉驚咦失聲，叫道：「呀！我的穴道解開了！」

袁珠詫道：「妳在說什麼鬼話？」

袁玉道：「眞的，剛才妳正說着希望咱們的穴道能解開，我就覺得有個木棒樣的東西，在我肩頭上戳了一下，穴道竟然解開了。」

袁珠失聲道：「妳是在做夢吧？世上那有這種事……」

袁玉叫道：「絕不是做夢，大姐妳看，我的手已經可以活動了呢！」

袁珠雖然看不見，但却眞眞實實感覺到袁玉的手伸過來，揑住了自己的粉臂。她吃了一驚，急道：「妳當眞能夠活動了？」

袁玉道：「誰騙妳？喏……我已經解開這討厭的蒙頭巾，看得見車子外面的情形啦！」

袁珠忙道：「那妳還不快些替咱們解開穴道：」

袁玉一面答應，一面舉掌連拍，果然替其餘四人都解了閉穴。

馬車中頓時騷動起來，易湘琴長吁出聲；李家姐妹伸手舒腿；袁珠急急扯下蒙頭布套……

大夥兒既驚又喜，心裏又有些迷惑，誰也弄不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

袁珠低聲說道：「現在先別管是誰救了咱們，時機急迫，還是趕快離開馬車要緊。」

說着，輕輕挑起車簾一角，眇目向外張望。

櫻兒焦急的問道：「大姐，這是什麼地方？」

袁珠輕咦道：「奇怪，好像就在『關洛第一樓』客棧旁邊的小街上！」

袁玉脫口道：「那就快走！」

聲落，便去推開車門。

袁珠低喝道：「小心些，最好一個下去，提防附近有人埋伏。」

袁玉答應一聲，首先推開車門，閃身而下。

她腳下一踏實地，雙掌護胸，飛快地運目環掃了一匝，然後輕聲叫道：「快下來，附近連個鬼影子也沒有。」

袁珠一揮手，和易湘琴等相繼竄出了馬車。

五人背向車門，結成一個半圓形的陣式，舉目細看，一點也沒錯，馬車停放處正是隣近「關洛第一樓」那條小街，隔着店牆，可以望見園內的燈光，但小街上却寂然不見人影，甚至連先前與駕車青衣漢子交談的人也不見了。

袁玉詫異地道：「眞奇怪了，剛才那傢伙不是說，客店已被包圍了麼？」

梅兒道：「大約時候還未到，他們都隱藏在暗處——」

袁珠截口道：「噤聲！走！」

話一出口，當先長身而起，五條人影疾如脫弦之矢，一齊飛登牆頭。

五鳳身形甫動，黑暗中有人輕喝道：「不好！雛兒們破網了，打！」

疾勁的破空聲緊隨而起，「噗噗」連響，牆上已中了四枚暗器。

袁珠叫道：「妹妹們，撤身要緊，這筆賬等會兒再算。」

五鳳連翩騰飛，旋飄落牆內花園中。

這時，小街暗影裏才施施然走出兩個人——其中一個瘦高個兒，臉上帶着欣喜的微笑；另一個身裁矮小，手裏兀自提着一條馬鞭，正是那駕車的青衣漢子。

瘦高個兒目注店牆，感慨的笑道：「四哥不愧神機妙算，這五個女娃兒一回去，關洛第一樓今夜準有連台好戲了。」

矮小漢子聳聳肩，道：「咱們倒要看看易君俠如何應付意外變化？現在距離三更，還有盞茶時光，如果這段時間『復仇會』突然變更行動計劃，那就是證明易君俠的確是『復仇會』會主，否則，就是孟三姐看錯了。」

瘦高個兒又道：「那姓冉的妖女，改扮成易湘琴模樣，現在白馬寺等候康賢侄，這件事，咱們要不要預先知會康賢侄一聲？」

矮小漢子搖頭笑道：「不必，讓他去經歷一次變故，可以幫助他瞭解人心的險詐。」

說着，揮揮手，兩人雙雙轉身，重隱入黑暗之中。

× ×

五鳳返回「關洛第一樓」時，李東陽和應伯倫都還沒有歸寢，正聚在易君俠房中閑談。

聽了五鳳的敘述，三人不約而同暗吃一驚。

應伯倫滿心記恨着孫天民墜江慘死的深仇，當時冷笑了一聲，奮然道：「這倒好，咱們正愁無處尋他，難得他竟自己送上門來，今天夜裏，應某人倒要看看他究竟是個什麼樣的厲害人物！」

李東陽爲人比較冷靜，拈鬚沉吟片刻，問道：「妳們眞聽淸楚了，發動的時刻，是今夜三更？」

梅兒答道：「是的，咱們還聽見那個被稱『香主』的人說，第一樓已被重重包圍，今夜一戰以後，二莊一堡由武林除名，今夜就是他們『復仇會』的天下了。」

李東陽詫道：「復仇會？他們自稱爲『復仇會』？」

袁玉接道：「正是，他們還有『會主』，本來準備拿咱們做人質，以便脅迫三位老前輩就範。」

李東陽臉色微變，目注應伯倫和易君俠道：「二位聽見了麼？既以『復仇』爲名，那『會主』八成的確風鈴魔劍楊君達了？」

應倫伯哼聲道：「就算眞是楊君達，應某人也要會會他。」

李東陽點了點頭，道：「話雖如此，但小弟總覺得此事太過突然，內中怕另有蹊蹺。」

應伯倫道：「怎見得？」

李東陽道：「不是小弟自誇，憑咱們二莊一堡的實力，那魔頭即使眞是風鈴魔劍楊君達，量他也未必敢公然正面跟咱們動手，何況自從蛇拳門覆滅，孫二俠出事，對方一直藏身暗處，如今怎會大舉發動呢？」

應伯倫道：「或許他自以爲正道武林業已凋殘衰微，只要再消滅了二莊一堡，從此天下便無人堪與匹敵，所以不惜冒險偷襲，圖謀一逞。」

李東陽點點頭道：「這麼說，那魔頭竟是十分狂妄自負了？」

應伯倫道：「他既敢放手屠殺四門五派和關洛同道，當然是個自大的狂徒。」

李東陽道：「就算他眞有這般狂妄，儘可趁咱們分散之際，各個擊破，爲什麼偏偏選擇咱們都在洛陽的時候發動？難道他竟有一舉消滅二莊一堡的把握？」

應伯倫道：「想必他自認爲已有萬全

準備，而咱們却毫無所知……」

李東陽凝目道：「倘若果眞如此，她們五個丫頭被擒，就決不會這麼輕易脫身回來了，小弟總覺得袁玉的穴道無故自解，令人大有可疑。」

應伯倫道：「依李兄之見呢？」

李東陽沉吟了一下，說道：「小弟以爲這有三種可能：其一是對方故意捉放，佈下陷阱，意圖誘使咱們入彀；其二是，對方早有陰毒的安排和仗恃，根本不怕咱們得到消息；其三，那就是另有高人在暗中協助咱們了……」

剛說到這裏，一直沒有開過口的「一劍堡」堡主易君俠，忽然縱聲大笑起來。

李東陽道：「易兄有何高見？」

易君俠道：「二位說來說去，儘在忖測對方的動機，未免太書生氣了。常言道：水來土掩，兵來將擋。咱們何必徒事空談？反正子夜已近，只要拚着一夜不睡，預先畧作應敵佈置，到時候，還怕不知道他的意圖麼？」

應伯倫領首道：「不錯，咱們就以不變應萬變，且看那些魔崽子敢不敢踏進關洛第一樓。」

李東陽神色凝重道：「但應敵之事，寧可謹愼，如何佈置人手，最好先作一番安排。」

易君俠道：「這個容易，咱們把關洛第一樓客店，分爲前後左右四方，由你我三人各守一個方向，餘下一方，交給本堡秦、金二老負責，大家比比運氣，看誰的斬獲最多。」

應伯倫豪氣勃發，大笑道：「好主意，抱陽山莊願首當其衝，把守正前方。」

李東陽也不示弱，接口道：「白雲山莊負責左翼。」

易湘琴驀見應伯倫左臂被斬斷，右手扶欄，袁氏雙姝一在撕布條，一則持劍戒備。

易君俠道：「好！咱們一劍堡就負責右翼，留下後院給秦金二老吧！」

李東陽笑道：「應兄有二子，小弟也有二女，相形之下，易兄未免要吃虧了一些……」

易君俠聳肩道：「誰讓我只生了這麼一個寶貝女兒，早知有今夜一戰，當初實在應該囑拙荆多生幾個才對。」

三人相與大笑，竟似都沒有把即將來臨的大戰放在心上。

袁玉脫口道：「如果易伯伯不嫌棄，我和姐姐跟隨易伯伯。」

應伯倫沒待易君俠開口，搶着道：「正該如此，秦金二老也是一劍堡的人，這樣分配，才比較公平。」

易君俠並未表示反對，只是微微一笑，道：「就這樣決定吧！時間不早，大家也該準備各就方位了。」

應伯倫長身而起，道：「兩個小犬現在前院，應某先行告退。」

兩手一拱，大步行了出去。

李東陽朝兩個女兒招招手，緊跟着也告退離去，自往左院佈置待敵了。

房中只剩下袁氏雙姝和易君俠父女四個，搖曳的燈影下，却久久不見易君俠有什麼行動，只見他獨坐案前，雙眉緊鎖，臉色一派凝重，好像在想着什麼沉重的心事。

一陣夜風拂過，傳來遠處梆鼓聲音：橐！橐！橐！

袁家姐妹同時轉過目光，迷惘地望着易湘琴。

易湘琴輕叫道：「爹！現在已經三更

了！」

過了片刻，一劍堡主易君俠歛眉呆坐，毫無反應。

易湘琴忍不住，又叫道：「爹！您是怎麼啦？」

一劍堡主驀地一驚，揚頭問道：「啊！什麼事？」

易湘琴扭着腰肢，道：「瞧您老人家，也不知道在想什麼，人家叫了您兩三聲都沒有聽見。」

一劍堡主赧然笑道：「是麼？那一定是爹沒有留心……」微頓，又問道：「現在什麼時刻了？」

易湘琴道：「剛剛敲過三更。」

一劍堡主好似吃了一驚，霍地轉過頭來，向袁氏姐妹說道：「二位請速往前院，多多留意應莊主，咱們也該趕快準備準備了。」

袁珠不解，問道：「易伯伯的意思，是——」

一劍堡主道：「我是請賢姐妹速往前院，協助抱陽山莊應莊主父子。」

袁玉不悅道：「咱們是說好了追隨易伯伯，難道易伯伯嫌我和姐姐……」

一劍堡主正色道：「妳們千萬不要亂想，其中原因，一時無法細說，這邊有我和琴兒已經足夠應敵了，倒是前院應莊主可能需要協助。」

袁玉道：「應伯父有兩位少莊主，人手也夠了，如果易伯伯不要咱們姐妹在這兒，我和姐姐就去幫秦金二老吧！」

說着，便想轉往後院。

一劍堡主忙道：「不！秦金二老也不需要協助，妳們還是到前院去的好。」

袁珠霎霎眼睛，茫然道：「易伯伯爲什麼一定要我們去前院呢？」

易湘琴也道：「是啊！爹爲什麼不讓兩位姐姐留在這兒？」

一劍堡主輕嘆了一口氣，道：「孩子，實對妳說吧！今夜妳應伯父氣色霉暗，印堂帶煞，我担心他會有意外……」

易湘琴和袁氏雙姝駭然大驚道：「當眞麼？」

一劍堡主道：「我爲什麼要騙妳們，一個人的氣色，往往能預示吉凶，雖然未必絕對可靠，總以防範些的好，這兩天，妳那兩位表哥也顯得魂不守舍，不能不叫人担心，今夜之戰或許大有凶險，妳們姐妹在前院，如有事故，也好多個照應。」

袁氏雙姝越聽越驚，不約而同道：「既然易伯伯早有預感，方才爲什麼又讓他們獨擋前面呢？」

一劍堡主苦笑道：「我正因見他們父子神色有異，才提出分區應敵的方法，原意是讓他們負責後院方面，遭遇敵人的機會比較少，不料，他竟搶先爭守前院，但話又說回來，假如今夜果有變故，敵人多半會分由左右兩翼侵入，前進和後院，都不是重要的地方，妳們姐妹，只要緊隨他們父子行動，多留心一些，大約就不要緊了。」

易湘琴急道：「那麼，我也跟袁家姐姐一塊兒去！」

袁珠道：「不用了，左右兩翼既然最重要，妳還是留在伯父身邊吧。阿玉，咱們別躭誤，快走！」話落，一招手，姐妹雙雙掠出，如飛而去。

易湘琴叫道：「大姐，二姐！假如眞有變故，就用擊劍傳聲知會咱們……」

袁氏雙姝口裏答應着，人已消失在暗淡夜色中。

衆人相繼離去，偌大的廳房中，只剩下一劍堡主父女兩個，夜風拂過，令人頗有寒意。

易君俠大步進入後間臥房，片刻之後再出來時，腰際已多了一柄紫穗長劍。

那柄劍，長爲三尺一寸，劍鞘呈赤紅色，是用極珍貴鯨皮製成，柄上嵌着六顆龍眼大小的夜明珠，另用無數珍珠鑲成「紫電」二字，竟是被列爲世上第三名劍的「紫電劍」。

相信世上名劍，首推「干將」，「莫邪」。其次卽爲「紫電」及「青霜」，但「干將」，「莫邪」已沉於太湖數百年未再出世，所以實際說來，這「紫電劍」應該算是舉世僅存的第一名劍了。

二十年前，易君俠獲得「紫電劍」，才在終南山麓創立「一劍堡」，俠士名劍，相得益彰，不知羨煞了多少武林同道，可是，他自從創堡之後，却一直很少使用這柄寶劍，平時一襲儒衫，倜儻溫文，實也不須再携帶兵刄防身，而今天夜晚，竟忽然配上寶劍，顯見他對這場卽將來臨的惡戰，未敢掉以輕心。

湘琴見父親如此愼重，心裏也暗暗吃驚，忙問道：「爸！你看今夜這一戰很凶險麼？」

易君俠微微一點頭，說道：「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何況，對方又是當今劍術名家……」

湘琴駭然道：「爸！你也認定那『會主』是風鈴魔劍——」

易君俠截口道：「目下雖然還不能斷定，但謹愼些總是好的。」

湘琴心中暗顫，緩緩垂下頭去，沒有再開口。

易君俠舉手輕揚，熄了桌上燭火，然後在湘琴對面坐了下來，兩道目光，却烱烱注視着愛女。

淡淡的月色，透窗而入，父女倆都浸浴在月光下，兩人隔案對坐，神情一般凝重。

過了好一會，易君俠忽然探過手去，輕輕握住愛女的肩膊，關切的問道：「孩子，冷嗎？」

湘琴連忙抬頭，含笑道：「哦——我不冷。」

易君俠道：「但妳爲甚麼在發抖？」

湘琴吶吶道：「沒……沒有呀！」

易君俠笑道：「還說沒有，瞧妳現在說話還有些顫抖，妳以爲爸看不出來？」

湘琴忙道：「我——我不是怕冷，我只是……只是……」

易君俠注目道：「只是甚麼？是心情太緊張？」

湘琴搖頭道：「也不是……我只是覺得……」語聲微頓，忽又赧然道：「反正我也說不出爲甚麼，也許眞是心裏太緊張了。」

易君俠藉着月光，凝目注視良久，才輕吁了一聲，道：「孩子，不用騙爸了，爹看得出來，妳並非爲了今夜的惡戰，而

是另有緣故。」

湘琴忙說道：「另外甚麼緣故？沒有啊！」

易君俠搖頭微笑道：「瞧妳這孩子，對爹還說假話，爹只有妳這一個女兒，妳有心事豈能瞞得了爹？」

湘琴登時紅了臉，垂首道：「人家眞的沒有心事嘛！爹不要亂猜——」

易君俠緩緩說道：「孩子，事無不可對人言，一個人只要心地坦蕩，沒有甚麼事值得隱瞞的——讓爹替妳說出來吧，妳心裏可是惦記着那個今夜約妳去白馬寺晤面的人？」

湘琴心頭猛地一跳，揚面嬌呼道：「爹——」

易君俠含笑說道：「其實，妳年紀也不小了，男女相悅，更不是甚麼見不得人的醜事，爸只道妳一向眼高於頂，視天下男子皆如糞土，却沒有想到妳也會傾心一個人。」

湘琴連粉頰都羞紅了，心裏又喜又慌，急忙又垂下了螓首，貝齒緊緊咬着下嘴唇。

易君俠接着又道：「不過，爸只有妳這麼一個女兒，不能不關心妳一輩子的幸福，那姓康的孩子，若論品貌和胆識，都可算得是上上之選，唯一缺憾，是他的身份……」

湘琴不由自主又抬起頭來，怯生生問道：「爸是指他的家世？」

易君俠搖頭道：「那倒不是。常言說得好，英雄不論出身低。爸不會是那種勢利小人。」

湘琴一哦，道：「那麼，爸是嫌他的師門……」

易君俠又搖搖頭，道：「也不是。要論風鈴魔劍楊君達，當年享譽之隆，堪稱武林翹楚，除了殺孽稍重，性情畧嫌剛愎之外，爸對他可說是十分欽佩的。」

湘琴茫然道：「我這就不懂了，你老人家究竟指的甚麼？」

易君俠忽然輕嘆一聲，道：「孩子，妳忘了他跟咱們現在所處的立場了？」

湘琴愕然道：「立場？甚麼立場？」

易君俠道：「剛才，妳姨父和李伯伯還跟我談起上次河洛橋那樁變故，咱們雖然不願置信，但是，那姓康的孩子，確有可疑……」

湘琴急道：「爹！連你老人家也懷疑那天假扮風鈴魔劍，在洛河橋殺害蛇拳掌門七步追魂手的人，就是康浩？」

易君俠凝重地道：「孩子，這不是懷疑，而是有相當依據的。」

湘琴忿然道：「甚麼依據？」

易君俠道：「據妳姨父回憶當時經過，有幾個可疑之處，其一，那人能在數招之下，連殺七步追魂手洪濤和門下四名高手，武功必然不弱，除了楊君達的『魔劍十三式』，旁的人未必辦得到……」湘琴沒等父親說完，急急搶着道：「那是因爲洪老前輩他們未曾提防，那兇徒却假戲眞做，才得手的。」

易君俠沒有答辯，繼續道：「其二，以妳孫二叔的武功，也在安樂窩中了暗算，那兇徒暗器手法之高明，若非號稱『劍帶風鈴，鬼泣神驚』的楊君達師徒，還有誰具此功力？再說，世上『風鈴劍』共僅十柄，那康浩又恰在孫二叔負傷之前失落一柄風鈴劍，天下何來如此湊巧的事……孩子，妳且撇開感情，冷靜的想一想，這可能麼？」

湘琴聽了，只覺胸頭熱血沸揚，鼻際酸酸的恨不得大哭一場，一時間，彷彿喉中集塞着許許多多反駁的話，却不知該從何說起。

過了好一會，才用力說出一句：「爹——我死也不相信會是他——」

易君俠臉上浮現着異樣的神情，微微點了點頭，喟然道：「孩子，這世上有很多事，往往是不能以常情去判斷的。老實說，起初爹也不相信，無奈却找不出理由爲他辯解……」說到這裏，又深深注視了愛女一眼，復感慨地道：「唉！那次在火神郭金堂夫婦匿居的地方，爹曾經眼看見他仗義拯人於危，奮不顧身護衞一個素不相識的人，爲了郭金堂，甚至險些跟妳秦伯伯翻臉動手……這麼一個見義勇爲的血性少年，他怎麼竟會做出這種糊塗事？」

湘琴一把拉住父親的衣袖，搖撼着叫道：「爹！你明明知道他不會做那種事的，這一定是姨父誤會了，是嗎？」

易君俠無限愛憐地輕拍她的手背，柔聲道：「是的！他看起來不是個壞人。不過，年輕人血氣方剛，行事但憑一時衝動，尤其當他所敬愛的人蒙受了冤屈，他是會不顧後果，甚麼事都做得出來的。」

語聲微頓，雙瞳忽然暴射出兩道精光，又喃喃接道：「這話又得說回來，當初四門五派聯袂問罪九峯山，不分青紅皂白，就迫楊君達飲毒而死，也未免太鹵莽了些，或許其中確有冤屈之處也難說。」

湘琴不禁泫然欲泣，嬌呼道：「說了半天，你老人家還是不相信他？」

易君俠淡淡一笑，道：「但願有一天，爹能相信他就好了。」

突然轉過頭去，目光一掃壁際漏壺，微詫道：「奇怪，時間早過了三更，怎麼還不見動——」

下面一個「靜」字尚未出口，遠處忽然傳來一陣急促的金鐵交鳴聲响。

湘琴駭然一震，從椅上跳了起來，失聲道：「爹！不好了，是前院袁家姊姊在擊劍傳音告警，莫非姨父那邊眞的發生了甚麼變故麼？」

易君俠畧一凝神，頷首道：「妳趕快去看看，如果眞有事故，千萬不可慌張，爹隨後就來。」

湘琴答應一聲，反手悶了悶肩後雙劍，飛身疾掠而出。

她一出廳屋，前院擊劍之聲越發清晰入耳，一點也不錯，正是她跟袁氏雙姝事先約定的傳警信號。

但是，四週庭院却依然安靜如常，絲毫也看不出有何異樣。

湘琴不敢怠慢，飛步直向前院奔去。

穿過兩重月洞門，便是抱陽山莊應家父子居住的前院，湘琴剛到園門口，目光所及，不禁倒吸了一口涼氣。

只見抱陽山莊莊主應伯倫，正雙目緊閉，巍然挺立在滴水簷下，右手五指，已深深扣入廊前欄杆中，左臂却齊肘而斷，地上流着大片血水，那隻斷臂跌落在簷前石

級邊，令人怵目驚心。

袁家姊妹全都面無人色，袁珠正顫抖着在撕一條床單，想替應伯倫裹傷，袁玉却手提長劍，緊守在一人身側。

然而，院子裏一片寂靜，並無動手拚鬥的痕跡，也沒有看見任何敵蹤。

湘琴驚駭莫名，連忙趕上前去，急問道：「這是怎麼回事？」

袁玉一見湘琴，竟突然失聲哭了起來，哽咽道：「小琴快來幫幫忙，應伯伯的手臂被砍斷了……」

湘琴道：「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是誰傷了姨父？」

袁玉連連搖頭，哭道：「說來話長，妳快些幫大姐，扶老人家進房裏去……他傷得這麼重，卽不肯讓咱們替他裹傷，也不肯進房去休息……」

話猶未完，應伯倫突然睜開了眼睛，向湘琴搖搖頭，喘息着道：「不！不用管我……快去截住那兩個畜牲，假如他敢反抗，就替我劈了他們……」

湘琴驚道：「姨父說的是誰呀？」

應伯倫眼眶中淚光一閃，切齒道：「就是妳那兩個不成材的表哥！」

這句話，眞把易湘琴嚇了一大跳，不由自主，機伶伶打個寒噤，失聲道：「難道……是他們砍傷了你……」

應伯倫舉起右手，奪力揮動道：「別問了，快去！快——」

他左臂已斷，失血甚多，全仗右手扣住欄干，支撐着身子，這時手一鬆，身軀頓失平衡，脚下踉蹌了兩步，險些跌倒石階下。

湘琴急忙飛步上前，探手扶住，低呼道：「姨父，你老人家傷得很重，先進房去歇歇吧！」

不料應伯倫竟怒目喝道：「叫妳們別管我，快追那兩個忤逆畜牲要緊，這點小傷，我還死不了！」

湘琴惶然望望袁珠，問道：「大姐，眞是兩個表哥幹的麼？」

袁珠向她遞了個眼色，低聲道：「現在別問這個，先裹傷是正事，不能再讓血流下去了。」

正說着，忽聞一聲竹笛長鳴，緊接着，一陣衣袂振風之聲傳來，牆頭上接連出現七八條人影。

來人個個布巾蒙面，僅露雙目，襟上各配一枚銀光閃閃的特製小花，手中執着兵刃，由一名身裁魁梧的青袍人率領，越過院牆，向前院蜂湧而來。

袁玉驚叫道：「魔子們發動了。」

湘琴駢指疾落，遽然點閉了應伯倫的腦後昏睡穴和左臂穴道，嬌軀飛旋，雙劍已撤出來，沉聲道：「大姐快扶姨父退回房去，我和二姐應敵。」

袁珠點點頭道：「也好，待我替應伯父裹好傷，就來助妳們。」攔腰挾起滿身鮮血的應伯倫，匆匆退入臥室。

湘琴和袁玉併肩守護在房門外，一面橫劍待敵，一面高聲叫道：「小心窗口，別讓魔崽子們衝進房子裏……」

那青袍人嘿嘿冷笑道：「抱陽山莊業已土崩瓦解，丫頭們不識時務，妄想螳臂擋車，簡直是自尋死路。」舉手一招，身後六七名蒙面人立卽揮刀舞劍，直衝了過來。

湘琴和袁玉三劍交輝，死守着房門。論武功，袁玉藝出名門，已屬不弱，易湘琴更是家傳絕學，雖然應敵經驗稍差，但劍招的精妙純熟，已經足可擠身「高手」之列，三柄劍合璧施展，守護一座小小房門，縱然未必穩操勝券，至少暫時支持一段時光，應該是絕無問題的了。

誰知甫一交手，事實竟大謬大然，交手未及十招，湘琴和袁玉已經手忙脚亂，劍尖分明已刺到胸口，非但不知閃避，甚至展開肉掌，硬來奪取鋒利的長劍。

這種奮不顧身的「硬幹」作風，自是大出二女意料之外，初動手時，雖然被她們傷了兩三人，無奈那些「亡命之徒」毫不退縮，斷條胳膊就當拔根汗毛似的，根本沒有放在心上，依舊前仆後繼，蠻幹不已。

湘琴和袁玉見此情形，心胆早就寒了，衣衫上都濺滿了鮮血，臉頰和髮際也沾上了肉屑殘膚，兩人何曾經過如此慘烈的血戰，心越怯，手越軟，勉強又支了十餘招，已被迫得招式零亂，岌岌可危。

那青袍蒙面人得意的縱聲大笑，竹笛之聲，一陣緊似一陣，催動手下，全力搶攻。

看就要攻進房門，一條人影，突然曳空而至，大喝一聲，道：「何方鼠輩，還不住手！」

湘琴循聲望去，不禁長長吁了一口氣，顫呼道：「爹——」

袁玉也放落心中一塊大石，嬌喘吁吁道：「易伯伯快來……咱們……咱們快抵擋不住了。」

一劍堡主易君俠目光疾掃，劍眉陡揚，沉聲道：「孩子們，別怕！區區幾個么魔小醜，何足畏懼！」

語落，龍吟聲起，一道暗帶赤紅色的光華，應聲暴展，「紫電劍」已經撤到手中。

那青袍蒙面人似亦被易君俠威儀所懾，連忙一翻右掌，從肩後撤出一柄份量十分沉重的厚背九環刀。

同時，笛音忽變，那六七名搶攻房門的蒙面人，也紛紛撤招旋身，而對一劍堡主，散成一道半圓形圈子。

易君俠傲然一笑，緩緩將「紫電劍」轉藏肘後，沉聲說道：「易某深知諸位乃是受人差遣，並非主腦，故也不願多傷無辜，只要諸位摘下蒙面之物，立卽退出關洛第一樓，易某願網開一面，不爲已甚……」

青袍人沒等話完，冷哼了一聲，道：「閣下只顧吹牛說大話，也不怕風大閃舌頭。」

易君俠仍然含笑道：「易某平生不喜口舌爭勝，但大丈夫敢做敢當，諸位既然進了關洛第一樓，又何須藏頭露尾，做出這般見不得人的模樣。」

青袍人喝道：「姓易的，死到臨頭，我勸你還是留點精神替自己料理後事吧，咱們人人表記隨身，是你自己瞎了眼，看不見！」

易君俠一怔，道：「朋友們是——」

青袍人仰面吟道：「胸懷英雄志，身佩復仇花。嘿嘿！你堂堂一劍堡堡主，竟

連『復仇會』都不知道，未免也太孤陋寡聞了。」

易君俠劍眉雙挑，臉上已帶着薄怒，沉聲道：「旣以『復仇』爲名，諸位與二莊一堡何仇何恨？」

那青袍人冷笑道：「你們這些盜名欺世的僞君子，自命俠義，陰懷詭詐，專事排除異己，視武林同如奴僕，頤指氣使，凌逼欺壓，動輒假除惡爲名，肆意殺戮，百般迫害。弄得咱們不屬於名門大派的人，雖忍辱仍不能偷生……這些，難道不是仇？不是恨？」

他好像越說越氣憤，語音微頓，又厲聲接道：「但是，天下受欺凌的朋友，何止千千萬萬，你們是殺不完的，如今『復仇會』應時而生，一呼百應，四海歸心，短短幾個月之內，『復仇之花』所至，所謂名門大派莫不土崩瓦解，今天夜晚，就輪到你們二莊一堡該遭報應的時候了。姓易的，你若算個人物，此時怎不橫劍自絕，還等咱們動手嗎？」

易君俠聽得怫然變色，滿身衣袍無風自揚，低嘿了兩聲，道：「其行尚可恕，其心實可誅。就憑這番挑撥煽惑的狡詞，不知將有多少性命要斷送在你們手中，看來今天是饒你們不得了。」說着，腕肘一轉，紫電劍已緩緩舉了起來。

那青袍人不由自主倒退了一大步，揚刀遙指道：「姓易的，你且回頭看看東廂房，那就是你的榜樣！」

易君俠不必回頭，已聽見左後方正響起一片尖銳的竹笛聲，同時更有熊熊火光上衝夜空，不用猜，左邊「白雲山莊」防區已經被强敵攻入，正在浴血惡戰。

他劍眉連掀，雙瞳精光暴射，猛然投注在青袍人臉上，叱道：「狂徒，摘下你的蒙面布來！」

青袍人心頭一震，本能地舉手掩面，九環刀就勢向外一翻一抖，大喝一聲：「併肩上！」

六七名蒙面人如奉綸音，揮動兵刃，一擁而上。

易君俠仰天發出一聲長嘯，輕輕一推紫電劍，身形急旋，寒光繞體飛轉，只聽「錚錚」連響，那六七名蒙面人兵刄，已被劍氣一揮齊斷。

青袍人睹狀大吃一驚，連聲喝道：「殺！殺！殺……」

六七名蒙面人恍如中魔一般，竟赤手空拳向易君俠撲去。

那青袍人趁易君俠無法分身，向天空射出一道旗花，倒提九環刀，閃身掠上了牆頭。

易湘琴急高聲叫道：「爹！那傢伙想跑啦！」

袁玉道：「放心，他跑不了。」纖手連揚，兩枚金環已電射出手。

那青袍人剛登上牆頭，兩個腿彎也同時被金環擊中，雙脚一軟，栽落下來。

但他仍然强忍住腿傷，巍顫顫又站立起來，奮力掙扎着向園外逃去。

袁玉大喜，道：「小琴，妳守住房門，我把那傢伙捉回來。」

湘琴一把拉住，道：「現在不能去，萬一有人衝進房去加害姨父，我一個人恐怕擋不住……」

易君俠正被六七名蒙面人瘋狂圍攻，聽了這話，不禁駭然問道：「琴兒，妳姨父怎樣了？」

湘琴心裏一陣酸楚，哽咽答道：「他老人家一條左臂……已經被砍斷了……」

易君俠大驚道：「當眞麼？」

湘琴道：「是的……現在袁家大姐正替他老人家裹傷哩。」

易君俠跟那六七名蒙面人週旋，顯然一直都不願施展殺手，聽了這話，登時勃然大怒，厲吼一聲，劍招立變。

但見寒芒吞吐，慘呼隨起，未及十招，六七顆頭顱紛紛應劍滾落。

易君俠滿身血污，雙目盡赤，一回頭，瞥見那青袍人正踉跟向外奔逃，吸了一口氣，竟以「馭劍」之法，將紫電劍脫手擲出。

大凡劍術火候精湛的高手，多能以氣馭劍，十丈之內，收發由心，但很少能超過十丈以外的，皆因擲劍出手的時候，必須將自己全部眞力貫於劍身，尤其意志也須要凝聚專注，不能有絲毫分散，否則，非但無法收回寶劍，更會促使眞氣走岔，引起制命之傷。所以，一般練劍的人，「以氣馭劍」之法總是儘量避免使用，縱然不得已施展，距離也以十丈爲限，蓋「馭劍」越遠，耗力越多，危險也越大。

可是，那青袍人這時業已逃過了花園月洞門，距離易君俠至少也有十五六丈，但見紫電劍脫手飛射，竟快如電奔般追了上去，凌空一繞，光華倏縮，重又飛回易君俠掌中。

青袍人却似毫未受傷，仍在跌跌闖闖向前奔逃。

但尙未奔出十步，突然一交跌倒地上，那顆頭竟脫離了身軀，筆直滾到一叢矮樹下面，才停了下來。

頭顱上的蒙面布也散開了，月光下，只見那人雙目圓睜，面泛赤紅，赫然正是那化名「尤寧」的毒手殃神「游西園」。

易君俠還劍入鞘，看也沒看那屍體一眼，舉步向臥室走去。

甫到滴水簷前，但聞「剝剝」連響，夜空中接連爆開數朵旗花信號，東廂房方面，忽然傳來幾聽尖銳的驚呼。

湘琴和袁玉都駭然變色，失聲道：「是李伯伯他們遇險了？」

易君俠按劍旋身，眼中滿佈怒火，恨恨道：「這批殺不盡的匹夫鼠輩，今夜究竟來了多少……」

回頭望了望臥室房門，問道：「妳姨父的臂傷，暫時還不碍事嗎？」

湘琴道：「女兒已經替他閉住了穴道，珠姐姐又替他裹好創口，如今他老人家正在昏睡，大約不要緊了。」

易君俠道：「妳們小心守護，我先去東廂看看再來。」

湘琴忙道：「爹！何不咱們帶着姨父，大夥兒都到東廂去，免得彼此分散，不易馳援？」

顯然，她是對適才的慘烈血戰，猶有餘悸。

易君俠畧一沉吟，點頭道：「這樣也好，玉姑娘索性去後院知會秦金二老，大家全都集中東廂，放手跟那些鼠輩們分個勝負高低。」

（未完）

新派奇情中篇故事

單于紅·文
黃鳴·圖

梟魅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不眨眼君子楓爲小艷所迷，喝下迷魂酒，醒來發覺被五合鐵所縛，囚於地牢，同囚中另有一苗人，自稱因名字又長又不好記，索性以大炮自名，患難相共，義結金蘭。大炮也是因爲訕笑塞包，後爲小艷灌酒迷昏，君子楓猜不透塞包何以不殺他們，當前急務，首求脫困，遂默運神功大力掙扎，終把無人可以掙斷的五合鐵掙斷，並助大炮掙脫五合鐵，兩人均疲累過甚，倒地睡去，不知過了多少時候，驀聽有聲响傳來，兩人同向牢門望去，瞥見那扇鐵門伊呀一聲，被緩緩推開——

＊＊＊＊＊＊＊＊＊＊＊＊＊＊＊＊＊

義結武林客　重振大漢魂

大炮舐了一下唇角，低低的道：「大概是送牢飯來了。」

兩眸淡漠的注視着門口，君之楓小聲回道：「外加一條狗命，你相信嗎？」

門開處走進一條人影。那人低着頭，走得很慢，顯然他的瞳孔不能立刻適應微弱的光綫；他沒有發現盡端裏頭的君之楓和大炮。他的手裏提着一個小竹籃，依稀的，能聞菜香肉味，果如大炮所說，是送牢飯的來啦。

「嘿，大炮，塞包還滿仁慈的哪；你聞出來沒有，有酒有肉咧。」肚裏不由得一陣咕嚕，君之楓伸出舌頭掃了一下唇角，細聲道。

吞了一口口水，外帶一陣迷惘，大炮壓着嗓子道：「今天可能是塞包的女人做壽，他們每次給我吃的如不是硬得無法下啃的石頭饅頭，便是他媽的不是人吃的豬雜。」落話之時，那漢子已走近他們；忽聽有細語，猛地一抬頭，當場如遭雷轟般的硬立在那裏，呆呆望着在牆角的君之楓和大炮……

「這位老大你辛苦了，你來的正是時候，咱哥倆差點沒他娘的餓得肚皮靠背樑了！」露齒一笑，大炮桀着聲道。

如夢初醒，兜着滿頭露水和大把驚異，那漢子用力翻了翻眼，差點沒把手中的竹籃掉在地上，啞着嗓子，聲音宛如喉嚨裏被塞進一把鹽巴般的難聽：「誰，誰帮你，你們解開死環？」

一轉眸珠，一見石壁現出幾個窟窿和幾片斷碎的鎖銬，兩眼猛是見了吊死鬼般的瞪睜着，一張嘴像是見了自己的老婆偷漢子般的猛張着；大漢一陣抖顫，手中的竹籃像千斤重般的從他抖得非常厲害的手中滑落……

「嗨呀，我底心肝寶貝！」

一見竹籃落下，大炮怪模怪樣的尖叫着，一個箭步，險險的把竹籃子接到了手中。

渾身一震，冷冷抽了一口氣，那漢子像是才回過神來，猛然張口大喊道：「不好……」

「你明天就不好了，難道妳娘沒給你相個命？」

不好方一溜口，大漢唔了一聲，大張的嘴業已被君之楓的手掌死死罩住，君之楓的身法快得那連一旁的大炮也沒看清，如惡狼撲羊般的抓住大漢；可憐那大漢不過掙了一掙，便叫君之楓硬給悶過氣去，兩眼翻了翻，哦了一聲，身子像洩了氣的皮球，叭的一聲倒在地下……

眨了眨眼，大炮吐着舌道：「小子，你送他上路去了？」

「還沒，先讓他舒服的睡上一覺，呆會咱用得着他。」

淡淡的搓了一下鼻尖，君之楓走近大炮，坐下身子，揮着手，笑聲道：「先別管他，先祭祭五臟廟要緊。」

瞥了一眼地下那寂然不動的漢子，大炮坐下身子，煞有介事的道：「我敢打賭，那傢伙今早決沒燒香。」

噗哧一笑，君之楓掀開竹籃上的白布道：「誰說不是？這年頭好人難做，送飯來還吃人悶記，咱眞沒天良哪。」語落，兩人拊掌大笑。

往籃裏一瞧，大炮亮着兩眼，哈着聲道：「啊，大爺沒看錯吧，他媽的竟有紅燒狗腿、燉燻羊蹄、脆牛肉、辣蒜炒鷄腸、魚卵湯……啊哈，還有這心肝兒，我猜它如不是花雕，準是白干。」

幫着大炮把五菜一湯擺好，君之楓像餓鬼投胎般的貪婪的掃視了一下，用手夾起一塊牛肉，塞進嘴裏嚼着，唔着聲道：「哈，棒極了！老渾球，我敢打賭，準是塞包他老婆今天生了一個龜兒子。」

「大爺開始對塞包有好感了，祇要他能天天這樣孝敬咱哥倆。」

哈哈一笑，搓着手，大炮兩眼在盤碟上一陣盤旋，似有無從下口之感，乾脆提起那把頗爲標緻的古銅色酒壺，高舉在頭上，仰着首，張着嘴，像飲泉水般的狂飲着。

「呀呀！老酒桶，你別把酒壺都給吞進去，還有找少爺呀！」笑聲叫着，君之楓一把搶過酒壺，也學他的樣子，豪邁的飲了起來。

用力頓了一下筷子，大炮開始狼吞虎嚥起來。

那饞像，簡直就像他媽的十年沒吃過飯，唏哩嘩啦的，如風捲殘雲般的，幾要一掃而光！

君之楓見狀不妙，連忙放下了壺酒，開始與自己的肚子拚命。

但大炮隨又拈起酒壺，乾脆對準嘴，咕嚕咕嚕的猛咕起來……

「媽，你上輩子準是個餓死鬼。」

低沉的叫了一聲，君之楓笑着，奪下了酒壺，搖着雙手說道：「大炮，咱們必須有個君子協議……」

「民以食爲天也！」

哈哈一笑，大炮拔了一下頸子，用力吞下一塊半個手掌大的羊蹄子，糊糢不清噎着嗓子道：「小子，跟大爺一塊，你必須學習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如何在吃飯的時候不挨餓。」

「我完全同意。」無奈聳了一下肩，君之楓哈笑着道。

於是，在四支快如飛蝗的筷箸下，那些菜餚不過一下子便告罄。

君之楓用完「快餐」，抹了一下額角的汗水，苦笑着說道：「怪不得目前的粮價漲貴，像你這種的酒囊飯袋，太多的緣故。」

大炮朝他扮了鬼臉，把每隻盤底清理得乾乾淨淨之後，才酒足飽飯的吁了一聲，一副好德性的用又黑又長的指甲剔着牙縫，吟着聲道：「小炮，我有『二得一不得』。」

「二得一不得？」楞了一楞，君之楓茫然的望着他道：「此又啥鬼名堂，總不會是女人的三從四德吧？」

腆着飽脹如渾球的大肚皮，大炮嗞着牙道：「汝差矣，卽乃吃得、睡得、做不得是也。」

「哦呵——！」

恍然噴笑，君之楓笑道：「道地之猪老哥耳。」

「你他媽的不會比喻個好聽點的嗎？」瞬了一下眼，大炮佯怒道：「至少你該說我大炮生來命好也。」

「臉皮之厚，萬牆不抵。」拿他沒法，君之楓笑着聳肩道。「說歸說，咱該辦正事啦。」

擦了一下唇角的油漬，大炮站起身子，走到大漢身旁，一把揪住他的衣領，像抓小鳥般的提了起來，轉首望君之楓問道：「小炮，是不是從他開始着手？」

「你眞聰明。」笑着頷了一下首，君之楓仍坐在地上，把身子靠在壁上，懶懶的道：「弄醒他，我們可以從他嘴裏知道很多的事情的。」

「喂，小兔崽子，睜開你的狗眼！」用力的在大漢的臉上刮了兩下，大炮吼着道。

迷迷糊糊的嗯了一聲，緩緩撥開眼皮，大漢一見大炮那吃人的樣子，猛地一駭，一下清醒了過來，抖着喉結，顫着聲道：「大，大爺饒，饒命哪……」

「媽的！」又是一記沉重的耳光，拍的一聲，非常清脆，大炮怒睜着眼道：「大爺又沒說要你的狗命，你他媽的討啥饒來？哼，你既敢下海身爲圈子人，就要有點骨氣別他媽的像個沒牙齒的活王八！」

被打得七葷八素，滿眼星條，大漢的兩頰像是被毒蜂螫着一樣，又紅又腫，而且顫抖不止的唇角緩緩流下一縷血絲；且又被大炮那又粗又響的嗓子一喝，差點沒魂飛胆破，抖着兩股，死灰着臉，大漢結巴的道：「大爺，小的是不得已，家中有八十高齡老母，十八妙齡嬌妻，爲了生活，祇好委身爲塞包的跑腿……大，大爺你是英雄好漢，不，不會要我這小爪子的命吧？」

放下揪着他的衣襯的手，大炮坐在君之楓身旁，打了個呵欠，懶洋洋的道：「可以了，小炮，你開始問吧，簡潔一點，別太久。」

一見有轉機，大漢連忙雙膝跪下，頭如搗蒜的叩個不停，惶惶的道：「這位小爺，你要問話儘管問，祇要小的知道，决不敢相瞞！」

「這位老兄，你再聰明也不過了。」淡淡一笑，君之楓冷漠的掠了他一眼，垂着眼光，生硬的道：「你有權可以不答我的問話，祇要你自認能抵得過徒手搯斷五合鐵的人。」

打了一個寒噤，大漢望了一下地上的碎錢，背脊上不由貼上一股冷森森的感覺，額角陡地沁出斗大的汗珠，怯生的道：「我，我完全放棄抵抗，任由你處置。」

「如此最好不過，我最喜歡識時務的人，而且從不虧待這種人。」

嗞牙一笑，君之楓生冷的道：「事實上你也別誤會，我並不喜歡勉强人，你或許可以撒謊，但得靈巧一點，否則——」

嘖了一聲，抬起眼光掠了大漢一眼，並且還露出一個古怪的微笑。

心房猛地一陣鼓跳，大漢吶吶的道：「小，小的斗胆也不敢騙你。」

「結果也不嚴重，你要花鎗，充其量祇是輸去你唯一的賭注——閣下項上的腦瓜子。」

垂下眼光，君之楓繼續說道：「伙計，你能告訴我兄弟會的內幕嗎？」

「能，我能！」連忙點了一下頭，大漢顫聲道：「我們的兄弟會祇是一個小帮會……」

冷冷插口，君之楓哼了聲道：「小帮會？」

「是的，人數祇不過一百多人左右。」額角的冷汗增多，大漢呼吸急促的道。

緩緩抬起眼光，那眼光，冷冷的，像條毒蛇，君之楓的唇角緩緩勾起一絲怪異的微笑，語聲緩慢的溜出他整潔的齒縫，但却能使人體會到如撒了一把沙碴子在背樑上那麼冷嗖，陰咻。

「伙計，你，決定你的賭注了？」

「不！……」

宛如牙腔裏塞了一把泥沙，大漢顯得驚駭而又艱辛的吐了一聲；他的眸子明顯的滲進太多的震異還有很多很多的令人費解的神情……

鷹鷲般的眸光一直緊逼着他，君之楓唇角令人不寒而慄的微笑仍然掛着……

猛地坐正身子，大炮臉上的吊兒郞當消失了，他不明白，裏頭的空氣意味着甚麼，他睜大着眼，也幾乎要屛住氣息……

眸光裏逐漸能看出有不少的冷澀、殘酷，甚至暴戾，君之楓那含冰帶煞的微笑也愈來愈濃了，冷峻的，他道：「閣下，你的牌該攤了……」

「喝！」突然！那漢子不等君之楓說完，似乎是已至走投無路的地方，狗急跳牆般的暴喝一聲，一道刺目的銀光，隨着他偌大的身軀的飛起，陡然戮向君之楓的頸喉！

「你他娘的欠拉！」

狂暴的喝聲裏，大炮碩大的身子果如衝天炮般的竄起，在他身體抖動的一刹間，他的右手已神不知鬼不覺的扣住持刀的腕脉！

臉色一變，君之楓急道：「大炮，別統他！」

但，慢了！君之楓的話聲未竭，一道毒蛇吐信般的銀光，在空氣裏不僅快而且非常怪異的劃起一個倒弧！

如流光閃動的弧不過轉了一半多一點，一聲幽幽不絕的慘號已驀然掀起；一顆斗大而又灌滿迷茫似的痛苦的頭顱，帶起殷紅又刺目的血箭，直噴而起！

叭！連頭帶血撞上石壁，印上令人心裏發毛的肉碎和血痕；嗯，那名漢子終究輸去了他唯一的賭注——他的腦袋，也就是他的生命。……

喘息着，大炮抹了一下大肚皮被噴染的血漬，黏膩膩又熱烘烘的，怪難受，大炮一脚把那沒頭屍首踹到牆角下，睨着君之楓，幌了一下帶血的刀，不解的問道：「小炮，既是攤牌，就該輸贏，幹嘛不統他！」

聳了一下肩，君之楓好整以暇的站起身子，淡淡的說道：「幹了他，咱一無所得。」

一揚手中兵器，噗一聲射中那大漢的肚腹，又冒出一股鮮血，大炮睜着眼道：「至少我們得到了他的賭注。」

「那不是我們眞正所要的。」

搖了一下頭，君之楓有點洩氣的道。

有點悶納的，大炮搔着稀疏的黃髮道：「告訴我們要甚麼？」

「內幕，眞象！」攤着兩手，君之楓望着他道：「你難道眞以爲兄弟會是個小帮派麼？昂貴稀罕的死環豈是小小的帮派鑄造得起？這座地牢又豈是區區小帮派的經濟能力所可以負担的？你沒有發現它充滿着神秘麼？它的紀律森嚴，那個帮會能比得上？一個小小的牢丁，竟能爲了堅不吐露帮中情形，而寧死不屈！你說，我們想知道爲甚麼嗎？」

一陣語塞，大炮吶吶的望着君之楓，自我解嘲的聳肩道：「反，反正咱是要找塞包的，遲早是會知道的，對不？」

「當然，我們能得到答案。」苦笑了一下，君之楓道：「但我們無可否認的爲自己增加了無謂的紛紜。」

話落，隨卽朗笑一聲，君之楓拍了一下微顯懊惱的大炮，豪聲道：「這些不用管他了，既然塞包那麼沒燒香惹上咱哥倆，咱就徹底把他老巢炮個天翻地覆！」

「嘿嘿，這才是！」嘿嘿一笑，大炮蠻樂的道。

於是，兩人放步至門口。門沒上鎖，顯然是那大漢把飯送上便要離開，而沒上鎖。

鐵門蠻高的，君之楓必須微微踮起脚跟，才能探頭望出鐵窗。

由鐵杆望去，空無一人。君之楓朝大炮招呼道：「咱放心出去。」

啓開了門，步出石牢。

但見此地是一個五尺寬長的石房，中央放擺着一座油漆木桌，桌中放置着一盞油燈，還蠻亮的，而且還放着一個酒壺和小酒杯，此外尙有一張木櫈，顯然就是獄丁看守牢房的地方。

大炮抓起酒壺，搖了搖，臉上露出欣喜之色，咧嘴道：「嘿，還有不少哪，喝他一喝吧。」

說吧，一仰首，猛咕着，過完癮，才遞給君之楓，君之楓一口氣把剩餘的喝個精光，過癮的吁了一聲，輕聲道：「可以幹他一幹了！」

轉了一下眸子，發現左側有一道石階，顯然是通到上面的。

君之楓當先踏上了石階，大炮也跟着邁上，兩人一前一後，亦步亦趨，魚貫而上。

這地牢倒還深得很，君之楓和大炮至少踩了有二十幾層的石級，才走到盡端。

沿級而上，未完，兩人已可聞到清新的空氣，不覺精神一振，拾完級，頓見天日。

此刻天候方入晚，黝黑穹蒼，繁星點點，尤其帶着秋意的晚風，徐徐拂鼻，好不愜意，暢快。

這座地牢顯然是獨立的，探出頭，君之楓發現此地是在一座樹林中，四顧無人，拉着大炮，兩人躍上地面，君之楓深深吸了一口氣，低聲道：「他媽的，還眞有腦筋，誰會想到這樹林裏有關人地牢？」

「兄弟會愈來愈不簡單。」大炮弓了弓兩臂，環視着四週道。

透過不怎麼密叢的樹林，兩人可以看到兩丈以外高聳着一座樓閣，以及稀疏的燈火。

伸手指了一下，大炮瞇眼道：「那大概便是烏龜窩了。」

身形輕輕一躍，無聲無息的逼至林邊，君之楓凝眸四顧，一片靜寂，顯然並未有人發現他們。

大炮也跟了上來，挨着君之楓身邊，輕聲道：「咱來個單刀直入，硬闖吧！」

君之楓正想回話，忽然吁了一聲，把身子藏在樹幹後面，大炮也忙不迭躲在樹後……

只見遠處有一條身影正朝這個樹林逼近……

來人展着身形，俄頃，已到林邊……

遠遠的，君之楓便能看見那條身影很高大，可能要高過大炮，離樹林五尺之時，他便慢下身形，轉奔爲行，而且口中還吹着輕鬆的小調，慢條斯理的走前來……

「小魚子，俺來接你的班啦！」

那傢伙似乎心情特別好，不過剛踏入林中，便拉開喉嚨大喊：「喂，你猜猜俺贏了多……唔！」

語聲未完，大張的嘴被一隻强有力毛茸茸的手掌捂住，大漢睜着眼，用力掙了掙，硬是被拖進林裏去……

「兒子，你那伙伴已去值閻王的班了，你是否想去接班？」

拖他之人正是大炮。大炮把他按倒地上，單膝抵在他的胸膛上，手掌捂着他的咀巴，使得他不能哼聲，大炮得意的㗭着牙，望着滿面驚惶的大漢，惡狠狠的道：

「兒子，我並不想要你的命，但是你必須很乖！懂嗎？」

兩眼睜得如銅鈴大，吃力的點點頭，大漢的額角已沁出了汗……

「大炮，你做得不錯。」挨上前來，君之楓說了一聲，俯視着大漢道：「老兄，在說話之前，我不得不很難過的告訴你一件不幸的事情，你的伙伴小魚子永遠不會知道你今天贏了多少，在方才，他已輸去了他的生命。」

大炮放開手，單膝依然搗住大漢的胸脯，低沉沉的道：「兒子，爺偷偷告訴你一個不輸老本的方法——乖一點。」

「老兄，別太緊張，一切會很快過去的。」射着冷酷的眸光，君之楓含着冷笑道：「在這種情況下，我知道你一定不喜歡嚕嗦，我也很願意長話短說，問題是你能不能令本少爺滿意。」微微一頓，嗓音變得陰沉而懾人：「伙計，你必須告訴我，你們的主子把我哥倆銬在這裏，只禁不殺是何意？」

張了張嘴，困難的透着氣，大漢咬了一下牙，用力閉下眼，悶聲道：「要殺要剮，悉聽尊便，閣下是東西，便賞我一個爽快！十八年之後，俺又是一條好漢，屆時再領教你們。」

「嘿，這小子倒蠻帶種的哪！」

楞了一楞，隨卽桀桀一笑，大炮一沉臉色，拉得長長的，非常難看，挫着牙嗔道：「好！大爺便看你十八年之後是條烏龜還是隻蛤蟆？」話落，單膝便要用力抵下……

「大炮，別壞事！」低聲呵叱，君之楓揚手低道：「他會後悔說這句話的。」

大炮微楞了一下，鬆下膝上勁道，饒是如此，大漢只感胸口一悶，如泰山壓頂，一股逆血竄口而出！

一張國字臉扭曲着，抽着，大漢磨着牙，倔強的忍受着痛苦……

露出一個怪異而冷酷的微笑，君之楓微微搖了一下頭，瞇着眼，嘖了一聲道：

「我不否認閣下的精神是值得敬佩的，我承認你是條好漢，至少不窩囊，你當然比我更淸楚，在這種狀況下，你如果繼續發揮你的所謂寧死不屈的精神，你，無疑的必須離開這美好的人間，是不？哦，你不會這樣傻的，是嗎？誰會知道你這種精神？你的主子塞包？你的伙伴們？他們會懷念你嗎？他們會爲你立碑焚香嗎？或許他們會，這對你很重要嗎？我實在很不願意說，你不僅要失去你僅有的一顆頭顱，卽連你的眼睛再也看不到你喜歡看的女人，你的嘴也不能親吻她了，你的手也不能摸抱那軟綿綿香噴噴的胴體了，你能嗎？你能再擲骰子摸牌九，享受那贏錢的滋味嗎？你能再擁有人生最基本的享受吃，喝，嫖，賭嗎？你失去了這些，對兄弟會有任何的改變嗎？沒有！一點也沒有，它依然存在着，它並不因爲你的存在或失去而有所變動，你敢說不是嗎？」

混濁的喘息着，儘管那聽來不很冷厲而又顯得輕描淡寫的話語，大漢能很深很深的體會出死亡的恐怖，他張開了眼，他無法掩飾他屈服了，他開始發覺世上還有很多很多值得他留戀的地方……

含着微笑，眼神裏流露着令人不敢抗拒的波流，君之楓又道：「誰也不會譏笑你的，你必須知道，你死了，他們會怎麼說你嗎？不識時務！你是個聰明人，你不會做這傻事，對不？」

蠕了蠕嘴，國字臉上的堅毅崩潰了，大漢微歎了一聲，顫着嗓音道：「你，你要從我身上壓榨些甚麼？」

「噢，別說得如此嚴重，我們只是在進行一項交易。」

聳了一下肩，浮着淺笑，君之楓柔聲道：「我願意先從簡單的開始，我想知道小艷那女人的資料。」

閉下眼，大漢回道：「她是本會的掌法。」

「掌法？」笑了一聲，君之楓道：「我深信她是貴會的好掌法。」

嘖了一聲，接着道：「我不很願意當着閣下的面侮辱貴會掌法，她的職務是否專爲貴會陪男性的敵人睡覺？當然我能明白她的最終目的是擒擄敵人。」

憤怒的睜開眼，大漢掙着坐起身子，但胸前被大炮那隻膝蓋抵住，悶哼一聲，又躺了下去，大漢怒瞪着君之楓，咬牙切齒的道：「你如果不願我罵你一聲猪玀，請停止你那自以爲瀟洒的譏誚！」

㗭了一下牙，君之楓攤了一下手，說道：「我不善於誇張事實。」

驚怔的睜着眼，大漢驚道：「多掌法，她，她陪你……」

「哦，原來她姓多是吧？」嘖了一聲，君之楓打斷他的話，道：「我不該問這個的，這只是屬於她個人的私生活，和整個兄弟會無關，是不？」微微一頓，君之楓道：「讓我們回到早先的問題，貴會鎖住我倆，難道不殺我們？」

「爲甚麼不！我們早該殺你們的！」陡地一睜眼，大漢怨毒的道：「卽使你殺了我，兄弟會仍然會要你的命的！」

「哦，我相信那是事實。」聳了一下肩，含着笑，君之楓道：「我不需要你好意的提醒，我相信你們會殺我的，但目前，我倆依然還活着，而且還逃了出來，對不？」

眸中射着狠光，大漢磨着牙道：「本會決定在正式向武林宣佈成立那天，當衆把你們梟首，以展示本會的魄力，如有侵犯，不惜以流血來消弭，而本會正式開山之日便是明天！」

嘖了一聲，大炮翻了翻眼，摸着頸子，咧嘴道：「啊哈——！原來那豐盛的菜肴，是替咱送終的哪！」

被他的怪模樣引得一笑，君之楓道：「所以說，以後你別吃得太兇，說不定那時候你就要吃到你的『最後一餐』了。」

咳了一聲，望向大漢，又發話道：「我不得不向你表示歉意，看來貴會欲將我倆梟首示衆，已成泡影之想了。別談這個，你是否願意爲我倆介紹貴會情形？」隨卽又接着說：「在你答話以前，我必須向你鄭重聲明，別對我說貴會只是一個小幇會，閣下的伙伴就是因爲這樣，才輸去他的賭注哪！」

「不！我不能說！」驀地，國字臉湧上一片驚悸，大漢蠕着嘴道：「甚麼你都可以問，這決不能……」

「沒甚麼大不了的事情，充其量貴會也只能併吞武林耳，難道貴會能使大地沉淪嗎？」冷冷打斷他的話，君之楓又道：「而且事情遲早要被知道的，再說，我倆知道了，對貴會也不會有太大的作用，是不？」

「不，我不能說！」猛烈的搖着頭，大漢咬着牙，閉着兩眼，艱辛的從口腔裏迸出聲音：「我已插血爲盟，賭咒爲誓！你不能逼我！」

「噢，你太會說笑了。」眉宇間閃過一絲陰沉，君之楓笑裏藏刀道：「從頭至尾我們逼過你麼？我們只是維護彼此間的權利——我不諱言的說，我是勝利者，不是嗎？勝利者可以從失敗者身上取得一切的，但失敗者有時也可以維護他最重要的——最寶貴的生命，只是失敗者必須對勝利者付出某些代價而已！」頓了一頓，語音轉爲冷沉：「伙計，這意思你懂嗎？容我再說一句，你，已沒有餘地去攷慮你已插血爲盟，賭咒發誓，一點也沒有！」

從開始到現在，君之楓始終沒有說過一句，你不說，我便殺死你。但他的話意與音調始終充滿着肅殺，脅迫和死亡的味道。他逼供的手法確是很高明，他有疾言厲色過嗎？他有動手殘害那大漢嗎？沒有！完全沒有，他看來是那麼温和，那麼儒順，但大漢恐懼了，他重新開始感到死亡的恐怖，儘管他看來是個不怕死的人。

哆嗦着，大漢不由自主的張嘴道：「本會的成立已有一年以上的歷史了，塞包並不是兄弟會眞正的會主，我們的人馬也不止一百名……」

喉結急速的抖動着，以致於顯得他的聲音顫得非常厲害，大漢的眉睫已被額角的汗水濕透，他不得不停下來，抖着手拭汗水……

面無表情，看來很陰沉的撇了一下唇角，君之楓道：「我們在聽着，繼續說下去！」

閉下眼，大漢啞着嗓子道：「一年以前，湘境的『黑旋風』便已籌立本會。之所以遲遲不宣佈，是因爲，因爲……」

見他又要停下，君之楓冷冷的道：「別以爲我耐得住性子，我不喜歡你婆婆媽媽的！」

「是因爲怕打草驚蛇，黑旋風已在湘境擴充人馬，廣招武林高手，我們的計劃是分兩邊起兵，囊括武林。」

用力吞下一口口水，大漢接着道：「而我們兄弟會的人數事實上已達有五千人之多！」

臉色一變，君之楓與大炮驚異的互望一眼，君之楓沉沉的道：「我希望你不是在危言聳聽。」

「我希望我沒有。」苦澀的微微一笑，大漢道：「這五千人中，有三分之二是塞外拉干族的『三環旗』在內。」

猛然一震！君之楓與大炮登時瞠楞如木石，中魘般的互望着……！

半晌，君之楓再也沉不住性子了，一把揪住大漢的胸襟，猛猛的搖動着，火烈咬牙的道：「快講下去！這已不是你我個人的事情了！這關係着兩個民族的命運，你知道嗎？卽使我殺了你也要你講！」

一接他充滿殺機的眸子，渾身一顫，大漢連忙張嘴吐道：「一年來，黑旋風一直靠我們兄弟會與三環旗暗通聲息，積極策劃，圖謀整個武林，事成之後，我們出兵助三環旗併吞塞外的全部。」

「狗崽子！」怒吼一聲，大炮整張黑臉變成了猪肝。

挫着牙，君之楓稍顯平靜下來，但語音已明顯的包含着滔天的憤怒：「你們約定甚麼時候起兵？」

「可能一個月以內。」畏縮的蠕了蠕嘴，大漢道。緊接着，君之楓又問：「塞包呢？」

「在，在正廳裏。」旋又說道：「三環旗派來五名，與會主還有多護法……對了，我忘記告訴你，多護法是黑旋風派來的，她才是眞正控制兄弟會的主子。他們在廳——『秘密堂』秘密議事。」

「好！我非常高興你如此合作。」慘森森的露齒一笑，君之楓磨着牙道：「我應該實行我的諾言的，可是我忘記告訴你，對一個出賣民族的無恥漢賊，我能做到

的只是殺！」

殺字一落，大漢壓根兒連轉動一下意念的餘地也沒有，狂嗥一聲，君之楓如鐵錘般的拳頭，業已使他斗大的腦袋開花！

但聞喀察一聲，一大灘熱噴噴的鮮血和白皙皙的腦漿，如箭噴起半尺來高！可憐那名大漢的腦瓜子就此成了一個爛冬瓜，面目皆非，糜碎如粉，慘不忍覩，叫人心裏一陣發毛！

激噴的腦血染滿了君之楓俊俏的臉龐，儘管如此，透過血漬，不難看出他滿臉的憤怒，憤怒……

他爲甚麼不憤怒？黑旋風的倒行逆施，出賣民族，引狼入室，這關係着他本身，以及所有的族人，他能不憤怒嗎？

一個帮派，如果他的勢力達到能統有整個武林，君之楓不僅不否認這是個自然的現象，而且期許能有一個有魄力的帮派統佔武林，它可以消弭武林上的殺刼，團結整個武林。但黑旋風的延外攻己，使他大大的感到不齒了！

武林史上從沒有這個先例，風氣一開，影响所及，將使後人效法，紛紛爲了成己之霸業，而不惜靦顏勾結異族，殘殺本族……

分析黑旋風與三環旗陰謀勾結的後果有下列：

除了引起「不良風氣」之外，首先必然產生的便是漢民族與塞外游牧民族的彼此仇視，三環旗助黑旋風必然殘殺漢人，反之黑旋風也一樣！

如果三環旗包藏禍心，與塞外其他帮派聯合起來，趁此攻佔中原，則漢人便爲異人之奴矣！

「黑旋風，你好大的狗胆！有你家少爺在的一天，你休想實現你的狗夢！」

咬着唇，握着拳，君之楓怒不可遏的道。

一旁的大炮也早就氣得一佛出世，兩佛昇天，大炮身爲塞外的拉脫族人，如果那大漢說的是事實，那三環旗必定會併吞拉脫族人，大炮怒睜着銅鈴眼，氣虎虎的道：「阿拉操他娘頭，不平黑旋風誓不爲人！」

「你操那門子氣？」翻了翻眼，君之楓見大炮一副氣吞牛斗之狀，不覺微感茫然，不解的望着他，問道：「三環旗是拉干族人，你是拉脫族人，又無你事，何來之氣？」

「你懂個屁，知其一不知其二，井底大蛙也！」

皺了一下蒜頭鼻，呼嚕嚕的抽了一口氣，大炮轉着兩顆斗大的眼球，咧着嘴道：「三環旗與吾族不過隔『大拉草原』爾，吾族帮派稀少，堪有名聲的只一『紅雲帮』而已，但難入塞外大帮派之列，三環旗既懷野心吞噬塞外，一旦干戈，必先吞吾族，此焉能不氣耶？再者三環旗麾甲中原，必引爾等漢人怒，中原亦必揮戈伐進，吾族又何能免之？」頓了一頓，大炮火辣辣的又道：「小子，汝說吾能坐視安懷乎？」

不想大炮竟把文言文給搬了出來，君之楓驚異的朝他上下打量了一下，笑着道：「喲，瞧你渾頭渾腦有如土夫，肚子裏倒還有那麼一兩滴墨哪？」

「誰說不是？」重重的哼了一聲，大炮嗞着牙道：「汝不知聖人有言？『才人無貌』，『人不可貌相，海水焉可斗量』？此正是也！」

「別酸了，臭死了！」怪模怪樣的捂着鼻孔，君之楓忍着笑道：「往自己臉上塗金，可也別抹得太濃哪，別人要以爲是街頭賣唱的哩。」

言畢，斂起嬉態，君之楓正色道：「哥哥，說歸說，咱必需言歸正傳，黑旋風與兄弟會勾結三環旗謀反天下，誠非小事，吾等身爲武林豪雄，必阻阻此一反逆漢賊！目前黑旋風既尚未動兵，咱只需先瓦解兄弟會，然後昭告天下，共伐黑旋風，以平此浩刼，未知兄意如何？」

「賢弟說着辦，愚兄便跟着辦。」大炮也收起笑態，沉着聲說道：「兄弟會明日開山，必有很多武林知名人士，前來觀禮……」

「未必如此。」搖了一下頭，君之楓插口道：「你不是說過兄弟會成立已久麼？江湖各派已有人默認它的存在了，但銅頭牛塞包又非顯赫人物，且實力又不強，明日未必有人前來觀禮。況且黑旋風不願兄弟會招惹人目，兄弟會的開山只是個形式上的討個吉利而已，必沒有發武林帖於天下。」

沉吟了一會，大炮道：「你的意思是說不用等至明日下手？」

「是的！既然沒有武林人士觀禮，咱不必等待至明天。」點着頭，君之楓道：「咱們現在就幹，決不能讓兄弟會正式成立。」

正想點頭，忽又皺了一下眉頭，大炮眨着眼道：「就憑咱倆？」

「怎麼？」似是沒料有此一問，君之楓微微一楞，目注大炮說道：「咱哥們不够看嗎？」

「非此意也。」訕訕一笑，大炮道：「有言雙拳難敵四手，兄弟會嘍囉既有千人之多，咱是否該請些帮手？」

「兄言差矣！」爽邁一笑，君之楓朗聲道：「君不聞擒賊先擒王乎？咱只須先斬塞包，餘下爪牙必潰，再者猛虎何懼羊羣？……」

稍稍一頓，語鋒轉亢：「更何况你家少爺乃何許人也？區區一個小土蛋的兄弟會，我拿他不下，可眞枉稱不眨眼！」

「噢，我這渾球倒眞忘了你便是殺人不眨眼的渾世魔王！」猛然拍了一下後腦，大炮精神振奮的說道。

「是恭維？抑是諷刺？」啞笑了一下，君之楓有點不是味道的道。

「何必在乎這些？你眞迂俗。」大炮刮了他一下，旋又道：「梟雄，亦英雄也！至少咱現在摧平兄弟會便是義舉，不是嗎？」

聳肩一笑，君之楓戲道：「井蛙刮刮叫，智者掩耳不聽也。」

「去你娘的大頭，你敢喻吾爲井蛙，眞太目無尊長了！」佯裝大怒，大炮哇哇叫道。

哈哈大笑，君之楓還他一句：「何必在乎這些？你眞迂俗。哈……」

笑聲甫停，君之楓微一伸長腰，身形巳然一聲拔起，射出林中。

「不眨眼，惡他之人眞太傻了，吾何有幸結此一友！」一面漾驚歎色，大炮喃語了一句，便也騰身隨去……

兩人展着身形，有如兩隻大鷲般的，凌空而過，一前一後，動作矯健而靈活。

沒有再開口，四隻眼睛像貓眼般的四下搜索，深怕被人發現而壞了事，君之楓看準一處屋宇，身形無聲沒息的，像一塊綿絮般的飄在有三四人高的屋頂上，大炮隨後也飄到，緊挨着君之楓身旁。

兩人居高臨下，端目環視打量。很淸楚的可以看到此處十里週圍內皆是屬於兄弟會，堪稱高大的屋樓櫛次鱗比，紋條有序，顯示着兄弟會暗含玄機，很明顯的，此處並非像一般帮會坐落於山頭或山脚，而是位於武安的郊區，向南十里之外，燈火密集，顯然便是武安。掉目細瞧，不難看出兄弟會是呈「凹」字的馬蹄形，兩邊屋宇至少有來百間之多，而中間處有一幢最高大的圓形樓閣，顯然是兄弟會的心臟地方。

指了指那樓閣，君之楓細聲道：「天地堂可能就是那裏。」

瞇眼瞧着，大炮小聲回道：「咱是否便衝殺進去，一個不留？」

捂了一下鼻尖，正想答話，君之楓忽地一凝面色，輕輕噓了一聲，示意大炮肅靜……

「忡怔，大炮連忙掉頭四望，屏息搜索，半晌，並未發見有何異狀，大惑不解的翻了翻銅鈴眼，壓低着嗓子，微顯緊張的道：「小子，有啥不對勁？別弄玄虛好不？」

瞪了他一眼，君之楓不打話，伸手指了指屋頂……

回意過來，大炮趕忙俯下頭，把耳根貼在瓦上，凝心靜聽，終於，他聽到屋裏有輕微的說話聲……

滿懷驚異與佩服，大炮抬起黑臉，悄聲道：「眞有你的，你如不說，我眞還不知道裏頭有人咧，眞不愧是梟中雄不眨眼呵！吾自認不及萬一。」

「現在你才知道？」笑聲輕應，君之楓道：「別打話，姑且聽聽裏頭的嘍囉說些啥？」

點了一下頭，大炮再度俯下頭，耳朵湊着瓦片，凝神窃聽……

君之楓只是端坐不動，臉上一片沉肅，一無表情，但他却能很淸楚的聽見裏頭的人所說的話：「……記住，千萬不可誤失，待三環旗的五個蠻人離開天地堂，在『好漢廳』安寢之時，及至兩更，譚光，你便負責放火，四週之處吾已放置好乾薪硝石易燃之物，萬一他們未身葬火海，破牕而出，胡安你帶領三十名弓弩手埋伏四週，務必射死那五個蠻人……」

屋頂上的君之楓與大炮聽得面色聳然，互望了一眼，繼續凝聽：「……五名蠻人乃三環旗出了名的『無命人』，其之饒勇不畏死，在塞外是名噪當時，切不可輕敵……。另外伊明水你和我帶領兩百名弟兄至『掌法閣』以同樣手法襲擊『煞女』多小艷，决不能讓她走脫，否則她逃回黑旋風，咱的計劃便功虧一旦，全部落空，我們全會死無葬身之地……這關係着我們民族的存亡，不成功便成仁……」

君之楓與大炮聽得熱血沸騰，激動不已，顯然屋裏頭的人是知明大義的忠義之士呵！

「小炮。」抬起頭，大炮細聲說道：「兄弟會顯然並不全是漢賊子！」

「太令人興奮了！」激動的點了一下頭，君之楓道：「咱下去與他們接頭，他們知道少爺不眨眼插手管這件事，他們會欣喜若狂的，相信嚜？」

「誰敢不相信？」笑咧着嘴，大炮嗞牙應了一聲。

仰首吸了一口氣，君之楓兩脚猛地一彈，腰幹一彎，一個「鯉躍龍門」的身法，朝空美妙的翻了一個觔斗，矯健如狡兎般的一躍而下，大炮睹狀，也連忙一縱身子，跳下地面。君之楓的一投足，一言笑，已使他佩服得五體投地了！不是嗎？君之楓不僅風趣妙溢，且武功之高，萬皆不及，眞龍中龍，虎中虎也！

兩人如夜貓般的，一點聲响也沒有的躍落地面，環視一會，抬步轉過墻角，發現入門處有兩名哨子持刀而立，狀似凝神戒備。

哨子警覺非常，君之楓一轉過墻角，便轉身開口喝問：「什麼人？」

一楞之間，君之楓腦中閃過一念，急中生智，於方才在屋頂聽到的人名搬了出來，忙不迭道：「兄弟乃譚光屬下，受命來此領諭。」

兩名哨子走近前來，朝君之楓與大炮用心望了望，見兩人赤着上身，且又覺面生，一名稍高的問道：「吾亦譚舵主屬下，咱既屬同舵，何以我不會見過你們？你們叫什麼名字？爲什麼現在才來？又爲什麼光着上身？」

一連串的問答，轟得君之楓一時之間竟無以作答，眼看卽將露出馬脚……

正在此時，忽然緊閉的門呀的一聲被打了開來，探出一個人頭，那人一見君之楓與大炮，似是非常欣喜，連忙揚手招呼道：「兩位壯士，快請進來。」

君之楓與大炮哥倆被他一叫，如丈二金剛摸不着腦瓜子，兜了滿盆霧水，竟呆站那裏……

還是君之楓反應快，一扯大炮，連帶跳的走前去，那人一待兩人進了門，連忙關上房門，轉首朝君之楓道：「對不起，幾天來使你們受苦了。會主已把一切告訴你們了吧？請裏面坐，今晚的行動，必須借重兩位壯士……」說着便引着兩人走進房內。

君之楓與大炮互相看了一眼，有點莫名其妙的苦笑了一下，便也跟着走進了廂房……

房裏的光線很黯淡，幾可說是伸手不見五指，君之楓與大炮緊跟在那人之後，四目細瞧，發現房裏空氣非常悶燥，四週堆滿柴薪，顯然此處是一間柴房。

一陣刺鼻的相思木味道撲來，君之楓與大炮只見這個房子堆高着劈好成細的相思木片，只留着一道非常狹小的甬路，三人必須半側着身子才能行走，甬路很長，至少走了有好幾十步，才到一扇鐵門前。

「這眞是一個隱密的地方。」

君之楓與大炮互視一眼，心頭不期然有這個想法。

私忖之間，那引路的人在門上輕輕敲了三下，然後又敲了兩下，如此反覆三次，鐵門方呀的一聲被打了開來。

頓見裏頭竟然是一間五丈長寬的大廂房，裏頭給人的第一眼印象便是堂皇雅麗極了！眞的，誰也不會想到在外頭看來非常簡陋的柴房裏，竟然還有如此富麗的密室！

但只見裏面中央擺放着一張很明顯能看出來是上等柚木所造的長方桌子，中間放着兩盞各點燃着十隻幾似拳頭般大的紅燭，桌上四週放着五十隻以上的瓷杯，放置着茶和酒，兩旁坐着五十名左右的黑衣胸前結着白色乂字結的魁梧大漢。

大漢們一見君之楓與大炮來到皆起身抱拳迎迓。坐在中間上座一名方頭大耳，年約四十上下的漢子宏聲開口說道：「歡迎兩位加入本會今晚的義舉，兄弟乃本會的副會主『百步追魂』徐義信，謹代表本會會向兩位壯士申謝致意。」

未及答話，君之楓和大炮已被引至百步追魂身邊，兩人抱拳還了一禮，君之楓環視了一下衆人，輕咳一聲，方轉首向百步追魂抱拳道：「徐兄弟，可否告知在下是怎麼一回事麼？」

言方甫落，衆人皆是一楞，百步追魂迷惘的看了一下君之楓和大炮，狀似不解的開口說道：「怎麼？兩位不是答應我們共同驅逐韃虜嗎？難道我們會主沒有告訴兩位？」

君之楓與大炮相視一眼，皆感茫然，君之楓舐了一下唇角，道：「徐兄的意思是說，貴會會主銅頭牛塞包邀我哥倆助你們平反蠻人和黑旋風？」

「難道不是麼？」大感詫異的望着君之楓，百步追魂徐義信開口道：「我們囚禁你們是不得已之事，本會受黑旋風和三環旗控制，欲令本會做出出賣武林之事，吾等乃中原漢人，怎能引狼入室，塗炭族人，置吾族於倒懸？本會預定今晚斬殺塞外的『無命人』和『煞女』多小艷，兩位武功高強，能打敗會主，想邀兩位共赴大事，難道會主放你們之時，沒向二位交待清楚？」

聞言之下，君之楓和大炮已暸然其意，兩人正想回話，門外忽然又响起了敲門聲，……

衆人掉頭望去，門開啓處走進一人，一看那光亮亮的腦袋便知是銅頭牛塞包。

但見此刻的塞包精神奕奕，以致於他的禿頭看來更是金光閃閃，但臉上都一副肅穆，顯示着心中沉抑非常。

塞包一跨進門，五十多名黑衣大漢忙不迭又起身迎迓，皆俯首抱拳，恭聲道：「屬下迎接會主駕到。」

塞包落寞的點了一下頭，兩隻牛眼掃了一下衆人，忽見赤膊的君之楓與大炮，兩眼登時一亮，連忙抬步走至兩人跟前，狀似興奮的拉開喉嚨道：「原來兩位在這裏，方才我至牢裏，竟不見你們，這是怎麼一回事？」

及此，該人方知君之楓和大炮並非塞包放出來的，皆滿懷驚異的望向君之楓和大炮，顯然他們不能明白君之楓和大炮何以能離開地牢？

清了清嗓子，大炮先開口道：「何不先說您們是怎麼一回事兒？」

「先請坐下。」招呼衆人坐下，百步追魂讓位塞包，塞包待大家坐定之後，轉首向君之楓與大炮道：「本會的成立是這樣的……」

塞包大畧的把兄弟會與黑旋風，三環旗的關係說了一遍，事實上這君之楓已知道了。

啜了一口茶，塞包繼道：「吾等雖爲粗人，但至少仍有國族觀念，黑旋風之出賣武林，我輩萬不敢苟同，無奈黑旋風勢大，只好暫時虛以委蛇，權充受命，只待有利時機便平反。」稍稍一頓，語音轉爲誠摯：「日前在下故意壓榨良民，以尋有正義俠心柔腸的高士，助在下一臂之力，兩位，便是在下所需求的。兩位雖被『煞女』多小艷所擒，實則乃吾之意也，本想今晚行動之前向二位講明心意，不想方才去至地牢時，不見二位，只見林中與牢中各死一名弟兄，且見五合鐵粉斷，這，是怎一回事？」

連忙接腔，大炮神氣凜然的道：「五合鐵是被老夫拜弟掙斷的！」

「什麼？」話語一下，衆人皆愕然失色，引起一陣嘩然，掙斷五合鐵？不是說夢話吧？

驚異的望着君之楓，塞包吃驚的說道：「什，什麼？這位老弟，徒手掙斷五合鐵？」

「一點也不錯。」大辣辣的點了一下頭，大炮傲聲應道，彷彿就是他本人掙斷五合鐵一樣。

在座之人皆面漾駭色，百來道充滿不相信的眸光，齊齊投注向君之楓，他們的心底都在懷疑，這乳臭未乾的小子掙斷五合鐵？那會是眞的麼？

本來也是不相信的，但塞包一想自己日前在街坊上被君之楓不費吹灰之力打得人仰馬翻，昏了過去，武功之高超，令他不得不半信半疑，吞了一口口水，塞包大驚失色的凝視着含笑自如的君之楓，扯動喉結問道：「敢問……壯士大名？」

「不敢。」淡淡一笑，軒了一下劍眉，君之楓豪聲道：「在下君之楓……」

「君之楓？……你，你是不眨眼？」

君之楓話聲未完，底下已有人驚呼。

「不眨眼？」像是猛然嗆了一下，塞包陡地一楞，呆悶了一聲，便像中魔似的兀自瞪目結舌！不眨眼，不眨眼，眼前之人會是不眨眼？

但只見在座之人忽像是被雷轟電擊般的木立不動，他們做夢也沒有想到眼前之人便是名震四海，威揚八荒的不眨眼！而且還掙斷天下「死環」五合鐵！噢……！

還算是塞包回神得快，打了一個哆嗦，連忙起身打揖到地，惶聲道：「吾輩有眼不識泰山，冒犯尊駕之處萬請包涵！」

連忙起身回禮，君之楓含笑回道：「有道不打不相識，此等小怨何足掛齒？況此時之境，應共拒外敵，那容分你我？」

「說得是。」哈哈一笑，大炮從中打圓場道：「老夫大炮雖爲外人，但亦有貞赤之心，願與諸位盡棄前嫌携手赴敵！」

說畢，拿起桌上酒杯，高高揚起，豪聲道：「來！讓我們乾杯，共襄大事，以期有成！」

落語之時，衆人也皆立身而起，高擧酒杯，共喊一聲乾杯，一仰而盡。

衆人就座後，塞包似是興奮非常，滿面紅光，摸着光禿禿的頭頂，咧嘴哈哈一笑，笑畢，忽站起來說道：「諸位兄弟，本會何其有幸，竟能請得武林泰斗君少俠同坐一席，同擧大事，老夫忝爲本會會主，實有辱諸位，君少俠在武林上乃首屈一指，理應被吾等推爲會主……」

「贊成！贊成！」語聲未完，座上之人已高呼贊成！

楞了一楞，君之楓不想塞包有此一着，慌忙失色的站起身子，振臂大呼道：「諸位折殺在下了！在下年淺識薄，能高攀諸位已屬榮幸，何德辱登貴會會主？再且在下性好遊蕩，漂泊四涯，實不能担此大任，請諸位前輩……」

未等說完，塞包已在一旁拉開喉嚨，聲音之大如雷鳴，早已把君之楓的聲音蓋住：「諸位弟兄如有同意的請離席！」語音一落，在場諸人皆避席而立。

君之楓一見，竟呆立於地，不知所措。「爲我們的新會主歡呼！萬歲！」陡地扯開喉結，塞包高擧兩手，高聲叫道。

於是衆人也皆振臂高呼萬歲！

但見每人面上昂漾着如痴如醉的神色，其之瘋狂，有如中魔，聲响之大，响徹雲霄！

「爲我們的新會主乾杯！」塞包揚起酒杯，高喊着道。

於是每人擧起酒杯朝呆住的君之楓賀道：「會主萬歲！兄弟會萬歲！」

一旁的大炮也歡笑喊着，端起酒杯塞入君之楓手中，笑聲道：「小子，別儘發楞，你他媽的做個會主也不壞，再推辭，別人要以爲是矯揉做作了！」

一旁的塞包也咧嘴道：「心之所向，如水之東流，焉能辭之，況此乃民族之戰，少俠既爲我漢人，更不能辭之！」

說罷，當先一仰首，乾盡杯中酒，衆人也一仰而盡。

君之楓只好也飲完酒，衆人更是歡欣若狂！

莫怪他們瘋狂，能擁有天下梟雄不眨眼爲首，何懼在江湖上不能峥嶸頭角？

總算，君之楓使他們安定了下來，待衆人平靜下來之後，君之楓站起身子，環視了一下四週，沉聲道：「本人見識短小，素無有在江湖上一爭霸業之志，今蒙諸位錯愛，實感惶恐，吾雖有心，只怕難如各位所預期之……」

不待他說完，塞包又搶着開口：「我知道會主之意，吾等在武林上不過是無聞小卒耳，在會主眼中，只是一班烏合之衆，所以不願我們追隨，我們也深知不配跟隨會主左右，但爲了民族，我們願肝腦塗地，死亦不惜，只希望會主能使我們保衞民族的心願實現……」

君之楓急急開口道：「我決沒這個意思……」

塞包沒理會他，臉上之情轉爲激動，語聲轉爲昂奮，磅礴：「我們雖爲武林末屑，但絕對是有血性的中原男兒，我們願永遠追隨會主左右，忠心不二，如有異心，願遭天譴雷殛！」

說畢，塞包竟然兩膝跪地俯頭不起！

座上之人也皆離席，跪地不起，同聲道：「我們願永遠跟隨會主！」

「這……這……！」急得滿頭大汗，君之楓連忙伸手攙住塞包，口中急急說道：「快請起來！快請起來！」

但塞包硬是賴着不動，說道：「除非你願意答應做我們的會主，否則我們一輩子長跪不起！」

一旁的大炮顯然是看得過意不去，附耳在君之楓耳畔輕聲細講着……

君之楓的臉上露出一片喜意……

大炮說完之後，君之楓朗聲道：「余已決定接納各位的要求……」

語聲未畢，衆人已歡躍而起！

君之楓接着沉聲道：「但我有話必須說明。」

「會主有話請講，屬下等聆聽諭令！」塞包抱拳恭謹的道。

瞇了一下眸子，君之楓環視衆人一眼，開口道：「古有名訓：名不正，言不順，無以立於天地之間，本人在未正式上任會主之時，大家仍以塞包爲會主。吾既要爲會主，必要選擇一個黃道吉日，發武林帖昭告天下，邀請天下豪雄觀禮祝賀。在我們殺退塞外無命人以及黑旋風煞女多小艷之前，本人還算是外人……」

語音未畢，底下一陣紛紜，喧嘩。

「勿復多言，否則不從！」

堅決的掃視衆人一眼，君之楓斬釘截鐵的道。

話落，底下一陣寒蟬。

用力咳了一聲，大炮開口道：「諸位且把此事擱置一旁，目前最緊要是如何才能阻止黑旋風與三環謀簒中原！」

緊接着，君之楓向塞包問道：「塞會主，何不談談你們今晚的計劃？」

頷了一下首，塞包招呼衆人落座，清了清嗓子，塞包道：「日前本會弟兄共有二千人，預定一個月後三環旗的三千人馬將會陸續入關來投靠本會，便達五千之額數，然後與黑旋風方面一起擧事，圖併武林。在這兩千人中，有一千五百名是黑旋風方面的人手，另餘五百名才是我們兄弟會眞正的弟兄。……

「現三環旗的無命人與黑旋風的煞女分別安寢於『好漢廳』與『掌法閣』，我們預定於兩更之後，將五百弟兄分成兩處，先後以火攻，毒矢暗襲，解決『無命人』與『煞女』之後，方掉頭圍剿黑旋風的點子。」

「恐有未便。」聽完之後，君之楓微搖了一下頭道。

微顯忡怔，塞包道：「願聞其詳。」

微微一笑，君之楓道：「無命人與煞女既受其主重視，委命於此，必定武功高强，至少高過你們之間的任何人，火攻與毒矢雖也厲害，恐不能傷其命，反受其害，再者一千五百名的黑旋風點子，必也是精銳之師，非我言洩氣汝等絕非對手。」

君之楓顯然說得很有道理，塞包同感的點了點頭，啓口道：「若依閣下意思，該如何？」

「若照淺見……」沉吟一會，君之楓道：「無命人與煞女交與在下料理，其外點子交與貴會弟兄，閣下看如何？」

「不失爲好計策。」欣喜的說了一聲

，大炮旋又道：「但無命人與煞女武功高强，君少俠一人恐……」

未待言畢，君之楓哈哈一笑，說道：「姑不言傳言不眨眼如何了得，但憑徒手掙斷五合鐵，你看如何？」

「老夫多慮了。」哈哈一笑，塞包無限欽佩的道。

言罷，隨即轉首傳令道：「諸位弟兄請立即帶領人馬，佈署火種與乾草於點子四週，兩更响鼓之時，便衝殺進去，無命人與煞女交與君少俠一人。」

「領諭！」衆人洪聲一諾，起身抱拳，便一個一個的魚貫而出，只剩百步追魂徐義信和兩名舵主。

「洪舵主，吩咐弟兄擺上酒宴。」待衆人出去之後，塞包又發令道。

「遵命。」一名大漢應聲而出。

俄頃，四五名黑衣大漢已很快的擺上一桌豐盛的酒席。

於是，塞包與百步追魂以及兩名舵主，陪着君之楓和大炮哥倆暢飲一番。

酒逢知己千杯少，在坐之人皆是善飲之徒，尤其大炮與塞包更是罕見的酒桶。你來我往，千杯不醉，尤其君之楓與大炮，塞包皆是豪邁不拘小節之武林中人，酒過三巡，已是熟絡非常，打從心底盡棄前嫌，尤其是塞包與大炮都是粗人，只聞一聲聲「他媽的」不絕於耳。

「禿頭！咱乾一杯。」喝得興起，大炮咧嘴道。

「格老子媽個巴子，咱乾一桶。」

塞包更是厲害，竟要乾一桶，沒發瘋吧？大炮和塞包眞謂臭味相投，竟大喊酒拳起來，倒把君之楓冷落一旁。

聳了聳肩，君之楓忍俊忖道：誰相信他們會打過架？一個半斤一個八兩……

忽想起甚麼的，君之楓開口道：「喂喂！老禿，少爺差點忘了一件事。」

「啥鬼事的？」停下猜拳，塞包轉過頭來問道。

君之楓笑着指着自己的身上道：「少爺的衣服，少爺的錢。」

「對了，還有我大爺的哪！」大炮這才想起，趕忙說道。

「你他媽的不說，老子倒給忘了。」打了一個酒呃，塞包咧着嘴笑道，旋即命人拿了上來。

君之楓回復了原先的瀟洒的形態，一襲銀白色的貼身勁裝拱托出他的脫俗，不凡，反觀大炮，喝，可眞叫人噴飯，天，那是啥「衣服」？但只見他身上的衣服和褲子一樣髒兮兮的，隱隱的，有一股令人作嘔的味道，那衣服很別緻，倒是有點像背心，沒有袖子，露着兩隻粗黑的手臂，更叫絕的是，竟連一個鈕子也沒有，就此「門戶大開」，袒露着胸前烏茸茸的胸毛，倒有點像猩猩。

塞包並還了兩人兵器，君之楓的兵器看來很怪，只不過是半尺長的短刃一樣，他沒有亮出來，接過之後很快的揣進鞋統裏，只讓人知道刀柄與刀鞘俱是橙黃色，彷彿是金子鑄成的，惹目異常。

而大炮的竟是一枝半人高的細長青色竹棍，看去很像丐帮的打狗棒。

時間一滴滴的過去……

很快的，正當衆人酒酣耳熱之時，兩更已即將到來……

塞包在前，衆人離開了密室，魚貫走出柴房——

正當此時，已有一名漢子飛奔前來，朝塞包抱了一拳，說道：「啓稟會主，弟兄們已在黑旋風點子們四週佈置好火種和弓箭手，只待會主查閱。」

聞言頷了一下首，塞包轉過臉朝君之楓和大炮道：「咱去看看吧？」

「我想不必了。」微搖搖頭，君之楓道：「黑旋風必料不到會有變動，兄弟們的發難必然使他們措手不及，殲滅他們，不會太困難，較重要的是，你告訴我好漢廳與掌法閣在那裏？」

點了一下頭，塞包道：「隨我來。」

「不。」君之楓說道：「你告訴我便可。」

頓了一下，旋接道：「大炮，你與塞會主接應那邊的，這邊的，少爺一個人便够了。」

大炮連忙道：「這怎可……」

不待說完，君之楓開口道：「那邊點子的，必須你們兩人，如果你們還中用的話，應可以很順手的網盡點子們。」

轉首望向塞包，問道：「老塞，你該告訴我了。」

「好吧，我知道老弟一定能馬到成功，但我禿頭仍願囑咐你一句小心。」

塞包懇摯的說着，接着舉手向五六丈前的屋宇指道：「中間最高的便是天地堂，右邊次高的便是掌法閣，再順着那幢，往延三間便是『好漢廳』了。」

瞇眼瞧着，緩緩點了一下頭，君之楓道：「你們儘管二更起事，我先去料理他們。」

說畢，一吸氣，脚尖微點，身形已如脫弦之箭射去……

此時已夜幕更沉，星斗移換，渾圓的月兒已被一朶烏雲遮住，大地一片漆黑，只一些星星在眨眼，陣陣微含冷意的秋風吹拂着，捲起一片落葉，嗯，也將捲起一陣殺伐，流血……

（未完）

半世英雄

爲求隱密施酷刑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岳鶴，景慧卿與司馬如龍、三脚羅漢，連同黃山派掌門廖寶松往白鶴山莊，謁見徐範，問明周冲和，証實周雲峯確曾說護盒往黃山派，廖寶松翻臉，率領早就暗中派來的派中高手向白鶴派進攻，徐範自稱有力抵抗，請司馬如龍和岳鶴、景慧卿往洛陽找周雲峯。詎知他們抵達洛陽，鏢局已關門，詢之看守鏢局的人，一點頭緒也沒有，司馬如龍主張在鏢局前後門伏伺，鏢局中人或會回來探聽消息，到時可跟踪那人，冀能找到周雲峯，景慧卿說是在這巷子站一整晚，可不大好受——

岳鶴道：「如能有所收穫，站上幾天也不妨。」

景慧卿道：「我有些餓了，你去買些東西來吃吃吧。」

岳鶴點頭稱好，即轉出小巷，沿街走了一段路，在一家飯館門口買了一大包肉包子，回到小巷時，只見她神色又緊張又興奮，不由一怔道：「怎麼了？」

景慧卿興冲冲道：「有人進去了！」

岳鶴大喜道：「眞的？」

景慧卿道：「眞的，你剛走的時候，就有一個中年人走到鏢局門口，他在門口張望了一下，就轉身閃了進去！」

岳鶴也興奮起來，追問道：「看他打扮，是甚麼樣的人？」

景慧卿道：「普通人的打扮，不過我敢說他絕不是普通人物。」

岳鶴把肉包遞給她，說道：「這是肉包，快趁熱吃！」

景慧卿取出一個肉包子往嘴裏送，一邊吃一邊道：「要不要去通知司馬如龍前輩？」

岳鶴道：「暫時不必，等那傢伙出來——快看，他出來了！」

不錯，一個中年人由天馬鏢局走出來了！

這中年人其貌不揚，衣着亦甚隨便，但雙目有神，行動很機警，一步出鏢局，立即折身沿着橫街大步行去。

岳鶴看着對方走出數十步之後，才低聲道：「我先跟踪他，姐姐去通知司馬老前輩。」

說畢，便要出去。

景慧卿拉住他，把那包肉子塞到他手上，笑道：「你可以一邊跟踪一邊吃包子，但別忘了扔一些在地上，好讓我們追趕上去。」

岳鶴很佩服她腦筋靈，設想周到，不由一笑道：「好的，小弟會把一些包子皮扔在地上，好讓你們追踪上來。」

說完，立時轉出小巷，尾隨上去。

這時，中年人已走出百步之遙，他似乎也怕有人跟踪，頻頻掉頭察看。

岳鶴遠遠跟隨，不敢靠得太近。

轉眼間，只見中年人已走到十字路口，身形一折，轉入東大街去了。

岳鶴快步跟至十字路口，扔下一小塊包子，探頭向大街一望，發現那個中年人已在數十步外的街上，於是又折身跟了上去。

他盡量靠着燈光較暗的路面行走，每走一段路，便扔下一塊包子皮。

行行復行行，忽然已到東城門下。

中年人又回頭張望一下，即疾步出城而去。

岳鶴跟到城門下，又扔下一塊包子皮，才緊跟在一輛馬車的後面，走出了東城門。

由於城樓上燈光很亮，故城外近處的路上行人，還可以看得淸淸楚楚，岳鶴以馬車掩護身形，探頭向前窺望，見中年人仍在前面，於是仍遠遠尾隨。

離城越遠，路上行人越少，岳鶴更不敢靠近，始終以百步距離尾隨着。

復約行一里許，路上已別無車馬人跡，這時的中年人，忽然放開雙足，向前飛奔！

速度極快，眨眼即失踪影！

岳鶴這回打定主意，寧可讓對方發現，也不讓他逃脫，當下亦放開脚力，拔步疾追。

他及時的追趕，終使中年人無所遁形

，追上數十丈，又看到了對方！

敢情中年人並未發現岳鶴在尾隨，他只想趕快一些，故拔步奔跑，人一直還在官道上。

約莫奔行半個時辰，前面路上已現燈光，快到龍門鎮上了。

岳鶴暗暗納罕，忖道：「哼，這傢伙一路往龍門鎮奔來，莫非是要去神拳鄧盛龍的悟莊？」

他覺得如果對方的目的地確是悟莊，那就成爲一件非常不可思議的怪事了。

因爲，一切証據都已証明神拳鄧盛龍與五老之死無關，而且神拳鄧盛龍已死了，如今的悟莊如果還有人在，就只有一個鄧福，而鄧福對神拳鄧盛龍忠心耿耿，照理是與「天魔」一帮人扯不上關係的。

忖之間，龍門鎮已在眼前，而跑在前面的中年人已進入鎮上去了。

岳鶴怕他在鎮上失去踪影，乃緊跟入鎮。

走入鎮上街道，只見中年人正在前面街上慢慢走着，他這才放心，當下繼續悄悄尾隨。

中年人似無在鎮上停留之意，沿街一路走下去，不久就走出了龍門鎮，而到了鎮外之後，立時又拔步向前飛奔。

他所走的方向，正是從前往悟莊的路線！

悟莊和龍門鎮相距不過一里，故轉眼工夫，悟莊已在眼底下出現。

但見中年人奔到悟莊外面之時，竟不由莊門進入，而由莊右越牆而入！

岳鶴跟到莊外刹住了腳步，他決定等景慧卿和司馬如龍趕到時，再與他們一起入莊行動，因爲他斷定莊內必有不少「天魔」之人，自己單獨進去，可能只落得「打草驚蛇」而已。

因此，他在莊外靠近路邊的地方藏起來。

等候了足有兩刻時之久，才見有一條黑影由龍門鎮那邊疾奔而來！

岳鶴一眼就看出那是景慧卿，但不見鐵傘客司馬如龍跟來，心中甚感奇怪，當即現身迎了上去。

來者，果然是景慧卿，他一見岳鶴現身迎出，立刻問道：「那傢伙進入悟莊去了？」

岳鶴道：「正是。」

景慧卿也感到很困惑，說道：「這倒奇怪了，他怎麼會到悟莊來呢？」

岳鶴沒有回答，反道：「司馬如龍老前輩怎麼不來？」

景慧卿道：「我找不到他。」

岳鶴微愕道：「怎麼回事？」

景慧卿道：「我找遍了天馬鏢局的後街，就是不見他的踪跡，只好自己先行趕來。」

岳鶴詫異道：「他老人家原說要在鏢局後門看守，怎麼會不見了呢？」

景慧卿道：「我猜必是發現了甚麼可疑的人物，不及通知我們，獨自追踪下去了。」

岳鶴皺眉道：「哦？」

景慧卿道：「不管他，反正在洛陽古棧訂了房間，遲早會碰面的，現在我們入莊去看看吧。」

岳鶴沉思有頃，說道：「那傢伙進入悟莊必非無因，我想百步飛鈸很可能正在裏面，我們進入時，行動要特別小心，這回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景慧卿道：「如果沒有其他高手，我們兩人，對付他一個，應該可以將他生擒下來。」

岳鶴點點頭，便向悟莊彎身行去。

兩人躡足掩至一處牆下，攀上牆頭窺視，見莊中房舍十有八九未點燈火，也不見有人走動，於是，越牆而入，向莊內蛇行過去。

來到前院近處，蹲伏窺視靜聽一會，仍不見一點動靜，便又起身往中院潛去。

到了中院庭前，才見一間廂房中透出燈光，並且聽到房內有男女的嬉笑之聲！

凝神一聽，正聽女的吃吃脆笑道：「不要臉，說話別這麼肉麻好不好！」

男的哈哈大笑道：「是眞的，爲了妳，我甚麼都幹了，現在正是我們縱情歡樂的時候！」

女的笑道：「只怕你是說假話的！」

男的道：「假的？」

女的道：「你當我是傻瓜？」

男的道：「怎麼說？」

女的道：「我知道我現在可以公開露面了，但是想想看，我今年已是三十八，女人到了三十八，可說已人老珠黃了，而你却是正當壯年，你不會再喜歡我了。」

男的道：「不要說，我對妳是海枯石爛此情不變！」

女的道：「你若口是心非，我也有辦法對付你。」

男的道：「甚麼辦法？」

女的道：「我現在不說。」

男的道：「妳放心，我眞的不會遺棄妳，我們雖然是名份未定，但也算是老夫妻了，改天見到了天魔，我請他爲我們主婚。」

女的道：「眞的？」

男的道：「眞的！」

女的道：「好——咦，酒沒有了，我去叫老鄧拿酒菜……」

說到這裏，便見那間廂房被推開一半，有個容貌妖艷的中年婦人探首而出，大聲喊道：「老鄧！老鄧！你死到那裏去了？快拿酒來！」

「來了。」

一聲冷淡的回答過後，便見鄧福端着一壺酒由後院走出來。

鄧福的臉色很冷沉，似乎心中有一股怒火，只是不敢發作出來罷了。

那妖艷的中年婦人罵道：「你這老不死的，瞧你一臉不情願的樣子，莫非還想挨打？」

鄧福不作聲，走到房門口站住。

那妖艷婦人接去了酒壺，隨之叱道：「快滾！看了你的樣子，我就有氣！」

鄧福默然轉身走開。

「等一下！」

這回，是男的在房中開口。

鄧福停住腳步，仍不開腔。

男的在房中道：「你進來！」

鄧福轉身走了進去。

岳鶴看到這裏時，忽然感覺身邊的景慧卿身子微微發抖，別臉一看她的臉色蒼

白，不禁一驚，低聲問道：「姐姐！妳怎麼了？」

景慧卿神情似甚激動，道：「她，是她，就是她！」

岳鶴驚訝道：「姐姐認識她？」

景慧卿目中漸露殺氣，說道：「我當然認識她了！」

岳鶴問道：「她是誰？」

景慧卿道：「范桂英！」

岳鶴驚道：「神拳鄧盛龍的第二個愛妾？」

景慧卿道：「正是！」

岳鶴驚愕了半晌，才又說道：「如此看來，房中那個男的必是歐陽長風了！」

景慧卿道：「不錯！」

兩人低聲交談至此，便聽房中那個男的大笑一聲道：「這是我敬你的，你喝下去啊！」

旋聽鄧福冷冷說道：「你是怕酒中有毒？」

男的笑道：「不，昨天我打了你一頓，很覺過意不去，所以要敬你一杯！」

鄧福道：「謝了，老漢不喝酒！」

女的笑道：「你胡說，當年在堡中，你和鄧安是對酒鬼，怎麼現在不喝了！」

鄧福道：「主人屍骨未寒！」

女的冷笑道：「你對鄧老賊倒是忠心耿耿的，不過你今天非喝上這杯不可！」

鄧福道：「如果你們怕酒中有毒，老漢就喝好了。」

女的道：「那就喝呀！」

「拍！」

「哎呀！」

驀地，房中響起一聲酒杯破碎及女的痛叫之聲，旋見鄧福由房中疾冲而出！

「該死的老東西！」

男的怒罵聲中，跟着飛撲追出，一掌向鄧福的背部猛劈上去。

這一掌又快又重，鄧福逃避不及，背部「砰！」一聲正被劈中，登時身形一仰，摔倒在廊階下。刹那間，鮮血勢如地泉一般，由口中湧了出來！

由於變起猝然，躲在暗處的岳，景二人都來不及現身搶救，而眼睜睜的看着鄧福中掌倒下，鮮血狂噴！

但是最使他們驚愕的却不是這一點，而是那個男的——他竟不是歐陽長風，而是百步飛鈸周雲峯！

天馬鏢局的總鏢頭！

岳，景二人一見是他時，頓時有墮入五里霧中之感，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們一直以爲神拳鄧盛龍的二妾，巫寶釵和范桂英是被歐陽長風拐跑的，何以范桂英的「奸夫」竟會變爲百步飛鈸周雲峯呢？

周雲峯，怎麼會搭上她的？

兩人正感不解之際，只見百步飛鈸周雲峯又一腳踢上鄧福的身子，踢得他翻了三四轉，同時大罵道：「老混蛋，你這是找死！」

鄧福翻了幾轉之後，便毫無反應，顯然已傷重昏死過去了。

這時，范桂英以手按額蹌踉走出，口中直叫道：「打死他！打死他！」

她按在額上的手，指縫間有些血漬，看樣子鄧福的那一隻酒杯，正打中了她的頭額！

周雲峯見她腳步不穩，連忙上前扶她，問道：「范桂英，妳不要緊？」

范桂英嚶道：「誰說不要緊，我的頭差點被他打破了！」

周雲峯陪笑道：「差一點沒關係，沒破就好。」

范桂英白他一眼，沒好氣地道：「哼，你希望我被他打死，好去另行結新歡是不是？」

周雲峯忙道：「誰說的，妳看我不是已打死他了麼？」

范桂英道：「再替我踢他幾腳！」

周雲峯應了一聲「是」，立刻趨前鄧福身邊，抬腳便要踢出。

這時，藏身暗處的岳鶴忍耐不住了，猛可大喝一聲，縱身電撲而出！

他這一撲勢，當眞快逾閃電，周雲峯的腳剛剛抬起，他就已趕上，順勢一掌打出！

周雲峯做夢也沒有想到岳鶴會來悟莊，不禁大驚失色，慌忙頓足暴退。

岳鶴已下決心不讓他逃掉，一見他縱退，立時如影隨形躡緊而上，怒喝道：「姓周的，今天你別想跑了！」

話聲中，右腕一翻，但聽「嗆！」的一响，寶劍已然出鞘，勢如一道閃電，直奔對方的左膝蓋點去！

這是他與人對敵以來，第一次動用寶劍！

但是周雲峯亦非弱者，他一見岳鶴肩頭聳動，即知他要拔劍，想都不想，立即身形左傾，一個觔斗翻出數丈，到了院地上。

景慧卿適時撲上，一掌拍向他後頸。周雲峯好似背上長着眼睛，身子就地一蹲，反手一掌猛掃出去。

景慧卿跳起避開，在空中雙足連環踢出。

周雲峯身形一轉，飄開尋丈，足未着地，右手已探懷摸出一隻銅鈸，抖手發了出去。

那銅鈸約有碗面大小，邊緣利似刀口，飛出之時，發出一種銳厲刺耳的音響！它，直奔景慧卿胸口飛去！

岳鶴大叫道：「姐姐快躲！」

縱身疾起，再度運劍出擊。

景慧卿見銅鈸來勢奇快，不敢忽視，疾快斜身滑步，讓銅鈸由右肩上方飛過。

但銅鈸竟似是個有靈性的東西，它由景慧卿肩上飛過之後，忽然在空中盤旋半周，又直奔景慧卿背部飛來！

景慧卿這才領畧到百步飛鈸的厲害，她連忙就地倒下，飛滾到一處屋牆之下。

銅鈸恰似一隻兇鷹，由她身上掠過之後，看似已將墜地，忽又往上飄起，反向岳鶴飛去。

岳鶴正在全力追擊周雲峯，但也聽了銅鈸襲臨之聲，他立時擰身錯開一步，手中寶劍迎着銅鈸劈出。

「錚！」的一聲，銅鈸頓如中彈之鳥，直墜地上！

但就在這一分神之間，已被周雲峯縱開數丈，他因手無兵器，自知抵擋不住岳鶴的攻擊，故縱開數丈之後，緊接着身形一仰，飛上了屋簷。

人到了屋上，立刻又摸出一隻銅鈸，揮手投出，同時大聲喝道：「范桂英妳快走！」

范桂英聞言掉頭便跑。

景慧卿嬌叱道：「賤人那裏走！」

疾起直追！

一個逃一個追，兩人刹時消失於莊院之中。

而這時，周雲峯又一連投出兩隻銅鈸，三隻銅鈸如燕盤飛於院上，動向飄忽莫測，使得岳鶴也有防不勝防之感。

他閃開兩次襲擊之後，突然飛步跳到廊下，揮劍「喳！喳！喳！」的斬斷三支廊柱！

於是，整面屋簷頓時「轟！」然一响，塌了下來！

站在屋簷上「得意忘形」的周雲峯不防有此，大吃一驚，慌忙頓足飛開，但因未曾提氣蓄力，雙足落地時，身子沒能站穩，而顚出了兩三步。

岳鶴却已有充份準備，一見他飛下，立時緊躡上去，趁他腳步顚行之際，一劍刺上他右膝蓋的骨節腿上！

周雲峯大叫一聲，頓時倒地不起。

膝蓋骨節一旦受傷，縱是身懷絕頂武功的人，也一樣動彈不得了，故岳鶴未繼續出劍攻擊，只一抬右腳，踢中了他的軟麻穴，防他自盡。

這時，後院那邊忽然傳來了景慧卿的呼問聲：「鶴弟，你沒事吧？」

岳鶴揚聲答道：「沒事，小弟已得手了！」

原來，范桂英逃到後院時，就被景慧卿追上，兩人就在後院拼鬥起來。

景慧卿技勝一籌，已然穩佔上風，她一聽岳鶴已然得手，精神更是大振，當下絕招連施，將范桂英逼到一處角落，冷笑道：「賤人，我姐姐是妳害死的吧？」

范桂英一面拚命抵抗，一面叫道：「不是我，殺害妳姐姐的是巫寶釵！」

景慧卿厲聲道：「胡說！」

范桂英道：「是眞的，我沒騙妳，是她扼死了妳姐姐的，她怕妳姐姐生子分了財產，因此下手扼死她。」

景慧卿道：「她在那裏？」

范桂英道：「她……她死了。」

景慧卿道：「死了？」

范桂英道：「是的，她死了。」

景慧卿道：「怎麼死的？」

范桂英不答，突然奮力推出一掌，將景慧卿震退數步趁機跳開，抹頭便逃。

她這回是眞的想逃命，故跑得很快，好像一隻奪路而逃的老鼠，左竄右鑽，居然在轉瞬之間，就在莊院裏消失不見了。

景慧卿追趕搜尋了好一陣，見已找不到她，只得恨恨的一頓足，轉身回中院裏來。

岳鶴見她空手而返，不由一怔道：「被她跑掉了？」

景慧卿恨聲道：「正是，本來已經快得手了，誰知道一時大意，竟然被她逃脫了！」

岳鶴安慰道：「不要緊，好在小弟已逮到了這一個，總算不虛此行。」

景慧卿要過他寶劍，指到百步飛鈸周雲峯的心口上，冷冷道：「快說，她躲到那裏去了？」

周雲峯微笑道：「妳刺下去吧！」

景慧卿眼睛一瞪道：「你不怕死？」

周雲峯道：「不錯。」

景慧卿冷笑道：「你也許眞不怕死，但也不怕受折磨麼？」

周雲峯道：「不怕。」

他的語氣很冷靜，似乎已準備承受一切折磨，至死也不改變態度！

景慧卿很惱火，轉對岳鶴道：「鶴弟，你打算如何處置他？」

岳鶴道：「把他交給五老會。」

景慧卿道：「在交給五老會之前，你不想先拷問他一番？」

岳鶴道：「當然要問明白，不過不必着急，慢慢來可也。」

他趨至鄧福身邊蹲下，把耳朵貼上他胸口，聽出他的心房尚在跳動，於是輕輕將他抱起，說道：「姐姐，這位老管家還有一絲氣在，我們來救一救看。」

一面說，一面舉步向院上一間廳堂走去。

景慧卿拖着周雲峯跟上去。

進入廳堂，岳鶴將鄧福放在地上，取出火摺子把廳上一盞油燈燃起來，然後由懷中取出一顆蠟殼的藥丸，揑破蠟殼，將藥丸塞入鄧福的口中。

景慧卿微詫道：「你給他吃甚麼？」

岳鶴道：「神龍救命丹。」

景慧卿吃驚道：「那來的『神龍救命丹』？」

岳鶴道：「兩年前，小弟藝滿離師之日，家師送給小弟這顆東西，他說這東西能使奄奄一息的人復活過來。」

景慧卿道：「只有那麼一顆？」

岳鶴道：「是的。」

景慧卿道：「他已快要死了，即使救得他復活——」

岳鶴打岔道：「家師也曾一再指示小弟不可輕易用這顆救命丹，但小弟覺得這位老管家能够忠心事主，始終不二，實在難能可貴，因此即使只能讓他多活一天，也是值得的。」

景慧卿一笑道：「你說得很對，姐姐沒話說啦！」

岳鶴轉去把周雲峯拖到一張椅子上，讓他舒服的坐着，然後說道：「周總鏢頭，小可要問你一些事情，希望你能據實回答。」

周雲峯冷然一笑道：「只怕會叫你失望。」

岳鶴道：「你一定知道你已逃不掉了，何必自討苦吃呢？」

周雲峯冷哼一聲，道：「我老實告訴你一件事！」

岳鶴道：「請說。」

周雲峯道：「你打算把我送去五老會，以洗刷你的罪嫌是麼？」

岳鶴道：「是。」

周雲峯道：「那麼你可知道由此到五老會，要走幾天的路？」

岳鶴道：「最快也要二十天。」

周雲峯笑道：「對了，在這二十天中，一定有人會設法救我。」

岳鶴道：「這也有可能。」

周雲峯道：「但是如果我回答了你的

問題，也就是說如果我吐露了秘密，他們非但不肯救我，而且反會殺死我，所以今天不論你出如何折磨我，我都不會說出半個字的！」

岳鶴笑了笑道：「這話有道理。」

周雲峯一笑道：「你明白便好！」

岳鶴聳聳肩膀，道：「但是有一點你恐怕沒有考慮到……」

周雲峯道：「願聽高見！」

岳鶴微微一笑，道：「你自認受得了折磨麼？」

周雲峯道：「任何折磨都沒有死亡可怕！」

岳鶴道：「恐怕不見得。」

周雲峯道：「你不妨試試。」

岳鶴點頭道：「好，如果你忍受得了我即將加諸到你身上的折磨，我便不再逼你。」

周雲峯道：「一言爲定？」

岳鶴又點點頭，由景慧卿手上要回寶劍，說道：「姐姐，妳出去一下。」

景慧卿頷首一笑，移步出廳，在廳外站住。

「哼！」

只聽周雲峯發出一聲强忍痛苦的悶哼之後，接着是咬牙齒的聲音，然後是一聲强能壓抑的低嚎，好像一隻被蒙住嘴巴，正在挨刀子的狗！

一會之後，聲音漸漸弱了下去，最後終於靜止了！

旋聞岳鶴開聲道：「姐姐，妳可以進來了。」

景慧卿轉身入廳，一眼看見周雲峯的雙手十指各斷去一節，血流如注，不由臉色發白，因爲她簡直不敢相信岳鶴竟然狠下得心腸對敵人施以如此殘酷的手段，雖然斷去十指不致於死，但她知道岳鶴是用劍一指一指的割切而非一下斬斷的，因此她領畧得到周雲峯所受到的痛苦是如何之重，她覺得如果是自己，一定無法忍受這種痛苦。

岳鶴顯然也是鼓起最大的勇氣才下手的，這時臉色也很蒼白，看見景慧卿入廳，苦笑一聲道：「姐姐，他贏了，他果然受得了！」

其實，周雲峯已痛昏過去了。

景慧卿也苦笑道：「這人耐力很强，不過你這種手段實在不高明。」

岳鶴面露愧色，說道：「小弟只想逼他說出一切，因爲目前最重要的是爭取時間……」

景慧卿道：「你最好趕快替他止血，否則他會失血過多而死。」

岳鶴點點頭，由周雲峯身上取出一條汗巾，一撕爲二，將他的雙腕緊緊綁住。

景慧卿道：「你想不想再逼問他？」

岳鶴搖頭道：「不了，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如今只好把他交給五老去審問了。」

景慧卿正要再說，忽見地上的鄧福動了一下，不禁一喜道：「他醒過來了！」

岳鶴立刻趨前蹲下，開口喊道：「老管家！老管家！你醒醒！」

鄧福呻吟一聲，雙目慢慢睜開，望了岳鶴好一會，才開口說道：「你是……岳鶴！」

岳鶴點頭道：「是啦！」

鄧福道：「他呢？」

岳鶴反手一指椅上的周雲峯，道：「在這裏，他被小可逮住了。」

鄧福眼睛往他身後瞟視一下，面上露出一絲欣慰之色，緩緩道：「很好，還有那賤婦呢？」

岳鶴道：「被她跑掉了。」

鄧福嘆了口氣道：「眞可惜，你們……知道她是誰麼？」

岳鶴道：「知道，她是鄧盛龍的第二個愛妾，范桂英。」

鄧福道：「是的，就是她……」

景慧卿問道：「你可知道她逃往何處去？」

鄧福斷續道：「不知道，她和他……昨天忽然一齊入莊……你們知道他是誰了吧？」

岳鶴道：「他就是洛陽天馬鏢局的總鏢頭，百步飛鈸周雲峯。」

鄧福道：「不，不是的。」

岳鶴一呆道：「不是？」

鄧福道：「他……他是歐陽長風！」

說完「歐陽長風」四字，整個人突似洩了氣一般，雙目一直，突然斷氣了！

岳鶴大吃一驚，連忙伸手搖撼他，急喊道：「老管家！老管家！」

可是，鄧福恰如一盞油盡的燈，再也沒有一點反應了！

景慧卿輕嘆一聲道：「看來他內傷甚重，那顆『神龍救命丹』竟也無法使他活命。」

岳鶴十分沮喪，默然良久，才挺身站了起來，轉向周雲峯凝視着，面呈迷惑地說道：「他是歐陽長風？他怎麼會是歐陽長風？」

景慧卿道：「他若是歐陽長風，那麼他怎麼會有一個堂弟周中和的呢？」

岳鶴上前摸摸周雲峯的面部，再撥開他額上頭髮仔細察看，立刻看出秘密，當即由頭髮下扯起一層皮，一直扯到頸部。

原來，是一張人皮面具！

而扯下人皮面具後的那張面孔，正是屬於歐陽長風的！

景慧卿看了吃驚非小，說道：「果然是他！但他怎麼會冒充周雲峯呢？」

岳鶴把人皮面具摺好收入懷中，道：「他殺了周雲峯，剝下周雲峯的皮！」

景慧卿道：「這是最近的事，還是很久了？」

岳鶴道：「我想很久了。」

景慧卿道：「那麼，他怎敢去找『一鶴冲天周中和』呢？」

岳鶴道：「這就不得而知了。」

景慧卿道：「會不會連那個『一鶴冲天周中和』也是冒牌貨？」

岳鶴道：「可能。」

景慧卿忽然搖頭道：「不對。」

岳鶴抬目望她，問道：「什麼？」

景慧卿道：「周中和大概不是冒牌貨，這歐陽長風所以去白鶴山莊找他，目的在埋下一顆陰謀的種子！」

岳鶴道：「怎麼說？」

景慧卿道：「那天，你冒充歐陽長風夜入天馬鏢局，把那個盒子扔給「周雲峯」，囑他即送天魔處，而他本來就是歐陽

長風，當然一看就知道那是咱們安排的詭計，是不是呢？」

岳鶴道：「是啊。」

景慧卿道：「他於是將計就計，帶着那個盒子動身，到了白鶴派，先入莊與周中和相見，故意說明要去黃山派，使周中和成爲一個証人，然後再去黃山派，到了石鼓峯下，他故意將坐騎留在峯下林中，讓咱們以爲他已上峯，其實他並未上峯，而是悄悄溜走了！」

岳鶴點點頭，苦笑一聲道：「是的，現在已可確定黃山派是無辜受冤的了！這傢伙眞是可怕，不但引誘咱們鑽牛角尖，而且使得黃山派和白鶴派動了干戈！」

景慧卿道：「好在這傢伙已落入咱們手中，咱們只要把他解交五老會，黃山派和白鶴派的誤會卽可冰釋。」

岳鶴道：「對，咱們最好立刻動身，早一天趕到五老會，黃山派和白鶴派便可早一天停戰。」

景慧卿道：「咱們先返回洛陽古棧會見司馬老前輩，天亮之後，卽雇車載這賊子赴五老會——走吧！」

岳鶴道：「等一下，待小弟把這位老管家的屍體掩埋了再走。」

景慧卿道：「好，我看守這賊子，你快去掩埋。」

岳鶴於是抱起鄧福的屍體，來到莊後，找到一塊空地，用劍掘出一個坑，將鄧福放入坑中，再推土掩埋，忙了兩刻時之久，才掩埋完畢。

回到中院，兩人卽帶着歐陽長風離開悟莊，連夜往洛陽趕去。

抵達洛陽時，天已快破曉了。

此時，城門尙未啓開，兩人因帶着一個人，也不便由城門入城，岳鶴便將歐陽長風綁在背上，繞到一處偏僻的城牆下，施展輕功飛登城牆……

回到古棧門口，叫了半天，才有一名店小二出來開門，他還認得岳，景二人，但一看岳鶴揹着一個滿身帶血的人，不禁大吃一驚，叫道：「我的媽，這個人怎麼啦？」

岳鶴道：「別叫，這人是我的朋友，他被匪徒殺傷，是我把他救回來的，快領我們去房中吧！」

店小二惶然道：「是是，請隨小的進來。」

說着，掉頭領他們入內。

岳鶴問道：「晚間跟我們一起來的那位老人家，他回來了沒有？」

店小二道：「回來了，他也是剛到不久……」

岳鶴道：「我們餓了，等下替我們弄些吃的來。」

店小二道：「好的，好的。」

說話間，已來到客棧的後院上房。

店小二舉手一指當中一間上房，說道：「那位老先生就在這間上房中，二位要先見見他麼？」

岳鶴說道：「要，我們就到他的房中去。」

店小二正要上前敲門，却見房門「呀」然而開，鐵傘客司馬如龍又驚又喜的由房中迎了出來，叫道：「岳鶴，你們回來了——啊，他是誰？」

岳鶴向他一使眼色，答道：「是小可的朋友，他被匪徒殺傷了。」

司馬如龍道：「哦……」

岳鶴回對店小二道：「小二哥，快去替我們弄些吃的來，等下多給你賞錢。」

店小二應了一聲，轉身而去。

岳鶴便與景慧卿一起進入房中，將背上的歐陽長風解下來。

這時，歐陽長風早已甦醒，但因十指被斷，又被點了軟麻穴，故除了任由岳鶴擺佈之外，已無一點反抗的能力。

司馬如龍見其十指齊斷，至感驚奇，低聲問道：「這人是誰？」

岳鶴微笑道：「歐陽長風！」

司馬如龍驚啊一聲道：「原來他就是歐陽長風，是怎麼抓到的啊？」

岳鶴不答，又笑道：「他還有一個名號『百步飛鈸周雲峯』！」

司馬如龍神色一呆，失神說道：「什麼？」

於是，岳鶴便將晚間發現一個中年人進入天馬鏢局，以及後來尾隨他到了悟莊的一切情形說了出來。

司馬如龍聽得驚奇不置，望着歐陽長風道：「那麼，那天帶着盒子去黃山派的，就是這斯了？」

岳鶴說道：「正是，一切都是他攪的鬼！」

司馬如龍道：「這斯怎麼會冒充『百步飛鈸周雲峯』呢？」

岳鶴取出人皮面具給他看，說道：「他殺了周雲峯，剝下周雲峯的皮，製成了這張人皮面具。」

司馬如龍搖頭驚嘆，說道：「可怕，可怕……」

景慧卿問道：「老前輩是否也有發現了？」

司馬如龍道：「沒有，老夫在鏢局後門的街上守望了一會，感到肚子餓，就去附近的一家館子吃飯，吃過飯後，又回到原處看望，大約站了一個時辰，因無任何發現，就轉到大街來找你們，誰知道你們已經不見了，老夫以爲你們進入鏢局，曾入鏢局找，後經那個看房子的老人證實你們未入鏢局，老夫只好在城中亂轉，剛剛才來到客棧的。」

他頓了一頓，接着又把目光投注到歐陽長風面上，問道：「這廝始終不肯吐露隻字，是麼？」

岳鶴道：「是的，因此小可決定把他解送五老會，由五老會去審問他。」

司馬如龍湊近歐陽長風，以嚴峻的聲調道：「歐陽長風，你反正遲早都得招供，何不現在老老實實的說出一切，也省得受皮肉之苦？」

歐陽長風冷笑道：「告訴你，我不會去五老會的，二十天之內，必有人救我脫逃！」

司馬如龍道：「你是說，有老夫跟着，也看不住你？」

歐陽長風道：「不錯。」

司馬如龍不禁哈哈一笑道：「這倒要領教領教了，老夫別的不敢說，要押解你到達五老會，自信絕不會出錯！」

歐陽長風道：「那就走着瞧。」

司馬如龍道：「老夫要問你幾個問題

，你不回答也沒關係——你什麼時候殺害周雲峯的？」

歐陽長風道：「這個問題我可以回答你——周雲峯已死五年多了。」

司馬如龍道：「第二個問題：那巫寶釵和范桂英是你拐跑的？」

歐陽長風道：「這個問題也可回答——不錯！」

司馬如龍道：「你爲何要做這種大逆不道之事？」

歐陽長風冷冷一笑道：「這不是大逆不道之事，她們不喜歡鄧盛龍而喜歡我，所以我就把她們帶走了。」

司馬如龍道：「那巫寶釵呢？」

歐陽長風道：「死了。」

司馬如龍道：「怎麼死的？」

歐陽長風道：「這個問題，我不想作答。」

司馬如龍一哂道：「老夫替你作答好了，那巫寶釵和范桂英自從跟了你後，時常爭風吃醋，你因較喜歡范桂英，就與范桂英聯手把她殺了，對不？」

歐陽長風笑道：「你既然已替我作答了，又何必再問對不對呢！」

司馬如龍道：「第三個問題：她們中誰是殺害景慧慈的兇手？」

歐陽長風道：「巫寶釵。」

司馬如龍冷笑道：「不要把一切罪惡推頭死人頭上去！」

歐陽長風道：「這是實情。」

司馬如龍又道：「那麼，老夫的第四個問題，是：誰是殺害劍君子岳一實的兇手？」

歐陽長風道：「不知道。」

司馬如龍道：「你說實話，老夫可以替你治療斷指之傷。」

歐陽長風道：「謝了！」

司馬如龍道：「你的罪證確鑿，不招供也不能減輕罪名，何必自討苦吃？」

歐陽長風苦笑道：「我如果怕吃苦，十個手指頭也不會斷！」

司馬如龍眉頭微皺道：「關於五老遇害之事，你肯不肯說一說？」

歐陽長風道：「不。」

司馬如龍道：「天魔呢？」

歐陽長風道：「也無可奉告！」

司馬如龍冷哼一聲道：「你太頑強了，等一會上路之後，有你受的！」

歐陽長風狂笑一聲，說道：「我等着就是！」

司馬如龍回顧岳鶴道：「咱們需要一輛車子，你知道那地方有車可買？」

岳鶴點頭道：「知道，等一會天亮之後，小可便上街去買。」

正說着，只見剛才那名店小二端着一個菜盤走了進來，說道：「客官，小的替你們賫了四碗麵……」

岳鶴吩咐他把麵端上桌子，給了他一些賞錢，揮了揮手，道：「好了，你去歇息吧。」

店小二道謝退下。

岳鶴走去關上房門，便與司馬如龍和景慧卿圍上桌子，端麵吃了起來。

每人食下一碗麵，還剩下一碗，岳鶴便向歐陽長風問道：「你吃不吃？」

歐陽長風笑道：「你如果要我吃麵，就得解開我的穴道，你敢麼？」

岳鶴不答，上前一掌拍出，替他解開了受制的軟麻穴，道：「吃吧！」

歐陽長風不料他眞敢解開自己的穴道，不禁哈哈笑道：「你可要小心，我一有機會就要逃走！」

岳鶴冷冷一笑道：「你自信逃得了，不妨試試。」

歐陽長風感到體內的血脈和眞氣已然舒暢，於是慢慢站起，走去桌前坐下，抓起筷子就吃起來。

他十指各斷去一節，血還在不停的滴下，但是他好像不當一回事，毫無痛苦之色！

老少三人在旁監視他吃麵，對於他所表現的勇氣，心中均甚佩服。

岳鶴忽然說道：「我有個問題，想不通……」

歐陽長風邊吃邊笑道：「別忘了我們的約定，你已沒有權利發問了！」

岳鶴道：「你可以不必回答。」

歐陽長風道：「好，你說說看。」

岳鶴道：「你既知我們入莊，爲何不避開！」

歐陽長風微微一怔，繼又笑道：「這話問得多可笑，我若知道你們要去悟莊，那有不避開之理！」

岳鶴訝然道：「你不知道？」

歐陽長風「嗯」了一聲，又低頭去吃麵。

岳鶴道：「那個中年人沒通知你？」

歐陽長風又是一怔，抬頭問道：「那個中年人？」

岳鶴道：「在我們之前進入悟莊的那個中年人，他應該是入莊通知你的。」

歐陽長風面上，首次露出驚疑之色，又問道：「在你們入莊前，有個中年人入莊？」

岳鶴道：「不錯，晚間我們在天馬鏢局外面看望，看見他進入鏢局，後來我們就尾隨他出城，而到了悟莊。」

歐陽長風更爲驚疑，看了鐵傘客司馬如龍一眼，道：「這倒奇了，我沒有見到他啊！」

岳鶴道：「我們入莊之後，一直到擒住你時，都沒有見他露面，所以我才想不通。」

歐陽長風嘴角一掀，冷笑道：「哼，聽你這麼說，倒好像那中年人是故意引導你們去悟莊擒捕我的了！」

岳鶴道：「你認爲是如此？」

歐陽長風沒有回答，凝望他反問道：「你親眼看見他進入鏢局？」

岳鶴點頭道：「是的。」

歐陽長風道：「他長的什麼樣子？」

岳鶴道：「年約四十，其貌不揚，中等的身材，但似有一身不俗的武功。」

歐陽長風心內自尋思着，看其神情，可知他心中充滿疑竇。

司馬如龍道：「猜得出他是誰麼？」

歐陽長風一哼道：「猜不出，不過我敢說他是蓄意引導你們去悟莊擒捕我的不錯！」

岳鶴道：「但我們不認識他。」

歐陽長風冷笑道：「我會把事弄明白的！」

（未完）

新派武俠奇情中篇

蕭逸・文
盧令・圖

今宵月下劍

（大結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梁金花調動手下，攔劫官船，原是抱着打得十分如意的算盤，詎知萬萬料不到官船上潛伏着勁敵，一個念神州已不是梁金花所能敵，再加上一個雷天驕，和官船上的火槍火炮，梁金花那有不大敗虧輸，手下傷亡殆盡，梁金花逃反座駕舟，被他兩位師兄秦雙波、任劍靑制服，乘坐原舟順江而去。官船擊敗攔劫賊人後，船上官兵咸感疲累，念神州下令在大愚山靠岸休息，那晚，念神州與雷天驕聯手，把艙內官銀盜送上岸，爲杜明看見，杜明幾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吶吶地問是怎樣回事——

劍芒交映碧　芳心撕碎寒

念神州嘿嘿一笑，把高舉在手的銀箱慢慢放下來。

「花豹子」杜明，陡地上前一步，大喝一聲，說道：「……原來是你——？你——」

他忽然明白了對方的意圖，轉身向艙外就跑！

念神州冷哼一聲道：「姓杜的，你是找死！」

右手一抖，指尖霍地向上一挑，「花豹子」杜明才跑出一步，已吃自後背兜心而來的巨力擊中，頓時間雙目一黑，像是着了個晴天霹靂般的橫屍就地！

由於「花豹子」杜明的介入，同時也驚動了兩名在船頭巡弋的軍士。

二人聞聲猝然撲入，「日月手」念神州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身法，早已迎面撲過來。

可憐二軍士連什麼人來都沒有看清，已吃念神州凌人的掌力劈中面頰，雙雙窒息倒地而亡。

念神州以迅速的身法，在全船繞巡一週，確信再無別人察知，他才又繼續潛回到艙內，接着把第二第三……第五個箱子拋出去！

人不知，鬼不覺！

兩個處心叵測的大盜會合在一起，喁喁私語了幾句，然後二人合力把滿盛着十萬两白銀的箱子轉移到另一處山窩裏！

「日月手」念神州得意的笑道：「怎麼樣！老道姑，够我們倆個吃一輩的了吧！」

雖然跳出紅塵，身入三法敎的修士，在十萬两黃金的利慾之下，亦禁不住怦然心動，她的眼睛裏閃爍着貪婪的光輝——她和念神州之間的關係，誰也弄不清楚，但是由他們談話語氣與相處的態度看起來，却儼然像是有幾分夫妻的意味在內，絕非是僅僅的友誼情份！

「難道這些箱子就放在這裏？」雷天驕忽然想起來，不禁有點發愁！

念神州冷冷一笑道：「妳所想到的，我早就想到了！如果我的計劃沒錯的話，後山林子裏，正有一輛大車在等着我們！趕車的是燕家弟兄，妳不妨先去看看！」

雷天驕應了聲「好」，遂即展開身法，倏起倏落的向着後山撲縱過去！

在一些樹蔭之下，他果然看見了一輛大車，車座前跨坐着車把式，另有一個戴着帽子的人正在套車，把兩頭騾馬套好在車轅上！

雷天驕很是高興，起落間已來到了車前道：「是燕家兄弟麼？偏勞，偏勞！」

套車的那個人嘻嘻一笑道：「怎麼，念老爺子還沒來麼？天可是快亮了呀！」

雷天驕嘻嘻一笑道：「來啦！麻煩你們兄弟兩個帮個忙，請來一趟！」

「燕家兄弟」很聽話，那個套車的應了一聲，向着坐在車座上的車把式打了個招呼道：「老大，咱們走！」

坐在車座上的那個人一聲不吭的跟着他縱身而起，兩個人飛也似的來到了雷天驕跟前！

雷天驕心裡一動，暑驚燕氏兄弟好純的輕功！一念未完，對方已來到了面前！

二人身法快，手法更快，那先前說話的一個身子向前一落，正好站在雷天驕面前，和他同行的那人，却用着極快的手法，向着雷天驕肯後猛力的撲去！

雷天驕大吃一驚，道：「好！」

她以着極快的身法「唰！」的轉過了身子，雙掌齊揚，和身後那人的雙掌迎在了一塊，一接之下，才覺出對方掌上功力，竟是大得出奇，足下一閃，已禁不住退出了丈許以外！

「誰？」她恐聲道：「你們是燕氏兄弟？」

對方二人以着風也似的身法閃到了近前，依然是一前一後把她夾在了當中！

其中之一——也就是那個假裝車把式的一個，朗笑一聲道：「雷天驕妳為惡多端，天不容妳，請恕我二人今天要不客氣了！」

雷天驕這時才聽出對方口音十分熟悉，借着樹隙漏出的月光，她仔細的打量了一下正前方的這個人，臉色頓時一變！

「你——？」她十分吃驚的道：「你……是任……？」

「任劍靑！」正前面的這人冷冷一笑，手指向她身後的那人道：「這是我秦師兄——」

雷天驕更不禁神色大變，她倏的轉過身來——秦雙波正用着一雙極為怒恨的眼睛盯着她！

這一瞬間雷天驕感覺到一陣說不出的兢慄，她知道就算任劍靑還有饒恕自己的意思，這個啞巴是無論如何，也不再會放過自己了——

由啞巴秦雙波那雙閃爍着淚光的眸子裏，可以洞悉出秦雙波恨惡自己的心多麼深，多麼重……絕非再是任何的話所能化解而開的。

她內心恐懼，已使得她表面上再也難以保持着平靜！

陡地，她雙手齊出，直向着秦雙波雙目上抓來，這是她新近練會的一種厲害手法，明喚「摘星手」，這種手法厲害的是憑着雙手指尖上的功力，其勢極快，其認極準！只一閃，已如同電光石火般的到了秦雙波眼前。

秦雙波發出了一聲嘶啞的怒吼，一聽到這種聲音即可知他內心忿惡到什麼程度！他身子像一堵牆也似的，整個的向後面倒下去！

雷天驕的一雙手掌，却如同刀劍似的鋒利，雙雙插入到一棵樹幹之內！

「唬唰！」的一聲，樹身一折為二！她的手還來不及拔出的一瞬之間，地上的秦雙波陡地彈身而起，靑光一閃，一隻右手已經劈中在她左肩頭上！

雷天驕前此已經嘗過對方這種靑光掌的厲害，知道乃係師兄鶴道人最厲害的不傳之秘，這種掌法最厲害的是能夠裂人五臟，碎人骨節！

雷天驕雖然功力深湛，可是却也是深深的感覺到吃受不住，在秦雙波的掌力之下，她只覺得全身大震了一下，頓時五內如酥，口頭發甜，她在預料着此刻對方必將有厲害的殺手，當下已忍着身上的痛楚，奮全身之力，倏地拔身而起，向着側面山坡上落去！

她身子不謂不快，可是面前的兩個大敵，再也不會對她手下留情！

任劍靑一聲輕叱，身子疾閃之間，又先她一步落在地上，雷天驕怒叱一聲，在空中的身子倏地一挺，兩隻手抓住了一截樹枝！

借着這截樹枝上的力道，她的身子已彈到了另一棵樹身之上！

她絲毫也不敢遲慢，借着樹枝的掩護，快若靈猴飛猿般，一連又躍過兩棵樹！

如果她能越過了這裏山脊，也許就可以得救了。

秦雙波，任劍靑二人，還眞沒想到她會有此一手，一時間既驚又怒！雙雙展開了身法，追撲過去，三個人就像捉謎藏般的，此起彼落，一時間已撲過了十數棵大樹！

秦雙波驀地一聲怒吼，在他身子方落下的一瞬間，雙掌齊出，直向着正前方雷天驕欲落的那棵大樹上擊去！

只聽得「呼！」的一聲，巨大的掌風，使得前面那棵大樹嘩啦啦的一陣劇烈搖動，這其間，雷天驕落下的身子可就有了偏差，任劍靑同時由側面流星般的墜落直下！

雷天驕厲吼一聲，道：「好小輩！」

身子向前一探，兩隻手用抱樹功，暗含着「一心集」中的「一心神功」，這門功夫，她自由江芷口中悉知後，曾下過一番功夫，但以時間短暫，又因為尚有二十八字梵文未曾得悉，是以練習起來事倍功半。

儘管如此，這種功力仍然大異一般，十分的可觀！

任劍靑彷彿覺出自她雙掌之間，暴伸出兩股極大的吸力，一時間動彈不得，他還來不及施展功力的當兒，已吃雷天驕雙臂抱了個結實。

任劍靑只覺得兩股極大的力道，由對方雙腕間傳出來，一時間心旌搖蕩，護身眞氣差一點為之震散，總算他內功深湛，一覺出不妙，頓時自丹田內吸提起一股眞力，雷天驕立刻就覺得對方身體，硬若金鋼，休想再逼進一分！

二人頓時成了相持不下之局，漸漸任劍靑的雙手，分開了她的兩臂，雷天驕面色赤紅，施出極大的力道，她全身急劇的戰瑟着，所有的力量完全貫注在一雙臂腕上，可是，她到底抵不住任劍靑的內功神力！在一番强掙之後，她已呈現出一絲敗像。

這時秦雙波已來到了面前，他本可乘虛而入，出手間制對方於死命，可是一來不屑，再者當他目睹此一番情景之後，已預料着雷天驕的將遭不幸！

果然雷天驕力抱之雙腕，在任劍靑的雙手力分之下，霍地大張而開。

雷天驕驚叫了一聲，由嘴裏噴出了一口鮮血！

她身子却急縱而起，向着身後的山巔上落去——她顯然是晚了一步！

秦雙波早已待機而動，在她身子猝離的剎時之間，秦雙波的「靑光掌」已再次出手！

這一次他聚集了充沛的眞力，靑光掌發揮出十成威力，自是非同小可！

掌勢一出，一股靑光有如經天長虹，像是一道閃電般的，閃爍之間，雷天驕縱起的身子，却有如斷了綫的風箏般的自空而墜！

一連在地面上打了幾個滾兒，雷天驕登時七孔流血就不再動了！

驀地，空中發出了一聲長嘯，一條人影如飛星天墜，自空而降，一落地面，現出了這人矮小的身軀，秦雙波和任劍靑俱都吃了一驚，方自想到此人可能是傳說中的念神州其人！對方老者已如同怒鷹似的騰身而起，他瘦小的身軀在騰起的一剎那間，整個的弓縮着，那樣子眞像煞是一隻猴猿——

可是待到他襲近秦雙波身前的一剎間，霍地手脚齊開，飛展而出的四肢手脚，向着秦雙波全身四大穴上一齊踢打過來！自有武功以來，還不曾見過這等凌厲的打殺方法！

秦雙波一驚之下，在極度的驚惶錯綜情緒之下，簡直不知道如何防阻！

念神州這個老頭兒，顯然是因為雷天驕的死而激發起難以抑制的怒火，是以在一出手之間，即欲制對方以死命！

這一手功夫，正是「日月手」念神州最拿手的「四象定穴手」，自從他身入江湖以來，還不曾碰過有那一個能夠逃得開這一式手法的人！秦雙波只覺得在他手脚齊開的一瞬間，自己全身就好像被幾條無形的繩子緊緊的束綁住了一般，竟然不容他身子有任何轉動的餘地！

所謂「强中更有强中手」，在秦雙波的感覺裏，顯然是自己遇見了極為厲害的對手！對方的武功即使在一出手的當兒，已可使秦雙波感覺出高于自己之上！——

他幾乎覺出對方這一招無懈可擊，顯然是天衣無縫，自己簡直是無法敵擋！

更妙的是即使連站立在一旁的任劍靑也感覺到無機可乘，一時間居然連插手解救師兄的餘地都沒有！

念神州的身手實在太快了，快到令人無法防阻！

這一剎那間，却有人高叱了一聲：「好招法！」

樹帽子「嘩啦！」的一响，一條白影作弧狀的飛彈出來，快到變成了一道白光，不偏不倚，正好迎上了念神州的身子！

空中的白衣人，妙在身法，形態却和念神州一般無二，亦是四肢同出！

二人在那猛烈的一式接觸之下，就像扭股糖般的，黏在了一塊，在空中一滾而墜——

然後在地上一連扭翻了幾個觔斗，霍地站起，只見四隻手却緊緊的相抵着，緊接着是一陣劇烈的戰抖，兩個人就像燕子般的又分了開來！

念神州顯然在這個回合裏沒有討了甚麼好，那雙小但鋒芒畢露的三角怪眼，開闔之間神光熠熠！

他發出了如同嬰啼般的一聲怪笑，道：「我當是誰有這個能耐，原來是你……齊天恨，有道是光棍不擋財路，你也要來淌這一池子混水不成？」

來人正是當今海內僅存的一位風塵異人——被譽為「千里追風使」的齊天恨。

看上去，他顯得極為嚴肅，只見他雙手微微一抱，向「日月手」念神州微微一拱，道：「念朋友，苗疆一別時不我與，你我如今都老了，以閣下在武林中的身份，這等行為實在不值，何不懸崖勒馬，急流勇退？莫非眞要弄得身敗名裂，才甘心麼？」

「日月手」念神州聆聽之下，瘦小的臉上，浮現出一絲陰沉之色——

他身子裏冷冷的「哼」了一聲，道：「話倒是兩句好話，只可惜說的不是時候，齊老哥，現在說太晚了！」

齊天恨道：「怎麼說？」

念神州森森一笑，道：「我老頭子的個性在苗疆這麼些年，齊老哥你難道還不明白？……我生平決不做虎頭蛇尾的事情，齊老哥，金磚不厚，玉瓦不薄，今天你老哥掏下個交情，念某人是瞎子吃扁食，肚裏有數，以後見面，姓念的一定有份人情……」

說到這裏，冷森森的笑了幾聲，慢吞吞的接下去，道：「……齊老哥，你看怎麼樣？」

「追風俠」齊天恨苦笑道：「歉難從命，小弟數十年行走江湖，不離道義二字，閣下應當知道，這筆錢是為興建洞庭水師的公款……小弟昔年在兩江抗倭，親見我軍因缺少戰船，而吃虧極大，念朋友，你又何忍以一己之肥，而棄黎民蒼生之性命而不顧？小弟奉勸念朋友，你快快退身的好！」

這番義正辭嚴的話，出之齊天恨嘴裏，確是字字鏗鏘，擲地作金石之鳴！

現場的任劍靑和秦雙波都禁不住怒形于色，倒是念神州本人，却似絲毫不着痛癢的樣子！

他仰天打了個哈哈，冷冷的道：「這可好，我們倆個看樣子是擰上了，你認為這筆錢拿不得，我却認為是民脂民膏，用之何妨？……齊天恨，看樣子你是跟我念神州過不去，好吧！老大哥，你就劃下道兒來吧，看看我還能不能接下來吧！」

話聲才住，但聽得一旁的秦雙波啞嘶了一聲，陡地騰身而起——

大概是他心記着念神州方才對自己加害之恨，這時又見他如此蠻橫，是以怒火中不顧厲害，猝然的向着他出手襲擊！

秦雙波身法奇快，手法極準，這一招確是事發意外，以常情而忖，萬無不成之理！

只是「日月手」念神州在與追風俠答對之間，早已注意到他的一切，在他來說，並非偶然！

就聽得念神州一聲冷叱，道：「好小子——」

他身子向外一穿燕子般的掠空而起，反向着秦雙波迎了過去！

兩個人的身子在空中方一接觸——

「追風俠」齊天恨與一旁的任劍靑，這兩位當世的高手，俱都看出了不妙，蓋秦雙波施展的是一招「金龜罩頂」，而念神州施展的，顯然是一手陰功，以虛為實，這種情形之下，攻擊的一方，極易上當受騙。

齊，任二人抱着同樣的心理，在雙方一接觸的當兒，同時喝叱了一聲，相繼騰空而起，可是都太晚了！空中的兩個人已經接觸在一塊！

雙方身子一沾即退，念神州在空中「細胸巧翻雲」一個疾滾，飛落向兩丈以外，秦雙波却弓着身子，沉重的落下來——

他落下的身子禁不住打了一個踉蹌，腿一軟，坐在了地上，任劍青已飛快的撲了過去，一把摻住他道：「師兄，你怎麼了？」

眼前人影一閃，「追風俠」齊天恨已來到了面前，一伸手在秦雙波後背上擊了一掌，沉聲道：「閉上嘴別說話！」

說完轉向任劍青道：「令師兄已爲兩極眞氣所傷，切記四十九天之內不可用武，趕快扶他到一邊休息去吧，這個姓念的交給我了！」

他這裏方自交待完畢，却聽得一旁念神州冷聲道：「這是他咎由自取，怪得誰來？老夫急事在身，恕不奉陪！」

話聲一落，這位矮小的武林怪客，身子彎縮之間，快如脫兔般的已拔空而起，直向着山峯之巓急落下去！

「追風俠」齊天恨冷叱一聲道：「你那裏走？」

他身子猝然拔起，其快如箭的跟了過去！

二人一前一後，均是武林中極流高手，身法之快無與倫比！

念神州身子方落下來，齊天恨已緊躡着跟撲而上。

念神州第二次拔起來，齊天恨又跟着追上去！

一刹時，二人已數度起伏！

月夜裏活像是兩頭互相追逐的大鳥，此起彼落，快到令人眼花繚亂，如同星丸跳擲，珠落玉盤！

這時念神州身子已撲向一座山峯之上，後面的齊天恨只比他慢一步，幾乎同時落下來！

念神州霍地一轉身，雙掌一前一後，用「金豹探爪」的一招，直向着「追風俠」齊天恨臉上擊去。

齊天恨左手一抬，橫掌向着他手腕子上就切！

念神州一個閃身，雙掌用「小天星」的內力，向齊天恨後胯上擊來！

其勢之快有如夜蝙轉空，絕不容對方少緩須臾！

「追風俠」齊天恨叱一聲：「好！」



四隻手掌在他出聲之同時，已迎擊在一塊！

這種硬接硬的手法，最能看出一個人的實力如何，雙方掌力交接之下，齊天恨全身像不倒翁般的一陣劇烈搖蕩，可是他脚下却如同釘在了地上，絲毫未曾移動，正是內功中極難達到的「鐵足跟」！

反過來再看念神州，可就要差上了一籌了，他身子雖然表面上和齊天恨同樣的搖動着，可是，足下顯然的移動了半尺左右！

「追風俠」齊天恨在身子一停的當兒，錯步進身用進步穿心掌的手法，一掌向着念神州小腹下揷來，念神州鼻子裏「哼！」一聲，却如同風吹狂絮般的飄了出去，刹時間退出數丈以外！

念神州顯然是落了下風，這老頭兒逞強之心不讓少年，只聽他狂笑一聲，道：「齊老兒你一再相迫，說不得我們要好好較量一下了！」

他嘴裏這麼說着，雙手向長衣後襟之下一抓，待到雙手探出時，雙手上已多了一雙武林中至爲罕見的奇怪兵刃──「日月輪」！

顧名思義，當可知這雙兵刃的外形一如日月，兩把傢伙一圓一鈎，圓者如日，鈎者似月，月色下俱都反射着雪也似白的冷芒寒光！

念神州正是以這雙兵刃成名江湖，日月雙輪之上的確有鬼神不測之妙！

「追風俠」齊天恨本來期望着他能知難而退，却未曾料到他竟是如此倔强，「日月輪」既經出手，齊天恨可就知道今夜絕不會善罷干休了。

他微微一怔，冷冷笑道：「念朋友，你要動傢伙麼？」

念神州怪笑道：「事到如今，只有拚個你死我活，齊天恨，你就亮傢伙吧！」

齊天恨道：「我倒是有過一口劍，只是此刻却已轉贈了我徒弟了，閣下一定要與我動傢伙，我情願用這雙肉掌，奉陪就是！」

念神州面色一變，嘿嘿獰笑道：「念某怎能佔你這個便宜！」

說着就要收起雙輪──

齊天恨冷笑道：「且慢！」

念神州一怔道：「怎麼樣？」

齊天恨右手在腰帶上一搭，霍地向外一抖，已多了一條白色軟帶，他微微一笑，道：「念兄一定要比劃兵刃，我就用這根腰帶與你接上幾招！」

「日月手」念神州嘿嘿一笑道：「這樣足見高明，咱們是閒話少說，手底下見分明，來吧！」

雙輪十字形的向身前一放，「噹！」的一聲，冷芒刺目難開，緊跟着他足尖前踏，半月形的繞了半個圈子，矮小的身軀跟着向下一矮，那雙精光四射的眸子，瞬也不瞬的注定在齊天恨身上！

齊天恨手上的「碎玉軟帶」一抖而直，直直的指向「日月手」念神州的面門之上。

念神州一哂道：「你先請吧。」

齊天恨冷笑一聲，道：「念朋友，你可知道武林前輩『小竹神君』的青竹綠玉杖麼？」

齊天恨雙手執着碎玉腰帶各一端，向外一扯，迎向雙輪，念神州被反震飛起七八丈高。

念神州一驚，冷冷的道：「當然知道，這又和你有甚麼關係？」

「當然有關係！」齊天恨漠漠的道：「在下這碎玉軟帶雖不能與小竹前輩的綠玉杖相比，但是却承他當年一番垂青，傳授了我幾手杖法！」

「甚麼杖法？」

「青竹八打！」

念神州頓時神色一變，可是他强自作出一片笑容，道：「那麼我就來領畧一下小竹前輩的青竹八打吧！」

齊天恨心忖道：「好狂的老小子，我這般的點你，你仍然恃强如故，莫非我還怕了你不成？」

想到此，順手一繞，碎玉軟帶就像一根繩索般的纏在了手臂之上！

他這裏方自蓄勢，念神州已發動了攻勢，只見他身子倏地騰身而起，就着下落之勢，掌中的一對日月輪，猛的當頭落下來。

日月輪上雪亮的刃鋒，就像是閃爍的電光，一閃而至。

齊天恨冷叱一聲，右手向外一揮，繞在臂腕上的碎玉軟帶，怪蛇也似的抖出來，直向念神州面門上點過去！

念神州獰厲的怪嘯了一聲，就空一個倒翻，避開了齊天恨手中軟玉帶，他手上的一雙輪子改合而分，倏地向兩下分開，直向齊天恨一雙肩頭上落下來，這一手「砸頂掛肩」確實厲害到了極點。

「追風俠」齊天恨喝叱一聲，道：「好厲害！」

他手中的碎玉軟鞭，驀地改雙手而執，兩隻手拉着一扯向外一崩，正好迎住了念神州揮下的雙輪，只聽得「嗡」的一聲大震！

蕩起的雙輪，連同着念神州竄起的身軀，足足有七八丈高下！

「日月手」念神州發出了一聲怪嘯，怪老鷹般的直向峭壁懸澗下落去！

齊天恨一聲冷笑，大聲道：「勝負未分，朋友你走得太急了一點吧！」

他陡地提起一股丹田之氣，跟着他一併向着峯澗下飛落下去！

這時任劍青正由側面走近，見狀也跟着騰身而起，直向着亂石崩雲的山澗下翻落直下。

「日月手」念神州在與齊天恨一交手的當兒，已覺察出卽使是與對方比兵刃，也未見得就能討了好去，是以乘機開溜，想不到對方却跟蹤得這麼緊！

念神州心裏一想，他的一雙脚正好落在一堵凸出的山石之上，左足尖一經點實，身子一伏一仰，施了一招「犀牛望月」，陡地轉過身來，這時他的一雙「日月輪」已交在了左手，右手向外一探，打出了一掌「亮銀丸」！

這種暗器每一枚都約有核桃般大小，五枚同時出手，迸出一朶梅花般的形狀，夾着尖銳的暗器破空之聲，直向齊天恨雙肩，前心，雙氣海，五處要穴上打來！

齊天恨手中軟帶一盤後間，已把上下四枚銀丸揮落在地，同時左手小指向外一担，施了一個「拿」字訣，已把對方那枚沉實有力的亮銀丸接在了手中。

念神州啞笑道：「再看這個！」

這一次他是用暗器中最妙絕的「柵指」打法，只聽得「叭！叭！叭！」一連三聲，隨着他指尖的撥動，三枚銀丸跳動着彈出——

一奔天庭，二奔雙眸！

亮銀丸是由高處掉落下來的，待見閃爍之銀光時，三粒銀丸已到了面前！

武林中這般運施暗器手法的人還不多見，可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齊天恨在暗器一行的手法上也不會比他差！

念神州的「亮銀丸」方一出手，齊天恨的三枚制錢也緊跟着同時出手！

三枚制錢認定了飛來的亮銀丸，不前不後，不快不慢，一個接一個，只聽得「叮！叮！叮！」一連三聲脆響，亮銀丸雖未當時擊落，可是經此一擋，却都有了極大的偏差，岔飛而出。

念神州厲嘯了一聲，身子霍地縱起，日月輪在空中掄了個大車輪，向着齊天恨面門上劈去！

齊天恨左面一個俠閃，手中的碎玉軟帶突然有聲的抖出去，向着念神州肋下就點！念神州一個俠滾之勢，掌中雙輪呼嘯着出去，反欲去傷齊天恨的後背。

星月之夜，萬籟俱靜，惟獨那滾滾的江水，泛起的雪白浪花，一下下的拍打着河岸。

任劍青立在河邊一塊凸出的礁石之上，向這邊注視着，他眸子裏散發出隱隱的仇恨光燄，目不轉睛的，注視着動手的二人！

他深信「追風俠」齊天恨武功高過於念神州，可是念神州詭計多端，却不得不提防着他意欲玩甚麼花招！

沙岸間，念，齊二人眞可說施出了混身解數，打殺得難分難解！

陡然間，齊天恨的碎玉軟帶向外一抖又收，他身子借着收回的勢子，飄出丈許以外——

對面的念神州一聲慘笑，左肩窩的血，就像蛇也似的竄了出來。

這個詭譎的風塵怪老，以着十分淒愴的口音道：「齊老兒，咱們這個樑子可是接上了！我走了！」

身子一個倒仰，箭也似的反竄而出，同時間，他足下踢出了大片的黃沙，霧也似的散了開來，黑夜裏原本就看不甚清，如此這麼一來，自然是更收迷幻之效！

黃沙揚起的同時，念神州大鳥也似的已掠身而起，落在滾滾遼闊的江水上！

此刻天過「子」夜，水面上飄浮起一片淡淡的白烟，人行其間，更加的不易辨認！

「日月手」念神州施展的是「踏雲步」的極上輕功，這種功力可以使得他在水面上快速的踏波而行。

這一手逃走之策，的確是別出心裁，只是未曾逃開了冷眼旁觀的任劍青觀察之下，早已先他守候在江心之間！

「日月手」念神州踏波才躍過了三數丈遠近，薄霧中霍然發現正面的任劍青！

任劍青爲恨方才他毒手傷害師兄之仇，早已待機而動，只是齊天恨以前輩之尊先以動手，自已就不便再從旁插手。

此刻二人江心相逢，可就另當別論！

念神州新傷之餘，本已是驚弓之鳥，乍見任劍青，只當是齊天恨又已追到，心中大吃一驚，這當口任劍青的一口銀光長劍，已如同倒捲的銀河，倏地飛捲而出！

對付念神州這類高手怪客，任劍青自然不敢絲毫大意，這一劍乃是鶴道人當年眞傳的菁華之一，名喚「長橋飛瀑」！

時間，部位，拿得再巧也不過！

劍光掃處，念神州身子一個疾轉，可是水面上動作自難和陸地相比，他手上的日月輪幾乎來不及舉起，已吃任劍青這一劍，劈中他右面前胸！

念神州慘叫一聲，一隻右臂，帶同着整個右邊肩胸，那一塊三角部位，整個的被任劍青掌中劍給劈落了下來！

「日月手」念神州足下一蹌，「嘩啦！」的一聲，翻倒於江水之內——

驀地人影一閃，齊天恨掠波而前。

他張慌出聲喝阻道：「賢侄，饒他一命——」

已經太晚了！

念神州乍沉又浮的身子，早已爲漲潮的江水吞噬狂捲而逝！

水面二人，同時掠起來，輕飄飄的落在了水中礁石之上！

「追風俠」齊天恨長嘆一聲道：「此人一身武功，世所罕見，實在可惜！」

任劍青冷冷的道：「前輩太也菩薩心腸了，此人不除終留大患！」

齊天恨又嘆息了一聲，搖搖頭道：「可惜……可惜……」於是又向任劍青道：「秦賢侄傷勢如何？」

任劍青道：「秦師兄內功深湛，尙不至有甚麼意外，此時正在車內打坐運功，因前輩關照，故此未敢多動！」

齊天恨左右打量道：「那些金銀我已通知了官船上人，你可曾見他們取回去了麼？」

任劍青點點頭道：「方才前輩與念神州動手之時，弟子曾繞過去看了一眼，大船上百名官兵正在搬運上船，想來已經上船啓程了！」

齊天恨點點頭道：「這樣就好，你我上岸說話！」

說罷率先而行，老少二人武功俱已臻至極上地界，各自展開身法踏波上岸！

齊天恨先上一步，回望任劍青時，他不禁頻頻點頭道：「賢侄武功想不到如此精湛，假以時日，必當超出我之上！可喜，可賀！」

任劍青深深一拜，道：「多謝前輩誇讚，此次如非前輩打救，只怕晚輩二人先已遭了念神州的毒手。」

齊天恨嘆息道：「我與令師少年故舊之交，令師仙逝之後，也不曾上山看看你們，這一點及今想起來，確是慚愧得很，就拿你師妹梁金花來說……就是一件令人難以想像的事！她怎麼會做這種事呢？」

一提起梁金花，任劍青面色黯然，他苦笑着道：「這一次回山之後，我與師兄定要好好以門規來制裁她！決不再聽任她下山胡爲！」

齊天恨冷冷的道：「只可惜我那弟子江芷，却爲她受盡了委屈！」

任劍青一驚，道：「怎麼……原來江芷姑娘是前輩你的高足？」

齊天恨漠漠的道：「以前不是，現在是！」

「啊……」任劍青臉上浮現出一片與奮與激動的表情——

「她現在在那裏？」

追風俠微微一笑，提起了他這個弟子，心情似乎也爲之開朗多了。

他笑笑道：「沒有來！這孩子天質穎悟，必有大成！」

任劍青方欲答話，却見烟波間，槳聲欸乃，一葉小舟漸漸行近！

此時天已近曉，依稀可以看見小舟之上佇立着一位青衣少年，那少年遠遠的高聲喚道：「喂！那邊可有一位是任劍青，任大俠麼？」

三人俱不禁怔了一下，尤其是任劍青簡直是難以想像，甚麼人會在此時此刻找到了這裏？

他上前一步，朗聲道：「在下就是，尊駕是那一位？」

青衣少年由舟上躍身上岸，輕功並不怎麼樣，兩隻脚踐踏着岸邊的淺水，把整個褲管全部弄濕，樣子顯得很是狼狽——

他前行了幾步，站定脚步，向着任劍青拜了一下，才由身上取出一封柬篇，雙手奉上，道：「我家公子着我與任大俠送帖子來了！」

任劍青怔了一下，道：「帖子？」伸手接過來——

素帖封面上寫着：面陳　任大俠劍青親啓，下欵具名爲「鐵少庭拜頓」

這幾個字一入眸子，任劍青頓時心裏一動。

他匆匆拆開了封套，取出內札，幾行草字，寫得筆走如龍，爲——

「前此一別轉瞬一載，青城山前恥不忘，敬祈于本月十五夜涖臨本縣城北蘆花溪畔，恭候　大駕，面請敬益　謹此　祝

好

鐵少庭百拜

×年，月，日」

任劍青閱完之後，冷冷一笑道：「很好，我知道了，你家公子呢？」

青衣少年回身遙指道：「在對岸船上，鐵公子說任大俠此刻事忙，又有朋友在不便打擾！」

任劍青點頭道：「很好，他想得很週到，這裏紙墨不便，請回覆你家公子，就說本月十五日初夜時分，我一定到城北蘆花河，請他放心就是！」

青衣少年一笑，道：「鐵公子要在下提醒任大俠，不要忘記攜帶寶劍！」

任劍青「哼！」了一聲，道：「我不會忘！你請吧！」

青衣少年抱了一下拳，轉向一旁的齊天恨也抱了一下拳，遂即轉身，向着河邊近淺水間的小舟上落去。

小舟在晨曦薄霧裏掉頭而去！

晨暉裏，隱隱可見有一艘高桅桿的大船，停泊在對江沿岸，想必就是鐵少庭的座舟了。

任劍青表情十分沉重，只是頻頻冷笑着不發一語。

追風俠齊天恨冷眼旁觀，早已一目了然，關於這件事，他早已由江芷那裏知悉得甚爲清楚，他也沒有深問。

倒是任劍青自從閱知來信之後，心胸顯得很激動。

英俊的面頰上，不時帶出頻頻冷笑。

他漠漠向着齊天恨道：「如果前輩別無關照，後輩想先行告辭一步！」

齊天恨道：「賢侄請便！」

任劍青一拜轉身，走了幾步，又回過身來，緩緩說道：「請前輩代候江姑娘安好！」

齊天恨一笑道：「我會叫他去看你的，去吧！」

任劍青怔了一下，遂即轉身去了。

此刻天光透曙，當空是銀灰色，映襯着漢江之水像一疋綢子般的柔潔，迤邐前流，一瀉千里，水霧被江風漸次吹散，遠處點點帆影，倒有點像似洞庭的隔岸漁火，此一刻的平靜柔美，與昨夜的怒仇凶殺，那種碧血黃河的淒壯場面，自是不可同日而語。

「追風俠」齊天恨凝望江水，一時不勝感慨之至，他腦子裏憧憬着那種晏鼓息兵的無敵之趣，頗爲神往。

× ×

蘆花溪水雖不比浩蕩的漢江那般雄偉，却也另有情調，尤其是今夜——十五之夜。

「每逢十五月必圓」，當空那輪冰盤般的皓月，高高的斜掛着，蘆花溪就像是一條緞帶子，那些雪白的蘆花，在夜風裏搖動着，變幻出一片類似雲海般的詭異譎麗。

岸邊有座簡陋的亭子，亭子是深藏在一望無邊的蘆花深處，此時正有幾隻黑色的燕子，低飛着剪空而過！

亭子裏的人——鐵少庭——看上去却是比以前顯得老成多了。

他穿着一襲黑色的衣服，腰上緊緊的紮着一根同色的絲縧，足下是一雙黑色的高頦靴子，却用一方黑色的綢帕，緊緊紮着頭上長髮，從神態上看來，他是在等候着甚麼似的！

溪水邊上繫着他來時所乘坐的一艘小舟，他確是獨個兒來的！

自從年前在青城山上敗於任劍青之後，他引爲奇恥大辱，大丈夫生不足以保妻子，這是何等的悲哀，是以歸返之後，發誓練成了絕技！

這些時日之內，他把全部的精力，只貫注在一種武技之上，那就是「劍招」！

他知道以自己的武功和對方任劍青比起來，相差得太遠，如果企圖越過對方，並非短日內可能達到，惟有劍招，可望于速成，是以他幾個月來，僻居荒野，日夕苦練着的只有一套劍法，這套劍法早年得悉于仙霞嶺石洞壁上，是一套莫名的古劍法之一，直到今日，鐵少庭把它學會了，練熟了之後，才覺察到它的威力無四，足可獨步武林，別樹一格！

今夜，他就要用這套莫名的古劍招戰勝任劍青，而取下任某人的項上人頭！

他的確是滿懷着自信，並且他相信任劍青必將會準時而至，是以他却先來了半個時辰。

高手對招，天時，地利，人和，每在攷慮之列！

鐵少庭以早到的時間，在這附近踏了一週，這裏一木一石他都觀查過了，他選

擇了溪畔的茅亭，作爲和任劍青交手的地方！這裏正面的一片蘆原，正是施展他劍法高奧的所在，他那一套狀似狂風暴雨的古劍招，惟有在這種地方，才能淋漓盡致的發洩無遺。

時間漸漸的過去了！

鐵少庭在靜坐了半個更次之後，却顯得有些沉不住氣了，他抽出了背後的劍。

劍身映襯着月光，反射出一片刺目的寒光！

一陣風過，蘆花搖起了一天的白，折斷的蘆花穗子，就像是拖着長尾巴的流星，迤邐的劃空而過！

鐵少庭在劍身上呵了一口氣，用一條綢帕子，細細的在劍身上拭着——

驀地他劍身一繞，由左面臂後劈出一劍，空中「咕！」的一聲悲啾，地面上墜落下一隻燕子，已然身首異處，落下的燕屍，兀自密密的連接着，其間距離僅僅只有一條綫般的細微——

這一招「左攬雲雀」，是他古劍中的奧秘之一！

鐵少庭哂然一笑，目視着地上的燕屍，道：「燕子，燕子！爾何無辜，奈何我胸膺仇讎，錯把爾當作了青城山上的任劍青！」

他的話聲一歇，屈膝，穿臂，劍出如虹——

「唰！唰！唰！」一連又是三劍，三團蘆花，高高飛空而起，三朵花一朵接着一朵，就空一轉，繞成了一圈。

鐵少庭直跨一步，劍吐如電。

「嗅——」一聲，劍芒過處，空中的三花，已幻爲一天碎屑紛紛隨風而散——

他的劍在一吐之後，倒折而回，錚鏘一聲，插入鞘內，足下打了個旋風，已回坐於茅亭之內。

× ×

看到這裏，任劍青臉上由衷的帶出了一片笑容——

他已經來了很久了，一直就坐在溪邊的這塊石頭上，他一直在靜靜的觀察注意着鐵少庭，智慧告訴他，使他不敢忽視鐵少庭這個人。

俗謂「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如果鐵少庭還如同昔日一樣的無能，他又何必前來送死？

任劍青有見於此，是以在一邊靜靜的觀察着他，他故意久久不出，使得對方心情愁悶，無知出劍，而洩出了劍招上的制勝機密！

該是何等遺憾而值得惋惜的一件事！

任劍青緩緩的站起身來，他分拂着眼前的蘆花，向着茅亭一步步走來。

鐵少庭已經看見了他，由亭內站起來，步下！

兩個人面對面的相視在蘆花原上——

鐵少庭鼻子裏哼了一聲，道：「你來晚了！」

任劍青一笑道：「求死又何需太急？！死也安逸！」

鐵少庭眉頭一軒，道：「青城山多承留情，鐵某不敢忘恥，今夜特爲請教朋友你的劍上高招！」

任劍青冷冷一笑，道：「任某不才，要請教鐵兄乎如何一個比法？」

鐵少庭狂笑了一聲，「嗅！」一聲抽劍而出，倒豎鼻樑，大聲道：「任朋友你這話可就太好笑了，你我深仇似海，兵刃之下豈有戲玩之理？今夜之會，當是生死之會，任朋友，你請亮劍吧！」

任劍青漠漠的道：「當日之事，在下也曾向鐵兄你解說過，理當爲鐵兄所諒解，大丈夫心胸開闊，當效日月之明，鐵兄你如此量狹，令人齒冷！」

鐵少庭嘿嘿連聲冷笑不已——

「大丈夫恩怨分明，才是正理！」他怒聲道：「閣下多言無用，請拔劍！」

任劍青右手後背着向外一展，長劍出鞘！

鐵少庭道：「我們是死約會，不死不散，請！」

這下一盤，抱劍守一，目光烱烱的視向對方！

任劍青抱劍冷笑道：「既然如此，恭敬不如從命，請！」

鐵少庭足踏中鋒，平劍刺來。

任劍青亦平劍而迎，雙劍劍鋒，互相一擊，發出「叮！」的一聲輕响，緊接着，鐵少庭鷹翻兔滾的已閃到了任劍青背後，掌中劍洒出了一天劍影，連人帶劍，直向着任劍青背後撲了過去！

這一招果然厲害之極，人劍未至，先有一片冷森森的劍氣撲項而來，在漫天的一片欄柵劍影裏只有一個是實在的，但是你却不易分辨出來！

任劍青陡地轉身，面對着對方這等凌厲的攻勢，心頭不禁怔了一下。

就在這一剎那間，對方的一片劍影已經摟頭蓋面而來，任劍青不敢確定這一片劍影中的眞僞，但是他却由劍身上逼運出一片劍罡，維護着正面全身，長劍面前一抖，「噹！」一聲，似乎和對方的寶劍撞擊了一下，隨着對方滑落的劍勢，只聽得「嘶！」的一聲，却把任劍青左面衣襟，劃開了一道口子。

任劍青臉上一紅，對於一個武林高手來說，這是一種奇耻大辱！

他身子向右面旋開，冷笑一聲道：「好劍法！」

三字一出口，騰身而起，却向對方頭上掠過，鐵少庭伏身而避——

就在這一剎間，任劍青的劍如倒捲銀龍般的向後揮出來，劍尖上的鋒芒，陡地吐出了尺許，鐵少庭大驚下一個疾滾，儘管如此，頭上的一塊包頭，却吃長劍掃過，連着一束長髮，一併的斬落下來，散髮如絲，連同着那方黑色的綢巾，在夜空裏翩翩隨風！

鐵少庭怒吼一聲，挺劍而進，任劍青怪蟒翻身，回劍以迎。

雙方以着極快，幾乎不易捉摸的身法，陡地接觸，只聽得一連串的劍鋒交擊之聲，在極爲短暫的時間裏，彼此的劍鋒已迎接了十二次，攻擊了十二式劍招。

鐵少庭怒吼一聲，掌中劍「漫天飛雪」，一招逼出，使得當前的任劍青不得不後退一步——

然而鐵少庭並不追上去，却疾快的轉身而退！

任劍青心中一動，暗忖着對方的殺手

將要到了，他有意輕叱一聲，虛張聲勢的向前跨進一步，掌中劍作勢向着鐵少庭背上扎來——事實上他早已做好了萬全的退身之勢！

果然鐵少庭認出天賜良機到了，他足下前跨半步，劍鋒在一個疾轉的勢子裏，由左臂之下猝然翻出。

劍出如虹，如銀河倒捲——

好漂亮，好厲害的一招。

這正是他最得意，倚爲制勝對方，凌厲，狠猛的一招——也就是他方才劍試飛燕的一招！

銀光乍瀉的一剎那間，任劍青早已洞悉先機，他身子猛地一個倒仰，足尖用力一點，沿着鐵少庭劍上所劃出的弧形劍圈，他身子如同一隻撲襲在刀圈之上的獅子，不退反進！

雙方的劍勢都是那麼的快，令人目不暇給！

鐵少庭的這一招落空了，僅僅擦着對方的衣邊滑了過去，而任劍青的劍勢，反倒銀河經天般的直劈而下。

此時此刻，鐵少庭再要想逃開這一招之下，可就是千難萬難了！

鐵少庭一剎那間面色蒼白，他做夢也沒有料想到，自已十拿九穩，處心積慮的一招，竟然會落了空，一招失手的結果，往往要賠上性命，在任劍青凌厲的劍招之下，他只有等待着死亡的降臨，別無善策了。

暗影中，一個女子的口音，道：「不好——」

陡地人影一閃，「嗆啷！」一聲大响，任劍青落下的劍鋒被對方掌中一口旋光刺目的長劍架封住——

鐵少庭絕處逢生，抬頭驚看——

任劍青亦是一樣的吃驚——

四隻眼睛交視處，面前佇立着的是一個白衣長身的絕世佳人——「玉流星」江芷！

她的出現實在是再恰當不過，在危機一瞬間，解救了鐵少庭一條性命。

只見她面若秋霜，目含痛淚，似怨又憐的打量着兩個人，不勝委屈的道：「你們這是幹甚麼？……有甚麼深仇大恨，非得拚個你死我活的？」

任劍青喟然一嘆，退身不語。

鐵少庭目光灼灼的逼視向江芷，又轉着向任劍青，忽地一聲狂笑，說道：「罷！罷！」

掌中劍一橫，就要向頦頸間繞去！

「且慢！」一隻手猝出如電，抓住了他的腕子，不是江芷，而是任劍青。

鐵少庭頹喪的道：「任兄這又如何？莫非還要鐵某人忍辱偸生不成？」

任劍青冷冷一笑，道：「你原本可以取勝于我的，只怪你沉不住氣，劍斬飛燕而洩了先機！」

鐵少庭驀地一呆，臉上遂即現出了頻頻苦笑！

任劍青冷笑着道：「江姑娘玉潔冰清，俠女風範，你不該視她爲下賤女子，只此一端，你就該死，你二人原有婚姻之約，姓鐵的，你說該怎麼辦吧！」

鐵少庭長嘆一聲，正要出聲，却見面前的江芷娥眉一挑道：「任二哥，這件事不要再提了！」

二人俱是一怔，江芷微微苦笑，帶着三分木訥的道：「我心如灰……我志如風……此來只爲化解二兄一段仇恨，即將隨師遠去……」

說到這裏，痴迷的目光在二人身上一轉，輕嘆一聲，遂即姍姍自去。

任劍青和鐵少庭俱都禁不住激動了一下，可是誰也沒有出聲呼止，就這麼聽任江芷消逝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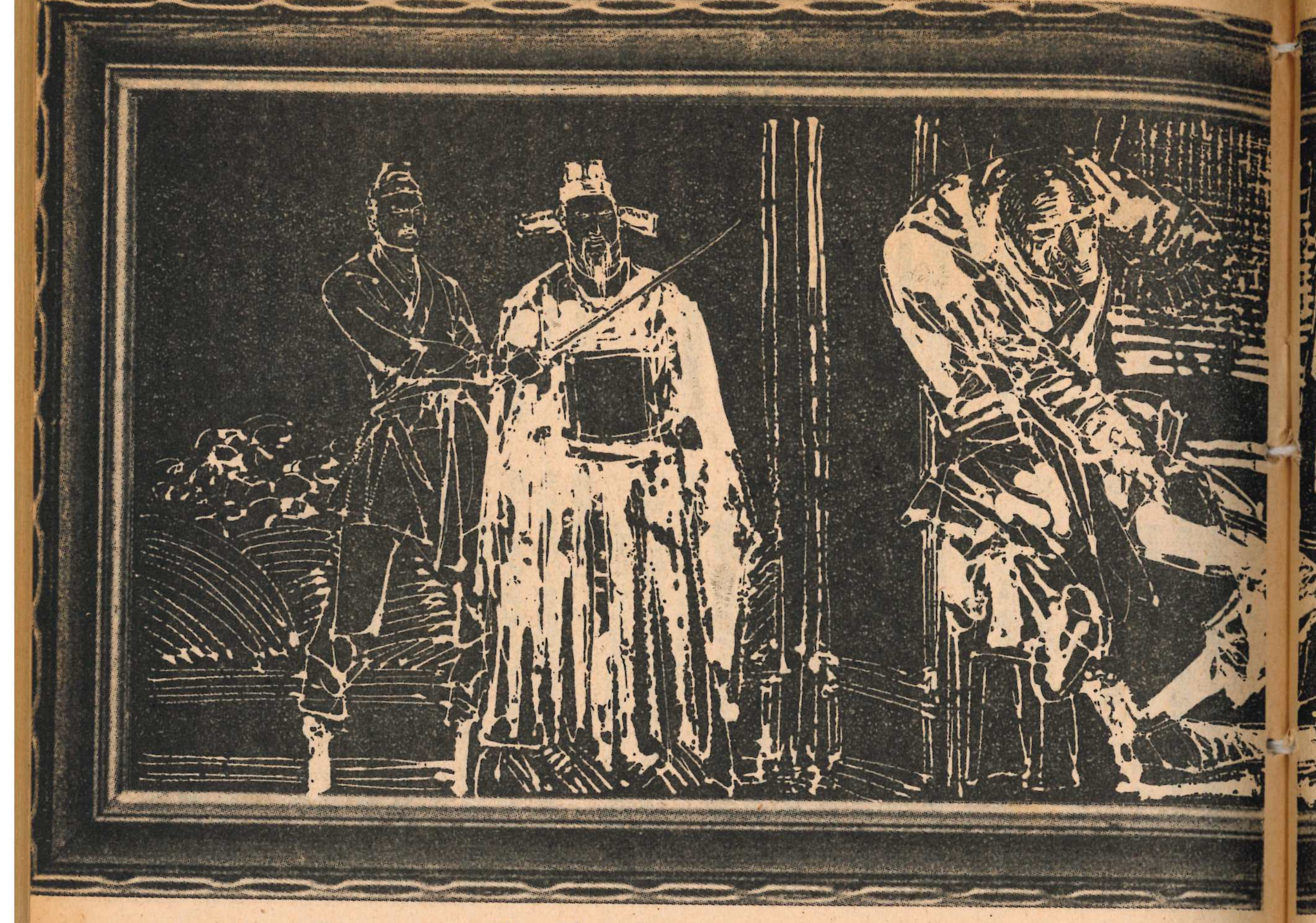
夜風蕭蕭，溪水潺潺——

當空皓月，眼底蘆花，勾劃出一片淒涼的慘景，人生自無不散的筵席——

明月再昇高了一些，映照着深入地面的一雙長劍。

劍光如銀，如雪……然而，曾幾何時，它們的主人却已經消失了！

（續完）



天壤王郎傳奇故事

羽林箭

高皐・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蘭陵郡主與女婢小桃兒遇上了僞冒的蘭陵郡主，相持不下，裴世澤左右爲難，王府總管應騰蛟有意弑主，向眞蘭陵郡主撲去，適王岩到來喝止，揭破僞冒者爲卞紅娘，卞紅娘也揭穿妙頤身份，並予刺殺，王岩與卞紅娘展開激鬥，應騰蛟乘機欲殺蘭陵郡主，小桃兒護主心切，與應偕亡，其時，蘭陵郡主師姊楚楓師太來到，勸蘭陵郡主回京，蘭陵郡主不聽，反向卞紅娘撲去，楚楓師太恐她有失，發珠把卞紅娘擊傷，蘭陵郡主一劍向她刺下，卞紅娘已死，王岩欲離去，蘭陵郡主阻止——

雄關達素願　驚雷碎芳心　（大結局）

蘭陵郡主道：「指敎不敢當，不過小桃兒不能白死……」

王岩道：「小桃兒的不幸，我同樣萬分不安，可是應騰蛟已經死在她的劍下，咱們縱然想報仇，連報仇的對象也找不到了。」

蘭陵郡主道：「你到蠻會推責任的，爲什麼不說小桃兒是你害死的？」

王岩道：「此話怎講？」

蘭陵郡主怒叱道：「難道你不知道咱們主婢爲什麼流落江湖？難道你當眞是一個忘情背義毫無心肝之人？」

這位個性偏激，睥睨當世的郡主，竟然淚洒羅衫，神情激動已極，王岩雖是長於機辯，也有着手足無措之感。

楚楓師太道：「王施主！貧尼有幾句不當之言……」

王岩道：「不要緊，師太請說。」

楚楓師太道：「宜城侯蒙受不白之寃，施主始終站在正義的一面……」

王岩道：「這沒有什麼，在下不過生性好奇而已，而且宜城侯沉寃昭雪，師太還提它作甚！」

楚楓師太道：「宜城侯雖是沉寃已雪，但餘波未已，仍有撼山川，危社稷之勢，施主仗義江湖，希望不要爲德不卒！」

王岩道：「師太是說屠龍教了，該敎雖然爲惡武林，但不致如此嚴重。」

楚楓師太道：「就貧尼所知，陝晉局勢不穩，朝庭可能被迫用兵。」

王岩道：「晉陝一隅之地，怎能拒抗朝庭，縱然當眞不穩，也不足對大明皇朝構成威脅。」

楚楓師太俛首輕輕一嘆，說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貧尼不敢同意施主的想法。」

王岩道：「師太悲天憫人，果然是菩薩心腸。」

楚楓師太道：「施主仗劍江湖，不同樣在倣除奸鋤惡之事？」

王岩道：「不敢當師太謬讚，在下只是盡一個江湖人的本份罷了。」

楚楓師太道：「將相本無種，施主何必自甘菲薄！」

王岩哈哈一笑道：「說遠了，師太，如若別無他事，在下想就此告辭。」

楚楓師太喧聲佛號道：「施主淡薄名利，貧尼不敢强求，但晉陝之事不僅關繫朝庭安危，主其事者可能就是江湖中人，爲千萬生靈計，施主怎能袖手不管！」

王岩道：「師太過於看重我王某了，此等軍國大計，豈是一個江湖草莽，所能够過問的！」

楚楓師太面色一正道：「施主可以成功不居，但不能放棄拯救千萬生靈的職責，否則施主行道江湖，就失去濟世救人的意義了。」

王岩一怔道：「師太當眞認爲王某如此重要麼？」

楚楓師太道：「是的，蕩寇平魔之責非施主莫屬。」

王岩長長一吁道：「師太旣如此看重，王某又何惜這區區一身。」

蘭陵郡主面現欣喜之色，說道：「師姊！我餓了，咱們找個地方，進點飲食，再慢慢的聊吧。」

×　×　×

在一個天色陰沉的未初時分，他們趕到了晉北重鎭「大同」縣城。

同行的只有王岩主僕，蘭陵郡主，及楚楓師太。

至於裴世澤，三絕刀温氏兄弟，鑼鼓雙童等早已悄然遠遁了。

他們在縣城進餐之際，證實了楚楓師太聽來的訊息。

此地遠在雁門關外，屬於邊塞地區，人們感覺遲頓，遠不如異族犯境來得關切。

對政局，人們感覺遲頓，遠不如異族犯境來得關切。

甚至連城防官兵也刁斗不驚，動盪的政局，好像與他們絲毫無關似的。

但任何一件變端，總瞞不過江湖人物．此時有幾名行商打扮的大漢在繪聲繪影的談論着。

「咳，老張，幹嗎愁眉苦臉的，想開點嘛。」

「唉，俗語說人不辭路，虎不辭山，這條路咱們眼看行不通了，怎能不鱉他娘的一肚子窩囊氣。」

「我想不會那麼糟，一年半載之後，咱們也許能捲土重來。」

「哼，別做你的清秋大夢了，朝庭縱有千軍萬馬，也闖不過太行山來！」

「這可難說，你知道朝庭帶兵的頭兒是誰？」

「不是萬侯爺麼？」

「自然是他了，這位侯爺可是咱們大明朝的擎天一柱，大風大浪他經的太多，袁都使這回八成栽一個大跟頭。」

「不錯，聽說大軍已到了娘子關。」

「那只是右路，中路在攻涉縣，左路只怕快到晉城了。」

「這麼說咱們還不致絕了這條路？」

「所以我叫你不必發愁，最多一年半載，咱們還不是照走不誤。」

「哼，兩位不要太高興了，事實並不如你們想的那麼簡單！」

第三者插上了嘴，適才對話的兩人同時一聲驚啊。

「老兄是說……」

「很簡單，袁都使夠野，但他不是傻瓜。」

「那是說袁都使另有絕招了？」

「這還用說！」

「老兄能够露一點兒麼？」

「這個麼……兩位應該想得到的。」

第三者賣關子，原先對話的也沒有再問，楚楓師太却無限感慨的一嘆道：「聽到了麼？王施主。」

楚楓師太是以傳音詢問，王岩也傳音回答道：「聽到了，除了袁都指揮使當眞另有絕招，在下想不出他憑什麼拒抗三路大軍的攻擊。」

楚楓師太道：「問題就出在那絕招二字上，假設袁都使以武林高手對付朝庭的各級將帥，如若三軍無主，那將是怎樣一個後果？」

王岩一怔道：「這果然是一項嚴重的問題，不過，萬姑娘會經組織黑衣帮，我想她會作預防安排的。」

楚楓師太道：「屠龍教主高深莫測，該教還網羅了不少絕世魔頭，如若晉陝變亂是屠龍教從中作祟，那就不是萬姑娘所能應付的了。」

王岩道：「師太胸羅玄機，郡主更具有叱咤風雲，指揮若定的堅強毅力，兩位如能助萬侯爺一臂之力，我想晉陝變亂是不難平定的。」

蘭陵郡主哼了一聲道：「咱們師姊妹爲什麼要帮助萬家丫頭？」

王岩道：「郡主與朝庭休戚與共，帮助萬侯爺似乎義不容辭。」

蘭陵郡主道：「你呢？率土之賓，莫非王臣，你難道能够推卸責任？」

王岩冷冷說道：「郡主忘記在下是一個江湖浪子了，堂堂王師，焉有在下容身之地？」

蘭陵郡主道：「你不必爲這個担心，問題是你願不願接受咱們的安排。」

王岩道：「這個麼，只要不改變王某江湖浪子的身份，任何安排，在下願意接受。」

蘭陵郡主撇撇嘴道：「江湖浪子能够光宗耀祖麼？爲什麼值得你這般留戀？」

王岩微微一笑道：「人各有志，希望郡主多多諒解。」

蘭陵郡主說道：「好吧，咱們一言爲定。」

× ×

娘子關北依長城，天塹難渡，南面沿着太行山脈，設有九龍關，馬嶺關，峻極關，黃榆關等險地。

除了娘子關修有官道外，其他各關均是羊腸鳥道，車騎難通，朝庭平亂的大軍．自然要集中於娘子關的爭奪戰了。

× ×

月掛中天，夜涼如水。

娘子關以東的井陘縣城，正籠罩着一股肅殺的氣氛。

在刁斗森嚴的縣衙東端，是一幢頗具規模的樓房，一條修長人影，正踏着月色向那樓房走去。

「站着！」

兩名手持兵刃的勁裝大漢，在叱喝中奔竄而出，他們攔住修長人影的去路，神色上如臨大敵。

修長人影脚下一停，淡淡道：「請禀告郡主，王岩求見。」

「啊，原來是王大俠，恕咱們兄弟失禮，郡主正在樓上相候，王大俠請。」

樓上，珠簾深垂，鴉雀無聲，只有一片淡淡的燭光，透過那靜悄悄的夜色。

「郡主……」

「是相公麼？快請。」

珠簾輕捲，一名面貌淸秀的侍女迎了出來，她目光一垂，向王岩襝袵一禮：「小婢畢露露參見公子。」

畢露露是萬飄萍的四名女婢之一，她來侍候蘭陵郡主，自然是萬飄萍的差遣。

王岩道：「姑娘不必多禮。」脚下一跨，便已邁過珠簾。

房內暗香襲人，一名長髮拂肩，便裝赤足的女郎，俏生生的立於那燭影搖紅之中。

她是蘭陵郡主，一個爲情所累的高貴女人。

她現在的裝扮，在弛放中帶着幾分誘惑，王岩匆匆一瞥，便感到耳目一新。

他再向她深深的注視一陣，由髮梢瞧到那雙白如羊脂的纖纖玉足。

「你怎麼啦？相公。」

一向驕狂任性的蘭陵郡主，此時也紅雲上頰，顯出一抹嬌羞，她瞧瞧自已的赤足，然後向他投下一瞥白眼。

「我一向太疏忽了，原來妳竟是如此的美麗！」

王岩的衷心讚美，却換來一聲不滿的輕哼。

「我那兒沒有被你瞧過？哼，原來你是一個不太誠實的人！」

是的，在百虫山莊的地窖，他確會瞧

過她赤裸裸的軀體，不過，那是濃烟遍佈的地窖，情調大有區別。

因而他微微一笑道：「這可不一樣，因爲妳的美麗更甚往昔。」

「油嘴，來，坐到這兒。」

這位身份高貴的女郎，在日常生活中是矜持的，但當她熱情奔放時，那虛僞的外衣，就被她撕毀得點滴不存。

王岩畧作踟躕，終於挨着蘭陵郡主的身旁坐下，臉上訕訕的，感到有點不太自然。

蘭陵郡主嫣然一笑道：「相公。」

「嗯……」

「咱們生疏了。」

「這個……」

「一個男子漢，大丈夫，應該替女人着想一下的，你說是麼？」

「這……是的。」

「你替我想過沒有？」

「想過，但，咱們身份懸殊。」

「什麼？事到如今，你還是這等想法麼？」

「原諒我，郡主，妳無法改變妳那天潢貴胄，我無法擺脫我的江湖浪子，目前是這樣，將來也難以改變。」

「我知道你不願爲名利所拘，但，你就不能爲我着想，遷就一點麼？」

「我願意遷就，可是我一個男人。」

「我知道，所以我不惜背叛父母，放棄尊榮豪華的享受，相公，咱們夫唱婦隨，你何必還計較什麼身份？」

「唉，妳的犧牲太大了，實在令人難以心安。」

「不要這麼說，相公，只要你待我好一點，這一切都是值得的。」

「咳，朱玫……」

「相公……」

「咱們明天……」

「相公，咱們把握現在……」

於是，她輕輕的偎了過來。

這位敢愛敢恨的郡主，原是具有一股潑辣的作風，現在她溫婉柔順，是一個逗人憐愛的眞正女人。

時光在慢慢溜走，夜，深沉了。

但，他們郞情妾意，依然在痴纏着。

當眞是夜來風雨盈窗，不知落花幾許了。

最後，她放鬆了四肢，輕聲一吁道：

「相公……」

「什麼事？」

「我有一個提議……」

「哦……」

「咱們找一個不爲人知的山水之鄉隱居下來。」

她閉着雙眼，嘴角間含着憧憬的笑意，續道：「咱們生幾個孩子，有男的，也有女的，男的像你，女的像我，你教他們習武，我教他們習文，耕讀傳家，不問世事……」

「妳的提議很好，我完全同意。」

「當眞麼？相公。」

「自然是眞的了，不過……」

「怎麼，相公，還有什麼顧慮？」

「咱們不能有始無終，妳的提議，須待此間事了才能實行。」

「咳，相公，世間不平之事太多，個人的生命有限，得放手時須放手啊。」

「我知道，朱玫，但人無信不立，我已經答允了令師姊楚楓師太，也在萬侯爺之前立過承諾。」

「這個……咳，好吧，只此一次，下不爲例，不過，我還要提醒你，今後你不能再對別人許下承諾，最少也應該在承諾之前徵得我的同意，因爲你已經是有妻室的人了。」

「好的，我記下了。」

「那麼咱們明天何時啓程？」

「咱們？不，朱玫，妳不能去。」

「爲什麼？」

「第一，任務太危險，咱們這支特遣隊，生存的希望最多只能估到一成，第二，萬侯爺雖是尊重於妳，但他軍令如山，未經指派之人，誰也不能擅自行動。」

「不，我一定要去，因爲我也有兩項不得不去的理由。」

「哦，說說看。」

「第一，你是我的丈夫，夫妻同命，失去了你我不能獨生，此行逾危險我更須跟你同行，第二，你目前官拜副將，自然要聽令於宜城侯，我可以不受軍令的拘束，他無法辦我擅自行動之罪。」

「咳，朱玫，你聽我說……」

「不必說了，相公，我武功雖不如你，還有自保之力。」

「朱玫！妳又不聽話了，你忘了咱們的禮教，須知服從丈夫，是做妻子的責任，何況王氏門中的一條根，還指望妳來延續呢！」

「此話怎講？」

「這個……咳，咱們一夕纏綿，也許，也許……」

蘭陵郡主沉默半晌，才幽幽一嘆道：「但願我能……可是，如若你當眞遭到不幸，生命對我已失去意義了。」

王岩摟過她的嬌軀，輕輕撫摸着道：「不必担心，朱玫，我會回來的。」

一夕溫存，山盟海誓，當天色黎明之際，蘭陵郡主無限依戀的道：「相公！你的行期能不能稍作延緩？」

王岩道：「不能，朱玫，咱們來日方長啊。」

蘭陵郡主道：「你忘了咱們是燕爾新婚了，相公，我去求求宜城侯……」

王岩道：「不，朱玫，軍情如此緊急，咱們怎能以私廢公？何況探道者已經出發，我身爲主持怎能躭誤戎機。」

蘭陵郡主道：「宜城侯統兵百萬，帳下能征慣戰之士多如過江之鯽，他怎能將危險任務交給一個新進之人？」

王岩道：「咱們偷越太行山，潛進太原府，不是一般軍人所能勝任的。」

蘭陵郡主道：「除了你還有誰？」

王岩道：「四海神判郭家齊，飛蝗秦無畏，單掌開碑楚河，黑虎單闖，鐵筆追魂蒙眞，還有楚楓師太，以及八駿中的張環，尤昌，蘇大海等人。」

蘭陵郡主道：「果然是一個驚人的陣容，你去吧，相公，賤妾預祝你完成任務，平安歸來。」

王岩道：「多謝……」

× ×

夜色還在山區殘留着，娘子關前已响

起驚心動魄的戰鼓之聲。

在娘子關以南，一片險峻無比的絕嶺之上，正有十條人影，像幽靈般的悄悄飛越。

忽然，一聲長笑，十餘名身着勁裝的彪形大漢，已現身攔住他們的去路。

「嘿嘿……鄧艾渡陰平，是仗着諸葛已死，有老夫在，焉能讓你們如願！」

此人身材魁梧，長髯拂胸，正是名滿天下的武林怪傑金鈎李，他身後一排十五名大漢，全是屠龍教中的一流高手。

偷渡絕嶺的十人，自然是王岩等一行了。

雖是敵衆我寡，他們仍不惜一戰，問題是如何不使一人漏網，以免行動外洩。

因此，王岩眉峯微皺，接着雙拳一抱道：「原來是李前輩，王岩這廂有禮。」

金鈎李哼了一聲道：「少俠是貴人了，居然還認得老夫，眞是難得！」

王岩道：「前輩這般說法是瞧不起王岩了。」

金鈎李一怔道：「你小子少跟老夫耍花樣，什麼瞧得起瞧不起的？」

王岩道：「晚輩說的是實話。」

金鈎李道：「拖延時間對你並沒有什麼便宜，咱們既然遇上了，總得露個三招兩式的。」

王岩道：「一言出口，鬼神共鑒，咱們既訂忘年之交，前輩何必迫人太甚！」

金鈎李哈哈一陣大笑道：「不要往臉上貼金，小子，當日老夫瞧你順眼，誰知你却使老夫大失所望！」

王岩面色一整道：「王某暫居軍職，不過爲拯救千萬生靈罷了，前輩英名滿宇內，奈何晚節不堅……」

「住口！」

金鈎李惱羞成怒，口中一聲叱喝，像鋼鈎似的五指，猛向王岩肩頭抓到。

王岩點足彈身，退讓三尺，同時冷冷道：「聽我說，前輩，逐名江湖，原是無可厚非的，但參加叛亂集團，就難免使祖宗蒙羞了！何況以一隅抗全局，焉有成功之理！」

金鈎李神色一呆道：「好一張利嘴，老夫先宰了你小子再說。」

身形一晃，掌出如風，一記開碑裂石的掌力，猝襲王岩的前胸。

王岩微微一笑，右臂急吐，硬碰硬迎擊金鈎李的迎胸一掌，左脚斜踏，一記震山拳，擂向金鈎李的脅下。

這兩人一交上手，立卽生死相搏，打得兇猛無比，出招之快，更使人眼花繚亂，最後連雙方的身影也分辨不出。

一晃百招，忽然響起一聲悶哼，金鈎李似乎遭到了意外的挫折，竟一連倒退數步。

一個久已成名的武林前輩，會栽在年青晚輩之手？

固然長江後浪推前浪，誰又能忍受失意的悲哀？

因此，一聲悽厲的長嘯，金鈎李走了，太行山頭，還飄蕩着他悽厲而沒落的嬝嬝餘音。

王岩身形一轉，衝着那般張皇失措的屠龍門下道：「王某不爲已甚，給各位兩條選擇的道路。」

屠龍教徒之中，有兩名黃帶護法，他們互相瞧看一眼，其中一人道：「那兩條道路？」

王岩道：「一條是降，另一條麼，我想各位是明白人，在下就不必嘵舌了。」

黃帶護法哼了一聲道：「屠龍門下，絕不容許叛教之人，各位上。」

單刀一挺，領先急撲，兩名黃帶護法，一起向王岩緊要之處招呼。

序幕一經展開，雙方全部投入戰火，這片人跡罕到的絕嶺，掀起了一場驚心動魄的屠殺。

王岩獨鬥兩名黃帶護法，依然游刃有餘，兩柄手叉子如同兩條遊龍，將敵人的身形裹得風雨不透。

其次，就算四海神判郭家齊了，此老雙筆飛舞，威風八面，十招不到，便已連傷三人。

雖然敵衆我寡，王岩等已佔到絕對優勢，片刻之間，對方已傷亡大半。

與王岩拚鬥的兩名黃帶護法，心知今日之戰決難倖免，其中一人當王岩右手點出之際，他竟然身形一挺，向手叉子迎了上來，同時兩臂一張，抱向王岩的兩臂。

王岩的手叉子固然已插進對方的胸膛，但如果被對方攔腰一抱，他功力雖高，未必能夠逃過對方的毒手。

這一意外的變化，快如電光石火，王岩來不及作任何思考，對方的一雙鐵臂，距離他的兩脅已不過分寸之間。

在千鈞一髮之際，他雙臂疾沉，左脚突飛，克察兩聲脆响，那黃帶護法的兩條臂膀一齊被他震斷，左脚同時踹中對方的丹田，帶着血雨的屍體，像斷綫風箏般飛了出去。

另一黃帶護法已趁機逃出十丈之外，他像驚惶的脫兔，意欲逃進一片叢林。

王岩一聲長嘯，騰身一躍，勢若掣電，同時右臂一揚，手叉子帶着一溜寒光，奔向那名逃亡者的後胸。

一聲悽厲的慘嚎，逃亡者栽倒下去，手叉子齊柄而入，不偏不倚的插進他的心臟。

王岩拔出手叉子，在死者身上抹乾血漬，再扭頭一瞥鬥場，嘴角邊牽起一抹笑意。

「辛苦你了，郭大俠，沒有漏網之魚吧？」

四海神判郭家齊哈哈一笑道：「少俠獨當鉅任，咱們有什麼辛苦可言，還算好，兔崽子都被咱們擺平了，下一步棋怎樣走，少俠請吩咐。」

王岩道：「吩咐不敢當，依在下之意，咱們還是儘快直擣賊巢吧。」

× ×

黑幕籠罩大地，夜色早已深沉了。

但一陣陣金戈鐵馬之聲，仍不時自太原城中傳出。

都指揮使府，是晉陝軍政權力的中心，也是此次變亂發號司令的所在，此時依然燈火輝煌，甲士密佈，氣氛顯得嚴肅無比。

忽然，一名滿身風塵的校尉，在都府前滾鞍落馬，他向門上畧交談數語，便由一名侍衞領着直奔花廳。

花廳之上坐着一名年約五旬，面貌威

猛的老者，正是大權獨攬，君臨晉陝的都指揮使袁長庚。

他身旁是一名頭戴紫銅面盔，身材頗爲修長的神秘人物，自然，他必是攪得風雲四起的屠龍教主了。

花廳兩旁，除了八名帶劍武士，還有一老一少兩名特殊人物。

老者蓬髮四飛，鶉衣百結，雙頰十分削瘦，目光却冷冽森嚴。

人們一眼瞧去，就能斷定他是一個花子，但這位花子却是名震江湖的蛇丐，不管何等身份的武林中人，任誰都得對他憚忌三分。

年少的是一個女人，生得魚眼獅鼻，配着一張血盆大口，稀稀的黃髮生在頭頂，令人一目之下，就覺得面目可憎。

別看她長像不濟，在袁都使之前，她居然與蛇丐分庭抗禮，在花廳一側有她一席之地。

除了屠龍教主戴着面盔，這般人的神色都顯得頗爲穆肅，他們似乎在談論什麼機密之事，還未獲得結論似的。

一陣急促的步履，使他們的談論停頓下來，袁長庚目光方自一轉，廳外已响起稟報之聲。

「稟大人！前方有軍情報告。」

袁長庚道：「進來。」

那滿身風塵的校尉應聲入廳，向袁長庚躬身一禮道：「卑職熊霸，奉藍撫台之命稟報軍情。」

袁長庚道：「說。」

熊霸道：「娘子關於七日前棄守，朱總兵及屬下將校全部殉職！」

袁長庚面色一變，呼的一聲站了起來道：「有這等事？藍撫台現在何處？」

熊霸道：「藍撫台現守平定縣城，但以娘子關一敗，已然兵無鬥志，撫台請大人速撥精兵馳援，藉以穩定軍心。」

他說罷，並呈上一封軍情急報，袁長庚匆匆瞧了一遍，然後遞給屠龍教主道：「萬邦果然不凡，娘子關既已棄守，太原將無險可據了！」

屠龍教主冷冷道：「此人雖然長於用兵，但技擊之術並不怎樣高明，他居然能逃過副教主金鈎李的搏擊，倒有點出於老夫意料之外。」

蛇丐陰陽怪氣的嘿嘿一笑道：「萬邦仗恃的不過是那姓王的小子罷了，老花子倒要瞧瞧他是不是生有三頭六臂。」

屠龍教主道：「此人確實是一個可怕的勁敵，楮兄如能親自出馬，那就再好不過了。」

蛇丐道：「教主放心，旬日內，老花子負責奉上姓王的及萬邦的兩顆人頭。」

蛇丐語音甫落，一名身着副將官服的少年忽然闖進花廳。

袁長庚一怔道：「你是誰？」

那副將道：「我麼，是來報軍情。」

袁長庚勃然大怒道：「大胆狗才，見了本大人竟敢這般無禮！」

副將冷冷道：「閣下不過是一名叛逆而已，對你參拜，豈不侮辱朝廷！」

袁長庚大怒道：「拿下這個狗才，推出去給我砍了。」

侍立花廳兩側的武士，立卽應聲撲出四名。

副將撮口一聲長嘯，身形一轉，雙掌以電光石火的速度，一連拍出四掌。

這四掌幾乎不分先後，同時拍在四名武士的胸膛之上，一陣裂骨之聲，他們的胸骨凹了下去，人也飛到一丈以外去了。

出手殺人的副將身手高得嚇人，四掌剛剛拍出，他又像風一般到蛇丐的身前。

此人是卞紅娘的師父，使喚蛇虫的能耐，天下無人能出其右，副將不怕武功高強之人，對這位擅役蛇虫，而又會使奇毒的花子，却深具戒心，因此，不待蛇丐有所行動，一記搜魂指已凌空點了出去。

蛇丐知道這位副將來得蹊蹺，但估不到他會對自己猝下毒手，他想躲，可惜指風如矢，他未能逃避開去。

奪的一聲，指風擊中他的喉結，他痛得想縱聲大吼，却默默無聲的仆倒下去。

副將於舉手投足之間連殺五人，其中一個還是袁長庚依俾甚重的蛇丐，這不僅使袁長庚目瞪口呆，連屠龍教主也瞧得大爲懍駭。

「你是誰？」

屠龍教主的凌厲目光，由頭盔中射向副將，他拔出一柄光華奪目的長劍，擺出一副攻擊的架式。

副將伸手一抹，摘下了頭上的人皮面具，道：「在下姓王名岩，就是你要除去之人。」

屠龍教主呆了一呆，忽然仰天一陣狂笑道：「聽說天壤王郎不好惹，原來見面不如聞名！」

王岩淡淡道：「是麼？其實這也沒有什麼，王某原本是一個平常之人。」

屠龍教主道：「閣下身手够高，可惜你犯了習武之人的大忌。」

王岩冷冷道：「錯的是你，教主，你不妨回頭瞧瞧。」

屠龍教主回頭一瞧，不由面色大變，原來不知何時都指揮使袁長庚已被人所制，那制他的人，就是四海神判郭家齊。

再回頭，他更是一驚，花廳兩側的心腹死士，全部木雕泥塑一般，落入了別人的掌握，八名面目森冷的強敵，正劍拔弩張的嚴陣以待。

此人不愧是一代巨奸，面臨澈底失敗的命運，他的神色倒顯得無比的平靜。

他向王岩冷峻的瞥了一眼道：「閣下這份豪勇，本教主十分佩服，但閣下的愚蠢，也使人萬分震驚。」

王岩啊了一聲道：「願聞高見？」

屠龍教主道：「你瞧見過被困於狼羣中的獵犬麼？」

王岩道：「不錯，咱們孤軍深入，確有置身狼窟的感覺，不過，你只是一個不狼不狽的惡獸，狼羣雖衆，却不會聽命於你，不信你不妨再瞧瞧！」

不必王岩叫他瞧，他早已瞧得十分明白，頭盔中的凌厲目光，也顯出一片畏怯之意，原來四海神判郭家齊已將那位威鎮晉陝的都指揮使帶出廳外，並以朝廷特使的身份，控制了整個都府的兵力。

現在，難以數計的控弦兵勇，包圍着花廳的四週，除非獲得特許，連飛鳥也難以進出。

屠龍教主的神色在變，雙目中的怯意也變爲一片兇悍的殺機。

王岩等反客爲主，屠龍教主已陷於孤立無援的不利處境，但他不甘接受失敗，要以一身超絕的功力作困獸之鬥。

一聲悽厲的長嘯，劍光帶着一溜晶虹向王岩橫掃而來，他是在拚命，這一劍自然已使出十二成功力。

像屠龍教主這等高手，很少人能接下他拚命一擊，王岩能夠接下，但可能會造成兩敗俱傷。

不能接就該避讓，這是十分自然的事，可是王岩不能讓，他不能讓一隻猛獸闖出獸籠。

因此，他使了一記從未用過的險招，在劍氣還沒有近身之前，忽然向前面一傾，接着身形貼着地面，像地弩似的向前激飛，手爻子泛起兩縷寒光捲向屠龍教主的下盤。屠龍教主大吃一驚，他想不到王岩會使出這麼一招絕活，猛的一收勁力，中途拐了一個大彎。

現在他確確實實的明白了一件事實，眼前的這個少年實在不易招惹。

不易招惹，更加強了他及早逃走的決心，只要留得命在，他還可以捲土重來。

可是他拐了一個大彎，仍無法擺脫王岩的手爻子，寒光如剪，仍緊綴着他的下盤。一連幾次改變方向，都無法逃避王岩的追躡，他心頭泛起了寒意，雙目中的兇光要冒出火花。

「姓王的，本教主跟你拚了！」

逃既不能，惟一的希望是殺死王岩，要是除掉這個可怕的對手，別人還能對他怎樣？他懊悔適才不該想逃，因此長劍一挑，風雷俱動，是一種不是你死便是我活的亡命打法。王岩的手爻子是短兵刃，自然不敢碰對方切金斷玉的寶劍，這樣一來，難免立處下風。

二十招以後，他的處境益陷危殆，屠龍教主得意的笑了，長劍的招式也更趨凌厲。現在王岩只是仗着身法在閃避，連一招半式也不敢硬架硬接。

忽然，噹的一聲脆響，王岩的兩柄手爻子在屠龍教主的長劍左右一蕩之下全部折斷，他仍擋不住那重如鐵錐的劍風，被震得仰面跌倒下去。

「嘿嘿……姓王的，你一再跟本教主作對，估不到你也有今日！」

如能劍斃王岩，屠龍教主就可扭轉今日的危機，現在勝券在握，勿怪他會心花怒放了。可惜他得意得太早了一點，忽然寒光刺目，兩股勁風直奔面門，他再想閃避，已有點力不從心。

噗噗兩聲，他疼得慘嗥起來，他那修長的身軀，也同時仆倒下去。

王岩連續向他點出幾指，才掀掉他的頭盔，原來他的雙目插入手爻子的刀尖，這位叱咤風雲的教主，自然要一敗塗地。

不過他沒有死，因爲王岩藉仰身震出折斷的刀尖之時，運勁極有分寸，刀尖插進雙目，却沒有傷及胸部的組織。

此時大功告成，一旁替他掠陣的楚楓師太首先喧聲佛號道：「恭喜施主爲朝庭立不世之功，貧尼……」

她語音未落，門外已響起一片傳呼之聲：「蘭陵郡主駕……」

楚楓師太微微一笑，轉身迎住蘭陵郡主道：「師妹來得好快。」

蘭陵郡主面色一紅道：「師姊等孤身涉險，小妹有點放心不下。」

楚楓師太道：「多謝師妹關心，他很好，已經擒住屠龍教主了。」

他們說話之間，已雙雙走進花廳，不管一旁有多少人在，她仍彈身向王岩的懷中撲去。「相公，你沒有什麼吧？」

「謝謝妳，我很好。」

「你擒獲了屠龍教主？人呢？」

「就是地上那位身穿紫袍的，妳瞧瞧他是誰。」

蘭陵郡主離開王岩的懷抱，向屠龍教主仔細一瞧，這一眼瞧去，她不僅發出一聲驚呼，連續倒退數步，而且如遭雷殛一般，嬌軀像篩糠似的抖了起來。

「這不可能的，不可能的……」

王岩淡淡道：「不要驚惶，妳再仔細的瞧瞧，如果他當眞是令舅常太監，應該是一件十分合理之事。」

蘭陵郡主雙目大張，滿臉不解之色道：「十分合理？此話怎講？」

王岩道：「萬侯爺的一段公案，全是他一手策劃，他沒有死，自然是一件合理之事了，妳再瞧瞧這位是誰。」

蘭陵郡主順住王岩所指之處一瞧，又啊了一聲道：「姨娘，妳……」

那位獅鼻大口，面目可憎的女人冷冷道：「死丫頭，是我，怎樣？」

蘭陵郡主道：「他……當眞是……」

醜女道：「不錯他正是妳的舅舅。」

蘭陵郡主一嘆道：「舅舅縱然與萬邦有仇，也不能做出背叛朝庭之事，姨娘，你們爲什麼這般糊塗？」

醜女撇撇嘴道：「妳爲什麼不問妳娘？糊塗的是她，咱們不過聽命行事罷。」

蘭陵郡主面色一變道：「妳胡說！」

醜女道：「咱們背叛朝庭，妳却背叛妳娘跟咱們作對，咱們不忠，妳却不孝，妳還有臉來責備咱們麼？」

蘭陵郡主不待醜女說完，已一聲悲呼掩面狂奔而去，她無顏再與王岩相對，心靈上受到無可比擬的打擊。

王岩呆呆一愕，扭頭對四海神判郭家齊道：「郭大俠，在下有一事相託……」

郭家齊一怔道：「好說，少俠但請吩咐。」

王岩道：「常太監叛逆之事，我想那位夫人說的並非事實，依在下猜想，此事的發生有下列幾點因素，第一，常太監與萬侯爺存有私怨，第二，常太監是一個頗有野心之人，但因淨身入宮，難免在心理上形成變態，第三，這位夫人與五原王妃是姊妹，由於她生得太醜，也形成一種變態，第四，常太監陷害萬侯爺不成，在騎虎難下，積怨難消的心理下，遂勾結袁長庚挺而走險。」

語音一頓，接道：「請郭大俠轉告萬侯爺，希望能保全王妃，勿使五原王的清譽受到損害。」

四海神判郭家齊道：「少俠放心，兄弟一定遵命辦理，但……」

王岩道：「在下是江湖人，功名富貴與王岩無緣，請告萬侯爺及萬姑娘，恕在下不辭而別之罪。」

語音甫落，身形驟起，逕向蘭陵郡主消失之處一閃而沒。

（全篇完）